

國孝論衡

衍署



按詩文潤例

癸酉年重訂

上圓

墓誌碑傳肆百圓

入會詩詞壹百圓

祭文行述肆百圓

壽文伍百圓

公共具名者加倍

壽詩輓聯頌詞像贊不作

本刊啟事

本刊因太炎先生之提議於二十四次幹事會議決自第二期起不名國學商兌

國學論衡目錄

論說

尙書大義自序

唐文治

詩經大義自序

唐文治

禮記大義自序

唐文治

王學闡微

姚廷杰

格物釋上中下

陳柱

經術

三禮名物略例

吳承仕

羣經臆說

馬宗霍

左穀解難續

徐震

河圖象說

黃炳元

音訓

音韻發明

陳衍

目

錄

一

聲音學與整理古籍

沈昌直

曲局篇續

姜寅清

諷籥偶識

錢玄

史學

太史公歷年考續

徐震

八代年表

金元憲

金史平議

毛汶

金史國語名物篇四譯表

毛汶

河史述要

武同舉

傳記

周太谷傳

金天翹

繆闡周贊傳

金天翹

宇文虛中年譜

毛汶

文學

江西宗派之人物及其詩體

史乃康

考古 藝術附

滇金石跋錄續

飲流齋說瓷貢疑

茶花小志

贈善章草王魯生六十首并序

李根源

楊獻谷

方樹梅

靳志

佛乘

相宗鑑真續

姚廷杰

術數

天人指掌續

陳旭旦

遺著

蕭閒堂札記續

蕭道管

詩話

石遺室詩話續

陳衍

文苑

文二十三篇

詩一百三十六首

詞十四首

目

錄

講壇

講學大旨與孝經要義

章炳麟

述今古文源流及其異同

章炳麟

論語大義

唐文治

孟子大義

唐文治

建議

革新中學歷史教學方案

張聖瑜

詹言

國蠹

陳旭旦

國學近訊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中國語言文字系課目表

紹介會員新著

紹介出版書籍

會員姓名一覽表

論說

尙書大義自序

太倉唐文治 蔚芝

讀書之道。不綦難哉。韓非子外儲說曰。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積。鄭人買其積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未可謂善鬻珠也。夫自來說經諸家。其買積而還珠者。何可勝數。無他。震於其積之美也。吾之爲尙書大義。其外篇積也。然未必美也。內篇珠也。亦未敢自以爲美也。後世之儒。讀吾書者。其買我積乎。抑買我珠乎。抑併珠與積而兼寶之乎。

歐陽子曰。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傅之道中絕。簡編脫亂。闕學者莫得其本真。而尙書之厄爲最甚。一厄再厄之不已。至於三四。三厄四厄之不已。而至於七。於是文字有古今。經傳有真僞。篇次有多寡。有分合。有先後。漢張霸妄人不足道。晉王肅皇甫謐梅賾之徒。撫入逸書。巧造古文僞傳。唐初作爲正義。列於學官。傳諸千數百年。綴學之士。以爲帝王寶典大訓。咸在於是。人心道心精一之傳。亦在於是。莠亂苗。鄭亂雅。雲圍而莫能辨。此其等於買積還珠者一也。

宋朱子出。始從而疑之。又從而詳辨之。厥後儒者若吳氏澄梅氏鶯閣氏若璩段氏玉裁江氏聲王氏鳴盛孫氏星衍等更從而論之。雖以毛奇齡之力攻朱子。祖僞書作冤詞。然終不能滅人心是非之公。由是向之墮雲霧中者。今則昭昭然黑白分矣。雖然。古之善讀書者。蓋別有精神在焉。漢揚雄之言曰。虞夏書渾渾爾。商書噩噩爾。周書灑灑爾。唐韓子之言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近吳氏汝綸

曰。吾惜近儒考辨僞篇。論稍稍定矣。至問所謂渾渾者。噩噩者。灑灑者。詰屈而聱牙者。其藎然而莫辨者。猶若也。夫知人論世。豈第斷斷焉。考據訓故云爾哉。如是而自謂已足。此其等於買櫝還珠者二也。

禮記禮運篇載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言五帝之世也。三代之英。謂三王之時也。書傳載孔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善哉。此可以觀聖人之志也。蓋自開關以來。由帝而王。由王而霸。由禪而繼。由繼而衰。人君之兢兢業業。惟休惟恤。人臣之嚴恭寅畏。守經達權。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仰而思之夜以繼日。胥訓誥。胥保惠。胥教誨。與夫尚忠尚質尚文之遞變五行五事五紀之推移。都邑之遷徙。禮樂之休明。刑罰之輕重。修教不易其俗。齊政不易其宜。歷代興革。治亂之大原。莫不燦然具備於書。或見而知。或聞而知。舉可以詔告萬世。矜式來茲。乃或者習焉不察。徒賞析其義法之精。嚴文辭之奇。與此其等於買櫝還珠者三也。

說者曰。造化之理。終則有始。黎民之運。物故者新。尚書掇拾於煨燼之餘。所傳者其人與骨朽已久矣。其所言之典章。廢亦數千年矣。而子亟亟焉修明之。宜乎爲世所屏棄矣。應之曰。此不通之論也。夫立法以垂後者。千古之常經。因時以制宜者。天下之通義。禮記禮器篇曰。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皋夔稷契伊周。散望所以經營擘畫。時措咸宜者。考其書而知其言。考其言而知其意。聖賢之學。曷嘗迂闊而無用哉。化而裁之。存乎變。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苟得其意而善用之。則前代之典章。舉足爲吾之

新法不得其意而妄用之。雖世界極新之法。適足以爲吾之害神乎。變乎幾乎。微乎學者。牽於所聞。迺舉而笑之。不敢道。嗚呼。此吾所以爲書悲。而不僅爲書悲者也。

夫焚書之禍。論者歸罪於秦政。李斯固已。吾考王白田先生之言曰。秦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七年而秦亡。漢五年定天下。又七年高帝崩。惠帝四年除挾書律。自焚書至漢定天下。相距僅十二年。卽以惠帝除挾書律計之。亦僅二十三年而已。伏生年方少。不應所得二十九篇之外。絕無所記憶。而是時故學士必猶有在者。豈無所流傳。而何以教齊魯間者止。伏生書也。且如老子。莊子。列子。墨子。韓子。荀子。旣不立學官。又無師授。何以得傳於後。而書之朽折散絕。乃如此惜哉。嗚呼。王氏之言。其知天人消息之微者乎。蓋天道好生而惡殺。而不能無殺者。時也。人心好治而惡亂。而不能無亂者。勢也。著作之家。好興而惡廢。而不能無廢者。天也。亦人也。孟子答北宮錡之問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是秦政以前廢書者固已多矣。迄乎秦政以後。漢儒補苴修明。聖道宜大興於世矣。然而析言破律。亂名改作之徒。累軌連踵。飾僞萌生。至於不可究詰。蓋秦代之焚書也。焚於有形。後代之焚書也。焚於無形。有形者。其罪顯而易見。無形者。其罪隱而難知。是惟天道不能無殺。人心不能無亂。故聖經不能無廢。豈非天實爲之哉。人固不能與天爭。而吾輩負人心世道之責者。則不能不與天爭。而書庶幾乎不廢。

先師沈子培先生曰。今日治天下之道。不外大學。絜矩。中庸。致中和而已。善哉言乎。其得尙書之精誼者乎。蓋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召誥所謂節性。惟日其邁也。和者發而皆中。節康誥所謂惟民其勅。懋和也。

絜矩者立好惡之準。洪範所謂皇建其有極也。太和之氣。翔洽寰區。黎民於變者。此道也。萬邦作乂者。此道也。禹甸九州。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當時以爲極遠矣。庸詎知瀛海之外。人民鳥獸。莫能通者。至今日而不距。朕行乎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吾嘗縱橫億萬里。上下數千年。無論中東西諸國。每歷數十年。或百餘年。必有大亂。生民經患。難以死者。或數十萬。或數百萬。此豈乾坤之運。不造使然哉。道德仁義之說。不行而尙書之精誼。不明故也。顧諟天命。無往不復。吾國學子。固嘗負笈羸膝。梯山航海。考求各國政治之情狀。而本國寶書。轉湮沒而不彰。儻異日書學大明。疏通知遠。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肄業。以求吾堯舜禹湯文武伊周之道。則夫明耿光而揚大烈者。豈特島夷卉服。析支渠搜而已。大禹昔游之裸國。穆王曾幸之崑崙。舉將弼教。明倫以歸。洪範大同之治。海隅出入罔不率俾。然後知作僞亂經之徒。必不容於光天之下。而民生治亂。所以水火而龍蛇者。可以永消劫運於無窮也已。

詩經大義自序

前人

或問曰。近代說詩家夥矣。子治詩以何家爲宗。答曰。吾治經知孔門家法而已。近代諸家。僅供參考。非所宗也。觀論語子貢因論貧富而悟。詩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夏因論詩而悟。禮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兩言始可與言詩。則知當時士夫。不可與言詩者衆矣。孟子引詩。迨天之未陰雨。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引詩天生蒸民。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兩言爲此詩者之知道。則知前代爲

詩之人與後世說詩之人其不知道者亦衆矣。詩可以拘墟穿鑿乎哉。易傳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又曰惟變所適。說易如此說詩何獨不然。論語引詩不佞不求以次不恥緼袍之下。引詩深則厲淺則揭。以續有心擊磬之詞。何其陳義之微遠也。知家法者厥惟曾子。其釋大學止至善。引詩邦畿千里。緜蠻黃鳥。何其况譬之平易也。知家法者厥惟子思子。中庸引詩鳶飛魚躍。曰言其上下察也。引詩衣錦尙絢。曰闇然而日章。引詩潛雖伏矣。曰內省不疚。何其見道之活潑也。知家法者厥惟孟子。其引詩以證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斷章取義委曲以曉時君。無論已。其引詩自求多福。一則戒般樂怠敖。一則勉反求諸己。引詩誰能執熱以喻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何其取義之警迫而深切也。至於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卓然爲千古說詩之定論。後代之知家法者。其惟韓嬰乎。如釋不佞不求。以爲福者禍之基。利者害之萌。釋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羈。以爲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之類是也。漢唐以來治詩諸儒。如毛公。如鄭君。如朱子。各自深造。未敢輕議。其餘滯心章句。沈溺訓詁。皆不免局於一隅。豈能儕賜商之列。而可謂之知道乎哉。

或問曰。古詩三千篇。孔子刪之爲三百十一篇。亦云嚴矣。茲復從而整理之何也。答曰。整理之云。則吾豈敢。雖然。吾所遵守者。孔子之家法也。孔子之教學。詩曰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而已。竊爲之比其類焉。曰倫理學。所以事父事君者也。曰性情學。可以興可以怨者也。曰政治學。可以觀者也。曰社會學。可以羣者也。曰農事學。曰軍事學。則政治學之支流。而亦可以觀者也。循是六者。天下國家盛衰興亡治亂之迹。

概可知矣。曰修詞學，則多識之緒餘也。曰義理學，則根於詩無邪之旨而深入於倫理性情之精微者也。孔子之告子路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分類之學也。孟子斥人之不知類而禮記學記篇言大學之教貴乎知類通達，惟知類然後能通達。孔子歎誦詩者之不達，謂其不知類也。然若因吾之分類而泥焉，或廢全經而不讀，則貽誤後學之人矣。且茲八類尤宜發揮旁通性情義理，隨處多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或問曰：家法分類既得而聞之矣，敢問詩之爲道本原安在？答曰：大哉問矣。夫詩也者，本乎至性發爲聲音而流行于宙合之間。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夫天地之氣中和而已矣。周官大司徒教六德曰：智仁聖義忠和，惟智而後能仁，惟聖而後能義，惟中而後能和也。鄭注忠言以中心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惟立天下之大本而後能行天下之達道也。喜怒哀樂之微充之，卽貞淫正變之故。易傳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詩之謂也。夫聖人所以感人心者，豈有他哉？聲音而已矣。昔在成湯，聖敬日躋，赫聲濯靈，粵惟阿衡左右商王，其爲頌也音廣而大，穆穆文王純亦不已，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其爲頌也音清而明。二南爲夫婦綱紀，萬福之原，故夫子於伯魚行昏禮，教以女爲美哉，始基之矣。小雅首鹿鳴之三，大雅文王之三，淵淵乎熙熙乎，凡工師肄業所及，皆足感一世之人心矣。厲幽而降，王澤旣竭，頌聲遂寢。匪風思王下泉思霸，顧瞻周道，民不聊生，於是其哀心感者，其聲喑以殺，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勞人思婦，梵獨孤寡，怨恚愁嘆之聲，遍於閭閻，變風變雅，君子不忍卒讀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夫詩固未嘗亡也，彼五言七言之體，何嘗一日熄哉？惟夫太師陳

詩之職廢而人心好惡是非之公不明於天下此其所以爲亡耳六朝五季以還滿目干戈殺機盈溢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禮壞業崩而工歌之制非特不可得而聞抑且不可得而效矣惜哉痛哉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審音知樂審樂知政竊觀於詩默察夫商周以來二千餘年世運升降之原不禁感慨係之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不揣僭妄私比於子輿氏矣

禮記大義自序

前人

國體何以立禮而已矣禮者體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不死何俟國而無禮是戕國也國性何以善禮而已矣天命爲性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國而無禮是滅性也天敘天秩人綱人紀何以定禮而已矣惇典庸禮明德討罪之制墮何有於秩叙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有於紀綱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無禮義則上下亂也春秋時晉文公與楚子玉戰而勝惟恃乎少長有禮魯國弱小而後亡在秉周禮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此中外之常經古今之國鑑也

昔者周公知非禮無以定國也爰成文武之德作爲禮典蓋非一代之禮所以明人倫而詔萬世也孔子承周公之統緒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夏殷文獻不足徵吾學周禮其教門弟子則曰好禮曰約禮曰執禮曰復禮周官士禮之刪訂備哉燦爛其在斯時乎游夏紹述訖於子思贊之曰優優大哉禮義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敦厚崇禮德性尊矣戰國時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雖有孟荀狂瀾莫挽秦政焚書禮壞樂崩彛倫攸斃痛矣夫然而國體不容裂國性不能泯也漢興魯高堂生傳

士禮十七篇。訖孝宣世。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列於學官。而慶氏學漸微。東漢盧植馬融於大小戴記。皆有著述。高密鄭君大昌禮教注小戴記四十九篇。攷覈三代典章制度。研求古今文聲音訓。話學者得。知所歸。可謂山涵海納。日月不刊之作。唐孔穎達作正義。貫串羣經。詳審精密。宋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經。禮記作傳。黃幹成之。有功禮學。甚鉅。厥後衛湜吳澄代有纂述。宗旨各異。衛說特優。迨禮記義疏作。遂集漢宋諸家之大成。致廣大盡精微。立天下之大本。禮教盛則民氣靖而國強。豈不信夫。

而說者曰。自殷周迄今數千年。宮室異度。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車涂異軌。田疇異畝。文字異形。古道不宜於今。其禮當廢。嗚呼。誤矣。蓋禮有禮之經。禮之制。禮之質。遞嬗風俗。變遷典章。號令因時制宜。此可得與民變革者也。禮之經者。尊卑長幼。入孝出弟。與奢寧儉。與易寧戚。威儀容貌。恭敬溫文。此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因禮制之不同。併欲舉禮而廢之。誤哉。誤哉。今有童子幼穉。罔知一登禮堂。舞蹈揖讓。恐後。今有武夫。赳赳粗厲。一聞禮教。山立時行。暨暨諸語。盛氣爲之斂抑。何也。禮根於天性。先王因人性之固有而導之。是良知也是良能也。故雖武夫童子亦莫能踰其範圍也。乃欲拂人之性而掃除之。誤哉。誤哉。

抑又聞之。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無方者游氓也。一國多游氓則國體辱而國性乖。國焉有不危殆者哉。是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刑辟之罪多而自戕者衆矣。象庭之

禮廢則父子之恩絕。羣陵之風熾。而犯上作亂者衆矣。尊卑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鬥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人倫喪而國本搖。痛乎悲夫。小旻之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嗚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本經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舊禮之廢。甚於舊坊。大害卒。至於此。孔子刪詩。至變雅末篇。有餘痛焉。

文治秉聖教。以學禮。乃所願厥有兩端。曰救民命。曰正人心。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故人莫不樂生。而惡死。竊觀自古太平之世。民生熙皞。康樂和親。物無不得其所。何其盛也。壹循乎禮也。洎乎末造。運會寢阨。或天札凶荒。或夷狄兵革。生民憔悴。哀呼以死者。動輒數十萬人。或數百萬人。天待盛世之民。何其厚待衰世之民。何其酷歟。周禮曰。國有鳥獸行。則獮之。本經曰。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滅理窮欲。害及百姓造物者。遂以禽獮獸薙之法處之。豈不哀哉。何以救之。惟在於禮。人者天地之心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理中氣。悉寓於心。而此心爲血氣嗜欲所使。卽不免放蕩而失其常。惟能治七情。明十義。修七教。慎九容。內外交。養表裏。無違夫然後爲禮。以教人。夫然後遠於禽獸。夫然後殺機泯。劫運消。救民命而正人心。一以貫之者也。

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人生天地間。一日不能違乎陰陽。四時卽一日。不能踰乎禮。是故吾讀禮運而知元會運世之必歸於大道也。吾讀樂記而知政治隆污。壹根於性情也。禮

運傳自子游樂記傳自子夏千古學術治道未有能外之者也吾讀大學而知八日以修身爲本也吾讀中庸而知九經以至誠爲基也大學傳自曾子中庸傳自子思千古治平學性理學未有能外之者也吾讀曲禮少儀玉藻而知養正之在恭敬也卑高以陳貴賤以位動靜有常能修已而後能治人也吾讀檀弓喪大記問喪奔喪而知喪禮哀戚之至也吾讀大傳問傳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而知服制隆殺之等窮理盡性之極也吾讀祭義祭法祭統而知報本反始之精義也啓發良知民德歸厚未有外於喪祭之禮者也吾讀內則哀公問而知倫紀之大防也吾讀冠義昏義而知人道之極則也物恥足以振國恥足以興正家而天下可定也吾讀王制文王世子學記而知三代學校貢舉養老之典規模宏遠而精詳也強不犯弱衆不暴寡孝弟行乎道路郁郁彬彬其皆由太學來者乎吾讀經解孔子閒居而知六藝源流之通治化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性學之權輿乎吾讀儒行而知乾坤正氣之在吾心也近文章砥礪廉隅身可辱而志不可奪憂思其在萬世乎禮乎禮乎比類以讀之知類而通達其宇宙間人類之所以相生相養相維於不斂者乎

先儒萬氏斯大之言曰儀記一書與禮記相爲表裏考儀文則儀禮爲備言義理則禮記爲精在聖人卽吾心之義理而漸著之爲儀文在後人必通達其儀文而後得明其義理焦氏循之言曰周官儀禮一代之書也禮記萬世之書也必先明乎禮記而後可學周官儀禮記曰禮以時爲大此一言也以蔽千萬世制禮之法可矣斯二言也實得三禮表裏精粗互用之道然吾謂明其義理者非託諸空言泛論也必得

乎。時。措。之。妙。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夫。然。後。垂。諸。萬。世。而。無。弊。今。天。下。競。言。變。俗。矣。競。言。變。法。矣。又。競。言。變。禮。矣。而。不。知。俗。可。變。法。可。變。而。禮。之。意。不。可。變。變。乎。禮。之。意。則。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芸。芸。萬。彙。將。無。所。統。屬。而。不。能。歸。於。治。吾。爲。此。懼。爰。發。明。禮。記。四。十。九。篇。大。義。以。諗。當。世。深。願。吾。書。一。出。人。命。於。是。固。人。心。於。是。正。國。體。於。是。尊。國。性。於。是。淑。庶。幾。尙。辭。讓。去。爭。奪。講。信。修。睦。大。法。小。廉。道。德。仁。義。之。說。興。教。訓。正。俗。之。規。備。由。小。康。而。躋。於。大。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王學闡微

吳江姚廷杰俊先

將欲正人心。移風俗。轉國運。則不可不探其本於學術。學術之醞駁。治亂興亡之所係也。吾嘗上下古今。求一至醇正至博大之學派。足以針砭時弊。爲吾人終身所受用者。其惟姚江王氏乎。

姚江之學。以良知爲宗。以致用爲要。其魄力之宏。析理之精。奏效之捷。真能駕濂洛而追洙泗。試舉其優點如左。

一頭腦清楚 秦漢以來。支離破碎之學盛行。其於立天下之大本。經綸天下之大經。概乎其未有當。宋代濂洛諸儒。始提倡正心誠意之學。然學說尙少頭腦。獨象山指出本心。謂學問不得其綱。則是二君一民。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象山語錄實王學之光河。至陽明專提致良知三字爲學。則尤爲透徹。試略舉其說。

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傳習錄

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當下便有用工實地。

答聶文蔚

學問工夫。只要主意頭腦的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爲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却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

答歐陽崇一

吾儕體味以上諸說。對於一切事業。便有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之樂。

二注重實用。王學非空疏。非艱深。其主靜也。所以善其動而非枯槁。故云。

與辰中諸生

吾昔居滌時。見諸生多務知解。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自無動無靜的。

語錄

問先生用兵有術否。先生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耳。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數。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

兵論

問先生能養得此心不動。即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蓋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

兵論

其博學也。所以致用而非驚外。故云。

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

人欲間雜。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之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自去求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自去求清的道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傳習錄

後世不知作聖之本。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斂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此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傳習錄

其經世也。所以行義而非功利。故云。

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辨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話。平日所見。皆非實得。與薛尚謙

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使在我尚有功利之心。則

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與陸元靜

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敎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

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答顧東橋靜不落空。故學養愈深而功業愈大。博不溺心。故才藝愈多而運用愈周。達不離道。故權位愈尊而德化愈遠。陽明能倡之能踐之。所學皆切實用。可以救國。可以利羣。非空疏之性理。艱深之玄學。所得而比附也。

三教法簡易。陽明之教。下手易而收效速。簡易直截。徹上徹下。上智不能竟其緒。下愚咸得蒙其益。試以其言證之。

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寄安福諸同志

此言簡易真切之互相聯。然則工夫繁瑣而欲求真切。難矣。

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錄語

此直示人以簡易真切之工夫。

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工夫。人已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工夫熟後。渣滓去盡。本體亦明淨了。天泉證道記

此可見陽明教法有頓有漸。視乎人之根器。所謂教亦多術也。然頓漸雖殊。工夫總是簡易真切。兩人相話於衢。甲曰：你欺心。乙曰：你欺心。甲曰：你沒天理。乙曰：你沒天理。陽明先生聞之。謂門弟子曰：小

子聽之。諄諄然講學也。門人曰：「詬也。」焉爲學？先生曰：「汝不聞乎？」曰：「心曰天理，非講學而何？」曰：「既講學，又焉詬曰夫夫也？」惟知求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錄語

有學者受橫逆事，欲忍則不能堪，欲訟又知不可。請問於陽明先生曰：「聖賢處此有道乎？」先生曰：「聖賢豈無善處之道？但子心未平，氣未和，未可以語。數日後復見，曰：『覺得邇日心氣漸和平，敢請教。』」先生曰：「既心

平氣和矣，又何待問耶？」箴山人譜類記

此又見陽明隨機施教，奏效神速，真有點鐵成金手段。如陽明方能得社會教育之實效，當時王門講學之風極盛，雖勞工如樵夫、農人輩，一受薰陶，人品便自不凡。韓樂吾一陶匠耳，聽講有得，便以化俗爲己任，隨機指點農工商賈從之游者，千餘秋成農隙，則聚徒談學一村，既畢又之一村，前歌後答，弦誦之聲洋洋然也。嗟夫！今之倡農村教育者多矣，夫安得有此景象耶？

四知行合一 自程子提出居敬窮理四字，儒家爲學始有塗轍可遵。然此雙軌式之教法，工夫不易歸一。陽明以爲頭腦的當，則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合窮理於居敬，尤爲直截了當，契乎爲物不二，生物不測之誠。此單刀直入之教法，有其根本要素焉。曰：「知行合一，試舉其說。」

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明覺精察，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真切篤實，便是忘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

工夫。答友人問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傳習錄

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

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

答顧東橋

此言知行體段本來合一也。

今人學問。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

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卽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

不善潛伏在胸中。

語錄

此見知行不合一之害。欲慎其獨。必須知知行合一也。

問今人儘有知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知行分明是兩件。曰。此已被私欲間斷。不是知行本

體。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故大學指個眞知行與人看。

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好色時。己自好了。不是見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

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惡臭時。己自惡了。不是聞後。別立個心去惡。

傳習錄

蕺山先生云。此是先生洞見心體處。吾謂此是先生知行合一主義之根據處。試從不欺良知一語推究。

己可悟得知行合一之理。吾人終日思慮。云爲孰是孰非。孰邪孰正。總瞞不得自家。但能勿自欺。知得是

直截行去。知得非。斷然弗爲。絕無私意夾雜。知行豈非合一。惟其有自欺之意。則私欲紛擾。卽瞞不得處。

亦流爲掩蓋文飾於是知自知行自行分明兩截妄種流傳貽禍世界蕺山先生言之甚切曰官骸性命之地猶是人也而生意有弗貫焉者是人非人間不可方物強名之曰妄有妄心斯有忘形因有妄解釋妄名理妄事功以此造成妄世界明儒學案嗟夫人孰無良知乃不求自慊而反自欺豈知十目十手人安可欺此王學所以大有功於天下後世也

觀上述諸優點吾人服膺王學誠哉終身受用不盡矣然則其可以針砭時弊也若何試更詳之

甲可以革頽靡之風 王學卽知卽行遇事直下承當有任俠之風梨洲先生謂泰州一派多能以赤手

搏龍蛇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有古人後不見有來者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明儒學案眞能寫出任俠氣

象不特泰州爲然也東林諸公主持清議不畏強禦忠肝義膽震耀古今梨洲先生云數十年來勇者燔

妻子弱者埋土室忠義之盛度越前代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也一堂師友冷風熱血無智之徒竊竊然

從而議之可悲也明儒學案嗚呼此何等魄力此何等氣節非受王學薰陶其孰能之故王學行而頽靡之

風革 附註 秦州爲王學別派東林爲王學轉手皆王學之支流餘裔

乙可以濟科學之偏 慨自歐風東漸學者以時代關係羣趨科學一途不知科學雖有裨於利用厚生

苟無誠意正心之學以立之本則利之所在害卽隨之吾嘗曠觀世局機器發達矣而經濟有崩潰之虞

和平盛倡矣而戰機有隱伏之勢物質進步矣而道德有退化之憂豈非適符陽明知識愈廣人欲愈滋

之誚也耶然此非科學之咎也無良知以爲之頭腦故耳使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則

科學。乃。良。知。之。工。具。科。學。愈。精。進。而。良。知。之。發。用。流。行。亦。必。愈。周。遍。愈。神。速。是。故。欲。得。科。學。之。利。而。無。其。害。則。必。用。王。學。

嗟。夫。世。變。孔。亟。國。勢。阽。危。觀。擾。攘。之。靡。定。知。根。本。之。當。求。僕。役。無。主。而。猖。狂。官。骸。失。覺。而。昏。亂。將。欲。止。人。心。移。風。俗。轉。國。運。舍。頭。腦。的。當。工。夫。簡。易。之。王。學。其。將。何。從。哉。

格物釋上

北流陳柱柱尊

禮記大學篇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云云格物之說後之釋者紛如而皆莫得其解鄭注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信如其說則是先致知而後格物矣近人劉師培非之是也朱子知其不安於是爲之釋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然古人之格訓至者其義爲到朱子之格乃訓爲極今易其語曰致知在至物物至而後知至亦甚覺其難通清儒潘德輿非之是也司馬溫公則訓格謂扞謂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姚江王氏略依其說而訓格爲正謂去其不正以歸於正然與上文物有本末之物既不一例又豫奪下文誠意正心之實事而經文先後相次之旨全不可通潘氏亦一概非之是也車溝臣曰格比方思量之謂此爲是此爲非此爲輕此爲重玉篇格量也度也廣韻亦然此比諸說似較善然皆望文生訓皆非孔門之古義也吾嘗讀荀子勸學篇曰吾

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楊倞注曰。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然則假於物。猶假物也。荀子之假物。其猶大學之格物乎。虞書格於上下。說文假下引作假於上下。格假一聲之轉。故格物猶假物也。莊子大宗師篇。假於異物。注假因也。荀子之假輿馬。猶言因輿馬之用也。假舟楫。猶言因舟楫之用也。然則善假於物。猶言善因於物之用也。人何以能善假於物。則學也。荀子此篇以勸學名。此文前後皆言學。則假物卽學可知。分而言之。假物有善惡之分。故學有君子小人之別。故下文云。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爲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然小人之學。實不能謂之爲學。故不善假物者。卽不能謂之假物。故渾言之。假物卽善假於物。故大學不言善格物而言格物也。夫不善格物。何以不得謂之格物。以其學本非眞知。故入乎耳。出乎口。而不能箸於心也。是以物不能格。而知不能致。意不能誠矣。皇能問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乎哉。故格物。要在能致眞知。然後可以誠意。故荀子論學。貴眞積力久。故其言曰。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此格物致知之方也。爲之專且久。則好之篤而意誠矣。故曰。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移也。羣衆不

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斯可謂之能誠意矣。能誠意而後能修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大學所謂知止於至善也。荀子於德操之下。繼之曰。德操而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亦與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相合更可證荀子之假物即大學之格物矣。所謂物者何也。曰。天下之萬事萬物皆物也。然天下事物之衆孰能一一而格之。則學者亦必有其所當格者矣。所當格者何。則荀子所謂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是也。此孔門所謂格物也。又曰。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學數則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此致知之效也。此與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之言亦略相類。勸學篇之後。繼以修身篇。尤與大學格物誠意之後。繼之以修身相符。則荀子假物之說。即大學之格物。更何疑乎。清儒汪中作荀卿子通論。言毛詩魯詩韓詩左氏春秋穀梁春秋曲臺之禮。皆傳自荀子。而荀子一書始於勸學。終於堯問。篇次實仿論語。以謂自七十子之徒。旣歿。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傳之。其揆一也。蓋孔門之格物。即指六藝。而荀子最能得其傳也。然則荀子所謂假物。大學之所謂格物。論語首章所謂學習。皆指六藝。可斷言也。至以即物窮理爲格物。其說雖有合乎今之科學家。言然而決非孔門之舊。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一人之身。而爲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荀子曰。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

以爲買師工精於器而不可爲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然則天下之物彼三子者固有不能徧格者矣

格物釋中

陳柱

吾嘗以荀子勸學篇之假物卽禮記大學篇之格物而荀子之所謂假物卽學其上文云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學也所謂思卽不知假物以求知所謂學卽假物以求知也荀卿以爲不假物卽無以求知故曰終日而思不如須臾之學卽大學物格而后知至之說也然號物之數謂之萬一人之力物固不可以盡格也故必有專門之學焉倉頡格書后稷格稼夔格樂倕格弓浮游格矢羿格射奚仲格車乘杜格乘馬造父格御道家格道德法家格刑名儒家格六藝莫不各有其所格者焉此專門之格物也雖然格物爲因物以求知斯固然也然所知者又有直接與間接之別焉倕格弓故作弓浮游格矢故作矢羿格射故精於射儒家格六藝故爲士爲聖人此直接之知也所謂間接之知者何也吾嘗求之易矣易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此豈非因天行之健而知自強不息之道觀地勢之順而知厚德載物之理觀雲雷之屯而知經綸天下之義識山泉之漸而知教育童蒙之方乎凡此皆假自然之物以知人事之所當然者也皆因彼以知此所謂間接之知也然則周易六十四卦之象其皆所以明格物之道者乎友人馮振心曰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易象之以卽法自然也余謂此說似矣而有別焉老子之法義與

範同。蓋範圍而不失之意。然則老子之法。謂動而不能外之意。易象之以。謂因而取法之義。故道家之法。自然。謂人事不能外於自然。易象之法。自然。乃因自然。以明人道。一因一果。其道判然。故道家所格之物。爲有物。渾成。先天地生之物。所謂無物之物。無象之象也。儒家所格之物。爲造分天地。化成萬物之物。視之。而可見聽之。而可聞者也。故儒家之格物。在因物以明人事。進之。則假物以爲人事之用。道家之格物。在明人事。不能外於自然。進之。則唯自然。乃可以治人事。故曰。道家君人南面之術。而儒家人臣之道也。此儒道兩家格物之異也。而尤異者。則道家所格之物。爲道。爲直接之知。而易象所格之物。爲萬物。爲間接之知也。此間接之知。古或謂之知類。墨子公輸篇。墨子謂公輸般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今觀墨子之書。多以知類立論。尙賢中篇。言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必藉良宰。若此二物。則知尙賢。至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謂之明小物而不明大物。尙賢下篇。說亦略同。非攻上篇。以入人園圃。竊人桃李。類攘人犬豕雞豚。以攘人犬豕雞豚。類入人欄廄。取人馬牛。以入人欄廄。取人馬牛。類殺不辜人。地其衣裳。取其戈劍。以殺不辜人。地其衣裳。取其戈劍。類攻人之國。而天志下篇。亦言天下之亂。由於明小而不明大。然則墨子兼愛。非攻。尙賢之旨。固皆由於知類。知類。卽墨子之格物也。又孟子告子篇。載孟子之言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

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然則孟子之所謂不知類者。亦見小而不見大。云爾。曰然則孟子與墨子同歟。曰不然。墨子之知類。所以類物。孟子之知類。所以類心。類心。故孟學尚仁。類物。故墨學尚義也。此墨孟兩家類物之異。亦墨孟兩家格物之異也。考古之學術。要在明其異同。分合之由。然爰略爲述之如此。

格物釋下

陳柱

大學格物之說。余前已略釋之。今再籀繹大學。則尙有一說。足以備考者。蓋格物者。卽絜矩之道。矩。古作巨。象矩形。卽工人爲器之矩也。絜。矩之道。卽論語所謂舉隅。矩所以爲隅之器。而隅卽矩所爲之方也。舉隅云者。蓋謂舉此一隅之方。而可以知彼三隅之方也。矩。工人所以制器。而聖人因以悟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其言曰。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今淺而言之。蓋因左之及我。又因我而思。及於右。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所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者也。夫人能以所惡於左之施於我者之難堪。而思及我之以此施於右者爲何若。則其知甯有不至。意甯有不誠者乎。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也。自此以下。則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一以貫之矣。故大學於平天下言絜矩之道。正以見格物與平天下始終一貫也。大學之絜矩。所舉之例。唯從消極立說。若中庸云。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勿願。亦勿施諸人。亦消極說也。至云。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

求乎朋友先施之則積極之說矣。中庸又云：君子之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及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能。大學：絜矩之道，消極之說。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者也。中庸：忠恕之道，積極之說。聖人亦有所不能盡者也。且大學之絜矩，其猶中庸之致曲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此與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何異？而致曲則云其次者，誠以上文云：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此積極之事，固勝於消極者也。大學爲人人說法，故言其次者，然其云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則與夫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者，何以異哉？斯亦可以見人事之極與天道無閒矣。或曰：然則格物之格，其義云何？曰：格亦猶假也。假，因也。因吾所惡於左者而知右之必惡於我，故亦毋以加於右。左右我皆物也。物我皆一也。猶絜此矩之爲方，而知彼矩之爲方，天下之矩皆一也。吾於是又知夫名家惠施之流，所謂規不圓，矩不可以爲方之說，與孟子規矩方圓之至說正相反。殆欲破儒家絜矩之說者也。儒家以爲既同爲矩，則矩皆方，故有絜矩之道。名家則以謂同一規不可以爲全同之圓，同一矩不可以爲全同之方，以破儒家絜矩之道也。蓋儒家之絜矩與忠恕其道在於一，故孔子言一貫一故可以由此推彼。故孟子言推言擴充於名學爲演繹，而名家如惠施輩其道在於分，故言庠物分則不可以推，故尙歸納。然則名家庠物之談，乃所以破儒家格物之旨者乎。

經術

三禮名物略例

歙縣吳承仕檢齋

第一明儀禮周禮戴記體用不同。

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授之成憲。俾施政于邦國。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明人官物。曲之條。揖讓周旋之節。至周而益備也。略其凡要。則曰三百三千。而禮篇之本數不可知。陵夷衰微。訖於漢興。除逸經三十九篇。僅存士冠訖有司徹十七篇而已。若周官六篇。則囊括大典。建官分職。以綱紀九服。所謂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此則官常政典之編。不在三百三千之數。至劉歆用事。始立周官爲禮經。置博士。則周禮所由名也。夫名有達有私。禮之達名。蓋隴有刑法官制儀注三事。儀禮十七篇。是謂禮之正經。私名也。周官稱禮。則達名也。鄭注禮器。以二禮相對而爲經曲。後儒申之。遂謂周禮爲本。儀禮爲末。皆不如臣瓚說漢書之諦。

藝文志箸錄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大抵七十子後學者及六國時人所爲書也。成周隆平之典。夏殷異代之法。衰末僭濫之由。後王改制之迹。先正明清之言。聖門酬酢之語。往往而在。漢五經家戴德延君及其兄子聖次君。皆各有所刪錄。並博采諸子及近師之文。撰爲一編。以爲禮經之傳。德定箸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見存三十九篇。聖定箸四十九篇。謂之小戴記。則今禮記是也。陳邵謂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

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人又謂小戴四十六篇。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則爲馬融所足。其說皆違失情實。不可保信。

仲長統曰。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其言近之而未盡也。儀禮周禮。姬氏之典常。二戴所錄。先哲之緒論。二禮爲經。宜以二尺四寸簡書之。戴記爲傳。蓋與論語同用八寸簡。此其大較也。若覈而論之。士冠等有記。與小戴冠義同流。喪服有傳。與大傳閒傳同流。周禮闕冬官。而以考工記補之。是經中有記也。小戴記有奔喪。大小戴記有投壺。大戴記有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朝事諸篇。亦其隣類。是記中有經也。蓋禮篇有存佚。其佚在十七篇外者。單篇斷簡。無所附麗。摺拾祕逸者。則錄之。記中矣。經文有隱略。後賢有所補苴。訓釋則附箸其說於本經之末矣。此經傳雜互之義也。

第二。明三禮之學。始於鄭君。

後漢書儒林傳云。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故爲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記四十九篇。通爲三禮焉。先是戴德撰喪服變除。杜子春。賈景伯。鄭大夫。鄭司農。馬季長。皆作周官傳。廬子幹。次三禮解詁。鄭君生炎。漢之末。當古學大行之世。旣受業於第五張馬之門。在朝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奉手。於是博稽藝文。兼綜圖緯。五經傳記。皆有訓釋。其注儀禮也。考定文字異同。折衷一是。以自名其家。則今文古文之分。自此而泯。周禮師說。雖衆。鄭君贊而辦之。用始顯傳於世。禮記有馬廬之注。廬亦季長之徒。鄭注檀弓。嘗一引之。此外則皆師說。

或自說也。鄭君既注經記七十二篇。又作目錄。以挈綱要。撰圖以擬體制。喪服有譜。禘祫有志。宗法有圖。臨孝存難。周官有答。此外箋詩注易。皆以禮學爲其本株。而單篇筆語。猶不在此數。斯可謂雅達廣攬者也。由是觀之。三禮之名。蓋始於季長子幹。而稿立於鄭君。三禮之學。前此雖有師說。至鄭君而集厥大成。其後王子雍之徒。頗好立異。終不足與抗。故晉宋六朝間。周易春秋左氏傳。南北異師。而三禮則同遵鄭氏。自爾訖今。更無異論。疏家皆謂三禮爲鄭氏一家之學。良有以也。

經記異實。以是相配。本不應理。且二戴所撰體例。是同一取一舍。又無文以言也。蓋鄭君本習小戴禮。故根依法。爲小戴記作注。盧子幹與鄭君同門。嘗注小戴記。則鄭君所受於師者。亦小戴之學也。當時小戴記盛行。又師法宜爾。故取小戴而棄捐大戴矣。自爾約定俗成。禮記亦立學官。遂有九經三傳之目。大戴記既無漢注。前世已多散亡。孔穎達遂謂大戴遺佚之書。文多假託。不足取證。不知二記同流。唯廢興異狀耳。斥爲假託。一何誣罔。

盧子幹上書云。臣少從通儒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糝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是謂七十子後學之徒。共撰所聞。不悉應經制。則宜以周禮正之。鄭志趙商問。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是爲三牲備。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朔月太牢。禮數不同。請問其說。答曰。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以諸侯同天子。或以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之法。與經異者多。當以經爲正。斯猶盧氏之志也。及其注禮。顧不悉守此律事類。關涉卽以經記相明。其有文義違錯。禮數不同者。或

順文爲說。各不相非。或解爲異代法。以是彌縫闕。違補苴瑕隙。故其組織經緯。以成報章。蓋五經博士。所不能尙。而雜糅古今。斷以己意。視漢學家法。故已少變矣。此亦守文者之所以劬勞。而會禮者之益多。聚訟也。

第三明三禮名物之學。

禮之事類有四。曰禮意。曰禮制。曰禮器。曰禮節。言不虛生。事不空作。制度有廢興。器數有隆殺。必有其廢興。隆殺之故。此禮意也。六官之守。五禮之條。自設官封國。授田制祿。學校選舉。郊廟歲祭。朝聘燕饗。以至冠婚喪紀。皆禮制也。大而宗廟宮室。瑞玉宗彝。車服旗章。細而几席枕簟。燕褻之器。凡禮數所施。朝燕之所服御。皆禮器也。登降俯仰之儀。酬酢往復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禮節也。先王經世之志。達者推而知之。行事曲折。則守法之吏。誦數之儒。執簡而讀之。若夫制度器械之事。則宜明其話訓。別其材性。擬其形容。校其尺度。辨其施用。以法爲分。以名爲表。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厥制乃可得。而說此講名物者之所務也。夫禮意易推。而多通禮器難言。而有定然形體。不存。則制作精意。卽無所傳。離以自表見。故考迹舊事者。應以名物爲本。

事勢異。則法度有變更。王迹息。則禮樂有崩壞。穆王制法。漸與成周異。一矣。文襄之伯。改朝聘之制。以窺諸侯。二矣。禮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三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四矣。遭秦焚坑。書散亡益多。五矣。禮經旣爾。傳記亦然。加之二戴所撰。遠擷太公武王孔老之言。旁及荀卿呂覽之篇。近采孝昭冠辭賈生保

傳及文帝博士之說聞見異世則厖維不衷今說名物乃欲就鉅年之事叢殘之餘整其不齊而道通爲一其術殆未足任也不但此也鄭君當桓靈之世去古以遠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故語不可曉則通之以諺言事不可質則況之以漢制至於器數盡亡無可擬度則注曰未聞此鄭君說禮之通例也夫以朽蠹之經雜博之記而釋以漢儒象似之辭斯其術尤未足任也然則三禮名物之學將終已不可說邪應之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然本末不可遽窮始終不可卒究觀世變者推迹古近而明其作述變易之故則千里猶比肩百年猶旦暮也蓋經制尙變而微物多因有如井田封建其興廢戶知之然五等之差九夫之則據經典之文而御以開方衰分之術寫之簡帛則平方如圖此所謂設法也而事狀則不得一往如律至於飲食衣服日用之具苟辨同異於剽忽分判之際固因風化臭尙而萬有不同而較其大齊審其封略雖革命易姓猶範圍而不過也是故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損益可知秦因於周漢因於秦亦若是矣鄭君注周官凌人籛人女御縫人典瑞諸職皆引漢禮器爲證賈疏申之曰叔孫通作禮器制度多與周同故鄭依而用之斯言近之矣况乎周官六典僅闕其一禮篇多亡而吉凶賓嘉之儀大略可見其名物度數之粲然者證之以詩書考之以傳記旁推諸子百家史志之文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之復析也而鄭君之注又赫然具存後來賈孔所疏杜佑所集皆足輔翼鄭學以成專門之業書闕有聞未爲大患也好古君子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何不可說之有乎

第四明本書編纂體例

鄭注三禮本依經記篇章次第而順說之。故一事數見者。或彼此詳略不同。或當文各有訓釋。或已具言。後不申說。或一事異義。莫知所從。雜出閒見。散無友紀。假令以事爲經。以注疏爲緯。器械度制。種別爲書。總糝於此。而成文於彼。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斯總持方便之門。條理始終之術也。昔崔靈恩。纂義宗百五十六篇。始於天地歲際。終於三典廢興。卷佚散亡。不可具識。宋儒陳用之爲禮書。朱元晦爲儀禮經傳通解。一以制度名物爲綱。一以家鄉邦國爲別。蓋猶崔氏義宗之意也。清儒有作轉益精妍。繼朱子之志者。有江慎修之禮書綱目。秦味經之五禮通攷。用陳氏之例者。有林喬蔭之陳數求義。林薌谿之三禮通釋。黃元同之禮書通故。皆經緯本末。皇皇乎鉅觀也。及夫單篇短書。專明一事。則作者益衆。如戴東原。金輔之。凌次仲。程易疇。孔撝約。焦理堂。阮芸臺。金誠齋。鄭子尹。俞蔭甫。孫仲容之倫。立義稿固。往往爲先師所不能到。然尋其撰述之致。短長利病。亦有可言。經記本文。不悉依次甄錄。覽者莫知根原。一也。鄭義散見各書。徵引者。或不明箸出處。二也。雜引古近師說。及子史百家之文。訥訥辨訟。端委難竟。三也。或不依文據。輒改舊義。以就自說。後生無所適從。四也。蓋由大師碩匠。燻習精醇。有所發正。則自抒心得。以詒後人。本不以敷繹成說爲職志。此則成學作述之林。非後進率由之路也。三禮名物之學。職在考古。一以實事求是。爲歸。整比陳文。而斷之以律令。齊此則止。師說同異。非所宜問也。今不用此術者。以禮爲鄭學。不明其條貫。則始基不立。一也。後儒新說。尋覽未周。意爲取舍。轉多疏失。二也。立破二家。各於其黨。非淺學所能折衷。三也。是故今所撰述。一準鄭義鈔次。注疏不加裁斷。蓋爲已。

之。意。少。而。爲。人。之。意。多。誠。欲。傳。於。焦。氏。便。蒙。之。班。爲。後。生。開。發。頭。角。非。媮。取。漢。學。之。名。以。自。賁。飾。也。學。者。既。明。鄭。義。次。取。羣。經。史。傳。之。文。以。相。證。明。次。取。宋。清。諸。儒。攻。難。之。言。而。觀。其。得。失。以。是。持。論。議。禮。其。庶。乎。蹈。諸。大。方。矣。

是書指要。具如上述。其編纂條例。別疏如左方。

一事。分別事類。略依黃氏通故而稍變通之。門別爲篇。篇別爲章。復用甲乙丙丁一二三四諸目以標起訖。要視事類繁殺而定。不得一概。

二事。立文之法。雜取經記注疏組織成之。義不比順。乃聯以己意。大抵注義具卽不用疏。疏義具卽不用自說。

三事。鄭說一事而二義相違者。並出之。

四事。賈孔申鄭而二家義異。則定從其一。

五事。賈孔申鄭而實違鄭意。其文據顯白者。下案語以明之。

六事。先說本義。次引經記注疏爲證。說義自有首尾。固不得依經記篇章之次。引證取便尋檢。故首儀禮。次周禮。次禮記。

七事。注疏文廣義繇。不可具錄。且據南昌府學重刊阮本注疏而箸其出處。首篇名。次卷數。次葉數。次行數。葉分上下。行數記起不記訖。

余以寡味之姿。遭无妄之世。年過四十。始敦說禮經。傷舊學之忽微。懼名物之難理。欽念本師章君之所
譽。敕鄉先正江戴金凌諸子之所締構。不有續述。則姬漢文物之遺。先民閎美之術。將及斯而斬。竊不自
量。頗思比迹前列。發憤纂輯。以成禮學專門之書。繼而思之。函雅故。通古今。辨章羣言而定。其中失末學
款。啓誠無任於此。夫惟比輯舊文。納之軌物部。居別則條理。明句稽勤。而微文顯抑。亦繼志述事之次。雜
物撰德之資也。往者嘗撰釋車上下篇。鄭氏禘禘義一篇。喪服要略十篇。以教於國學。幸不爲通人所譏。
今欲準斯略例。綜述禮書。上自封建井田。下訖微末燕褻之器。皆隱櫛以就繩墨。爾來布帛弁服二編。削
稿略就。繙尋鈔撮。用日已多。改治數過。猶有疏漏。繼此以往。庶幾以竭吾才。而成否則不能豫克也。所冀
賢者識大匡其立義之違。不賢識小補其輯錄之闕。整理國故。壹統類而綦文理。諒非一世之業。一人之
事也。

羣經臆說

衡陽馬宗霍

易說

一易之名義

易字本義。說文蜥易。蝦蟇守宮也。象形。易字別義。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若訓爲簡易。變易不易。則
段借之義也。六經之有易。果何所取義乎。有取於本義者矣。謂蜥易日十二時變色。故曰易。陸佃羅泌之
流主之。有取於別義者矣。謂字從日下月。日往月來。迭相爲易。故曰易。虞翻陸秉鄭厚之流主之。其取借

義者。惟易緯乾鑿度及鄭康成易論。而孔穎達周易正義亦用之。衡此三者。別義最不可據。蓋秘書說字。多違六書之本。易字下體非月。段玉裁嘗駁之。此殆因經先有名易者。故從而爲之說。援此以詮經名。可謂承訛襲謬。昔董彥遠已譏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爲易矣。至於本義。上象首。下象四足。恐倉頡造字之始。未嘗從其善變立意。則謂經名必出於是。亦泥詞耳。惟借義按之本經而可通。徵之本傳而可證。蓋傳緣經起。經緣卦作。主卦之數止於八。每卦之畫始於一。是簡易之極也。偶一而爲二。以象兩儀。疊一而爲三。以象三才。三生萬物。由是更重之爲六畫。以備萬物之形。窮萬物之理。是變易之極也。物窮則反本。復由萬而歸於一。是不易之極也。卦之涵義如此。經不能離卦而立義也。傳以釋經。故鄭君乃得引傳以明簡易之則。變易之用。與不易之位。而其論亦遂確不可破。第傳又云。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則簡易之中。而不易之位存焉。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則不易之中。而變易之用生焉。又云。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則變易之中。而簡易之則不易之位仍不失焉。鄭君謂易一名而含三義。實則簡易以幹之。不易以立之。變易以行之。三義相孕。歸於一義而已。朱子謂易又有交易之義。案一部全易。皆以交爲其體。傳云。生生之謂易。不交何自而生。顧其交也有序。參伍錯綜。動貞夫一。相摩相推。仍在簡易變易不易之內。非於此外別有交易之義也。清儒章學誠。因孔氏正義稱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乃進而推之。以易爲王者改制之鉅典。夫訓易爲改。原與訓變相成。今必以改爲改制。孔氏之意。豈其然。抑豈當日所以命易之旨哉。

二易之卦圖

言易者必言卦。言卦者必言圖。以易從卦。出卦從圖。出也。言圖者莫不言河圖。且固神其說。以爲圖必應運。乃見以繫辭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也。漢人圖說。本之緯書。緯書者。其詞詭秘。其事荒唐。宋人圖說。本之道書。道書者。其詞玄虛。其事杳冥。然漢之通儒如鄭君。亦引緯以作注。宋之通儒如朱子。亦援道而樹義。則宜乎學者罔回於圖。樂其誕而不知反。益從而揚之。而使易愈失其真也。夫緯書之乖道。謬典。道書之索隱鑿空。其爲依託。前人辨之已詳。固無論已。卽繫辭傳之原於孔子者。時若不純。蓋亦雜有弟子或經師之辭。孔子不語怪神。河圖洛書云云。安知非後人以緯書亂之邪。藉使其言傳之自古。則亦古之帝王。飾爲嘉瑞。假神道以設教。故包羲氏列山氏黃帝氏帝堯氏皆傳得河圖。河圖如此其多。與畫卦又何涉焉。考畫卦之始。傳文但云包羲氏之王天下。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斯乃明言本於天地人物自然之象。而非河圖矣。或疑縣於天者。日月星辰。麗於地者。山川艸木。錯呈於人物者。其事益繁。卦畫極簡。何足以御之。不知上古草昧之世。聚生羣處。詁詁吁吁。卽此極簡之卦。尙非首出庶類之聖人。未可與能度其初。不過託此或斷或連之畫。使天地人物之象。有所寓焉爾。今必指一卦而責之曰。此不似天。此不足以盡天。又指一卦而責之曰。此不似地。此不足以盡地。是猶居雕宮者。而笑穴處之愚。乘大路者。而笑椎輪之拙。責之誠是也。其如先民之智。不相及何。然自有卦畫。而人文以之漸啓。民萌以之漸達。後之聖人。有所資而衍進。此包羲氏所以爲能。

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或又疑卦既不出於河圖。則持筮畫地。皆可成卦。百姓優爲。何待聖人。更何待於包羲。應之曰。百姓固能持筮以畫矣。而縱橫長短。自爲徽識。未必衷於一也。王者以垂憲象。將慎率民而一焉。故必待夫聖人。包羲聖而王者也。前乎此者。史無所聞。後乎此者。是則是效。苟卿有言。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壹也。然則包羲獨以卦傳者。其不以壹也歟。

三易之象數

易有象。象生於卦。故繫辭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易有數。數生於卦。故說卦傳曰。參天兩地而倚數。欲明易之象數。必先明卦之象數。卦之象。六書本之。許慎知其然。故其序說文也。溯其原曰。包羲作易。八卦以垂憲象。而孔安國亦謂包羲王天下。始畫八卦。造書契。由是文籍生焉。卦之數。九章本之。劉徽知其然。故其序算經也。溯其原曰。包羲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而劉歆亦謂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惟是八卦簡易。就象而論。當包羲作卦之始。必先觀察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象。感而起意。思有以識名之。而寄之以言。鄭玄六藝論云。伏羲傳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意在言前也。既名之矣。懼其不能傳久行遠。思有以識之。而寄之以畫。言在畫前也。然執言以求意。言自不如意之能周。執畫以求言。畫又不如言之能達。故傳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書卽畫也。畫卽卦也。就數而論。卦立於一。數之始也。一者奇也。分而爲二。如拆。曰讀。二者偶也。一奇一偶。合而爲三。數之成也。奇三爲三。偶三爲三。又合而爲九。九不可過。過則爲十。復歸於一。故九者數之極也。三純奇。三純偶。爲母卦。其餘六卦。皆由奇偶而生。故爲子卦也。三爲成數。凡物

之具者。可以三約之。九為極數。凡物之多者。可以九約之。然約之者虛數也。不可以實指。用汪中說故傳又曰。

易逆數也。蓋逆之訓度。有預度之義焉。夫象既不能盡。數復不處實。故八卦但可謂之小成。於是引而伸

之。八與八生為六十四。而象以滋。九與九生為八十一。而數以演。周脾云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古者包義立周天厯度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九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其後倉頡因象而造六書說文序云倉頡造隸首因數以著九章。

法出於九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其後倉頡因象而造六書。書契蓋取諸夬隸首因數以著九章。

夏侯陽算經序算數起自伏羲而黃帝定三數為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又所謂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也。倉頡隸首

皆仕黃帝時。是黃帝之世。文已成數已定。故記稱之曰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也。然六書九數雖同本於

易。既已別自為學。至周遂掌之保氏以教國子。而易之象數。乃為卜筮者之所傳。周官別有太卜筮人掌

之。習易者亦惟卜筮之求。幾不知為書數之祖。其甚者且於象外生象。數外生數。而包羲作卦以前民用

之旨。於是荒矣。荀子曰。善為易者不占。蓋惡夫占者之昧其本也。焦循謂非明九數之齊同比例不足以知卦書之行非明六書之假借轉注不

足以知義辭爻辭十翼之義可謂探易之本

四易之義理

易之義理出乎辭。卦有卦辭。爻有爻辭。卦辭謂之象。爻辭謂之卦。先聖設卦重爻。以明象數。但有易簡之

畫。義理不可得而見。故繫辭傳曰。書不盡言。後聖為辭以繫之。而後義理有所寓。故又曰。繫辭焉以盡其

言。繫辭焉所以告也。繫辭焉而命之。義理既寓於辭。故又曰。君子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知者觀其象辭。

則思過半矣。然辭既分繫於卦爻。則理必仍依於象數。傳者。義辭爻辭之義疏也。用焦循說案之傳而辭之義

理自得。孔穎達謂繫辭傳條貫義理辭之義理在是。卽易之義理亦在是矣。其稱義者言乎象。此謂卦辭所以明象之義也。爻者言乎變。此謂爻辭所以明數之理也。其稱擬之而後言者。擬其象也。議之而後動者。議其數也。其稱仰觀俯察。故知幽明之故者。從象而知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從數而知也。其稱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此雖名象而實言理也。非辭則不著。其稱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此雖陳數而實言理也。非辭則不顯。其稱爻義以情言。聖人之情見乎辭者。此則總言義理不外乎人情。先聖後聖其情同。其理自無不同也。是故知義理依於象數。然後知離象數而專言義理者之爲空也。知先聖後聖之理無不同。然後知先天之易。後天之易之爲誣也。知傳爲辭之義疏。然後知謂孔子之易純言理而非義。文本意者之爲失也。惟是此所謂象數。非卜筮家象外生象數外生數之象數。乃六書九數所本之象數。象外數外。傳會之象數也。書數所本。易簡之象數也。傳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此者卽指易簡。蓋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苟繫謂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今稱立象以盡意。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又欲於繫表求言。意外尋理。去之愈遠。其可得乎。雖然。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惟變所適。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理雖易簡。而道則廣大。開物成務。藏往知來。消息之際。感而遂通。昔殷荊州問遠公。易以何爲體。答曰。易以感爲體。亦非無解於易者。司馬遷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是以易與春秋相爲表裏也。然春秋之義。得傳而益發。故易之

理亦得辭而益徵。此卦爻所以但可觀而辭則兼可玩也。

(未完)

左穀解難 (續)

武進徐震哲東

正崔一

近人崔適作春秋復始。其序證第一篇。以爲公羊傳當正其名曰春秋傳。其說云。要之公羊傳之名自劉歆始。子夏傳春秋於公羊高之說。自戴宏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仲尼弟子列傳儒林傳皆無之。特其文多齊言。則箸於竹帛者固齊人。而名氏皆不可考。今正其名止當曰春秋傳。原注對左穀言仍當從俗稱公羊窮於辭也若左穀係僞託。當革其傳之名者也。

駁曰。古之稱春秋者。凡有三義。一、諸侯國史謂之春秋。如墨子明鬼篇所稱周鄭燕宋之春秋是也。二、孔子所修之春秋。孟子所謂春秋天子之事是也。三、孔氏春秋之傳。如韓非子姦劫弑臣篇云。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返。因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此左傳昭公元年傳文。凡此皆足明漢以前稱春秋。不專謂公羊傳。至呂覽之文。同於左傳者尤多。而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謂呂不韋上觀尙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又足證太史公不謂春秋之傳專屬公羊也。崔氏言漢儒引公羊傳皆謂之春秋。明經傳相比附。舍公羊傳外。更無他傳。考今文大師翼奉上封事。言王者忌子卯。云禮經避之。春秋諱焉。禮經謂戴記之檀弓。春秋謂左傳。以昭公九年左傳有知悼子卒。晉平公飲酒事。而公穀二傳無之也。翟方進奏劾涓勳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

統。此明明用穀梁僖公九年傳。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崔氏於此。又何以自解也。蓋西漢之世。春秋之學。以公羊一家爲最盛。諸家援引。直以春秋稱之者。此因古人稱引經傳。不甚區別。故翼奉引檀弓。亦謂之禮經。然遂欲據此。謂春秋之傳。唯有公羊。斯大謬矣。謂當革左穀之傳名。則尤誣妄之甚也。

正崔二

崔適春秋復始序證第二篇。以爲穀梁亦劉歆所造。茲擇要條駁如次。

崔云。此傳

震案此傳謂漢書儒林傳

宗旨與七略同。亦劉歆所作也。歆造左氏傳。以篡春秋之統。又造穀梁傳。爲左氏

驅除。故兼論三傳。則申左。並論公穀。則右穀。謂江之屈於董也。以訥。而董又藉公孫丞相之助。以見穀之非不如公。其後榮廣論困睦。孟以見公之不如穀。謂穀梁魯學。則其親炙七十子之徒。自廣於公羊齊學矣。但如此大議。豈不視傳太后稱尊事重要相若。彼時媚說太后者。爲董宏。而彈劾太后者。師丹。傳喜孔光王莽也。四人傳中。皆言之。後漢書光武建武二年。韓歆欲立左氏。博士范升陳元互相爭辯。二人傳中。皆言之。儒林李育傳。又引之。何以屈江公申董生。仲舒公孫傳中。並不言。對宣帝問。韋賢夏侯勝蕭望之。劉向傳中。亦不言也。

駁曰。倪寬繫獄。不見於本傳。而見於劉向自訟之封事中。公孫宏請立博士弟子之奏。見於儒林傳。而弘之本傳。不及此事。史文自有互見之例。豈可執一而論哉。

崔云。江公之穀梁學。既爲公孫丞相所不用。武帝因尊公羊。而詔衛太子受公羊。則衛太子復安所問穀

梁。且公孫丞相薨於元狩二年。嘗逐仲舒膠西。則用董生。又在其前。董生用。則江公罷。太子果問穀梁。當在江公未罷以前。即使同在一年。是時太子甫八歲。未聞天縱如周晉。安能辨公穀之孰善。

駁曰。武帝時雖未立穀梁。而江公固在朝也。江公本以魯詩爲博士。儒林傳所謂罷者。罷其穀梁學耳。非謂並其魯詩。博士而罷之也。則江公之穀梁學雖未行。身固猶在朝中。此可以本篇叙魯詩授受下證知之。崔氏乃不顧前後文。直以爲穀梁不得立。江公卽罷歸。何其鹵莽如斯哉。戾太子之受穀梁。乃在旣通公羊之後。本篇明言之。則非幼小可知。總之崔氏誤以罷穀梁爲並罷歸江公。故觸處皆謬。

崔云。宣帝尊武帝爲世宗。諡衛太子曰戾。抑揚之意可知。獨於經學。則違世宗而從戾園。亦情理所不合也。

駁曰。宣帝多立穀梁一家。固未嘗廢公羊也。安得謂之違世宗而從戾園。抑宣帝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章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史高。此殆出於偶爾。初非卽有右穀梁之意。適逢章賢夏侯勝等贊成之。遂徵蔡千秋說其義。此亦人情之常。何所見而云不合情理也。

崔云。謂賢勝之皆右穀梁。更始向且爲穀梁學家。乃考其言。賢子玄成少修父業者也。玄成爲丞相。與諫大夫尹更始陳罷郡國廟議曰。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蕭望之雨雹對曰。季子專權。卒逐昭公。伐匈奴對曰。大士匄之不伐喪。劉向上封事曰。周大夫祭伯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所引皆公羊傳文。而不及穀梁一字。惟勝言於公穀皆無所引。若章尹蕭劉。明引公羊。尙

不足爲公羊學之證。豈不引穀梁。轉足爲穀梁學之證乎。

駁曰。尹氏之通穀梁。漢書儒林傳與藝文志合。夏侯勝。蕭望之。雖不治穀梁。容可許穀梁爲長。蓋異於黨同伐異者也。至於韋玄成與劉向。則明明有引及穀梁義者。玄成罷文昭太后寢祠園奏云。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按穀梁。隱五年傳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韋氏所謂禮者。卽据穀梁傳文也。此足證玄成通穀梁義。且韋賢本從瑕丘。江公受詩。而江公兼傳穀梁。故賢亦必習聞穀梁之說。則玄成引用穀梁。殆出於家學。劉向條災異封事。引春秋時事。有衛侯朔召不往。則桓十六年穀梁傳文也。崔氏謂不及穀梁一字。豈皆未之見乎。凡崔氏之說。大抵出於武斷。欲申己說。輒據一端而肆其辭辯。不復細考前後文。卽爲抹然一切之論。觀於上文所駁。正足見其鹵莽滅裂矣。

正崔三

春秋復始序證第三篇。以爲左邱明不傳春秋。今擇要條駁如次。

崔云。儒林傳曰。漢興。北平侯張蒼。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貫公傳子長卿。長卿授清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喜之。上書數以稱說。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而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案此說亦如捕風繫影。劉逢祿曰。張蒼傳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術而已。不聞脩左氏傳也。賈誼傳曰。頗通諸家之書而已。亦未

聞其脩左氏傳也。所箸述存者五十八篇。皆與左氏不合。張敞傳曰。本治春秋。其所陳說。以春秋譏世卿。君母下堂。則從傳母。皆公羊義。蕭望之傳曰。治齊詩。曰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其雹雨對。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伐匈奴對。謂大士句之不伐喪。亦公羊義。未聞左氏義也。適案尹更始與韋玄成上罷郡國廟議。亦引公羊傳文。文見上篇。翟方進傳曰。受春秋。則與公孫丞相董生傳所云無異。皆謂公羊傳也。無一人可見其爲左氏學者。餘人言行無攷。可置弗論。

駁曰。賈誼諫王淮南諸子疏。引白公勝事。與左傳合。又賈誼新書中。審微篇。禮篇。容經。昭教篇。徵事。皆有合於左傳者。不得謂誼所箸書。皆與左傳不合也。凡傳一家之學者。與所箸之書。自可各爲一事。張蒼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術。此不害其爲兼傳左氏。豈曰箸書。言陰陽律術。卽爲不傳左氏之證乎。張敞尹更始。雖傳左氏。亦可兼通公羊。會所引用。須取證於公羊之義。則用公羊之文耳。不能因此定爲不習左氏傳也。如劉歆上毀廟議。引公羊傳文。說棄齊桓之過。而錄其功。詎得云歆亦不習左傳乎。蕭望之。雖習公羊。其人蓋好求廣道術。故於左穀之學。皆贊助之。異乎黨同伐異者也。至於翟方進。則奏彈王立文中。有云。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於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此尙不足爲引用左傳之證乎。何謂無一人可見其爲左氏學者耶。

崔云。故歆數見丞相孔光。爲言左氏求助。光卒不肯。儒林傳大司空師丹奏。歆改亂舊章。歆傳左將軍公孫祿。劾其顛倒五經毀師法也。王莽傳歆自成帝河平三年。典校祕書。哀帝建平二年。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

爲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顛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是爲引左氏說春秋之始。歆所箸書已出故也。

駁曰。諸儒非歆者。不過謂其改舊章。毀師法而已。未有言其僞造左傳者。則左傳非歆所僞造。轉可由此證明。且劉向條災異封事。則引鄭傷桓王。極諫外戚封事。則引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又於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下引經曰。王室亂。災異封事上於元帝之世。固遠在成帝河平三年以前。卽極諫外戚封事。雖上於河平三年之後。然向固總校讎之任。甯當受欺於歆耶。至於翼奉引春秋忌子卯。翟方進引季孫行父語。亦足證引左氏傳文不始於龔勝。引左傳說春秋。亦不始於龔勝。

崔云。藝文志曰。國語二十一篇。又有新國語五十四篇。注謂劉向所分。案新國語今不傳。因歆據之析三十篇入左傳。刪并其餘爲二十一篇。卽今所傳國語是也。其書周語晉語鄭語多春秋以前事。左傳無所用之。故仍其舊也。魯語載敬姜語過半。於十二公事轉從蓋闕。左氏之殘篇也。吳語越語極爲詳貫。未經割裂入左傳也。

駁曰。漢志旣列左傳三十篇。又列國語二十一篇。新國語五十四篇。可見當東漢時。國語新國語左傳具在。如崔氏說。歆旣析新國語爲左傳。而刪并其餘爲二十一篇。則七略應作新國語二十一篇。不應仍作五十四篇。漢志本於劉略。如歆已有刪并。則漢志不當列爲五十四篇。漢志旣列爲五十四篇。是歆未刪并之明證也。就今國語之見存者論之。周語三卷中。惟上卷自穆王至幽王爲春秋以前事。僅居二卷中。

五分之一。餘皆春秋時事也。敬姜語在魯語中不及五分之一。乃云過半。何也。晉語凡九卷。在國語中爲最多。無一事在春秋前。崔氏謂晉語多春秋以前事。不知何所據也。吳語越語。遠不如晉語周語之詳。而謂未經割裂入左傳故詳。似崔氏直未讀國語者。總之先存成見。故不肯平心攷訂耳。

正崔四

昔太史公年二十誦古文。抽金匱石室之書。備見秘府之藏。故雖與董生討論春秋之義。及述史記。乃多采左氏之說。觀其十二諸侯年表序。極推尊左氏。而表中所載各國之事。又多與左氏傳合。兩相勘校。知太史公必聞治左氏學者之說。而表序推尊左氏之辭。必非出於後人僞造者矣。乃劉逢祿則以爲太史公謂左氏不傳春秋。僅以之與鐸氏虞氏呂氏等書並列。崔適則直謂自魯君子以下至爲呂氏春秋。皆劉歆所竄入。逢祿之說。章先生太炎於春秋左氏讀叙錄中旣駁之矣。至崔氏之說。其謬尤甚於劉氏。甯可置而不辨。茲將其論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駁正如次。

崔氏云。案各本見也。下魯君子左丘明以下一百二十六字。皆爲劉歆之學者所竄入。當刪。請列七證以明之。七略曰。仲尼以魯史官有法。與左邱明觀其史記。有所褒毀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其本事而作傳。與此表意同。七略與上下文意相聯。此與上下文意相背。則非七略錄此。乃竄七略入此表也。證一。

駁曰。據崔氏說。不可以書見也。下接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今按及如二字之文義。必上有所

承。上文旣言左邱明以至呂不韋。或爲春秋作傳。或取春秋事以著書。因卽名其書爲春秋。故下文又言諸子雖不以春秋名其書。而亦有采摭春秋之事義者。若刪去魯君子至呂氏春秋一段。又何爲而云及如乎。矧韓非所采摭。大都合於左傳之文。而合於公羊者極少。誠如崔說。春秋之傳。祇有公羊。則何解於采摭左傳者居多耶。且就文而論。去此一百二十六字。則文氣枯萎。而上下文轉成隔闕矣。

崔氏云。此表上云七十子口授不可書見。中云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則是書見而非口授矣。若太史公一人之言。豈應自相背謬若此。證二。

駁曰。此由崔氏不明文義。妄生疑惑耳。觀太史公之意。乃謂七十子不箸於竹帛。僅口傳其義。故邱明獨論次而述之也。何謂自相背戾。崔氏讀書。直全未通貫也。

崔氏云。劉歆譽左氏。所以毀公羊。此表下稱董仲舒。無由先譽左邱明。賈逵曰。左氏義長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太史公自序。余聞之董生云。爲人臣者不知春秋。守變事而不知其權。此說正與逵之稱左氏義相反。若此篇亦以懼弟子失其真。稱左氏。則知權之說。正在失正之內。不猶助敵自攻乎。證三。

駁曰。太史公非專經之儒。不墨守門戶之見。况其史記兼綜羣言。固可並采左董。所謂恐弟子各安其意。而失其真。乃述邱明作傳之意。太史固未斷言弟子之失真也。更無害於並采左董之說。若乃賈逵定左氏公羊之是非。本非太史公之意。在賈逵以爲左傳公羊之義不相容。在太史公何必不可以爲公左之義不相背。矧賈逵在史遷之後。遷豈能逆知之。而不與其說相犯乎。

崔氏云。劉歆傳曰。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夫曰歆以爲。則自歆以前未嘗有見及此者也。乃此紀與七略皆曰左邱明懼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安意失真者。卽好惡與聖人不同之謂。不失其真。卽同之謂。如太史公已云然。卽謂左氏與聖人同矣。安得云歆以爲耶。證四。

駁曰。歆傳言此。乃述歆所以好左氏之故耳。豈得遂定爲歆以前無此說耶。且如漢書五行志下。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公羊傳曰。食二日。董仲舒劉向以爲其後戎執天子之使云云。是劉向與董仲舒所見相同。而漢書直云董仲舒劉向以爲。必如崔說。則劉向乃用董說。不得同云以爲矣。

崔氏云。歆讓太常博士書曰。或謂左氏爲不傳春秋。如此表已云左邱明成左氏春秋。歆何不引太史公言以折之耶。證五。

駁曰。歆書云。或謂左氏爲不傳春秋。或謂云者。非盡謂之義。則當時儒生固有以左氏爲傳春秋者矣。何必舉太史公。况史遷亦非經學大師。歆無用引以爲重。左氏大師。遠則張蒼賈誼。近則尹咸翟方進。歆皆不引。願獨引史遷乎。夫其所以不引者。當時諸儒知左氏之學。師承有自者。尙多。無待徵引也。

崔氏云。自序云。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然則左邱其氏。明是其名。有國語而無春秋傳。七略稱邱明。此表曰左氏春秋。則左氏而邱明名。傳春秋而無國語。止此四字。與自序相矛盾。與七略若水乳。證六。

駁曰。史公自序所舉諸人。或不出其姓。如不韋。或不舉其名。如孫子。蓋隨筆書之。非所措意者也。孫子名

瞻而史公不稱其名者。以與下句髓脚之髓。字音複也。左邱明不稱丘明者。亦以與下句失明之明字犯複故也。古人二名有簡舉一字者。如仲孫何忌亦稱仲孫忌。晉重耳亦稱晉重。魏曼多亦稱魏多是也。然則左邱明者。左其氏。邱明其名也。或稱爲左丘。則簡舉一字之例耳。又何疑於太史公之自相乖異。至太史公自序。僅舉國語。而不言左傳者。文略也。必膠執文句。則史公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復可疑。呂氏春秋。止八覽。是真餘六論。十二紀皆僞耶。

崔氏云。此表自周平王四十九年以後。皆取自春秋。呂氏春秋非紀年月日之書。復何所取。鐸氏虞氏。其書今亡。弗論。要自後人雜取四家書名。從中插入。致上下文皆言孔子之春秋者。語意隔斷。不然。虞呂世次。在孟荀後。豈其書爲孟荀所摭摭乎。證七也。

駁曰。史公以左氏而後。各家多有采春秋之事以箸書者。故備列之耳。又以見各家雖能采摭春秋以箸書。而綜貫之法猶闕。此年表之所由作。故下文云。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語意本自相應。崔乃謂語意隔斷。直是未通文義。若乃鐸虞呂氏之書。則以名春秋而列於前。荀孟公孫韓氏之書。則以不名春秋故列於後。太史公於荀孟之上。箸及如二字。類例分明。豈得謂孟荀摭摭虞呂。崔氏言此。益見其不通文理也。

崔氏於此七證後。又云。漢下有相張蒼歷譜五德七字。五德詳序證終始五德節。張蒼傳此。與春秋何與。亦後人竄入。致與上下文皆言春秋者。其義截斷。今按。列入張蒼者。以其爲曆人而兼數家也。何謂與春

秋無與。總之崔氏之失。不獨徧見太深。亦由昧於文理。遂至怪謬之論疊出矣。

呂語集粹

無屋漏功夫。做不得宇宙事業。

一念收斂。則萬善來同。一念放恣。則百邪乘毀。

把意念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把志氣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

未有甘心快意。而不殞身者。惟禮義之悅我心。卻步步是安樂境。

自家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河圖象說

無錫黃元炳星若

數象數象者對於先天後天天人序卦雜卦等象象而云也

河圖象說一 河圖為數象之第一象。其數一六在北。二七在南。三八在左。四九在右。中央五十。臨

於四方。陽數奇數也。一三五七九是也。陰數耦數也。二四六八

十是也。一在後。進為東之三。東之三。進為前之七。前之七。進為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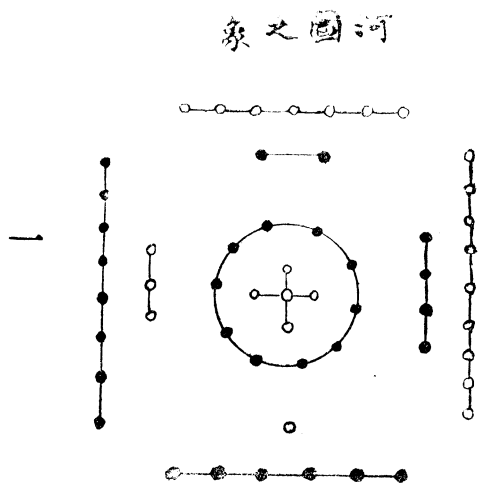
之九。西之九。退為後之一。二在南。進為西之四。西之四。進為北之

六。北之六。進為東之八。東之八。退為南之二也。而陰之十。含陽之

五於中央。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河

圖之數。既分天地。又合五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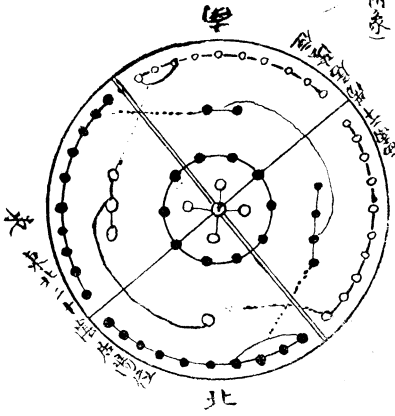
河圖之成象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數也。六則五加一也。七則五加二也。八則五加三也。九則五加四也。十則五加五也。原五行之生而究其成。水最先。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最後。土之後。又次以水。水又次以火。如是而循環不斷也。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一二三四。生數也。六七八九。成數也。史記五帝紀贊云。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

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家語五帝篇。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配金。顓頊配水。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唐虞二帝。堯以火德王。舜以土德王。孔氏家語原本雖失散。魏王肅輯之以成。今本其文要為可信者也。故朱子綱目。亦以帝嚳為木德王。木生火。唐堯遂以火德王。占之王者相繼次第。其表紀之德。蓋取諸河圖也。故帝出乎震。三八居乎東方。木王於春也。二七南。火王於夏也。四九西。金王於秋也。一六北。水王於冬也。五十中央。土王於長夏也。長夏者。一年之中故也。觀五行之相生。而河圖之象成矣。

河圖成象之原圖



二

陰陽之交。無時不在。中者為人。偏者為物。合而以數象之。五與十在數之中。故居中。生數至成數五居中成數至生數十居中生成之說見成象一倍五為十倍十為二十四方各十則四十十者五之二四十者十之四也。五與十以數中而交於中。其餘四十陰陽各半。以數偏而交於四方。以示其偏。故北之十以四交於西。西之十以一交於北。於是北一六。西四九。南之十以三交於東。東之十以二交於南。於是南二七。東三八也。一三與二四交其位。六八與七九交其位。而位又各相交也。觀陰陽之相交。而河圖之象成矣。

河圖之觀法

一 相交觀

河圖之成象。固由陰陽之交而成。而既成之後。愈見其爲交也。全象爲總相交。五方爲分相交。總相交者。北方一。南方二爲對矣。乃陽左升而陰右降。北一。東三。南七。西九。南二。西四。北六。東八。而五十交於中也。八後有十二。前有十。皆其十也。三後有五。七前有五。皆其五也。成數至生數十在中。生數至成數五在中。五陽十陰。奇偶中交。以連於四周一六等之交。故曰總相交也。北方內一而外六。東方內三而外八。生成奇偶之數相交。南方內二而外七。西方內四而外九。亦生成奇偶之數相交。而南西二方。與北東二方。又相交也。中央亦然。故曰分相交也。

二 小大合衍觀

河圖中央之一。衍而爲四。合之以成五。是以五爲小衍之數也。中央之十五。五而均之也。北方之內一。西方之外九。連合以成十。西方之內四。北方之外六。連合以成十。南方之內二。東方之外八。連合以成十。東方之內三。南方之外七。連合以成十。東南西北中各十。共五十。是以五十爲大衍之數也。中央一而五也。五方五而十也。合小大之衍而全備焉。是河圖也。

三 純陽觀

河圖。天地之全數也。雖有陰數。要以順成乎陽。故統體純陽。一三五七九。天數二十有五也。二四六八十。

地數三十也。合之爲五十有五。故曰天地之全數也。位數五。一六爲七。二七爲九。三八爲十一。四九爲十三。皆陽數也。故曰統體純陽也。十一與十三去十不用。而用其餘。三十渾二四六八十。而定其合。餘與合。又加五七九。則爲五十五。爲河圖之純陽全數矣。

四 天地生成觀

河圖之生成數。必以五行爲言。何謂也。曰。此以明數象之終始也。太空寥廓。非地莫見天。天一生水者。所謂非形非質之一種水氣也。即近人所云之輕氣地六成之者。即使此非形非質之一種水氣。凝聚而爲水之一種原質也。即近人所云之養氣水得是而成。故六竟爲水也。月令幼官等皆定地球之初。不過如一點流質。其爲質也。雜。近人謂之。湮槃星氣。有水氣。有火氣。有木氣。有金氣。有土氣。水既成質。火氣之與水氣相合者。遂與土氣發燃燒。光與熱於以分。故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也。土氣者。養氣也。得木氣而成八。木氣爲仁中之一段生氣。即河圖中之三。而木竟爲八也。生數之四。所以表金氣也。與土氣之五合而成九。而九竟爲金也。地壳爲金類質。而木氣則浮於地面者也。水氣木氣在地而上。故輕氣升而木上升。火氣金氣在地而下。故着物而後燃燒。堅凝而後。地壳中之熱汁不致裂出也。觀於河圖。知古人既有以空氣爲天者矣。

五 四象同異相減觀

河圖北方之外。如十中減六。則爲四。四。太陰也。其內五中減一。亦太陰數。四也。南方之外。如十中減七。則爲三。三。少陽也。其內五中減二。亦少陽數。三也。東方之外。如十中減八。則爲二。二。少陰也。其內五中減三。

亦少陰也。西方之外。如十中減九。則爲一。一。太陽也。其內五中減四。亦太陽也。此以一爲太陽。二爲少陰。三爲少陽。四爲太陰。六爲太陰。七爲少陽。八爲少陰。九爲太陽。觀之也。生數中異類相減。成數中同類相減。而以爲四象者也。

六層數觀

河圖之層數。可作四層觀。中央之五一層。五外之十一層。十外之一二三四亦一層。而六七八九爲最外一層也。又可作三層觀。以一與九可相連。四與六相連而相交。二與八可相連。三與七相連而相交。以相交相連者。作一層觀之也。又可作兩層觀。一六水。三八木。二七火。四九金。爲外層。而五十土爲內層也。

七參伍倚數觀

河圖之一三五七九陽數也。二四六八十陰數也。陰陽數爲二。而五十乃居中。遂將陰陽分爲三。則一三七九陽。二四六八陰。五十陰陽交共爲三也。由是而一三七九與二四六八。一則一三內而七九外。一則二四內而六八外。亦交也。與中央五十相交者。就相交觀河圖全體三相交也。一四合爲五。如中央之五。二三合爲五。如中央之五也。一九合爲十。如中央之十。四六合爲十。如中央之十。又二八合爲十。如中央之十。三七合爲十。如中央之十也。合爲十者四。加合爲五者二。四十加十。是爲五十。五十者五箇十也。中央之十析爲二五。與五相合。則十五。九六爲十五也。八七爲十五也。一四與二三。合中央之五。亦十五也。十五者三五也。而十者二五也。以五爲整箇。參天兩地。而倚數已可知矣。陰陽數分二類。是爲兩。一九與

四六合一組。二八與三七合一組。中央五與十合一組。分三類。是爲三。與夫生數一二三四五共十五。其間一三五爲三天數。二四爲兩地數。正相通也。三類三組而一六也。二七也。三八也。五十也。又可作五組。觀而爲兩數相合者也。參天兩地而倚數以成參伍。愈可知也。

八兩儀加倍觀

河圖自內而外作四層。五爲第一層。十爲第二層。一二三四爲第三層。六七八九爲第四層。第一層五。太極也。而兩層相連之觀法起於第二層。第二層之十二五也。是爲兩儀。加一四爲五。二三爲五。共爲四象。第三層之一四與二三。加第四層之六七八九。共四十。四十者。五箇八也。共爲八卦。則是第二層。第三層爲四象。第三層第四層爲八卦也。太極之五渾然矣。十乃肖之。亦太極也。分爲兩儀。則有偏倚。故一四雖合爲五。而一不同於四也。二三雖合爲五。而二不同於三也。及至第四層。雖九六十五。七八十五。而五不能因相連卽見。是較一四與二三又渾然也。雖然。猶兩儀之迹也。及至渾然。則必如十也者。有二五之實者也。故必一五而侈太極成。乃竟渾然也。

九連疊加倍觀

河圖全象之數。五十有五。分爲四重。固可觀。而加倍分之亦可觀。何也。全象可以太極觀之也。既有太極矣。又可以中央之十與五爲一重。其外一二三四六七八九爲一重。共二重。二重者。兩儀也。既爲兩儀矣。五一重。十一重。一二三四一重。六七八九一重。共四重。四重者。四象也。連疊於太極之河圖矣。

十分合觀

河圖中央之五與十皆渾然也。外之一四與二三皆分其五也。其一九也。四六也。二八也。三七也。皆分其十也。分其五者兩組。是兩儀。分其十者四組。是四象。十為渾然中之皎然。一六與四九。二七與三八。為皎然中之渾然。皎然中之渾然。故一九太陽。四六太陰相交。二八少陰。三七少陽相交。渾然中之皎然。故無人不知十為兩箇五也。渾然合而皎然分也。

十一 渾分相補觀

河圖中央之五最渾然一五也。其十尚渾然二五也。一四為五。二三為五。已皎然之二五矣。六者九補一與五者也。九者六補四與五者也。九六共三箇五也。七者八補二與五者也。八者七補三與五者也。七八亦三箇五也。更皎然矣。而共為十一箇五。是五十有五。即天地之數也。九為太陽八為少陰七為少陽六為太陰

十二 極中有極觀

河圖中央之五可以另作一太極觀之也。何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則五在中央。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則十在中央。中央者中極也。河圖之第一重五象之第二重之十在中。猶夫五數中最中之一也。三七合成之十。猶五數中東方之一也。二八合成之十。猶五數中南方之一也。四六合成之十。猶五數中西方之一也。一九合成之十。猶五數中北方之一也。然則河圖者五中之五。而五中之五。又象夫十也。

(未完)

元嘉造象室隨筆

瓠廬

梁溪余氏負書草堂藏書

梁溪余氏。世籍開化。紅羊劫後。始遷錫邑。心禪老人余翁。一鼈爲楊蓉裳芳燦外曾孫。蓉裳昆仲極契重之。故楊氏一家稿本。均遺命余翁寶藏。有蓉裳芙蓉山館詩文詞。楊笏堂梧雙梧桐館集。楊荔裳揆桐花吟館詩稿。均原刊精本。楊方叔掄春草軒詩存詩餘四卷。楊謹堂廷錫古歡堂文集六卷。並蓉裳芙蓉山館尺牘十六卷。編年目錄一卷。楊羅裳英燦綠雲吟館詩稿一卷。聽雨小樓詞稿二卷。楊真松夔生匏園掌錄二卷。閨秀芳燦女秦承蒲室楊蕊淵芸金箱蒼說八卷。琴清閣詞一卷。楊鳳祥曉霞閣詩鈔一卷。夔生長女秦恩晉室楊佩貞璇選雲樓詩鈔一卷。顧敏恆女顧翰姊楊毓勳室顧羽素翎菫香詞鈔一卷。均精寫原稿本。自閨秀詞三家有南陵徐氏刊本外。餘均人間孤本。現聞心禪子小禪亦歸道山。其曙後孤星孺飛女士。將並丁杏舫紹儀所輯國朝詞綜補未刊稿十餘冊。嚴子壽弒手寫詞稿冊頁數十開。明嘉靖黃皮紙龍江船廠志二冊。顧響泉沈澹園張熙河硃墨藍筆合評楊笏湖潮觀吟風閣傳奇等祕篋十餘事。靜待善價而沽。吳中某鑿家已將此項祕篋書目鑿定。逐一平直。綜計以萬金爲的。云。

音訓

音韻發明上

陳衍

總論

聲音何自昉乎。與生俱來。出於天然者。也有聲音而後有言語。有言語而後有文字。吁。呻。吟。呼。吸。噉。吼。等字。皆聲音類。並無語言。故其字皆從口。然則聲音兩字。造字者當用文字之甚初。甚簡。如曰。字之。从口。象氣出者。以表之。而後當乃一。則用形聲字之。从耳。殼聲者。以爲之名。一則用會意兼指事字之。从言。含。一者。以爲之名。是以後起之字。名最初之字矣。其故何哉。曰。人之有聲音。固在語言文字之先。而造聲音兩字。則在有語言文字之後。聲音兩字。乃五聲八音之專字。書益稷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說文曰。宮商角徵羽。聲。絲竹金石匏土革木音也。非人聲之專字。更非初生發聲之專字也。人之發音。本有次第。故造字者。造至不一之字。以形容之。最初者。莫如小兒墜地之第一聲。其聲爲呱。故生民之詩曰。后稷呱矣。書益稷曰。啟呱。呱。皆不於呱字外贅聲字。呱卽此時之聲字也。其於啟呱。呱。下加而泣二字者。呱自一事。言其聲泣。又自一事。言其淚。先有聲而後有淚。故中加而字以接之。其次爲啞。許書只云笑也。亦不贅聲字。其餘呼吸呻吟吁。嘑等聲。許書訓解。皆不加聲字。其餘或加聲字音字者。假五聲八音之字。以且之也。故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戚羽旄。謂之樂。又曰。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夫曰成方。曰成文。自

與許書之。从言。含。一。生。於。心。有。節。於。外。之。義。合。而。非。尋。常。聲。音。之。專。字。聲。之。声。象。縣。虞。形。爰。擊。之。耳。聞。之。更。非。尋。常。人。聲。之。專。字。故。曰。假。爲。普。通。聲。音。之。字。也。假。用。他。字。而。始。終。未。造。本。字。者。文。字。多。有。如。焉。也。之。類。是。也。必。欲。求。普。通。發。聲。之。字。端。係。曰。字。經。籍。文。字。莫。先。於。堯。典。開。卷。第。一。字。卽。曰。字。爾。雅。粵。于。爰。曰。也。疏。云。皆。謂。語。辭。發。端。也。說。文。曰。象。開。口。氣。出。於。口。也。開。口。而。氣。出。於。口。非。聲。而。何。但。聲。行。而。曰。廢。不。用。耳。

五聲八音

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天下擊之有聲之物。盡於是。八者矣。而聲之有五。分宮商角徵羽者。何也。樂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懣之音矣。此辨其職也。呂氏春秋曰。孟春仲春季春之月。其音角。孟夏仲夏季夏之月。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孟秋仲秋季秋之月。其音商。孟冬仲冬季冬之月。其音羽。此辨其時也。管子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此辨其真也。故漢書律曆志曰。八音土曰埴。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緜祉也。羽宇也。物聚臧。宇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木。爲智。爲聽。宮爲工。爲信。爲思。人秉天地之中。以生。萬物之靈。五行之秀氣也。本禮運。故其所發之聲。卽假用聲字。久假不歸。而世間凡有聲。

者無不引申而假用之。於是喧賓奪主，不知其爲五聲之專字矣。

七音

五聲宮商角徵羽外，尙有變宮變徵。律呂新書曰：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則音節和。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謂之變宮。樂書曰：五聲者，樂之拇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五聲可益爲七音，則吾生五行五常，亦可益者七乎？不知書之在治忽，有五聲而無七始。國語之七同，有四宮而無徵也。四庫提要駁之云：二變之生，由於高下之次。蔡元定之說，最有根據。若但以數相較，則七較之五多其二，將十二較之五，亦多其七。律亦不得有十二乎？竊案漢書律歷曰：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言以律呂和五聲施之八音，合之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夫宮商角徵羽，合乎地與四時矣。（中央土地也）而尙有天與人，安知非以配變宮變徵，其義雖不可得詳，然何得據梅賾古文尙書之在治忽，而不知有今文尙書之七始詠哉？

形聲

聲音二字，假爲普通人聲（合言語聲文字聲皆用此稱）之名者，莫先於周禮保氏教之六藝。五曰六書。漢書藝文志曰：周官保氏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司農家注周禮象聲作諧聲，許慎作形聲。其說文解字叙曰：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蓋謂江河皆水名，其江水

之聲似工聲。故以水爲名而取譬於工。合成江字。河水之聲似可聲。故以水爲名而取譬於可。合成河字。後人因以此等半形半聲之字名爲形聲。而許書聲下訓音也。音下訓聲也。二字本互相爲訓。至是不但爲五聲八音之專字。且轉爲普通聲音之專字矣。然製字之始。一字卽有一字之音。旣本天籟。或出方言。方言方音卽各地之天籟。所謂窾於山川也。如讀天字。上字高。字自有高上意。高上音讀地字。下字低。字自有低下意。低下音推之。方圓長短大小等字。無不皆然。所以爲天籟也。無以名之名之曰聲。名之曰音耳。(以後聲音一字隨便通用)其後形聲相益。指事之字僅三十四字。象形兼指事。僅六十九字。會意兼指事。僅一十六字。形聲兼指事。僅六字。象形僅二百四十二字。形聲兼象形。僅五字。會意兼象形。僅一百五字。會意形聲兼象形。僅一十二字。會意僅八百三十字。形聲兼會意。僅三百三十七字。獨形聲字。至八千五十七字之多。除去兼指事象形會意各類者。共三百六十字。尙應七千六百九十七字。(以上係本朱氏駿聲說。大略可憑。其分較轉注假借二類字不盡可信。從略)是六書中。从某某聲之字最多。其音皆出於天籟。製字者先隨其音製。獨體之文。合體之字。其不足用。復製合體半形半聲之字。則取獨體之文之音爲其半體之聲。其又不足。又取半形半聲之字之音爲三合體之字之聲。如聲字卽三合體之字。其始。象縣虛形爲一體。及取考擊義爲一體。(詳許書磬字下)合成殼字。爲籀文之磬。而聲字旣从耳。字爲半體之偏旁。復取合體之殼字之音爲其半體之聲。此所以孳乳寔多。而形聲字居六書十之七有奇也。

方言方音

造字定音。其始由於在上之神靈者居多。（祭法言黃帝正名百物是也）而其餘出於方言方音者尤不少。何以能通行於天下。而使天下人共遵守之。如中國水之最。大者北條爲河。濱河者羣取。从可之。音呼之爲河。其近於河之流域者。漸漸傳播。皆呼爲河。其遠者不相從稱之爲河。則語言文字不能相通也。南條爲江。濱江者羣取。从工之。音呼之爲江。其近於江之流域者。漸漸傳播。皆呼爲江。其遠者不相從稱之爲江。則語言文字不能相通也。其均之。濱河濱江之人。其呼爲河爲江者。必發起於居民阜盛。交通頻繁之處。於是傳播速而聽從易也。其他地產土俗之出於一州一邑者。更無論矣。又况應劭風俗通序言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云云。此揚雄方言。劉熙釋名所由作。而方言所以又名輜軒絕代語也。又况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鄭注古曰名。今日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此中庸所以言今天下書同文也。然則方音通行之故。斷可識矣。

依聲假借

形聲之字。孳乳寢多。其初不能遽備。於是。有依聲假借之例。說文解字叙曰。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託事以形義相近而假借。無關於聲音。依聲以聲音相同而假借。其詳已見鄙著文字學形義篇。

讀若讀如讀曰讀爲讀與某同

文字一道。形義可著於竹帛。聲音須由於口授。各地方音不同。動則改變矣。古時未有切音之法。又無韻書。所有聲讀。以何者爲標準乎。常用之字。易於別識。只賴耳熟。能詳若其字。稍僻其義。稍奧。往往聲音相近。此字混爲彼字。如字尾作字微。鴟咬作丹朱。謹兜作謹頭。又作鴟咬。廣瀉作廣澤。亦作廣斥。仲豔作仲虺。蕭同姪子作蕭同叔子。采政習作來始滑。又作在治忽。有誤之甚者。其餘並聲讀全付蓋闕者尙多。於是創爲讀若之法。許書皆稱讀若某。如鄒鄒。曩。敷。幸。勾。台等字。遽數不能終。已詳形義篇。其他各經傳。先鄭後鄭所注。有作讀如讀曰。讀爲讀與某同者。其實一也。

長言短言

長言短言者。急讀緩讀之別也。公羊莊二十八年。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注。伐人者爲客。讀伐。長言之。齊人語也。見伐者爲主。讀伐。短言之。齊人語也。又隱三年。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下不若照常解。上不若注云。不止如愛女。則讀不字。亦長言之。推之有者不宜。有立者不宜。立用者不宜。用皆是大抵一字而長言。讀之者一字作兩字。三字解一字而讀作兩字。者兩字只作一字。解如謂。樵爲終。葵邾爲邾。婁越爲於。越皆齊人語。此外筆爲不律。諸爲之於。皆後世反切所由。昉但未名爲反切耳。

反切

切韻者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世言切韻始於魏孫炎。隋陸法言。豈其然哉。漢書地理志。廣漢郡梓潼。

下。應劭曰。墊。江。墊。音。徒。浹。反。健。爲。郡。棘。道。下。應劭曰。故。棘。侯。國。也。音。蒲。北。反。遼。東。郡。沓。氏。下。應劭曰。沓。水。也。音。長。答。反。是。漢。末。已。有。反。切。卽。已。有。四。聲。已。有。雙。聲。疊。韻。不。然。無。以。爲。徒。浹。蒲。北。長。答。等。之。反。切。也。顏。氏。家。訓。言。高。貴。鄉。公。不。解。反。語。以。爲。怪。異。又。魏。末。有。反。切。之。證。去。應劭。不。過。數。十。年。耳。乃。沈。約。傳。言。以。天。子。聖。哲。分。四。聲。始。於。周。捨。謝。莊。傳。言。玄。護。爲。雙。聲。礪。礪。爲。疊。韻。始。於。莊。之。對。王。玄。謨。皆。不。出。於。齊。梁。之。間。何。哉。自。三。國。以。迄。六。朝。兵。戈。之。際。繼。以。清。談。除。王。肅。皇。甫。謐。一。二。人。外。江。左。風。流。罕。言。實。學。其。才。俊。者。工。爲。詩。賦。而。已。所。謂。老。莊。告。退。而。山。水。方。滋。也。至。梁。武。帝。又。安。差。久。於。是。沈。約。諸。人。稍。講。音。韻。不。自。知。其。數。典。忘。祖。乃。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豈。不。令。人。齒。冷。也。哉。

直言

直言者。直注其音。不用讀。若讀如。亦不用反切。而直注音某也。書錄解題云。春秋直言三卷。以學者不通音切。故於每字切脚之下。直注其音。如漢書地理志魚復下。應劭曰。復音腹。同並下。應劭曰。並音伴。健伶下。應劭曰。音鈴。故且蘭下。應劭曰。且音苴。皆是也。是漢末已有之矣。

四聲

四聲。平。上。去。入。也。一。字。有。可。讀。數。音。者。如。一。長。字。也。長。短。之。長。讀。平。聲。少。長。之。長。讀。上。聲。長。物。之。長。讀。去。聲。一。空。字。也。空。空。之。空。讀。平。聲。屢。空。之。空。讀。去。聲。鑿。空。之。空。讀。上。聲。一。覆。字。也。覆。載。之。覆。讀。去。聲。傾。覆。之。覆。讀。入。聲。一。降。字。也。降。服。之。降。讀。平。聲。升。降。之。降。讀。去。聲。一。宿。字。也。星。宿。之。宿。讀。去。聲。隔。宿。之。宿。讀。入。聲。

古人不分四聲亦不分平仄故離騷朕皇考曰伯庸與惟庚寅吾以降爲韻降讀平聲也周南雀角何以穿我墉與何以速我訟爲韻雖速我訟與亦不汝從爲韻訟讀平聲也關雎左右芼之與鐘鼓樂之去聲入聲爲韻在後世則樂當讀爻去聲爲益者三樂損者三樂之樂矣

講四聲者自宋周彥倫作四聲切韻梁沈約作四聲韻補於是四聲大明於世顧亭林曰今攷江左之文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同用以後則若有限絕不相通然實不止四聲乃八音也蓋平上去入各有上下如平字八音爲兵丙柄必平秉病彌福建人讀之八音只有七音丙與秉兩上聲同也他處人則只有四音五音矣

雙聲疊韻

孫愐唐韻序論言切韻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而紐之之法何如乎如將切天字音先舉一與天雙聲之字如通聽他等均可蓋通天聽天他天均雙聲也置在上字更舉一與天疊韻之字如先研顛等均可置在下字蓋先天妍天顛天均疊韻也置在下字兩字紐合讀之或云通先或云聽妍或云他顛其得音皆天音也如此則稱爲通先切聽妍切他顛切如將東字先舉一與東雙聲之字如都低丁等均可更舉一與東疊韻之字如通空崧等均兩字紐合讀之或云都通或云低空或云丁崧其得音皆東音也如此則稱爲都通切低空切丁崧切故必知四聲及雙聲疊韻而後能切音也

古音

音之必求其古者以其爲韻所由來審之而區別乃不誤也音何以有今古如此字本讀此音而後人漸移漸轉變爲彼音久且不復讀此音矣既變彼音何從而求之曰古音雖變古韻未變由其同韻之字未變之音以知其已變之音也發明古音者莫先於福建建安吳才老械所著詩補音韻補詩補音已亡惟韻補存徐戴原序云音韻之正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蠹爲亡皆切而當爲陵之切者由其以蠹得聲洩爲每罪切而當爲美辨切者由其以免得聲有爲云九切而賄瘡鮐皆以有得聲則當爲羽軌切皮爲蒲蘗切而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則當爲蒲禾切矣又如服之爲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爲蒲北切而無與房六叶者友之爲云九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一皆當作羽軌切而無與云九叶者以此求古音自爲不易定法一據漢以前之書者以爲標準餘概從刪削則於古音已得要領一再加以明陳第之毛詩古音攷屈宋古音義清顧炎武之詩本音以求古音何止於思過半至最近人朱氏駿聲所著說文通訓定聲最爲有條不紊其定聲之法分十八部每部中分若干派凡某之派皆衍某聲不啻由母生子由子生孫由孫生曾孫以至於無可生而止如立東字爲派凡東聲之字從之而童東聲之字也凡童之字又衍而從之而龍童省聲之字也凡龍聲之字又衍而從之東之派至此止矣此母子之衍派之豎者也其派之橫則衍爲兄弟者又有同字同何以與東爲兄弟詩小星旄丘車攻闕宮皆同東爲韻也於是立同字爲派凡同聲之字從之與同衍爲兄弟者又有中字中何以與同爲兄弟詩七月闕宮皆同爲韻易需卦解卦皆功中爲韻也於是立中字爲派凡中聲之字從之而用中聲之字也（六書

故中字注引衛弘說。凡用聲之字。又衍而從之。庸從用之字也。詩桑中。又與東爲韻。兔爰。又與童爲韻。凡庸聲之字。又衍而從之。由此推求古音。百無一誤矣。此卽本補徐序所言而其法加詳耳。惟每字下既列古韻。又載轉音。則所謂本讀此音。後人漸移漸轉。因山川之異而方音轉移。變爲彼音。而與不同派之字相爲韻矣。區別之法。其不同派而相爲韻者。當從其在前之書。如楚詞與毛詩異者。則從毛詩。漢賦漢詩與楚詞異者。則從楚詞。其在經子各書。他經（他經不必有韻）與詩經異者。則從詩經。子書與詩經亦然。詳稽博考。則不爲方音所誤矣。其漢以後之書。皆不足爲典要也。

孔鮒藏書。陳餘危之。鮒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爲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嗚呼。能爲無用之學。以廣其心。而遊於亂世。非聖人之徒。而能若是乎。屈其道。而與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與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競。君子之道。儲天下之用。而不求用於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爲無用而已。船山

聲音學與整理古籍

吳江沈昌直 穎若

中國之古籍。猶一大礦藏也。此礦藏之開掘。已逾二千年。礦丁千百。晝夜邪許。化鍊之師。精心分析。亦既勞且勤矣。而此無盡之藏。終未能一一發見。卽以經部言之。歷代經師之爬梳剔抉者。已不計其數。研經之書。積之何止充梁棟。顧經之內容。除犖犖數大師。能自闢蹊徑。得渙然理解者外。其它則模糊影響。扞格未盡通者。仍居多數。此非研治之不力。乃研治之工具未臻完備耳。研治之工具。不一端。而聲音學。實爲重要之一種。

蓋吾人欲整理古籍。應有三種步驟。(一)通訓詁。(二)攷同異。(三)訂誤字。而此三種。皆不能不借助於聲音。故聲音學之關係於整理古籍。實繁且鉅。茲先就訓詁言之。訓詁之學。在明字義。而字義。往往寄之於音。故聲音實占訓詁之一大部分。古人之釋字也。大率先求之同音之字。如

仁者人也。(中庸)

政者正也。(論語)

日。實也。士。事也。衣。依也。帝。諦也。卯。冒也。未。味也。(說文)

其次則求之一音之轉。如

乾。健也。離。麗也。爻也者。効此者也。(易經)

義者、宜也。(中庸)

征之爲言正也。(孟子)

古、故也。尾、微也。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鬼、人所歸爲鬼。子、十一月陽氣動。萬物滋。(說文)

如二者皆不得。乃求之。雙聲或疊韻。茲先就疊韻言之。

坤、順也。坎、陷也。(易經)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孟子)

春之爲言蠢也。夏之爲言假也。秋之爲言愁也。冬之爲言終也。(禮記)

喬、高也。崇、充也。穀、祿也。選、循也。宣、徧也。諏、猷、謀也。(爾雅)

天、顛也。禮、履也。王、天下所歸往也。羊、祥也。仁、親也。氓、民也。月、闕也。窗、通孔也。老、考也。(說文)

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芮之言內也。(鄭玄詩箋)

更就雙聲言之。

畜君者、好君也。助者、藉也。序者、射也。(孟子)

孝也者、畜也。(禮記)

學、效也。(尚書大傳)

印、我也。希、罕也。謨、謀也。若、淑、善也。爰、粵、于也。疊、疊、蠹、沒、孟、茂、勉也。劫、鞏、堅、膠、固也。(爾雅)
旁、溥也。祈、求也。禍、害也。逆、迎也。可、冑也。家居也。山、宣也。火、燬也。忼、慨也。瀾、滿也。

妃、匹也。在、存也。曷、界也。界、境也。(說文)

集、就也。小旻是用不集摧莖也。鴛鴦秣之摧之揚、鉞也。公劉干戈戚揚且此也。載芟匪且有且咆哮

猶彭亨也。蕩咆哮於中國(毛公詩傳)

凡此之類。見於古書者。舉不勝舉。——劉熙釋名一書此類尤多——要之。明於雙聲疊韻二者。方足與談訓話耳。

進之。則爲攷訂古書之同異。古書著自一人。本無所謂異。其所以不免歧異者。以古人多口耳之學。師弟轉傳。因方言之不同。遂不無大同小異之點。然其所謂異者。仍不外雙聲疊韻二者之變遷。故聲韻既明。其於古書各本之異點。自不難明其所由耳。輕舉春秋三傳以說明之。

左氏 鄭人來渝。平。公穀作輸平。隱六年

左氏 公會宋公於夫鍾。公羊作夫童。桓十一年

左氏 六鷁退飛。穀梁作六鷁。僖十六年

左氏 公子遂及齊侯盟於棲丘。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文十六年

又如仍叔人名公羊作任叔。下陽地名。公穀作夏陽。大室公羊作世室。凡此皆因疊韻而異者也。其因雙

聲而異者則如

左氏公及莒人盟於浮來。公穀作包來。隱八年

左氏盟於垂隴。公穀作垂斂。文二年

左氏秦伯使術來聘。公羊術作遂。文十二年

左氏叔孫豹會晉趙武……於虢。公羊作灑。穀梁作郭。昭元年

其他如衛州吁、穀梁作祝吁、鄭罕虎、公羊作軒虎、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鸛、公羊、鶴、音、日、是、穀梁作日稷。凡此之類。不勝備舉。亦有兩字中雙聲疊韻兼而有之者。如

左氏 穀梁 公會鄭伯於時來。公羊作祁黎。隱十一年

祁與時為疊韻。來與黎為雙聲。蓋無非因雙聲疊韻之稍轉而有此不同。固無足異者也。學者既明乎此。則凡遇他書之類此者。均可推此例以證明之。如既知意如之可變為隱如。一僖元年公敗邾師於偃。公羊偃作櫻。哀十年薛伯夷卒。公羊夷作寅。皆此例。一則讀漢書古今人表。徐偃王作徐隱王。齊語。一隱五刃。管子小匡作一隱五兵。一可釋然無疑矣。既知大室之可作世室。則凡大子之稱世子。大叔之稱世叔。宋樂大心。公羊作樂世心。亦可一貫而知其相通矣。既知州吁之可變為祝吁。則左傳。一愛我者。惟祝我。一及一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一釋文。一祝之。又反。一又說文。一呼。雞。重言之。从口。从州。聲。讀若祝。亦可連類而知其當有此聲矣。既知罕虎之可變為軒虎。則左傳。昭四年之渾罕。夫鄭大至韓非子而改為渾。

軒亦無足異矣。既知術之可變爲遂，則於禮記月令「審端徑術」註「術周禮作遂」學記「術有序」註「術當爲遂」均可知其相通矣。既知浮來之可作包來，則呂覽本味篇有莘氏得嬰兒命焯人養之註焯人庖人也而焯本音爲浮，又漢書浮丘伯鹽鐵論作苞丘子皆可一律知其相通矣。抑不但此也。隱五年穀梁傳苞人民歐牛馬曰侵，汪容甫謂苞卽俘字。莊六年左傳齊人來歸衛俘而公穀皆作衛寶亦可連類而知其聲之相通矣。知虢之可轉爲郭，則公羊僖二年傳之虞郭逸周書王會解之郭叔皆知其卽爲虞虢與虢叔矣。而蔡中郎集郭有道碑叙郭之家世謂其先出自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於此亦可觸類旁通而知虢郭相通之由來矣。既知祁黎之可變爲時來，則讀史記刺客傳「漆身爲厲」集解音類南越傳「爲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韓非子「厲憐王」厲讀作癩亦可欣然爲之一一證明矣。凡此皆研究聲音學之觸處會通而起無窮之樂趣者也。又有輾轉改變而致誤者如僞孔傳尙書「平秩南訛」史記索隱本作「南爲」漢書王莽傳又作「南僞」而史記今本又作「南譌」蓋文本爲「南爲」而僞卽爲字。一荀子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其證也。後人祇知作僞之僞遂易爲譌再易爲訛。一訛乃譌之俗字。一幾經改變而遂如今僞孔傳所云也。然無論若何改變仍不出雙聲疊韻之範圍。故明乎雙聲疊韻之關係而凡糾結變亂之異文皆不難一一循其緒而整理之矣。

再進則爲正誤。古書中遇字義難通之處往往有改正一二字者而其所據以改正者除一部分爲字形

相。似。者。外。其。他。大。率。不。出。雙。聲。疊。韻。二。者。之。範。圍。如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此之謂自謙。鄭註謙當讀慊。

大學、見君子而后厭然。鄭註厭讀爲壓。壓閉藏貌。

中庸、其如示諸掌乎。鄭註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

中庸、既廩稱事。鄭註既讀爲餼。

中庸、上天之載。鄭註載讀爲栽。謂生物也。

論語、并有仁焉。朱註引劉聘君曰仁當作人。

禮記、檀弓、其慎也。鄭註慎當爲引。

禮記、月令、天子乃鮮羔開冰。鄭註鮮當爲獻。

禮記、禮運、蕢桴而土鼓。鄭讀蕢爲由。

禮記、學記、待其從客。鄭讀從如春。

禮記、問喪、親始死雞斯。鄭讀作筭纒。

禮記、射義、賁軍之將。鄭讀賁爲僨。

凡此之類。不勝備舉。蓋皆依疊韻而改者也。又如

相。似。者。外。其。他。大。率。不。出。雙。聲。疊。韻。二。者。之。範。圍。如。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

大學、此之謂自謙。鄭註謙當讀慊。

大學、見君子而后厭然。鄭註厭讀爲壓。壓閉藏貌。

中庸、其如示諸掌乎。鄭註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

中庸、既廩稱事。鄭註既讀爲餼。

中庸、上天之載。鄭註載讀爲栽。謂生物也。

論語、井有仁焉。朱註引劉聘君曰仁當作人。

禮記檀弓、其慎也。鄭註慎當爲引。

禮記月令、天子乃鮮羔開冰。鄭註鮮當爲獻。

禮記禮運、賁桴而土鼓。鄭讀賁爲由。

禮記學記、待其從客。鄭讀從如春。

禮記問喪、親始死雞斯。鄭讀作筭纒。

禮記射義、賁軍之將。鄭讀賁爲債。

凡此之類。不勝備舉。蓋皆依疊韻而改者也。又如

禮記緇衣，故君子寡言而行。鄭讀寡爲顧。

凡此之類，亦不勝備舉。蓋皆依雙聲而改者也。又如

中庸，素隱行怪。鄭註素讀如「攻城攻其所儻」之儻。儻猶鄉也。而朱註則引漢書讀作素。

鄭之讀爲儻，依疊韻而改者也。朱之讀作素，依雙聲而改者也。又如

禮記玉藻篇，王后禕衣。夫人揄狄。鄭註禕讀如輦，揄讀如搖。

上句之讀禕爲輦，依疊韻而改者也。下句之讀揄爲搖，依雙聲而改者也。要之所改者，非雙聲卽疊韻。蓋其初所以致誤之故，除字形之相似者外，終不外由於聲韻之轉變。故改正時，亦必取聲韻相通之字以代之。庶所改者，雖未必全合而尙不致大謬耳。

凡上云云，整理古籍之有資於聲韻，亦已可見一隅矣。顧或謂讀書當通大義，此瑣瑣考訂之學，所關者不過一字一句之微，卽不通曉，亦復何害。不知書之爲篇爲卷，無非由一字一句之積累而成。句與句之間，正有聯絡成章，互相發明之處。設模糊其間，不求甚解，則於大義亦或見之。未周而有知其一，不知其二之病。倘此字句而適爲重要之所關，則於大義更有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之謬。故謂讀者僅通大義，不求甚解者，乃爲一般拘執不通之小儒，加以鍼砭，非謂字句果可不問也。字句既不容不問，則整理之工，具自不可缺。韓退之曰：汲古得修綆，聲音學者，倘足當修綆之一乎。有志汲古者，其亟備此綆以爲臨時之用哉。

曲局篇 詩騷聯誦字考之一(續)

昭通姜寅清亮夫

夏與九篇

夏民族傳說之中心人曰禹。其中心之地則冀也。請先言禹。

按說文訓禹爲蟲。是何等蟲。今不可知。甲文中尙未見此字。金文叔向敦之 **𠄎**。孫詒讓釋爲禹。又秦公

敦禹字作 **𠄎**。與小篆全同。許云从内象形。按此蓋卽九字。作 **𠄎** 形者。當是蟲字。乃一合體會意字

也。意謂其爲龍屬之蟲。後來僞踳諸字。訓爲踳儂曲兒。正蓋皆引申之義。巫稱禹步。亦謂其周旋曲折也。

呂氏春秋尸子帝王世紀尙書大傳法言諸書皆謂大禹治水痲足行跛。試再案其字形之組織。余目爲卽

蚪之分化字。其从虫相同。从九與从日本不異。一則圖九于側。一則圖九于下。字變之例。固有是也。目聲

言。則同爲喉音。目均言則魚侯幽古固可通。是禹蚪實一字。是許之所謂蟲者。必爲鱗屬之蟲矣。禹旣爲

鱗蟲。或曰解其爲夏之祖先。曰禹蓋夏周民族之宗神 *Tribal God* 也。夏禮吾不能言。周詩中固屢以其

先祖纘禹之緒。儼然匹禹於天。殷之所宗。異於夏周。故殷人不言禹。此非余欲強爲牽合。蓋有下列諸說

爲之正是。

舉禹一生之事跡。莫不與九有關。宅九州爲最大。九州當卽冀。九州旣宅。而九山九川九河九澤九津九

道九滄。見孟子史記墨子尙書。於是皆定。於是殺九首。山海經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命九牧。見新作九

鼎。墨子呂覽史記。和九功叙九叙。見僞大親九族夏樂九成樂成九韶。舜本詢於九德。書立爲九代之舞。

音訓

山海經海。妻為九尾白狐。吳越春秋作九辯九歌。左傳天錫九疇。書洪範帝告九術。河圖握 呂九等定賤則。貢以

九洛期上皇。即九疇莊子天運 呂至東教九夷。墨子飛升九疑。壽為三百六十。四九乘定國千八百。二九乘其一。生行

事莫不與九有關。又不僅此也。亦無一不與龍有關。鑿龍門其大者也。見墨子呂覽淮南子青龍生於郊

史記黃龍負其舟。呂覽淮南 又或御雲而行。春秋演孔圖 或降在太廟。抱朴子神龍為馭。山海經抱朴子拾遺記 神龍為導。楚辭而後

來孔甲之參龍御龍。史記蓋傳說之猶存者。又史記夏紀孔甲立夏后氏德衰天降二龍孔甲不能食劉累學

龍為夏民族之圖騰。凡民族決不食其所崇拜之圖騰也 又不特此也。父名為鯀。鯀本魚名。說文有化龍曳銜之說。臣名為夔。亦與龍屬

相類。而又曰句龍為其祖先。句龍即共工氏。至於鼃鼃為梁。拾遺鬼神應召。春秋此形體枯槁。面目黎黑。吳越

無胈脰無毛。莊子禹皆為天下之所宗。而為山川神主。尚書大傳又曰蛟龍魚龍遷虞 抑又不止此也。禹

之生也。其母吞薏苡。此與龍為卵生之說相應。禹病足。其行僂僂舒遲。又與蟲虺曳尾之說相侶。又有禹

生石狃之說。石狃古巴蜀地也。說文目巴為象蛇形。蜀亦訓蟲。則其生地又有此暗示。又匈奴為夏後。史

記匈奴傳。歲正月諸長會於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漢書作龍 祭其先天地鬼神。索隱引崔浩曰。西方胡皆事

龍。故名大會處曰龍城。後漢書亦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 是夏民族之事。龍蓋其傳世之俗。則龍與夏民族之關係。當

非淺顯矣。再曰夏制觀之。則尊灌用龍勺。禮記明堂位 簞簾目龍飾。同上。祭用明水路車目鈎。駱馬黑鬣。同上。

色尙黑。其與龍之形體色澤。皆相仿佛。此等傳說。其真妄滂雜。固不可究詰。固不能目為禹與夏民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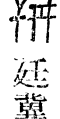

正確史料。雖然吾人了解於古代之民族心理。宗教思想。社會組織者甚少。故往往極其紛妄之雜說。

一經一事之發見而全成極其安雅之解釋故極其妄誕不經之傳說極有甚深之暗示人羣每熏於當世而學者多蔽於所習尙論古事所當慎惕余曰爲研求古史惟有二途一从地下尋材料曰發現其究竟二从古籍中類集傳說排比整理曰與人羣進化之最大標準與最高原則求其暗示復與近代尙未開化民族之社會作爲斟酌尋其近侶曰俟地獻宏寶曰爲取證庶幾無閉戶船車刻舟求劍之弊故無古物古器爲吾說之佐證如禹之史事者吾人但能排比傳說求其近侶而已。

如諸上所舉之例證自禹之生死動定事業勳績生身之父匹配之妻輔臣子姓乘輿尊龔國家之大典神天之右賜皆不離鱗介蚪龍更加曰決然可信之洪水氾濫一事則十口相傳之語其所暗示於吾人者不詎大且微乎且卽曰古代社會民族心理衍進之步驟言當洪水氾濫之時波濤洶涌之際疑有所指揮此時人羣大抵崇拜庶物曰龍爲宗神蓋情實之必然至智力益進則擬龍曰人性而龍具人格於是禹豕爲天帝人羣益進智力益高禹豕爲人王而其自來傳說中之人與事物其可人化者人化之其不能人化者不憺牽強推衍而保留之此古史之所以推進而治古史者之不能曰一途相量理固有妙解而失事固有適說而得此類是也。

抑又不僅此也試再曰曰民族所在地之中心冀字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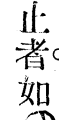
說文冀北方州也从北異聲按許說實鑿蓋不審本義徒曰十二州九州之名爲比附字从北故曰北方然冀之在北當與豫荆對稱春秋曰前尙無豫荆之名且三代皆以冀爲中原詳後不當於造字時便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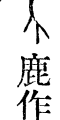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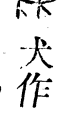
北義許氏之鑿蓋甚明矣。按冀字小篆作與許氏从北从異之說合。然金文廷冀敦作

此形之最當注意者為異常肥大之足形。而連蹠漫汗甚有踟躕難進之像。此字之作重在目兩足刺芨

表其特徵則此兩足形實為判定此字最重要之點。考凡目足止表名物者大概不出表事表人獸鳥蟲

五種。凡止用於表事皆不與脛相連。其與脛連者必為人形。則冀字決非表事明矣。余有釋止一人屬之

字除子字金文中多作大天皇諸文而外皆側圖不作正形。且皆無止其顯有止者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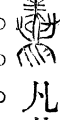
二字亦側象。目字例言冀非人屬矣。獸形中牛羊二字不見足形。其他如馬作鹿作

豕作兔作虎作皆消四足為二形亦無刺芨而止亦無蹠是冀之非獸屬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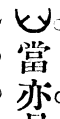
凡鳥類字多長脛細指。求之一切字中多省作形。或且作則冀之非鳥屬明矣。然則冀字將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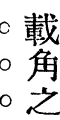
蟲屬。與按甲文吉金中所存鱗介類字有龜鼈鼉及形聲之鼈字諸文。龜字甲文作後編十又

作作蓋側形也。金文中龜父丙鼎作叔龜啟作鼈字甲文作前編卷四

葉鼈字甲文作後編下十三葉。金文郢鐘作鼈字金文郟公華鐘作郟太宰簋作凡此

諸文者其後足皆全圖止形兩兩對稱與人獸鳥屬諸文皆絕異。吾人稍加案諦則冀足與龜鼈一族之

字為類。蓋決無疑義。又不特此也。冀字上形之當亦是足止之形。此具四足之物在甲文金文中亦惟

有龜鼈一族之字為然是冀不為他族字更為明白。其上作者蓋卽一載角之頭與鼈等。故冀字

之為蟲類。尋因其族類比勘而得。許氏北州之說蓋未見其朔者矣。冀既為蟲屬則禹為宗神之夏民

族。取。目。命。其。居。息。之。所。而。曰。冀。州。與。孟。子。所。謂。汜。濫。於。中。國。龍。蛇。居。之。者。義。豈。同。邪。吾。人。試。思。東。起。齊。魯。之。間。自。大。行。左。轉。遡。龍。門。砥。柱。而。上。至。河。套。目。北。在。若。千。年。前。乃。潢。瀆。大。海。洪。水。爲。災。使。狃。狃。獠。獠。之。夏。族。恒。裹。水。魅。豕。使。其。傳。說。無。不。與。水。族。相。關。蓋。非。無。因。也。故。命。其。宗。神。曰。禹。命。其。居。息。之。地。曰。冀。子。姓。分。脈。又。自。命。爲。九。族。矣。

冀之爲蟲。既如上述。則冀之爲地。又如何。

爾雅釋地。兩河間曰冀州。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胡渭禹貢椎指。目爲古者河北之地。皆謂之冀州。是古所謂冀州者。約當今山西河北河南北部一帶。蓋卽夏族淵源之地也。然夏族自西擴而爲周。南擴而有楚。視有祖先根據之地。義爲中土。故冀州或解作中土矣。淮南墜形訓。正中冀州曰中土。家語正論在此。冀方注中國爲冀。山海經大荒北經。黃帝乃合應龍。攻之冀州之野。郭璞曰。冀州中土也。皆是擴而充之。則曰冀州表華夏。亦如後世之曰京都表國家者矣。淮南覽冥訓曰。女媧煉五色石補蒼天。斷鰲足。目立四極。殺黑龍。曰濟冀州。高誘注云。冀九州中。謂四海之內也。呂濟冀州。猶言九州。既宅。又冀爲中州之說。郝蘭皋已言之。又女媧氏共工氏與禹皆有治洪水之傳說。實皆自一源而來。此當於他文論之。目其爲中土。故又稱之爲中冀。逸周書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是也。

冀州之能爲華夏代稱。僅如上所陳者耶。曰冀州蓋卽九州也。何曰言之。

按九州爲九數之說。最早見於僞禹貢。呂氏春秋亦言之。蓋戰國末年之說。至漢儒爲王制。及劉安淮南書。皆有是言。金文中齊侯鐘亦言之。然分州或言起於黃帝。其數爲九。至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

爲十二州。至禹平水土，更制九州。殷因於夏，無所損益。周監二代而變革之。地理志語故周禮職方所傳之九州，與禹貢所傳者異。其他或分或合之迹，自來既異，說紛紜莫可折衷。而三代疆域，是否能南抵百粵，西迄蒙蔡，於史無所徵。誠如諸上所言，則華夏民族之播遷，不當如是遲緩。楚荆之蒙昧，吳越之後起，將何詞目解。且屢世分土，或九或十二，出入之巨，在游牧無定之夏族，目前安得有是。且分土之意，義乃建立於封建制度之下。之政治制度，而封建制度之成立，當在農業社會成立之後。三代至多不過一石器時代，其比農業時代尙遠。安有目土地爲私有財產之可能。雖極其神天、神地之古帝王，安有此突過時代之事實。又安得有此突過時代之社會與政治制度。則畫土分州爲之者，誰而守之者。又爲誰。卽至殷世，其天子之地位，亦尙不過一大諸侯，儼然爲羣邦小國之首。與後世家天下之帝王制度，尙不知相差幾何。安得謂殷周目前已有若干帝王割宰土地。目建庶邦，如剖瓜、華、梨者哉。言九州最詳之書，莫過禹貢。禹貢卽一篇最不可信之僞籍。田分九級，賤別九等，已令人嗤其理想化。而所貢之物，更有爲殷人所未夢見者。乃謂此龍然大規模之分州，爲殷以前之制。能服人之心哉。其爲侈大唐虛之言，蓋鄒衍已識之矣。衍之言曰：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尋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衍之言，蓋目世傳之九州，當裨海環之之九州，而禹之九州，特中之一耳。命曰赤縣神州。是爲中國。太史公目衍言闕大不經，而桓寬王充之徒，亦目爲迂怪。余則謂此判剖

之說。蓋所目矜。儒者侈闊之言。最爲有識。是九州者。本卽中原之別稱矣。傳說中禹治水之跡。始於冀州。冀與九一聲之轉也。冀州可爲華夏之全稱。故九州亦尋爲華夏全稱。又冀州稱中州。中土九州亦卽爲中國。卽鄒衍所謂八十一分居其一分。名曰赤縣神州者也。

自以九爲數名之義。而九之本義廢。於是此傳說中之九州。義自夏民族所據之冀州擴而爲八。自曰九州之名。表華夏而冀爲華夏之通稱。豕不復見。自九冀之義不明。夏禮不能言。而古史益目茫昧。

冀與九稱之殘。留於後世者。有左氏傳僖二年之冀國。其他在龍門。曰東。太原西南。太岳左右之間。爲晉所滅者。又今河津縣東北。安澤東南。有冀氏縣。汾陽西北。有冀村鎮。皆是九之殘稱。如左昭二十二年所稱九州之戎。國語鄭語之謝西之九州是也。又逸周書亦言仇州。詩言仇方。其地約當太行。曰南。今河南山西之間。

又九州卽冀州。及九州冀州之爲中原。又尋自其命名上考見之。

九州又稱九有。字變爲九圉。音變爲九隅。又變爲九圍。九圍卽九方。九方卽九國。請一一言之。

詩商頌玄鳥。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傳。九有九州也。按上言域四方。下言有九有。則九有卽四方矣。有變爲圉。通鑑外紀。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財勢。度爲九州。謂之九圉。是也。音變爲九隅。逸周書。蚩尤爭於涿鹿之阿。九隅無遺。又楚詞匡機。彌覽兮九隅。注。九隅九州也。是又變爲九圍。詩。帝命示於九圍。毛傳。九州也。圍卽章之繁變。章則方國有所拱衛。字作 㒼 从兩止在口外。口目表方

國故又或作**夷**也。見辨。故九圍卽九方九國之意。九國卽九域也。域與有聲之轉也。魯語：共工氏伯九有。漢書律歷志作九域。是其證也。至九方之名，則自殷之興，九屬之夏族，四徵流徙，其名豕僅尋殘存於太原呂西之一小地矣。九州之可目，九有九隅，九圍九域爲代，則州非專名，州非專名，又何以解荆豫梁雍之州稱。吾故曰：九州非禹貢之大名，稱有稱域，亦猶冀州之稱方云爾。然夏與九之關係，尙尋自其遷流遺迹及其他有關之事考之，曰九夷，曰仇方，曰逸，周書之仇周，曰秦之九方皋，曰宋之仇牧，請一言之。

按論語：子欲居九夷。注引馬融曰：東方之夷有九種。正義引後漢書東夷傳：夷有九種，曰吠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一曰玄兎，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亮夷，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其他墨子爾正竹書禮記明堂位揚雄反禹騷鄭玄毛詩傳箋，麥齋皆有九夷之目。皆曰東方外族當之。白虎通禮樂篇所謂東方爲九夷是也。然稍考羣書，則曰夷名者，決不止此九數。毛詩有淮夷、混夷、串夷。江漢大雅縣大雅皇矣又尙書大誥蔡仲之命費誓亦有淮夷。堯典：漢書有島夷、鳥夷，楚有焦夷。左傳漢書地理志有撫夷。漢安定郡離騷有南夷。孟子後漢書毛詩序之華。有昆夷。竹書有籃夷。堯典宅嵎夷。馬融曰爲萊夷。他書又有犬夷、蝦夷、夔夷之名。周禮職方亦稱辯四夷八蠻七閩九貉。蓋夷本四方之總名。左氏傳文十六年正義大戴用兵篇：廬辯注：殷之夷國。東方十，南方六，西方九，北方十，又三。淮南原道訓：四夷納職。高誘注：四夷四海也。穀梁毛詩序之所謂四夷交侵。周語之所謂蠻夷要服。太史公亦言西南夷，則九夷之非大共

名也明矣。然則九夷究當何解。蓋殷周夷人有目九名者。因號爲九夷。九夷乃大別名也。史記李斯上書

包九夷。制鄴郢。案隱曰。九夷屬楚之夷也。則九夷又在荆楚。不爲九種之夷明矣。楚有九夷當爲遷留之民。自九爲

數名。本義廢。而古史亦有不可理者。然夷之本字作尸。像橫人之形。當訓爲平。其目爲四夷稱者。字當作

李。按殷虛書契前編有^𠄎字。即陝父辛敦。又有^𠄎字。即陝字之衍。此二字之偏旁作^𠄎。又後編卷下六頁^𠄎。雉字偏旁亦作^𠄎。从巳。从矢。說文訓巳爲蛇形。又

巴訓食象蛇。巴亦从巳。是巳乃象形字。^𠄎字之S。正象蛇之屈曲。釋巳字略本丹徒葉玉森說。蓋表其能射好戰

之義。夷从矢从巳與戎之从戈从甲造字之法相同。^𠄎形與夷近。夷行而^𠄎廢矣。是九夷者。特東方民族德業之全稱。非

實指數字之作用也。又王制稱宅是嵎夷。爲九夷之居。蓋又地與族屬相關。名曰九夷。地曰嵎夷。故聲相

涉也。

詩大雅皇矣。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曰爾鈞援。與爾臨衝。曰伐崇墉。按仇方。毛鄭皆目爲鄰匹之

邦。雖亦可通。而實未允。仇字从人从九。正夷字从大从巳之義。仇方蓋即指周家世好之姜戎。文王曰妻

族父黨。曰臨。天子重臣。周之詩人。欲飾仁德於侵伐。義託微詞於天帝。詢舅同弟。儼然上天之意。毛鄭目

爲鄰匹。蓋非其朔也。仇方之地。當在今甘肅東南。今成縣西北有仇池山。三秦記。本名仇維。其上有池。故

曰仇池。仇維二字蓋音之衍。而成縣左臨之徽縣。其南又有仇鳩水。水經注所謂發鳩溪是也。鳩與九一聲。則九鳩

實爲疊言。徽成二縣。皆在天水之南。以昆夷棲息之地。而尋仇池。仇鳩之名。蓋又情實之必然也。至周之

東也。夏族亦東遷。故族周書載伊尹朝獻。有仇州之國。左氏傳載宋閔大夫。有仇牧其人。又左傳說中有

伏羲生仇夷開山遁甲圖卽今仇池縣詳羅泌路史之語諸此證例皆足目顯現夏民族與九之關係又秦有九方皋者善

養馬蓋亦遺痕之可尋者也九方皋莊子作九方歟淮南作九方墮其南遷於楚者則有隗姓僖二十六年楚人滅隗是也

左氏傳作夔夔訓一足獸與禹又爲同類字則隗夔又不僅於同聲相假之例也

自諸上所陳觀之則夏民族祖先之禹所據地之冀世傳之風俗歷世之制度皆莫不與鱗介之屬有關

則其肩裔之鬼方當有鱗屬之遺痕可知而吞爲夏遺痕之顯存者蓋章章明矣

吞猶爲鬼方篇

吾與夏民族之關係既確立如上言吾人當進言其與鬼方之關係如何鬼方卽匈奴此先師海寰王先生說也至匈奴爲夏後吾人尋自兩方證成之

史記匈奴傳匈奴其先夏侯氏之苗裔曰淳維淳維卽後來獫狁粥山戊之音轉張晏目爲淳維目殷時奔北邊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

中國謂之匈奴按樂彥此言不審所自然子妻父妾中國目爲亂倫者乃確爲匈奴故習史公又言唐虞

云是又陷於自相矛盾之途而晉灼乃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狁秦曰匈奴皆爲充類之言獯狁之名已見卜辭則周曰獯狁之說實已差誤甚遠故晉說不足信故班固范曄諸家皆从其

說又古書多言禹爲西夷者史記夏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六國表當非盡誣執其首尾兩端反復校之則匈奴之爲夏後明矣不特此也周與姜世爲甥舅之國故自太王至於文武

皆取於姜而姜爲羌種固近人之所目爲定獻者蓋周亦夏後故得與其同種世爲婚媾則匈奴之爲夏

後○蓋○非○妄○言○矣○

匈奴既爲夏後則其所在之地亦當與中原壤相接矣。故海濱王先生目其地西自汧隴環中國而北東卽太行常山間當必不誤矣。

然則杏猶之地如何許氏以爲在臨淮則在今江蘇宿遷蓋當爲夏族南遷後之地許氏本於漢郡縣爲言非其朔也程恩澤國策地名考張淑譽孟仇猶考及張煦山西通志顧亭林日知錄等書皆以爲在今山西孟縣東北與夏族各說皆合蓋最爲得實方以智曰漢之仇由今泗州也春秋仇猶國今之太原府孟縣也蓋如權衡散珠左右悉平者矣。

然則杏猶何以卽爲鬼方願舉五證以明之。

凡曆史上之論證與考據其有直接之記載與實物可尋者先自無數之質點鈎稽考校以求其相互之關係而爲直接之述叙其無直接之記載與實物者當先以舉世所認可之學理爲一假設自間接之記載與實物中追刺勘比先自平面之各邊爲周環之追討以輻輳其中心以視此假設之是不成立此舉世所共知者杏猶之名僅見於說文韓非諸書其真正之史實如何蓋不可知下列五證蓋皆所謂自環以鞏其中者也。

一與孟鼎梁伯戈所載之地理合

按小孟鼎王口孟以口口伐感方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感孚人萬年八十一人孚口口口口

匹口車口兩孚牛口百口口口牛羊廿八羊。蓋紀孟伐鬼方獻孚受錫之事。鬼方之地。當與孟之地相近。梁伯戈有抑魃。方纒。梁伯作諸字。則鬼方亦當與梁相近。按大小孟鼎之出土。皆在陝西鳳翔府郿縣禮村溝。先師靜安遂定孟之封地當在此。然徧考載籍。無言孟在鳳翔岐山下者。而陝西亦从未聞有孟地。考春秋左氏傳言孟者有四處。一爲昭二十八年魏獻子分祁氏田。以孟丙爲孟大夫之孟。杜預以爲太原孟縣。今山西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有大孟城。亦稱大祁城。其二爲定十四年衛太子蒯蕢獻孟於齊之孟。爲近齊衛地。今直隸濮陽東南有斂孟聚是也。其三則爲定公八年。單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之孟。卽隱公十一年王取鄆。劉蕢之田於鄭之邾。本鄭地也。今河南沁陽縣西北有邾臺鎮是也。其四爲僖二十一年。經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孟之孟。本宋地。顧棟高以爲卽哀二十六年六子在唐孟之孟。在今河南睢縣。此四地者。其範圍西不踰太岳。是謂孟在泝瀧岐山之下。無寧謂爲在太行嵩岳間。於實爲信而有徵也。然今河南沁陽之孟。與睢縣之孟。皆在太行以南。不能爲鬼方出息之地。直隸濮陽之孟。無鬼方徵跡可考。其能興師以伐鬼方者。舍太原孟縣莫屬矣。又大孟鼎。王曰。命女孟刑。乃嗣祖南公。王先生釋南公卽南宮括。孟爲其子孫。其說是也。然謂此鼎出郿縣岐山。與散氏盤出散關左右。因謂南宮封地。與散宜生相鄰。按南宮與散氏封國。不見周紀。然周紀云。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則南宮之封。或卽以此。其封地當不相遠。鹿臺在今河南淇縣。亦名南單臺。卽竹書武王親禽帝受辛於南單之臺。按宮與單一在見紐。一在端紐。爲同位。得互誤。東均與寒均古。

亦可轉。故南宮當卽南單。或卽括之生地與。明一統志以爲在淇縣東北。蓋誤。當在今直隸曲周縣北。南宮。生。世。之。事。跡。皆。在。大。行。近。東。而。謂。成。康。命。孟。口。之。文。大。小。孟。鼎。皆。孟。一。人。之。器。而。稱。成。王。吳。說。亦。可。疑。乃。在。汧。隴。之。間。似。太。遼。闊。且。周。初。封。國。自。褻。封。先。聖。王。以。至。封。功。臣。子。姓。等。皆。在。今。山。東。河。南。境。內。無。過。華。陰。以。西。者。封神農之後於焦。在今河南陝縣南。黃帝之後於祝。今山東禹城。堯後於薊。在今直隸大興縣。舜後於陳。在今河南睢陽。禹後於杞。在今河南杞縣。師尙父於齊。今山東臨淄。周公旦於魯。今山東曲阜。召公奭於燕。今河南汲縣。叔鮮於管。今河南鄭縣。叔度於蔡。今河南上蔡。蓋當時周人勢力尙未過終南而西也。余另有周建國考詳之。故先生以爲在岐下之說。當未深考。則南宮嗣子孟之封地。決當爲太原東北之孟明矣。而梁伯戈之梁。亦在梁山呂梁之間。今韓城南有少梁城者。是鬼方之地。當與孟梁不遠。孟與梁。蓋壤與鬼方相接。故有征伐之事。吾猶當在孟縣。而鬼方爲夏族。吾爲夏民族中一氏族之圖騰。是吾猶之爲鬼方一族明矣。

二與殷高宗伐鬼方之地理合

易既濟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弗用。又未濟九四爻辭。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按高宗爲復興殷室之主。代鬼方事。當非虛構。雖不見他書。然卜辭中固屢載此事。詳後。今本竹書紀年於武丁三十二年有伐鬼方。次於荆之言。鬼方在北不在南。無所事於次於荆。亦今本竹書之僞之一證。詩亦有內禩於中國。覃及鬼方之言。惟其地望自來多紛說。王先謙據後漢書西羌傳。章懷太子注引竹書目爲在岐周之西。與宋衷世本注。鬼方於漢則先零羌及魏源詩古微。高宗之克鬼方。乃西戎非南蠻之言。皆近。較爲尋實。惟獫狁本族甚大。高宗所伐。當曰太原孟縣。

爲近於事理。蓋武丁之時。周已强大。殷人豈能越周境而遠至岐西。且東向。尋地自契至湯。八遷其範圍。皆不出淇河。自南潁水。自北之地。其勢力曾未越黃河而西也。且遍考史記竹書春秋左氏傳國語諸書。凡與殷有關之地。望皆無在華山。自西者。殷人安。尋突然。自三年。兵力遠渡。汧瀧。又考殷人與夏民族之涉。及兵爭者。有韋。顧。昆。吾。諸國。皆圍河北而東北。即在畿輔之內。則爲殷患之夏族。終始距殷畿不遠。則鬼方之不遠在岐下。亦順事近理者矣。且昆吾。即昆戎。當即與鬼方同族。豕韋即世本昆吾者。衛氏之衛。與昆吾爲同族。世本又載陸終氏取於鬼方。史記正義曰。帝嚳時。陸終之長於夏臺。子昆吾氏之後也。云云。是昆吾。衛。鬼方。皆爲同族矣。則高宗所伐之鬼方。自三年之力。必在較遠於昆吾之地。必不爲今直隸濮陽之孟。漢書地理志曰。濮陽。昆吾居之。此當爲近殷之鬼戎。夏民族不在殷圍之南。亦必非睢陽之孟。則舍太原之孟。當無所繫屬矣。吾讀商頌長發之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又讀大正蕩之詩曰。內。燹。於。中。國。覃。及。鬼。方。乃知宋人之稱顯其祖先者。正周人之所嚴謹而道者也。

高宗所伐之鬼方。當爲太原之孟。則吾猶之爲鬼方民族。吾人亦尋自易之卦辭而定矣。

三與殷卜辭呂方孟方之說合

按卜辭中有多量之呂方。或言征。或言伐。又有多量之孟與孟方。或言田。或言在。或言征伐。葉玉森釋呂爲苦。而日人林泰輔曰。單言孟者。爲山東之孟。而呂孟方爲吾猶。按二說皆是。惟葉从禹貢馬融說。曰爲即惟箇。銘。楛。三邦底貢之苦國。則非是。按苦當即戰國時中山國邑之苦陘。決非春秋楚地之苦也。苦陘在今河北無極縣東。正與殷人用兵於東夷之地合。又卜辭有呂方牧我示棘田七人五。精華版戊辰卜賓

登人乎往伐呂方。殷虛文字十二版。貞勿乎。𠄎伐呂。新獲卜辭寫本。三文。吾人就此三文。益信苦之非荆苦。請一一證之。

按呂方牧我示棘田。與呂方亦牧我西圖田。精華一。同例。示棘爲地名。按棘之地有三。春秋成公二年。叔孫僑如帥師圍棘。爲魯邑。在今山西肥城。乃殷時昆吾韋顧之地。非殷人所畀田也。昭十年。子山反棘之棘。爲齊邑。今山東臨淄日東。更在肥城之東。則殷人之田。其史記章邯軍棘原之棘乎。故城在今河北平鄉南。故環在殷圍東北之戎。導游牧於是也。然晉伐陸渾之戎。亦渡棘津。則平鄉之棘。亦未必卽是。請再申他證日成之。

戊辰卜賓登人往伐呂方。按登人當卽鄧國也。葉玉森說。非春秋蔡地之鄧。非戰國魏邑之鄧。非周曼姓國之

鄧。當爲春秋魯地之鄧。卽左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於中丘。盟於鄧之鄧也。亦卽路史黃帝臣鄧伯封地。在今山東滋陽境。地與安陽相接。其殷畿內之國與。他辭又載庚子卜賓貞勿登口三千乎呂方。弗受又

祐。後編二七葉。登人三千乎戰。丁酉卜口貞勿登人三千。其他言登人三千五千之數尙多。蓋登人出兵三千

五人。日伐呂方。故殷人卜之也。倘非畿內之國。安得如是。然孟縣亦有鄧地。卽上言魏邑。鄆城亦有鄧地。上言蔡地。

皆在河南。而今新野西北。亦有鄧縣。又何必定爲魯地。請再申他證日明之。

民國十七年安陽小屯出土甲文。有貞勿乎。𠄎伐呂方一文。𠄎當爲國名。山陽董氏已言之。但不識

爲何字。余按此密字也。卽後編上十四葉田。𠄎。商錫永釋。之繁文。與前編卷六三十葉之。𠄎。卷七九葉

之𣪠皆為同字。趨鼎作𣪠。高密戈作𣪠。下衍山。按密本義當訓安當為宀之衍文宀亦訓安小密當篆作𣪠必伯鼎作𣪠列戟日戒室所日為安也。

即春秋左氏傳閔二年莒人歸共仲及密之密。在今山東費縣北。與古鄧國相近。故亦受命伐呂方也。

總上棘原鄧國密國之地觀之。皆在殷都東北。受命日伐北向之呂方。蓋形實中事也。呂方之為今苦陘。尋上三證已足定矣。苦陘去孟縣隔一太行。正鬼方民族委蛇殷圍之情也。卜辭中征伐苦方之事最多。而用力最大為殷大患。則苦必一強族。苦與鬼一聲之轉。其地與吞猶相近。其必為鬼方一族。蓋不得辯而明矣。

殷人亦常田於孟。其田孟必有卜。如曰辛丑卜貞王其田孟亡哉。戊戌卜貞王其田孟亡哉。皆是。此孟蓋即殷本紀鄂侯封地。非吞猶之孟也。吞猶之孟。卜辭稱孟方。如殷虛書契後編王來正。征孟方。是此事日人林泰輔氏曾分別言之。決可信也。茲不贅述。






由此伐呂方伐孟方諸文證之。皆為鬼方別族。其地皆與吞猶接壤。則吞猶之為鬼方。吾尋自卜辭見之矣。

(未完)






諷籀偶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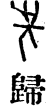
吳江錢 玄小雲

釋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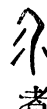
禾部穠積也。从禾从又句聲。又者从丑省。一曰木名。小徐本木名下有闕字。王筠謂說解中形聲義皆具。不應言闕。嚴可均校議云。蓋有闕字。按嚴說是。从又者从丑省六字。乃後人校語。其所闕者从又也。蓋从又既無意會。又難聲諧。是當付闕。从丑省。無可通之理。徐錯曰丑者束縛也。穠穠不伸之意。說殊迂曲。難信。考穠字當从敏聲。說文支部敏。从支句聲。支从又得意。兩字誼略同。故金文中从支之字。亦从又。如跋从支。毛公鼎作从又。敏从支。孟鼎作从又。叔蘇敦作亦从又。啓从支。古陶器作从又。其例不可勝舉。則支部之敏。亦或作敏。惟不見於彝器字書。而今見於穠字。从之爲聲。

釋望

說文望出亡在外望其還也。从亡望省聲。望月滿與日相望。目朝君也。从月从臣。王朝廷也。古文望省。按望望屋。疑爲一字重文。經典無望字。悉通用望。金文中既望字。望望互用。如智鼎既望从臣作望字。無惠鼎既望从亡作望字。考此三字中目屋字爲最先。徐鉉於王字條下曰。人在土上王然而立也。此屋字从王。卽爲是誼。从臣者爲从目之譌。人在土上王然而立。舉目有所望也。甲文从目之字。有兩形。一爲橫陳作如眾見敦曼等字是也。一爲直立作如相字。殷虛書契前編五卷二十五葉作後編下二十四葉有字。釋爲瞠。此皆从目之直立者。今隸楷中从目字有直立者。其來古矣。臣字

古文作與目字之直立者無異。後人目目誤。臣乃強說朝君為解。殷虛書契前編卷七五葉有辛卯卜貞勿命。歸七月一辭。當釋為屋。屋从目从壬。與見字形誼相若。許氏既說臣為朝君。乃更訓壬為朝廷。按廷字从王為聲。何得王有朝廷誼。壬部中重至等字。無一目朝廷會意也。近人林義光文源。謂从臣人伏而望。則壬誼未顯。而望當高仰。未聞伏望。亦殊穿鑿。从月从屋作望。月滿可望。故引申月滿為望。从亡則諧聲。玉篇有坐字。則又望之省矣。

釋景

說文刻木景景也。象形。按依篆形求之。何有刻木之象。其上作形似獸頭狀。下作者象獸皮文。疑景為鹿字之重文。說文从鹿之字。亦从景。如麓亦作𪔐。漉亦作淥。籠亦作筮。皆是也。又馯氏盤銘云。豆人虞丁。景貞師氏右相小門人譌。王國維考釋云。虞景師氏右相小門人。皆官名。說景字又曰春秋左氏昭十九年傳山林之木鹿守之為證。是皆景鹿二字不分之證。又說文示部祿福也。从示景聲。古代禮制。目儷皮為聘。麗皮亦鹿皮。見說文不僅主人酬賓聘禮用麗皮。即君賜勞其臣亦用之。蓋游獵目生。得鹿為貴。因目鹿皮為禮。則祿之从景諧聲並會意矣。其例可於祥字求之。說文祥福也。从示羊聲。又羊祥也。羊為美物。故訓祥。而祥从羊。亦兼意。猶鹿為貴物。故祿訓福。而从景也。美義善皆从羊。今謂之祥。古亦謂羊。故吉祥。彝器作吉羊。考工記車人有羊車。注羊善也。則羊車亦猶言祥車耳。今謂之祿。古謂之景。如頌鼎通景永命。景即祿。景祿用法與祥羊用法正同。則目羊徵景。是景為鹿之重文益信。鹿皮美而

有斑文。景字下半作ノ，象其文也。許君不識景鹿之重文。生刻木之謬解。後學明知刻木之可疑。疑之而付闕何也。

附來函

日前晉謁幸親渠誨拙稿重錄敬奉稿中雜引金甲文字駁難許書孤證臆說定所難免况會中通儒碩士名著如林廁立其間徒增慚赧乞吾師嚴格審訂之生前年治說文讀清代著述以爲段注出而說文之例明王筠朱駿聲出而說文之路窄晚清作家雖有發明而徒演繹成說增補殘缺或取之細瑣得之纖巧其不能脫段氏之範圍一也金石之學盛龜甲之文出治說文者以爲別開新塗術不知體形繁殊真僞莫辨殊說者取一窮推各是其是殊難定論生研習抄錄羅王書籍費時二載竊以字形考釋羅氏已近穿鑿以此證史王氏難免誤會近人郭氏董氏更憑臆說先有成見非學者用功之不深實以殘缺而難徵故也乃悟所謂新塗術者亦僅可供諸玩索非治說文之康莊大道也嘗以學者治經每苦難解易之取象書之屬讀春秋之例言人人殊莫可折衷而禮皆無慮其事則倫常日用之間其文則儀法度數之實而三禮中又以儀禮最爲精密自高堂生下五傳一家鄭注賈疏又極詳明清代如張凌胡諸家重規疊矩昭炳光明雖以前王敖郝程各奮私智顛倒是非而通人達士如定海黃先生吳縣曹先生固已摧陷廓清之生性愚魯而好攻堅喜三禮之繁蹟去歲讀考工記治輪輿歷時三月擬輪輿圖解一卷未成願待他日今春讀喪服經傳蓋喜其繁密覃精研思夜以繼日事不

嫌細語不厭繁排比經傳注疏正義旁采各家訂其是非成儀禮喪服表解三卷附釋例一卷已錄呈黃先生季剛諱正生淺闇寡聞知列下愚然爲學自勉未敢稍懈願階先哲之成訓度事理之是非述不敢有見見不敢有獨並得吾師啓蒙指歸正道更當自勵循教敬陳管見及爲學歷程干求指示學生錢玄叩首九月十日

小雲年僅二十三肄業中央大學以餘力治經小學搜索之勇成業之速有可驚者采其所作附來書以勵並世之青年 松岑誌

管甯在遼東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勿見或以甯爲全身之善術豈知甯者哉天下不可一日廢者道也天下廢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不可一日廢者學也一日行之習之而天地之心昭垂於一日一人聞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達於一人其用之也隱而搏揆清剛粹美之氣於兩間陰以爲功於造化君子自竭其才以盡人道之極致者唯此爲務焉（船山）

史學

太史公歷年考（續）

徐震

元狩元年己未二十四歲

元狩二年庚申二十五歲

元狩三年辛酉二十六歲

元狩四年壬戌二十七歲

元狩五年癸亥二十八歲

元狩六年甲子二十九歲

元鼎元年乙丑三十歲

元鼎二年丙寅三十一歲

元鼎三年丁卯三十二歲

元鼎四年戊辰三十三歲

元鼎五年己巳三十四歲

王君云。案五帝本紀。余嘗西至空同。考漢書武帝紀。是歲冬十月。行幸雍五畤。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公西至空同。當是是歲十月扈從時事。

震按遷於太始四年與任安書。言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自太始四年逆推而上。至此爲二十年。遷至崆峒。其時已仕爲郎中矣。以郎中徑往崆峒。事無可疑。富平張君以遷奉使西征巴蜀以南。自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河渠書西至崆峒。五帝本紀贊皆在此年。震以爲惟西至崆峒。乃是年事。其奉使西征之年。考之自序使還之日。正在武帝元封元年登封泰山之時。則奉使爲三十六歲事。列於是年者非也。

元鼎六年庚午三十五歲

元封元年辛未三十六歲

王君云。案自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于河洛之間云云。考漢書武帝紀。元鼎六年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文山郡。史公奉使西南。當在置郡之後。其明年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登崇高。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還登封泰山。復東巡海上。自碣石至遼西。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蓋史公自西南還報命。當在春間。時帝已東行。故自長安赴行在。其父談當亦扈駕至緱氏崇高間。或因病不得從。故留滯周南。適史公使反。遂遇父於河洛之間也。史公見父後。復從封泰山。故封禪書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山川而封禪焉。復從帝海上。自碣石至遼西。故齊太公世家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於海。又歷北邊九原。歸於甘泉。故蒙恬傳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直道者。自九原抵粟陽。即甘泉之道。秦始皇本紀所謂除道。道九原抵粟陽。塹山湮谷。直通之者也。父談之卒。當在是秋。或在史

公扈駕之日矣。

震案富平張君言遷封禪從帝海上。爲元封五年事。與王君之說異而亦有據。姑兩存之。予又按之史記中。凡史公西行有二事。一爲奉使西征。一爲西至崆峒。奉使西征。乃往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者。不得擅自折向西北。登崆峒也。如曰自行往遊。則自序所言遊蹤。未及崆峒也。且就史記中觀之。史公蹤迹除二十出遊。及奉使所至諸處外。其他所至之地。皆爲從駕而行。校以武帝本紀。一一相合。蓋既受官職。不能擅行故也。是史公登崆峒。必在元鼎五年三十四歲之時。益可明矣。是知自序之於是。仕爲郎中。非卽謂二十之年。而自序於還報命下箸是歲。亦非言爲郎之歲也。吾鄉張君誤似文義。遂以出遊爲郎中奉使西征皆二十歲一年中事。因定是年爲史公二十歲。因以博物志之二十八歲爲不誤。因以爲正義所言四十二歲乃史公壽盡之年。蓋於史記中涉及史公蹤迹諸篇。未能審觀而精思之耳。

元封二年壬申三十七歲

王君云。案河渠書。余從負薪塞宣房。考漢書武帝紀。是歲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堤。作瓠子之歌。史公既從塞宣房。則亦從至緱氏東萊泰山矣。富平張君引河渠書。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謂當係塞宣房時事。

震按。河渠書所言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

淮泗濟漯洛渠。皆爲二十出遊時所至。與自序所言。互有詳略。又是年武帝東行。亦未至淮泗。富平張君以爲遷行淮泗濟漯。在是年非也。

元封三年癸酉三十八歲

自序。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

震案。王君及富平張君所推定者。如此是也。吾鄉張君定遷是年爲二十二歲。誤。觀本篇序論及元朔三年元封元年下諸文。可明白矣。

王君行年考云。乙卯者。以顓頊曆及殷曆推之。均爲六月二日。由此數證。知博物志此條乃本於漢時簿書。爲最可信之史料矣。吾鄉張君駁之曰。漢時簿書。何據知其所記之日。係用顓頊曆及殷曆。

震按。秦自以爲水德。故以十月爲正月。月令四時之帝。顓頊在冬。冬屬水。與秦之水德合。故秦用顓頊曆。漢自太初改曆以前。皆仍秦之正朔。漢書律曆志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爲微近。此其證也。元封三年在太初元年前四載。其時漢尙用顓頊曆。王君以顓頊曆推其月日。最爲的當。張君乃云漢時簿書何據。知其用顓頊曆。夫簿書爲公家之籍。豈可不遵時制。張君固未檢漢書律曆志也。

元封四年甲戌三十九歲

五帝本紀。余嘗西至崆峒。北過涿鹿。王君謂武帝紀是年帝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獨鹿卽涿鹿。遷往

涿鹿亦從駕行是也。

元封五年乙亥四十歲

武帝紀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嶷登灣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震按富平張君謂封禪書中余從巡祭天地諸神云云及齊世家之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云云皆爲此年事。與王君定爲元封元年之說兩皆可通。惟富平張君又以至會稽太滄上姑蘇望太湖亦在是年。則不然。以武帝此行未及會稽姑蘇也。富平張君乃謂本紀不言會稽姑蘇事。或包括於薄樅陽而出。北至琅邪二句中。然樅陽遠在姑蘇西。紀旣言自尋陽薄樅陽而出。則未東至姑蘇可知。又富平張君引水經注三十九。廬山彭澤之山也。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司馬遷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鐘彭焉。以證遷之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在是年。震以爲遷蓋兩登廬山。一爲二十遊會稽時事。一爲是年從行時事。河渠書所言登廬山。則爲二十出遊時事。以下文有遂至於會稽。與自序合。與武紀不合也。

元封六年丙子四十一歲

太初元年丁丑四十二歲

自序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漢書律曆志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

寬明經術。上迺詔寬曰。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上之。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姓等奏不能爲算。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曆。迺選治曆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曆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落下閎與焉。迺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

王君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治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云云。於是論次其文。是史公作史記。雖受父談遺命。然其經始則在是年。蓋造曆事畢。述作之功乃始也。

震按是年遷有與上大夫壺遂論孔子作春秋之語。史記韓安國傳贊云。余與壺遂定律曆。觀韓長儒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觀此數語。則壺遂之爲人。大略可見。遷與遂交甚厚。亦於此可見。

太初二年戊寅四十三歲

太初三年己卯四十四歲

富平張君以武帝有東巡海上語。遂謂太史公五帝本紀贊東漸於海。卽言此年事。不知遷從行時。東漸於海之次數甚多。必謂專屬此年。未免膠固。

太初四年庚辰四十五歲

天漢元年辛巳四十六歲

天漢二年壬午四十七歲

天漢三年癸未四十八歲

自序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集解引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

震案漢書遷傳云。遷既被刑之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王君行年考云。鹽鉄論周秦篇。今無行之人。一旦下蠶室。創未愈。宿衛人主。出入宮殿。得由受奉祿食。太官享賜。身以尊榮。妻子獲其饒云云。是當下蠶室者。刑竟卽任以事。據王君之說。是遷之爲中書令。宜卽在是年。而王君列之太始元年何也。富平張君以遷爲中書令。列於天漢四年。亦未爲得。

天漢四年甲申四十九歲

太始元年乙酉五十歲

太始二年丙戌五十一歲

太始三年丁亥五十二歲

太始四年戊子五十三歲

漢書本傳。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云云。

震按王君謂報任安書作於是年十一月。最有特識。其證有三。武帝紀是年三月有幸泰山。四月有幸不其之事。與書中從東上來云合。一證也。是年十二月帝有行幸雍祠五畤之事。與書中薄從上上雍合。二證也。褚少孫所爲任安傳述武帝語曰。任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則安在征和二年。衛太子反之前。固可有下獄之事。三證也。所以知此報書不作於征和二年者。以征和二年無東巡事。又往雍在三年正月。均與報書不合也。以上皆王君推定報書作於是年之意也。所以知其不作於天漢四年至太始三年間。又不作於征和元年者。以彼數年中。帝所巡行之地。與從東上來及從上上雍皆不合也。此予推王君之意。以說之者也。抑吾考之。褚少孫所爲任安傳。其受衛太子節時。方爲北軍使者護軍。如使遷之報書作於安受衛太子節。漢書當以北軍使者稱之。不當猶用以前益州刺史之官號。則遷之報書。決非作於征和二年以後審矣。此又予爲王君加以證定者也。富平張君及吾鄉張君皆以此書爲作於征和三年正月。從上上雍之後。然於書中從東上來又何說乎。吾鄉張君釋之云。惟驥案書所云會從上東來。服虔曰。從武帝還。僕又薄從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是一事。謂是年正月。迫當從行。逮從武帝還。至二月中作書報安。故曰涉旬月。迫季冬。行年考云。報書作於十一月。則於涉旬月。迫季冬。二語不可通。且安下獄實坐受衛太子節。則報書不在太始末審矣。張君此說有不可通者。夫既云從武帝還。及迫當從行是一事。非二事。則會從東上來一句。直是贅語。何不直云會迫賤事耶。且各本漢書皆作會從東上來。文選作會東從上來。無若張君所引作會從上東來者。則此句之

義。無論從漢書或從文選。祇可作從上自東來還。不能作自西來還於東解也。且漢家行刑皆在冬。故王溫舒傳云。會春溫舒頓足嘆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遷報書云。涉旬月。迫季冬。言逾十月。近十二月。明安去受刑之期不遠也。如張君說。已至征和三年春矣。安亦不至旦夕。卽將就死。則遷書中何必云恐卒然不可諱耶。抑又考之。褚少孫所爲任安傳。武帝誅安之意早決。復何所愛惜而不誅之於二年之冬。心待至三年乎。然則縱謂遷報安書作於安受衛太子節之後。其事亦當在征和二年。不當在三年。然而征和二年武帝旣無東巡之事。安於爾時所爲官。又非益州刺史。於以見王君之說至精至審。確乎不可易也。至張君謂安下獄實坐受衛太子節。則安前此所犯之死罪。張君何以知其必不下獄乎。

征和元年己丑五十四歲

征和二年庚寅五十五歲

征和三年辛卯五十六歲

征和四年壬辰五十七歲

後元元年癸巳五十八歲

王君云。案史公卒年絕不可考。惟漢書宣帝紀載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丙吉拒閉使

者不得入。此內謁者令。師古注云。內者署屬少府。不云內謁者。二劉漢書刊誤。因以謁爲衍字。又案劉屈氂傳有內者令。郭穰與宣紀同。然則果宣帝紀與丙吉傳衍謁字。抑劉屈氂傳奪謁字。或郭穰於征和三年爲內者令。至後元二年又轉爲內謁者令。均未可知也。如謁字非衍。則內謁者令當卽中謁者令。亦卽中書謁者令。漢書百官公卿表。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然中謁者令本漢初舊名。樊鄴滕灌列傳。漢十月拜灌嬰爲中謁者。漢書魏相傳。述高帝時有中謁者趙堯等。高后時始用宦官。漢書高后紀。少帝八年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史記呂后本紀作大中謁者張釋。又稱宦官令張澤。自是一人。大中謁者乃中謁者之長。猶言中謁者令也。成帝紀注引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爲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其言當有所本。賈捐之傳言中謁者不宜受事。此卽指宣帝後中書令出取封事。見霍光傳言之。是則中書謁者武帝後亦兼稱中謁者。不待成帝始改矣。由是言之。宣帝紀與丙吉傳之內謁者令。疑本作中謁者令。隋人諱忠改中爲內。亦固其所。此說果中。則武帝後元二年。郭穰已爲中謁者令。時史公必已去官。或前卒矣。要之史公卒年雖未可遽知。然視爲與武帝相終始。當無大誤也。

震按王君此條列於昭帝始元元年。震以爲史公在後元二年前卒。或去職。雖無其他確據。自可存爲一說。則此條宜移置後元元年下方合。

王君云。漢書楊敞傳。子忠。忠弟惓。惓母司馬遷女也。又云。大將軍光謀欲廢昌邑王。更立。議既定。使大

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案惲爲敞幼子。則敞與延年參語之夫人。必公女也。廢立之是非。姑置不論。以一女子而明決如此。詢不媿爲公女矣。富平張君曰。宣帝立月餘。敞薨。二子忠惲。惲母司馬遷女。惲有後母無子。則敞前妻爲遷女。其參議廢昌邑王之夫人實爲後妻。非遷女。以宣帝卽位月餘。敞薨。必無再有後妻之事也。震案張言是王說非也。

王君云。史公交遊。據史記所載。屈原賈生列傳有賈嘉。刺客列傳有公孫季功董生。樊鄴滕灌列傳有

樊它廣鄴生。陸賈列傳有平原君子。朱建子張釋之。馮唐列傳有馮遂。字王孫趙世家亦云余聞之馮王孫田叔列傳有田

仁。韓長儒列傳有壺遂。衛將軍票騎列傳有蘇建。自序有董生。而公孫季功董生。非仲舒曾與秦夏無且

遊。考荆軻刺秦王之歲。下距史公之生。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見史公道荆軻事。又樊它廣及

平原君子輩行亦遠在史公前。然則此三傳所紀。史公或追紀父談語也。自馮遂以下皆與公同時。漢

書所紀有臨淮太守孔安國。騎都尉李陵。益州刺史任安。皇甫謐高士傳所紀有處士擊峻。

震按淮南厲王傳。王殺審食其在文帝三年。時平原君朱建爲食其客。自殺。則平原君死亦在文帝三

年。自文帝三年至景帝中五年。爲三十三年。平原君有諸子。則其與遷善者。非孝文所拜爲太中大夫

者也。假令平原君自殺時。其幼子不過十餘歲。則其年長於遷。不過四十餘歲。樊它廣在景帝前七年

封侯。中五年失國。如它廣封侯。時爲三十歲。則其年長於遷不過三十餘歲耳。荆軻刺秦王之年。下距遷生之歲。爲八十三年。假定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時。年僅三十左右。則至漢文帝二年。不過八十左右。如公孫季功董生。生於漢高初年。則當文帝二年。亦已三十左右矣。若公孫季功董生。皆至八十左右而沒。則至漢武元光六七年。尙在也。其時遷年亦已過二十矣。况荆軻刺秦王之歲。無且之年。安知非二十餘耶。然則必謂史公不及見此四人。徵論舊事。殊不確鑿。

震又按。王君及富平張君。皆列遷年至昭帝元年。今以是年之後無事可徵。故卽止於是年。

跋

我邑張君季易。名惟驥。箸有太史公疑年考。其書成於民國十七年。謂太史卒於漢武帝後元元年。年四十二歲。以此駁王靜安之太史公行年考。予於十載之前。曾與靜安共講授於上海。又頗見其箸述。知其考證之學。極爲精審。今見張君太史公疑年考。謂王君所考。幾乎觸處皆誤。心甚異之。以爲王君於此一事。何獨疏乖若是耶。然於兩書。皆未細觀。未敢遽定。旣欲審其是非。遂至中央大學圖書館。假王君書閱之。館中尙有富平張鵬一所編之司馬太史公年譜。因并假以比觀焉。反覆數過。乃知王君之書。實爲精博。所得獨多。雖小有謬誤。無損大體。兩張之書。皆不及也。予旣瞭然於其得失之故。遂筆之於書。爲太史公歷年考一卷。凡五日而畢。云。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武進徐震書於中央大學。

附錄 呂誠之君來書

史公歷年考。拜讀一過。平鷲三家。均甚審諦。拜服之至。年十歲。則誦古文。此古文兩字。可泛指。凡古書。不
必定有師也。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求闕齋日記）

讀書之道。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蓄太淺。譬猶一勺之水。斷無轉相灌注。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求闕齋日記）

近日之失。由於心太弦緊。無舒和之意。以後作人。當得一鬆字意味。（求闕齋日記）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求闕齋日記）

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說好。爲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癥結。於隱微者深也。（求闕齋日記）

元嘉造象室隨筆

瓠廬

選印庫書中之金息侯赤牘

日來教部選印四庫未刊書。朝野上下。竟見紛歧。金息侯亦有函致海上某君。述前數次計畫景印歷史甚詳。而主張尤求其平。其辭曰。議印庫書。前後四次。余皆預聞。第一次東海當國。余首上書請印。尤重續修。後葉玉虎自歐歸。亦發此議。遂派朱桂莘督辦。會印樣本一套。分贈海國。卒以款巨而止。此一阻也。第二次商館用文津閣本縮印四葉合訂及單葉袖珍樣本二種。又以當局別有爭執。嘖起煩言而止。此二阻也。鄭蘇龔請以文淵閣本付商館印行。裝箱起運。又以政府出阻而止。此三阻也。第四次愚在瀋陽。用文溯閣本校印。並議續修。兼采選印之法。樣本既出。海內外分電定購。籌款亦妥。又以他故中擱。僅成續修總目。爲倫哲如所輯之一萬餘種。及選印要目。爲熊亦元所擬之二百餘種而止。此四阻也。今議選印。輕而易舉。各方所持。亦片言可解。余意無所用其爭也。一閣本之爭。余曾舉現存四閣本並勘。文淵繕寫最整。文津校正較多。文溯間有抽校。文瀾半出鈔補。淵津二本。要之皆可應用。但能附以校勘。不必爭也。一善本之爭。平館所主。衆論僉同。惟商館既有並行之說。不妨先任印行。另與訂約。別印善本。度不能辭。至罕傳未刊。無關大體。更不必爭也。一選目之爭。此爲最要。然合觀二目。實無大異同。如今商館多增數種。當亦不致堅執。亦不必爭也。以上三端。皆不難一言而決。版權云云。更無謂矣。余所痛心者。四次議印。皆垂成而敗。此次余雖未預其事。而樂觀厥成。尤慮中變。所望諸公平心靜氣。爲發揚文化。委曲求全。合力以共策之。庶幾事得遷就。勿使遲阻。一面務其大者遠者。則幸甚矣。

八代年表 并序

吳江金元憲立初

昔晉政不綱。函夏失御。元帝居親懿之重。膺圖荆揚。屬紛紜之會。皇綱弛紊。王敦蘇峻。孽牙其間。擅威放命。覬意非分。號令征伐。日不暇給。北則劉石。叛換帝輔。乘勢割攘。逆寇侏張。河洛烽煙不息者百有餘年。及敦峻稽戮。而晉帝大柄。遂以陵夷。苻氏起秦隴。席卷并冀。因三分之勢。撼取江左。而淝水一戰。桓謝之徒。談笑而靡之。匹馬不返。身死國殄。爲天下笑。何者。離久則合。難自然之理也。堅死之後。中原崩析。慕容氏跨燕代以南。奄有青齊。爲後燕。姚氏因關中故地。西臨河洮。爲後秦。大抵阻兵一隅。竊號自娛。比于苻氏。風斯下矣。自元魏奠宅幽土。稍蠶食鄰封。慕容姚秦。厥角稽首。通好獻貢。惟恐或後。而河朔列郡。始入于魏。當此時也。宋武帝剪滅桓氏。取遺晉而封樹之。收取梁益。擒姚泓。慕容超。所過者破。所擊者服。威名震天下。雖以元姚婚媼之誼。脣齒之依。而不敢爭。可謂不世之神武也。然而長安不守。義真南走。元嘉北伐。滑台覆將。宋氏精萃。亦已耗盡。是後魏命方新。明元太武。兵旅四出。赫連沮渠。伏聽笞策。北絕蠕蠕。而南逼江淮。略半天下之地。與宋爭衡。豈獨士衆而器便哉。其居憂勞。則然也。孝文纘緒。稽古禮樂。用革代俗。營度土中。以綏徠。爲懷而不事武競。郁郁乎。其與兩漢比茂也。蓋自江左政廢。齊明假伊周之稱。挾制幼主。以令天下。廢立任欲。爵賞多私。誅戮宗室內外。聳懼進仕者。以阿合爲貴。而鄙鯁切吏。以苛察爲能。動陷刑法。御國五載。至於東昏。而九族畔潰。其比魏德。豈不遠哉。梁興承齊酷烈之敗。復濟寬治。帝篤好佛事。至捨身爲奴隸。郊廟之祭。不薦犧牢。又仁柔不斷。多縱愆犯。小人竊非位。而不自審。怳忽失守。偷

逸○歲○月○父○子○皆○陷○于○侯○景○而○國○隨○以○亡○方○其○時○魏○士○大○亂○婦○寺○執○政○邊○郡○盜○起○所○在○叛○走○天○子○晏○然○弗○討○爾○朱○榮○殺○太○后○而○擅○魏○朝○海○內○殆○於○戰○伐○高○歡○宇○文○泰○終○之○裂○魏○爲○二○周○收○關○西○河○隴○地○而○齊○取○山○東○河○北○諸○州○務○在○疆○兵○并○敵○陳○小○國○偏○居○江○介○其○勢○不○能○與○中○原○爭○齊○主○淫○暴○失○衆○地○入○于○周○周○竟○滅○齊○益○發○兵○略○淮○南○地○絕○江○表○與○陳○爲○鄰○陳○人○恐○懼○不○敢○窺○兵○於○襄○漢○於○是○隋○文○帝○因○母○后○之○權○行○莽○丕○之○事○據○崑○函○之○固○廟○堂○之○上○不○用○干○戚○而○移○天○下○之○大○號○并○江○南○地○一○統○中○國○古○人○云○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此○言○得○之○隋○既○得○意○分○治○土○宇○諸○子○備○守○要○疆○禁○何○異○姓○功○臣○尤○急○杖○于○詐○僞○之○積○而○無○信○篤○之○誠○任○刑○法○以○爲○治○尙○小○術○以○爲○明○聽○婦○人○之○言○誅○離○骨○肉○煬○帝○愈○甚○大○興○徒○作○窮○欲○夷○狄○毀○紀○敗○度○河○決○不○可○復○塞○魚○爛○不○可○復○全○二○世○遂○亡○其○國○詐○虐○之○弊○也○孟○子○有○言○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夫○使○有○國○者○知○天○命○之○不○易○兢兢○業○業○無○曠○庶○理○雖○枯○槁○而○不○舍○願○天○下○之○安○甯○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白○故○統○業○固○而○曆○數○永○也○八○代○之○君○則○不○然○不○知○天○下○之○爲○公○而○苟○以○文○取○遂○私○於○一○時○侵○刻○民○利○以○爲○固○然○已○則○不○明○而○何○以○示○子○孫○國○家○之○敗○不○亦○宜○乎○是○以○起○宋○永○初○元○年○終○隋○開○皇○九○年○表○八○代○時○事○著○終○始○興○亡○之○端○後○世○君○子○得○以○覽○戒○焉○

宋武帝永初元年	二年	魏明元帝泰常五年	六月丁卯晉恭帝禪位于宋帝即位改元永初
二年	二年	九月己丑晉恭帝崩壬申宋使聘魏	
三年	七年	五月魏帝立太平王燾為太子臨朝聽政癸亥宋武帝崩太子義符嗣位九月魏司空奚斤等伐宋十二月庚戌奚斤攻克滑臺壽光侯叔孫達帥衆自平原東度徇下青兗諸郡	
少帝景平元年	八年	正月魏軍攻金墉城圍虎牢宋將毛德祖距守不下癸卯魏取河南郡三月乙卯魏主濟自靈昌四月丁卯幸成皋觀虎牢圍閏月魏克虎牢士卒大疫死者十二	
文帝元嘉元年	二年	元嘉元年	六月癸丑宋徐羨之弑少帝于金昌亭奉宜都王義隆為主八月王即帝位改元元嘉
二年	二年	四月魏龍驤將軍步堆使于宋	
三年	三年	八月宋遣殿中將軍吉恆聘于魏	
四年	四年	四月丁未魏員外散騎常侍步堆復聘宋	
五年	神麿元年		
六年	二年	四月宋使聘魏	
七年	三年	三月宋遣左將軍到彥之侵魏八月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度河攻冶坂魏冠軍將軍安頴督諸軍擊破之十月魏軍濟河拔洛陽辛巳魏安頴平虎牢十一月辛酉安頴率諸軍攻滑台彥之自滑台奔退宋遣征南大將軍檀道濟拒魏	
八年	四年	正月丙申宋將檀道濟王仲德道清水救滑台魏丹楊王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拒之道濟不得進二月辛酉魏軍下滑台道濟引軍還宋河南地入于魏閏六月魏遣散騎常侍周紹使宋	
九年	延和元年	五月宋趙道生聘于魏六月辛卯魏以兼散騎常侍邢穎使于宋	
十年	二年	二月魏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使宋為太子晃求婚三月宋司馬天助亡魏魏以為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九月宋使聘魏饋馴象一十二月魏使盧玄聘宋	

二十六年	二十五年	二十四年	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一年	二十年	十九年	十八年	十七年	十六年	十五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十二年	十一年
									太平真君元年					太延元年	
十年	九年	八年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三年
	正月宋使聘魏		三月魏永昌王仁高涼王册將兵攻宋冀州刺史申恬于歷城遂寇青冀兗三州至清東而還殺掠甚衆	正月魏兼員外散騎常侍宋悛使于宋魏大掠淮泗以北青徐居民以實河北	八月壬午魏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使于宋十一月宋使聘魏			十二月丙子宋使聘魏	二月己巳魏假通直常侍邢穎使于宋	十一月乙巳宋使聘魏	十二月魏使游雅復如宋	三月宋使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會帝女亡而止	三月宋使聘魏七月魏散騎常侍游雅使宋		

			二十七年	十一月	二月魏帝親征懸瓠七月宋甯朔將軍王玄謨攻滑台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總統諸軍九月辛卯魏帝南侵十月帝濟河王玄謨棄軍走十二月魏軍度淮帝使致百牢饋方物魏帝因使請婚並詔皇孫致馬問宋帝通好焉
			二十八年	正平元年	正月丙戌朔魏帝大會羣臣于江上丁亥魏帝北旋虜廣陵居人萬餘家以行分置近畿六月戊辰魏太子晃薨十月宋使至魏魏遣殿中將軍法祐聘宋
			二十九年	文成帝興安元年	三月甲寅魏中常侍宗愛弒帝于永安宮祕不發喪矯皇后令殺東平王翰迎立南安王余改元永平十月丙午朔又害余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陸麗奉迎皇太孫濟改元興安
			三十年	二年	二月甲子宋太子劼弒帝于合殿大將軍江夏王義恭奉武陵王駿為主帥衆東討五月丙申劼及同逆並伏誅
			孝武帝孝建元年	興光元年	
			二年	太安元年	
			三年	二年	十二月宋濮陽太守姜龍駒新平太守楊自倫棄郡走魏
			大明元年	三年	二月魏軍攻兗州向無鹽宋東平太守劉胡敗走宋救至魏軍引去
			二年	四年	十月魏鎮西將軍封敕文與宋積射將軍殷孝祖戰于沙溝魏師敗績斬其將窟瓌公等
			三年	五年	正月宋兗州兵與魏將皮豹子戰于高平宋兵不利
			四年	和平元年	正月魏散騎侍郎馮闌聘宋三月魏侵北陰平七月宋使聘魏十一月魏使盧度世如宋報聘
			五年	二年	三月宋使如魏十月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報聘于宋
			六年	三年	三月甲申宋使聘魏十月魏使游明根復聘于宋
			七年	四年	十月魏使游明根聘于宋
			八年	五年	五月庚申宋孝武帝崩太子子業卽位是爲前廢帝

順帝昇明元年 巳丁	四年	太和元年	七月戊子宋直閣將軍王敬則遣楊玉夫弑帝帳內尚書左僕射蕭道成迎立安成王準是為順帝九月魏使李長仁聘于宋十月宋葭廬戊主楊文度攻陷仇池十二月壬寅魏征西將軍皮喜復仇池斬楊文度
承明元年	五年	六月辛未魏太上皇帝崩諡曰獻文	
三年	四年	五月魏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于宋十二月庚寅宋使至魏	
二年	三年	三月丁亥魏使許赤虎聘宋九月魏乘宋桂陽王亂詔將軍元蘭等伐蜀漢九月宋使聘魏	
後廢帝元徽元年 丑癸	三年	正月庚辰魏員外散騎常侍崔演使于宋九月宋使如魏	
泰豫元年 子壬	二年	正月宋大陽蠻酋桓誕擁河北潰葉南八萬餘落降魏魏使邢祐聘宋四月宋使如魏答聘己亥宋明帝崩太子昱嗣位	
七年	二年	三月魏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聘宋八月丙午魏帝禪位於太子宏改元延興尊帝為太上皇丁未宋使聘魏	
六年	四年	六月宋使聘魏	
五年	三年	正月魏克宋青州刺史沈文秀以歸三月魏軍攻汝陰宋太守楊文長擊破之四月壬申宋使聘魏十一月魏復遣使蒞宋修和	
四年	二年	正月魏汝陽司馬檀懷仁攻武津宋豫州刺史劉劭擊破之復寇義陽劭又破之宋東徐州刺史張謙以圍城降魏二月魏慕容白曜拔懸城宋冀州刺史崔道固面縛出降進圍東陽戊午宋使聘魏	
三年	皇興元年	正月癸巳魏鎮南大將軍尉元大破宋將張永沈攸之於呂梁夏復取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宋使聘魏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遣使降魏繼復歸宋二月魏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攻宋東平太守申纂于無鹽三月甲寅剋之四月克升城八月宋以中領軍沈攸之行兗州刺史事率衆北伐與魏將孔伯恭戰大敗攸之輕騎南走還保淮陰十二月魏西河公石攻汝陰無功而還	
二年	六年	五月癸卯魏文帝崩太子弘即位九月宋徐州刺史義陽王昶自彭城奔魏十一月宋湘東王彧殺廢帝而自立改景和元年為泰始	
明帝泰始元年 巳乙	二年	十二月宋徐州刺史薛安都要引魏軍入寇宋將張永沈攸之至彭城拒守	

二年	齊高帝建元元年 未己	二年	四月宋使蒞魏通好十月壬辰魏遣員外散騎常侍鄭義使于宋
二年		三年	四月宋使聘魏癸酉齊公蕭道成爵為王辛卯齊王受宋禪稱帝大赦改元建元 封宋帝為汝陰王五月己未宋順帝崩十一月癸丑魏帝遣假梁郡于嘉奉丹楊 王劉昶為宋主督二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豹子督三將出廣周會師壽春
二年		四年	正月魏隴西公琛拔馬頭戍復攻鍾離齊徐州刺史崔文仲擊走之二月丁卯魏 梁郡王嘉與丹楊王劉昶侵壽陽齊豫州刺史丘崇祖破走之乙酉齊將崔文仲 攻取魏竹邑崔叔延破雒陵七月齊角城戍主叛入魏九月汝南太守常元真降 魏閏月魏軍圍朐山齊戍主玄元度破走之十月丁未魏西道都督昌黎王馮熙 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鎮南將軍賀羅出鍾離
三年		五年	正月齊領軍將軍李安民軍主周盤龍成買等敗魏軍于淮陽二月丁酉遊擊將 軍桓康復拔魏樊階城七月甲子齊使車僧朗至魏都與宋使殷靈誕忿爭坐席 宋降人解奉君刃僧朗詔誅奉君
四年		六年	三月壬戌齊高帝崩太子贖即位
武帝永明元年 亥癸		七年	七月甲申魏假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于齊十月丙寅齊驍騎將軍劉纘報聘于 魏
二年 子甲		八年	五月甲申魏使李彪聘齊九月甲午齊使如魏十一月乙未李彪復如齊
三年		九年	五月齊使聘魏十月魏李彪使于齊
四年		十年	正月癸亥朔魏帝始服竟冕三月庚戌齊通直郎裴昭明使于魏
五年		十一年	正月齊桓天生據南陽故城引魏軍至泚陽齊護軍將軍陳顯達征虜將軍戴僧 靜等大破之天生又攻舞陰齊軍擊走之五月魏南部尚書公孫遂上谷公張邃 援天生舞陰戍主殷公愨敗走之
六年		十二年	三月齊角城戍將張蒲引魏兵襲城不克而還四月桓天生復據隔城齊游擊將 軍曹邳破之拔隔城齊雍州刺史陳顯達拔澧陽進攻泚陽魏將韋珍拒走之
七年		十三年	正月戊辰齊兵掠魏邊淮南太守王僧儻擊走之八月魏員外散騎常侍邢產 聘于齊十二月甲午齊使平南參軍顏幼明等聘魏
八年		十四年	正月齊帝詔放隔城魏俘二千餘人還北二月甲午魏使邢產蒞齊十一月丁巳 齊使聘魏

九年 十五年

十年 十六年

十一年 十七年

明帝建武元年 十八年

二年 十九年

三年 二十年

四年 二十一年

永泰元年 二十二年

廢帝東昏侯永元年 二十三年

二月甲戌魏使李彪至齊九月齊蕭琛使于魏十一月李彪復使于齊
三月齊使聘魏七月魏兼員外散騎常侍宋弁使齊十二月齊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魏

正月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巒使齊三月齊祕書丞王肅奔魏四月齊直閣將軍齊武帝崩皇太子昭業即位八月己丑魏帝發平城步騎三十餘萬九月壬子魏使高聰聘于齊庚午魏帝幸洛陽

正月齊改元隆昌甲戌齊司徒參軍劉劼使魏六月魏遣盧昶王清石聘齊齊西昌侯鸞弒其主昭文而自立改元建武十二月辛丑魏帝命諸將南討辛亥帝親御六師已巳以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擒齊男女口皆放還南

正月壬申齊帝詔鎮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乙未魏軍攻鍾離不克魏平南將軍王肅大將軍劉昶大破齊師丙辰至鍾離三月己未齊司州刺史蕭誕與衆軍擊破魏軍丁卯淮帝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齊左衛將軍崔暉景當朔將軍裴叔業與魏軍戰于魏南魏軍大敗魏齊潰陽九月庚午魏六月官文武盡遷惟陽

魏城陽王鸞軍潰陽九月庚午魏六月官文武盡遷惟陽
擊破之
四月甲辰魏廣州刺史薛法護遣使如齊乞降魏軍攻齊司州櫟城戊主魏僧岷

六月魏帝發中原五州士馬二十萬南伐齊八月庚辰帝親戎發洛陽辛丑魏將攻齊陽丁未魏帝發南陽留成陽王禧大將軍英攻之己酉帝至新野十月甲戌齊帝以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帥軍禦之魏軍攻新野不克十一月魏帝大破齊軍于河北十二月丁丑齊度支尚書崔暉率兵援雍州

正月丁亥魏拔新野斬齊太守劉忌齊河北諸郡一時盡沒己酉齊太尉陳顯達持節捧雍州二月癸丑齊左衛將軍蕭惠休假節援壽陽辛未齊豫州刺史裴叔業破魏王肅軍于淮北三月壬午朔魏軍大破齊將崔暉蕭衍軍于鄧城庚寅魏帝班師七月己酉齊明帝崩太子寶卷即位

二月癸酉齊太尉陳顯達攻克馬圈戊三月庚辰魏帝南伐丁酉帝至馬圈大破齊軍收其資糧計斬獲及赴水死者十八九四月丙午朔魏孝文帝崩于穀塘原之行宮太子恪即位

七年	六年	五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梁武帝天監元年 午壬	和帝中興元年 巳辛	二年	宣武帝景明元年
永平元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正始元年	四年	三年	二年	二年	二年
十二月魏穎川太守王神念奔梁十月魏豫州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歸梁	四月癸巳淮河暴漲梁將曹景宗章叡等大破魏軍于邵陽洲魏中山王英退保	軍進圖鍾離十一月梁右衛將軍曹景宗救鍾離	軍進圖鍾離十一月梁右衛將軍曹景宗救鍾離	軍進圖鍾離十一月梁右衛將軍曹景宗救鍾離	軍進圖鍾離十一月梁右衛將軍曹景宗救鍾離	軍進圖鍾離十一月梁右衛將軍曹景宗救鍾離	軍進圖鍾離十一月梁右衛將軍曹景宗救鍾離	軍進圖鍾離十一月梁右衛將軍曹景宗救鍾離	軍進圖鍾離十一月梁右衛將軍曹景宗救鍾離

八年	二年	正月壬辰魏鎮東參軍成景儻以宿預城降梁魏中山王英復三關
九年	三年	
十年	四年	三月梁瑯邪人王萬壽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晰據胸山引魏將盧昶十二月梁將馬仙琕大破魏軍復胸山城
十一年	延昌元年	
十二年	二年	二月庚辰鬱城民徐道角等殺梁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送其首降魏魏遣南兗州刺史樊魯平西將軍奚康生先後將兵迎之未發梁將霍奉伯討平之
十三年	三年	二月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子魯生奔梁引兵攻取光城以南諸戍十一月辛亥魏司徒高肇為大將軍平蜀大都督統步騎十五萬西伐梁益州
十四年	四年	正月丁巳魏宣武帝崩太子詡即位魏軍歸自伐蜀梁甯州刺史任太洪襲破魏東洛除口二戍八月梁定州刺史田超秀降魏九月乙未魏太后胡氏臨朝稱制梁將趙祖悅襲取魏西破石十月梁弘化太守杜桂舉郡附魏

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亭林)

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亭林)

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亭林)

天下人人知為民不如為兵之樂而天下亂人人知為兵不如為匪之樂而天下亡(楊園)

智者讀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定盦)

金史平議

歙縣毛 汶鳳濟

(一)

世之論宋遼金三史者。多謂宋史之失繁蕪。註一遼史之失簡略。註二惟金史敘事行文。核而詳。約而贍。不蔓不支。無太繁太簡之累。其言抑允已哉。註三間嘗悉心以求其詳核約贍之故。知金史之所以「獨完」。厥得力於左述二事。

一曰金元歷史上之關係至深切也。夫蒙古之于金。實以附庸而蔚爲大國。方金之盛時。蒙古之歲貢有常。朝廷之賞賚亦厚。交聘表中。具言其事。可覆按也。蒙古族之勃興。其濫觴於金源泰和之季乎。厥後宣宗南渡。宗社淪亡。偏安於蔡汴之郊。而不能延一日之命者。奇渥溫氏之威力有以致之也。脫脫等念彼泰和以來之事迹。涉我聖代初興之歲年。中略若此。眞符昭然。成命云云。註四可謂能道其實矣。翰院諸公。旣灼然於金元史事之起伏縱橫。多有互相關聯者。則其秉筆爲文之際。自不能不明其體例。整其紀綱。兢兢然惟患其書之或有缺闕矣。此金史所以獨完之故一。

二曰金元語言上之關係至接近也。女眞文字。傳世極罕。論其遺制。則現存之滿洲文字。其嫡傳也。滿文者。就蒙古文字之形體。注以女眞文字之音義者也。因滿文以推求八百年前之金源國語。其道坦蕩。其事易爲。清高宗勅修之金史語解。卽體會斯意而爲之者。夷攷完顏氏全盛之日。蒙古部族旣隸版圖。其方言本義。多有入於金源國語者。阿買 (A-ma) 之訓爲關隘。乙室 (E-si)

Hi-si) 之訓爲詔。旨保活里 (Gepin Bo-ho-ni) 之訓爲侏儒。鶴野 (Seki Ha-ga) 之訓爲山牆。其義其音固蒙語也。是金元故同文之邦矣。同文之邦。典章制度。多有同者。惟其同。故史料上之搜輯易。臨文之際。多有所徵信焉。此金史所以獨完之故二。

惟斯二事。實金史約瞻詳核不蔓不支之主因。固不僅如紀趙諸公之論。得壬辰雜編。歸潛志。大金弔伐錄。張柔金史。王鶚金史事料。諸書以爲藍本。而後事詳文瞻也。觀於宋史之博而寡要。雜而無章。乃知金史之所以獨完。非祇乞靈於陳編。登錄其舊簡而已也。

(一)

昔人之於金史。毀譽不一。其詞衆說紛紛。莫衷一是。殊難言也。因別抱全書百三十五卷而獨研之。稍有所獲。以爲此亦先賢之遺意。特未經時人道破耳。蒙於金史。頗識其慎言善教。知本三大端。而體例之說無與焉。請析言之如次。

第一金史罕言神怪也。夫皇天眷命。豪傑挺生。則陸離不經之說。至風雲際會。運兆大同。則符籙圖讖

之詞興。其所以闡明天與之義。以遂其人歸之私者。固古今所常聞。亦史傳之通例也。金史於此。要有所慎擇焉。其紀太祖之生也。僅曰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約二千石困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所謂異象。如斯而已。他書有紀太祖之誕生而故神其說者。註五以爲太祖在妊時。骨重異常兒。將生河水爲洑。野獻盡

韓生時有光照其室。部落咸異之。如是云云。固難盡信。金史刪之。蓋其慎也。其後太祖伐遼。兵至混同江岸。史亦曾紀其休徵。註六然竟不聞北方有火星出。殷殷如雷聲之說者。註七則亦以遠於事情。缺疑爲上也。天會十三年（西曆1135年）金太宗崩。紀云。己巳上崩於明德宮。而神麓記則謂是年天會十三年元日。見佛像在日旁。从者皆覩。遂僵。尋殂矣。是其言也。猶誌怪也。金史不書。存其誠焉。又如歸潛一志。金史之所本也。然而劉氏述論。史亦有略而不取者。歸潛志云。南京屢有妖怪。元光間。白日虎入鄭州門。吏部有狐躍出。宮中亦有狐及狼。又夜聞鬼哭輦路。每日莫。鳥鵲蔽天。若斯異說。紀與傳均未之載。其審慎始此。右述四事。讀金史者。每能言之。惟卽此已可見金史之爲書。固能慎其欲言也。

第二金史有教忠之志也。方世宗之將幸金蓮川也。車駕已具。獨薛王府掾梁襄者。上書切諫。極言得失之機。由於佚樂。其言之質直。有足多者。金史遂錄其奏章於本傳。而爲之贊曰。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議論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襄諫北幸書一篇。詞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爲忌云。見金史卷九十三有節文此金史教忠之處一也。崔立之變。朝臣之無行者。至欲爲立樹豐碑以紀功德。其操筆屬文之士。有劉祁麻革之徒。卽元遺山亦間加以點竄。此事實也。然而屬文一事。祁之歸潛。元之外家別業。上梁文。見遺山文集郝經之辨磨甘露碑詩。見陵川文集方深諱迴護之不遑。瞿瞿然惟恐後人知其事之出於己也。世有金史。而金源

末造之賢士大夫。乃不能自掩其閒居之不善矣。金史王若虛傳云。崔立叛變羣小附和。請爲立建功德碑。若虛自分必死。謂元好問曰。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弈輩弈輩卽所謂羣小也不能奪。太學生劉祁麻革赴省好問。諭以立碑事。祁卽爲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有節文其于屬文始末。據事直書。不肯有所假借者。不願爲元劉隱也。觀于王傳筆削之精嚴。可以見夫金史教忠之至意矣。此其二。且如和尚道溫遼將也。徐徽言宋將也。皆金之寇仇也。宜若可以無傳矣。而史竟附傳其人於宗望婁室傳中。非臣之也。趙翼云。不忍沒其臨危不屈之烈也。此則金史教忠之處三也。忠義傳云。死得其所。則死有甚於生者。嗚呼。此完顏陳和尚所以之死靡之他與。註八

第三金史諸志。獨詳選舉。具右文之微旨也。予讀金史諸志爲後。於禮知其間有缺文。於天文知其特仍其舊。於食貨知其並采宋遼之制。而稍稍變通之。亦仍其舊也。他若兵曆河渠百官諸志。雖或足爲一代之治。猶未足爲一代之大經大法也。金源一代之大經大法。其著於篇而遺於後者。厥惟選舉一志。以其能詳道一代學制之始末。與因革。而列載各地入學人數之多寡。以資考驗。有不同於食貨志之明敍域中人口地畝。以爲推行通檢推排諸法之用也。方金之盛時。府有學。節鎮有學。防禦州有學。公家養士之數。多至六千四百餘人。註九可謂衆矣。餘如女直設學策論進士。同於漢選。屬於正科。則又金源一代之創制。尙文重本之微旨存焉。

右述三大端。以爲或卽金史之綱維要領處。其微言大義。有不容漠然視之者。仲尼曰。素隱神怪。後世有

述焉。吾勿爲之矣。又曰。臣事君以忠。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是金史之罕言與教忠。甚有合於仲尼勿爲焉用之本旨矣。至若尙本而崇文學制。獨詳於選舉。思維其義。以爲或竟出于化民成俗。必始於學之遺意也。蘇明允之言曰。經以通法勝。史以事詞勝。經不得史。無以憑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金史之慎言善教。知本三大端。其斟酌輕重之權衡歟。固知其有所本于經傳也。

(三)

或有詢於予曰。元人纂史之通誼。吾人旣得聞命矣。敢問金史亦有失乎。曰。有。其失有六。一曰。后妃傳之厚誣海陵也。金史之后妃傳。蓋雜取宋人說部金虜海陵王之閭巷譚。以成書者也。后

妃傳之壽寧縣主傳云。每於臥內。偏設地衣。俛逐爲戲。莎里古真在外爲淫佚。海陵聞之。大怒。謂莎里古真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於我者乎。此皆宋人說部之詞也。卽后妃傳之終篇。謂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盡遣其夫往。上京。婦人皆不聽出外。常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或使人說淫穢語於前。嘗幸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之。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爲笑樂。女使關懶有夫在外。海陵封以縣君。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欲墮其脂。關懶乞哀。海陵不顧。竟墮之。云云。有節文。其詞則亦雜見於宋人說部者也。夫以說部淫污穢褻之語。入於國史。后妃傳中。豈特不能登諸大雅之堂而已哉。直將教而更以勸矣。

彼海陵之無道。亦止於殺人之夫。納人之婦。諸姑姊妹。悉充下陳而已耳。又何至如后妃傳所云。鐘鼓以御婦人。撤幃以共淫亂。躬自揉拉。關懶之腹。以墮其胎。自負其豐富偉岸。以禁遏莎里古真之外向哉。斯直市井無賴之不若。而謂海陵爲之乎。宋人有宇文懋昭者。作大金國志。其書專以刺取金源君臣之隱事爲務者也。其于金太祖。猶病其酣歌宴樂。惟知聲色之娛。註十其他可知矣。爾乃海陵之橫暴。宜若見斥於宇文氏之書者。然而遍閱全書四十卷。竟不能得一詆諆語。以佐證后妃傳之言。滋可惑也。使海陵之淫佚果如后妃傳所云。宇文氏之書。又何所顧忌而爲之深諱邪。由是知修纂諸公。固未曾慎思而明辨之也。金史賈鉉傳云。世宗大定間。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日史官修實錄。多所附會。然則海陵后妃傳之詞。其淫污穢褻。不堪卒讀者。或亦過信于實錄之咎與。此其失一。

二曰金史無釋老志。於史例不合也。金源之俗。本崇釋老。破宋則要素高僧。生子則大度僧人三萬。此並見於宣和錄繫年要錄者也。時至海陵天德以後。賜度牒。試僧道之事。聞二三歲必一見焉。抑云頻已。計當日之高僧。若智通。見歷城縣志稿王繪大聖院記。若廖休。見元遺山文集壽聖禪院功德碑。若智隱。見山左金石志增修堆金院記。若雲公禪師。見泰山志陳壽愷之靈岩寺觀音聖跡序。若妙濟禪師。見沂州志天甯萬壽寺碑。固皆戒行精嚴。名動公卿。無所往而不虛堂習聽者。他如印度僧人蘇陀寶利之頂禮五台。客死東土。見山通志釋老志。豪門鉅室。捨宅棲僧。見山西汾陽縣志。郭

汾陽舊宅至金時已爲僧院矣。而身爲之護法者。所在多是象教之力。又豈以一人之杖。遂漸趨於寂滅哉。註十一更就當日道家之統系言之。自王玉陽創全真教以爲濫觴而後。七真之徒。註十二復從而扇揚之。其道遂大行於黃河南北。當是時。天下之人。固無不知有一祖七宗。全真爲上者也。厥後邱處機身至和林。入朝於蒙古太祖。則又全真教北越沙漠之權輿焉。夫金源一代之道釋。其聲名事業。可以動人心目者。既如是之彰彰鑠鑠。何金史百卅五卷中。獨無一志以表章方外之奇人耶。此其失二。

三曰金史紀事多輕重不均之處也。章宗之世。宋將吳曦以西蜀降。關陝以東。指顧可定。於是章宗降詔。封以蜀王位。之百僚之上。俾專闕外之征誅。知天歸命之綸音。史實載之。（見章宗本紀）蓋全文也已。而吳曦被誅。益州一路。終不入於金源氏方域之中。是吳曦之賣降。徒具叛臣之名。要無臣金之實也。以視劉豫之受命爲帝。建號大齊。據有北宋舊疆。而甘爲金人臣妾者。其親疏輕重之間。有不可以道里計已。若乃太宗帝豫之冊文。治金源文學史者。咸目爲第一流作手。而紀與傳。竟不之載。其抑失之于粗乎。借使當日無北盟會編。繫年要錄諸書出。是帝豫之冊文。將成絕調。而太宗一代以華制華之策。按卽今日日本對華之故技。亦必湮滅無聞。莫可究詰矣。此所謂輕重不均。而詳略倒置者也。其失三。

四曰金史于皇族多諱詞也。方金太祖之初起也。兵不滿萬。人無鬥志。遼天祚以全國之兵臨之。率番

漢之兵十餘萬。出長春路。而命蕭奉先耶律章奴等爲先鋒。出寧江州。齎糧數月。期在必克。於是太祖以刀斃面。仰天大哭。謂部落曰。不若殺我以降。諸將皆拜曰。事已至此。當誓死一戰。乃與天祚遇。乘其未陣。三面擊之。遂敗天祚。此事實也。其後太祖入駐燕京。收遼宮室。以未曾諳習儀也。常坐殿戶限上受降。且詢黃蓋有幾柄。欲與羣臣共張之。蔡儼北征記之言。固亦信而有徵者。然而斃面大哭之計。坐戶限受降之事。紀與傳並略而不書。是諱之也。則抑欲蓋彌彰矣。其失四。

五曰金史之紀載多錯誤也。金史世紀云。昭祖諱石魯。剛毅質直。生女直無書。無約束。不可檢制。昭祖欲稍立條教。諸父部人皆不悅。欲坑殺之。已被執。叔父謝里忽知部衆將殺昭祖。曰。吾兄子賢人也。必能承家安輯部衆。此輩奈何。輒欲坑殺之。亟往。彎弓注矢。射於衆中。刼執者皆散走。昭祖乃得免。昭祖稍以條祖爲治。部落寔強。據此可以知條教之設立。實遠在昭祖之世。謝里忽傳所載與世紀同。奈之何金史百二十五卷之文藝傳。竟謂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世祖。昭祖之孫也。文藝傳攘其祖之業。以與之孫。誠失實已。此一事也。宇文虛中者。宋臣而降於金者也。文章政事。實一時之龍門。伯堅。蔡松年。彥高。吳激。仰而望之矣。註十三史稱其曾見洪皓於上京。而皓頗鄙視之。其實非是。洪皓入金。流於冷山者十年。足曾未至上京一步。何由遂面虛中。而肆其譏彈之詞。滋可異已。本傳云。誠不知其所依據。此又一事也。夫一則年代倒置。使祖孫有攘奪之嫌。一則紀載含糊。似史官擅縮地之術。皆所謂錯誤矛盾。百喙莫辯者也。其失五。

六曰金史譯名不能統一也。按之金史。金人名物。音譯居多。固宜自定一例。俾共式從。獨惜修纂諸公。計不及此。因循沿襲。貽誤殊多。馴至一物數音。一音數譯。詢陋習也。卽如「金」之一字。其在金文。書作「斥土」。其音爲「安春溫」。其在滿文。爲「ᠠᠵᡳᠨ」。其音爲 *Aisina*（蕭一山之清代通史。將「ᠠᠵᡳᠨ」譯音爲 *shin* 誤。宜作 *sin*）然而金史譯述「金」字之本音者。有作按出虎。金史地理志有作安出虎。金史卷一有作按出濟。卷四有作阿朮虎。卷廿四有作安朮虎。卷六十七其數凡五。其義仍不出一「金」字。此雖一例。要亦全部金史名物譯音之一普通公式也。譯名雜出。無例可援。讀者病之。其失六。

右述六失。其昭昭者。昔人著論。曾未及之。其故何也。豈真見不及此邪。抑有所憚而不肯言邪。世之爲海陵呼屈者。幾人哉。幾人哉。

（四）

夫著文述事。不雜主觀。議論臧否。各如其分者。古今史乘之極則也。元脫脫以爲簡編載前代之事。國可滅而史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典故之源流。章程之沿革。不披往牒。不得前聞。其言蓋深契夫作史之本旨矣。金史之爲書。立意修詞。允稱正大。間有得於經傳之遺。非僅史裁體大而已也。至於過聽失均諸弊。其失卽在於有所蔽而不能無所諱。故雖有歷史上之故實。語言上之互通。極其用。亦祇能爲金史獨完之主因。而不能爲金史匡繆糾偏之臂助也。昔人謂金史之得失互參。短長並見。有瑕瑜不能相掩之

致焉。註十四則亦至公之論也。呼鳴。柯王往吳。註十五宋遼史之疏陋繁雜如故也。金史之得失互參。亦如故也。世豈有奮發為雄。以重新三史自任者乎。予日望之矣。

二十二年夏作于蘇州公園旁之養晦軒

註一 見廿二史劄記 宋史節 四庫提要史部 宋史總評

註二 見廿二史劄記 遼史節 四庫提要史部 遼史總評

註三 見廿二史劄記 金史節 四庫提要史部 金史總評

註四 見金史卷首之進金史表

註五 所謂他書即大金國志也

註六 見金史太祖本紀

註七 見大金國志

註八 見金史完顏陳和尚傳

註九 見金史選舉志

註十 見大金國志 天輔六年章

註十一 法寶以沙門出入於公卿之間海陵惡而杖之事見海陵本紀

註十二 七真者王玉陽之徒也馬丹陽王重陽邱處機其領袖也其說具見道藏之甘水仙源錄

註十三 見洪皓行述及松漠紀聞

註十四 施研北紀曉嵐趙甌北錢竹汀諸公之言如是

註十五 見明史主維儉柯維騏傳

元嘉造象室隨筆

瓠 廬

滕縣發見漢代石室及周代禮器

滕縣安上村。東去十里。有曹王墓。彷彿一小山。據居民言。山上有墳墓九十九處。墓上有方口。與地平。自口下。卽見石室。四面牆壁各有門。門內爲方形屋一大間。其深或可見邊。或不知其尺寸。屋上皆石版。撐以石柱。其石版皆爲漢代畫象。統計大小千餘事。屋高七八尺。寬丈許。井口有石蓋。蓋有槽。中有鼻可提。土人相傳係曹操之父墓。但室內有漢畫象。可證爲漢人避亂所築石室。其口非門。乃石室之天窗。且石室必互相貫通。惜爲土埋蔽。甬道失迷耳。此次發現之石室。爲漢代之完整者。現存漢畫象雖多。然皆係斷片。此則畫象之種類及用途。皆得證明。又安上村曹王墓。發見古器物二十二事。爲鼎、壺、盤、匜、敦、鬲等物。均爲銅質。祇有兩敦蓋上有字。餘則須俟洗剔。敦蓋文云。孟攸父作幼白寶敦。其子孫孫永寶用。禮器之陳列。均有次序。最奇者一鼎。內有整魚之骨。鼎足下尙有席紋。同時所獲。尙有陶片獸骨蚌殼等物。陶片之花紋式樣。皆爲周代云。

元嘉造象室隨筆

瓠 廬

山東圖書館新得古器物

山東省立圖書館長王獻唐先生(瑄)於金石古物。見聞既博。鑒別尤精。年來收羅珍籍古物。皮藏宏富。最近又得數種。尤爲希世之珍。一東漢熹平石經。年來熹平石經出土。每一完全字。代價須十金。不完全之字。亦七八金。而好者猶爭購不得。最近二年以來。古物出境有禁令。洛陽出土者數十塊。堆存不得售。出月前王氏與中委劉守中游洛下。時中委張溥泉亦在洛。曾力主由王氏購買保存。而用監察院名義。運至山東焉。二唐人寫本鵞冠子。世傳鵞冠子多十九卷本。最初之十六卷本。史稱惟韓退之曾得一見。以後卽渺不復聞。最近山東圖書館購得敦煌石室唐人寫本。中有鵞冠子爾雅等書。以鵞冠子尤可寶貴。當時敦煌令所寫正十六卷本。世傳各本。與此本比較。則舛錯甚多。宋元舊刊。悉不值一顧矣。三海源閣經典釋文。聊城楊氏海源閣藏書。屢經兵燹。所存無多。其所藏鈔本中。有經典釋文。亦海內唯一孤本。民十七年時。有匪軍劫出。不知珍惜。廉價售諸平津書肆。近亦爲山東圖書館購得。同時尙有他書四種。聞亦爲海源閣珍本。

青義音義
 杉里董 塔之音也
 部 亮 字部之胡語者
 馬 古 周 之 魯 官
 音 牧 幹 里 事 之 所
 音 義 音 義

werin
 wofio
 woxio
 woxio
 附註: woxio

伊呀格因
 圖音克
 鄂呼多
 字之w

i-ilit-ikitxi
 云x-llx
 ɔx-llx-ʃt
 t-ilit-ʃt

Inogain
 Inogain
 Inogain
 Inogain
 Inogain
 Inogain
 Inogain

平正音義
 平正音義
 平正音義
 平正音義

原本作w 茲改正;
 以滿文 然w一音也。

人事

金語漢譯

論出如
 字 旺 胡 透 也
 阿 長 子 鞍 也
 骨 季 陽 子 也
 蒲 幼 子 也
 益 次 第 之 通 稱

播英國
 阿胡跌葛
 扇納
 費雅雅頤
 伊都

Y-ŋ-ŋl-xxɛ
 Y-ŋ-ŋl-xy
 ɔx-3ɣ
 ɕl-ŋ-ŋl-xx
 1-ɔx

平正音義
 平正音義
 平正音義
 平正音義

音義音義
 音義音義
 音義音義

ganig
 woxio
 woxio
 woxio
 woxio

Bonggo
 Ahuingga
 Guna
 Guna
 Guna
 Guna
 Guna

Bonggo
 Ahuingga
 Guna
 Guna
 Guna
 Guna
 Guna

平正音義
 平正音義
 平正音義
 平正音義

有音義者音義者音義者音義者音義者音義者音義者音義者

音義者音義者音義者音義者音義者音義者音義者音義者

按金銀珠翠布疋等物也
按木也海也
按女也
按原也
按刺也
按色也
按胡也
按突也

金語漢釋
極端
阿老
松子
松華
松地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金語清釋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阿伊西因
尼楚赫
富勒胡
阿禮枯
枯尼由
武哩
沙刺
富拉胡因
胡拉因
物米角

金語漢釋
和勒因
胡哩
舒佛哈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r-1-11-x4

Aidire
Aidire
Nokha
Nokha
Suleh
Suleh
Alik
Alik
Munior
Munior
Wni
Wni
Shala
Shala
Fulaha
Fulaha
Mulan
Mulan

Molelorin
Molelorin
Xun
Xun
Xun
Xun
Sleka
Sleka
Sleka
Sleka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音

阿里侃

音

溫敦

音

吾魯

音

林額

音

都烈

音

散答

音

可不哈

音

烏林達

音

僕散

音

木虎

音

古里甲

ʃɪŋ

ʃɪŋ

ʃɪŋ

ʃɪŋ

ʃɪŋ

ʃɪŋ

ʃɪŋ

ʃɪŋ

ʃɪŋ

ʃɪŋ

ʃɪŋ

阿禮哈

武因圖

珠魯

穆雅因

都哩

薩克達

哈因楚哈

武禮英噶

布薩

珠林呼

廟幹基雅

ʃɪŋ-ʃɪŋ-ʃɪŋ

ʃɪŋ-ʃɪŋ-ʃɪŋ

ʃɪŋ-ʃɪŋ

ʃɪŋ-ʃɪŋ-ʃɪŋ

ʃɪŋ-ʃɪŋ

ʃɪŋ-ʃɪŋ-ʃɪŋ

ʃɪŋ-ʃɪŋ-ʃɪŋ

ʃɪŋ-ʃɪŋ-ʃɪŋ

ʃɪŋ-ʃɪŋ

ʃɪŋ-ʃɪŋ-ʃɪŋ

ʃɪŋ-ʃɪŋ-ʃɪŋ

Aliba
Aliba

Wintuin
Wintuin

juuu
juuu

muuain
muuain

auuui
auuui

ʃaketa
ʃaketa

Kaichuka
Kaichuka

Ulingga
Ulingga

Buua
Buua

jukeere
jukeere

qualeficia
qualeficia

qualeficia
qualeficia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正音

河史述要

灌雲武同舉霞峯

黃河為中國患有四千餘年之歷史其間溢決變遷不可備計而大徙入海之委有三大抵北流必與漳衛為緣東流必與漯濟為緣南流必與汴淮為緣北流最穩期亦最長東流次之南流則為禍較烈而治亦較難自有書史以來河事或詳或不詳形勢利病大略可觀然尤莫詳於南徙之後天人之故可為鑑也堯遭洪水使鯀治之九載弗績其詳不可攷可攷者自禹始

以下其水南北橫決而北為九河之濫觴決而南勢必入淮入淮之流汜濫愈廣去漯東入海之道愈遠黎陽入北至恩州清河歷亭皆有之據此可知元城沙邱一帶之古堤殘迹即緜叔語謂今澶州臨河有堤自黎陽入北至恩州清河歷亭皆有之據此可知元城沙邱一帶之古堤殘迹即緜叔語謂今澶州臨河有堤自而南堤可知今豫冀魯三省黃河以北有古大金堤自魏壅川以自利但此堤逼近澶南而距戰國時之數里漸離而遠齊趙魏皆近河起堤胡為離而遠之此堤必起自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耶宋李垂導河形勝書請復西河故瀆謂其始自大徙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遂目之曰伯禹堤讓所謂金堤即此也據此可知三十里轉大徙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則主不改道絲不能從堤亦多敗舜甫居黜用禹殆非無因禹引河而北行大徙西兩山間不須築堤並非棄堤不用大匠附近改河之新口正當水衝安可無堤更引河使河底低於漯川則沛然暢下新河之首不能勝高漲則利用舊堤也後人察往尊禹勢散漫更可利用舊堤不守以求所謂水由地中行者夫黃河挾河得行其所無事非真無事也後人察往尊禹勢散漫更可利用舊堤不守以求所謂水由地中行者夫黃河挾沙善淤亦善變禹河故道已不可禹導河功始自積石歷龍門砥柱至孟津出山過洛汭至大徙孟津以上復然則舍築堤又甯有他策耶禹導河功始自積石歷龍門砥柱至孟津出山過洛汭至大徙孟津以上孟津以下北岸無山其南岸有邙山脈大河南流一百五十里中經洛大徙即臣瓚以為黎陽縣山臨河者也或言大徙在成皋臣瓚言成皋無此山禹貢雖指云大徙山西南

史學

云大伾山在濬縣東南二里又云濬縣北六里有紫金山在大伾之東縣東有鳳凰山縣西南一里有浮丘山縣治正跨其上皆大伾之支隴賈讓所謂東山也縣西南四十餘里有同山縣西二十里有白杞山縣西北二十五里有善化山即古枉人大伾西南有古宿胥口即酈亭所謂舊河水北入者也禹貢雖指云河水又東北其南岸則滑縣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迺釀二渠以引其河一為漯

川自大伾山南東北流又屈而東合濟入海漯川似即大河故道漯合濟處在今歷城縣北濟陽縣南其一則河之經流自大伾西南

之宿胥口折而北流又東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九河在今天津縣以南抵山東省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同為逆河入

於海逆河遷固作迎河言其水相迎受也新河既導土堅流定不虞潰敗留漯川舊口不塞分減異漲大

伾宿胥實為要害之地巍巍禹功允稱為千古治河之鼻祖

禹功施於三代有商中葉祖乙以相圯遷邢盤庚以邢圯遷亳相在今安陽縣洹水之南邢在今邢臺縣其東北有大陸澤相與邢皆在禹河之西

圯於河水想因未立堤坊之故亳即西亳在今偃師縣縣有景山亦名景亳與今商邱縣之北亳南亳異地雖小有河患而安流如故人有恆言河不兩行禹

斯河為二又播河為九胡以歷久不敗幹河暢海口通也不知何時逆河竟淪於海九河亦亡其八枝世稱

齊桓塞九河以廣田居殆因其自淤而遂塞之八枝之亡不始於齊桓也而徒駭獨存尾閘漸壅河潔爭長漯川之流分水愈多分則掣溜勢將大

變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徙自宿胥口東行漯川數十里又與漯別行東北流合禹河故瀆入海世稱為

黃河大徙之始河與漯別行處為長壽津在今滑縣東北新河自長壽津東北流至今青縣與禹然河仍北

流漯川未塞仍為兩行之局

河之所分不獨漯也溯宿胥而上之曰濮曰濟濮濟通河皆禹後形勢禹導沈為濟入于河溢為滎蓋伏流出地並非引河成川禹貢雖指

以為引河為鴻。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可想見濟口分流之盛。河溝即鴻溝。自周衰時始。秦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可想見濟口分流之盛。溝一名梁。濟口獨存。又別開汴口。即汴川。首受河處。汴川為後世利而害亦因之。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潰金堤。東郡大興卒塞之。始即濮口。 酸棗故城在今延津縣北十五里。濮水受此。漏卮之害也。

漢武以降。濮口閉塞。而濮濟分流。如故。大河決徙。屢見於史。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

海。蓋略行漯川之道。開東徙千乘之漸。漢頓丘故城在今清豐縣西。南千乘故城在今濱縣南。夏五月。河決濮陽瓠子。決河由雷澤

入鉅野。通於淮泗。黃河入淮。始於此也。濮陽故城在今濮陽縣南。瓠子決口在濮陽西南。是年發卒十萬。救決河。塞復壞。旋罷其

役。歷二十四歲。為元封二年。是年夏。發卒數萬。塞瓠子決。天子自臨決河。令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

堤。下竹為榵。遂塞瓠子。築宣房宮。正流全歸北。瀆餘波。仍為漯川。真薪下竹。即後世埽工。自塞宣房後。數歲。河復北

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更枝派岐分。局勢冰裂。館陶屬魏郡。即

今館陶縣。魏郡治即今大名縣。治屯氏河。北出。行大河之西。自魏郡經館陶。東又北。分為屯氏別瀆。屯氏河。逕今博平。夏津。兩縣至。故城縣合。清河。清河。即衛水。合流。至今東光縣。合大河。屯氏別瀆。自館陶。東而北。分至今

清平縣。絕屯氏河。至今平原縣界。絕大河。分為二。北一支。流至今慶雲縣。入海南。一支。亦謂之篤馬河。流至今陽信縣。入海。又屯氏別瀆。於館陶。東北分為張甲。河北絕清河。至今廣宗縣。分為二。右一支。至今景縣。入清河。左一支。至今冀縣。

歷七十餘歲。為元帝永光五年。是年。河決清河郡靈縣。鳴犢口。屯氏河絕。鳴犢亦不利。東北瀆為澤。潒。

鳴犢口。約在今博平縣境。鳴犢河。自靈縣北。出入屯氏河。又北。絕屯氏別瀆。至今故城縣。合清河。流至今東光縣。入大河。時下游既決。其上流。屯氏諸口。多淤。清平一帶。支流幾絕。成帝建始四年秋。

河決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入平原。濟南千乘。王延世塞決。以竹絡盛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

日。河堤成。館陶。屯氏河所經。東郡治濮陽。有金堤。時屯氏河決於館陶。其上流。大河又決濮陽等處。金堤故泛濫。及兗豫。河平二年。河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

壞敗者，半建始時亦塞治之。復遣王延世治之並遣楊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久不塞許商

與丞相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議可決平原金堤開河入篤馬河商意在復九河不許谷永等請止勿塞以觀水勢從之哀帝初待詔賈讓奏上治河三策上策決黎

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中策從淇口據堅地作石堤多張水門治渠北行入漳水中旱則開東方下水

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而以繕完故堤增卑培簿為最下策上策主改道中策主分減後世

談治河者多尊其說而不知其格於勢而不可行也。禹時大伾以北居民鮮少大陸一帶皆為曠土故可放河載之高地使北入海三代以下形勢不同安可

輕議治渠引溉則正河水力不專難於刷沙渠亦易淤兩均不利異漲減水或可為一時權宜之計然分減太多轉釀當害水門衝圯便成決口其道至危故後人治河皆探讓下策王莽始建國三

年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決水自元城東注入海北瀆遂空禹迹蕩然世稱為黃河大徙之次。清河

數郡即平原濟南千乘也北瀆既空後人名其瀆曰王莽河自周定王五年至王莽始建國三年凡六百十三年其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張戎言河水一石其

泥六斗西方諸郡引河水溉田故流遲淤淺無復灌漑水道自利。戎主專力刷沙適與賈讓中策相反王橫言禹行河水本

隨西山下東北去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橫主復禹故道與賈讓上策同然久久不治新徙之河亦

未安定。

漯川分流之結果演成東徙之局已如上述別有汴濟同受河於滎陽水門之口漯之亞也。滎陽引河稍東而分一為

濟東北流合濟一為汴東南流合泗淮汴流漸大濟名遂溼先是漢平帝時河汴決壞滎澤塞為平地既而世祖建武時汴渠東侵日

月彌廣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河分流行汴渠東南入淮亦行濟瀆東北入海時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

利足見北瀆之空事非偶然分於漯則東流分於汴則南流均為河徙之濫觴南流量多勢必東流力微

千乘之河。大蒙不利。非大治無以保全。東流之新河。章章明也。明帝永平十二年夏四月。議修汴渠。遂發卒數萬。遣王景與謁者王吳修渠。築堤自滎陽。至于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明年夏。渠成。遂爲東漢以後大河之經流。史稱修汴而不言河。景築堤實治河。蓋河治則汴治水門。河所經之道不能盡同。其間經王景開鑿多所變。更指圖河自長壽津而東。仍行漯川。至范縣北。出與漯別。行至高唐。又絕漯過平原。西又東。至千乘入海。今按王莽決河。自魏郡起。王景修河。仍用長壽津。迤下漯川之一部。千乘有二城。北城在今濱縣南。景導河出城之北。又東經今利津縣南。又東入海。卽今鐵門關海口。

自王景治河後。下歷魏晉南北朝及隋。河之利害不可得聞。而汴口之形勢特重。漢安帝永初元年。命于岑建八激堤於卷縣北河。以捍衝波。濟隧之流遂斷。積石八所皆如小山。爲後世護堤。碎石壩。塚所由防。卷縣故城在今原武縣西北。城東有濟隧。舊爲河水入汴口。

順帝陽嘉三年。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渠。又立激於滎口岸側。以捍衝波。口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汴口在西滎口在東。相距五十餘里。渠卽滎陽漕渠一名浚儀渠。汴所導也。靈帝建寧四年。立石門於敖城西北。以遏浚儀渠口。謂之汴口石門。河汴各安其流。河陰縣西有敖山。山上有城。浚儀故城在今開封縣西北。浚儀渠卽汴渠。一稱菴菴渠。又爲陰溝。鴻溝之變名。汴口石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魏明帝以後。河濟泛溢。鄧艾開石門以通之。晉武帝泰始七年。滎陽太守傅祇以汴口石門浸壞。造沈萊堰。兗豫無水患。東晉廢帝太和四年。桓溫伐燕。擬開汴口以通水運。不果。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伐秦。開汴口。山崩壅塞。更於北十里鑿故渠通之。北齊河清元年。汴口石門更名汴口堰。隋文帝開皇七年。使梁濬增築漢汴口古堰。遏河入汴。名梁公堰。蓋汴口分河以石門爲鎖鑰。石門易壞。則作堰以塞之。不輕開放。其慎重可想。煬帝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板城渚引河入汴。以幸江都。開唐宋汴漕之新局。然其口無節。石門

之制蕩然。河水易漏。漏則數為敗。豈惟汴渠不利。即大河自身。水力旁分。亦蒙不利。得與失固不相抵也。

板城者在舊汴口石門之西。今汜水縣西有板渚。汴渠原經今商丘縣。又東至今銅山縣。入泗。煬帝引汴渠自商丘分水。東南流至盱眙縣對岸入淮。

唐棣濟博濮滑衛汴鄭諸州均有河患。溢決者屢。棣州即今惠民縣。濟州治原在茌平縣西南。即碣磳城。其津渡處為碣磳。津唐於盧縣置。濟州在今長清縣境。博州治即今聊城縣。濮州治即今濮縣。滑州治即今滑縣。衛州治即今汲縣。汴州治即今開封縣。鄭州治即今鄭縣。

禹貢錐指云：唐新舊二史五代史皆不志河渠事。多缺略。有馬頰河分大河水下合篤馬河至無棣縣入海而不詳其始末。馬頰河自今清豐北出經朔城聊城之北至平原入舊馬河。流經無棣縣北。又東入海。昭宗景福二年。

河徙從勃海縣北至無棣縣入海。尾閘小變。勃海縣在今濱縣東北。無棣縣即今無棣縣。舊為海豐縣。此時尾閘改道出無棣縣南。馬谷小山又東入海。行水金鑑引唐書五行志查志無此文。

雖指據寰宇記。乾寧三年四月。朱全忠決滑州堤。因為二河夾城而東。散漫千餘里。宿胥上下從此多事矣。

五代梁龍德三年。段凝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決口日大。屢為曹濮患。酸棗縣即今延津縣。漢文時河決於此。鄆州治即今東平縣。唐塞梁所決河。未幾復壞。又治酸棗遙堤。以禦決河。長興初。滑州節度使張敬詢以河水連年溢。

乃自酸棗縣界至濮州。廣堤防一丈五尺。東西二百餘里。敬詢所修堤殆即漢濮陽金堤。此金堤不是。詳其始疑錄所作。即今濮陽古大金堤。是時酸棗雖塞。滑患未已。鄆州頗苦水。歷晉漢周。宿胥上下諸州縣界中。屢告河決。而滑澶博尤甚。唐澶州治即今清豐縣。五代晉遷於今濮陽縣南。博州之河。其不復故道者。則離為赤河。河不循軌。勢將崩裂。溯自東漢。王景大舉修治之。

後安流八百餘歲。至五代遂漸呈危象。河有所分。安得不敗。

宋承五季殘破之後。畢澶久成漏卮。其他博鄆諸州。決與溢。不悉數。塞築之工。迭舉。迄無補也。太祖乾德

後安流八百餘歲。至五代遂漸呈危象。河有所分。安得不敗。

宋承五季殘破之後。畢澶久成漏卮。其他博鄆諸州。決與溢。不悉數。塞築之工。迭舉。迄無補也。太祖乾德

後安流八百餘歲。至五代遂漸呈危象。河有所分。安得不敗。

宋承五季殘破之後。畢澶久成漏卮。其他博鄆諸州。決與溢。不悉數。塞築之工。迭舉。迄無補也。太祖乾德

後安流八百餘歲。至五代遂漸呈危象。河有所分。安得不敗。

三年秋。河決陽武。又決澶鄆。命韓重斌督丁壯數十萬塞治決河。四年八月。以滑州河決。詔韓重斌馬廷義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五年正月。以河堤屢決。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爲常。又詔沿河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堤使。開寶四年十一月。河大決澶淵。在今濮陽縣東南五里東注於鄆濮數郡。命安守忠副曹翰護役塞決河。五年五月。河大決濮陽。澶滑濟鄆曹濮六州大水。六月。決陽武。八月。溢衛州。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曹翰護役。河決皆塞。八年。濮州河決郭龍村。是年六月。澶州河決頓丘縣。頓丘故城在今清豐縣西北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河決鄭州滎澤澶州頓丘等縣。發緣河諸州丁夫塞決隄。三年夏。河決滎陽。又決滑州靈河縣。詔翟守素發丁卒塞滎陽決河。命鄭守文率卒塞靈河決河。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在滑州東北泛澶濮曹濟諸州。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詔發丁夫。十二月。決河塞。九年春。河復決滑州房村。在滑州東北以諸軍代丁夫。發卒五萬塞之。田重進董其役。未幾役成。淳化四年九月。河決澶州。陷北城。水西北流入御河。浸大名府城。詔發卒代民治澶州決河。巡河供奉官梁睿請於迎陽鑿渠四十里。引水至黎陽合大河。許之。滑州有迎陽埽黎陽故城在今滎縣東北五年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又命杜彥鈞率兵夫開渠自韓村至州西十五里。復合於河。以分水。殆卽如後世引河平險之法眞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埽在州北時赤河屢決擁入濟泗命使率諸州丁男二萬人塞之。踰月而畢。景德元年九月。河決澶州橫隴埽。在今濮陽縣東四年七月。河決澶州王八埽。在州西南均詔發兵夫完治之。大中祥符四年八月。河決通利軍。今濬縣合御河。遣使滑州經度西岸開減水河。五年正月。河決棣州。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請復禹故道。出大伾。至大名館陶合。

赤河北注海。更析為六派。議不果行。六年。河決澶州。七年八月。河決澶州大吳埽。在州東。役數千塞之。九年。

澶州河決。禹珪移澶州。率徒塞決河。天禧元年。河決滑州。大興力役。三年六月夜。河溢滑州城西天臺山

旁。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發兵夫九萬人治滑州決河。

遣使賦諸州薪石。檝楸芟竹之數千六百萬。四年二月。決河塞。六月。河復決天臺。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

三年而益甚。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行視。垂言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

則滑州不治自涸。議不果行。慮殫困民力。止弗塞。越八歲。為仁宗天聖五年。是年七月。大發丁卒六萬人。

塞滑河決河。十月。河平。名曰天臺埽。天臺既塞。滑州患弭。而澶州之禍未已。六年八月。河決澶州王楚埽。

在州西南。八年。詔河北轉運司計塞河之備。又遣使行視遙堤。景祐元年七月。河決澶州橫隴埽。真宗景德元年初決本年

再決。由新道注瀉。赤河復汎為游金二河。久不塞治。自是河徙橫隴。出舊河南。其下流仍入舊河。舊河厥淤

不。適行。勢水將再變。河徙橫隴東北流行於舊河之南。至今長清縣境。合於舊河。其橫隴以下之舊河。謂之京東故道。越十五歲。為慶歷八年。是年六月。

河決澶州商胡埽。在今濮陽縣東北三十里。決而北。合永濟渠。注乾甯軍入海。不塞。遂徙橫隴。斷流水道。大變。世稱為

黃河大徙之三。大河改道自商胡北出。至今大名縣合衛河。又東北流。至今天津縣。又東入海。永濟渠即衛河。亦曰御河。亦曰清河。一名白溝。乾甯軍即今青縣。自王莽始。建國三年。至宋仁宗慶歷八年。

年凡一千零三十七年。大河自慶歷。商胡北徙之後。回河東流之議起。而河不可東。終亦歸北。其水行於禹河故道之東。周定王

河故道之西。河流安定。苟無金人。可支千歲。獨惜回河之議。紛起於東河殘破之後。抑何慎也。仁宗皇祐

三年七月。河決館陶郭固口。四年春。塞郭固。而河勢猶壅。河北轉運使李仲昌建議開六塔河。引入橫隴

故道。六塔口在商胡北。今清豐縣西南。引商胡大河向東穿馬頰河入於橫隴故道。至和二年。議開六塔。歐陽修上三疏力爭。宰相富弼獨主李

仲昌議。十二月。遂開六塔河。嘉祐元年四月。塞商胡北流。放水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復決。溺兵夫漂芻

藁。不可勝計。水死者數千萬人。修河官皆謫竄。仲昌流英州。由是議者久不復論河事。六塔敗潰河仍北流。京東故道及橫

隴故道。遂廢。五年。河流派別於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河北都

轉運使韓贄請開四界首二股河。分注古篤馬河。可紓水患。遣使相視如其策。二股河自今大名縣分商胡大河而東。至今堂邑縣

右合馬頰河至今平原縣併入篤馬河東入於海。神宗熙寧元年。都水監丞宋昌言謂二股河門變易。請迎河澇進約。簽入河身

以紓四州水患。二年正月。司馬光入對。請如宋昌言策。於二股之西。置上約。擗水令東。俟漸深。即塞北流。

時韓琦頗慮二股不利。王安石力贊東流。八月。東流及六分。議閉北流。司馬光言須及八分乃可。安石曰

光議事屢不合。卒塞北流。北流既塞。河自其南四十里許家澇。東決汎濫。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永靜

軍今東光縣三年二月。遣使相度澶滑以下至東流河勢。詔發夫卒三萬。專治東流。四年七月。北京即大名新堤

決第四第五埽。下屬恩冀貫御河。奔衝為一。自秋迄冬。數遣使經營決河。張茂則請復二股河。十二月。令

開修二股河上流。並修塞第五埽決口。五年二月。興役修二股河。四月役成。深十一尺。廣四百尺。遂塞北

京新堤決口。時許家澇未塞。北流東流分行。十年七月。河大決澶州曹村。在今濮陽縣西南。澶淵北流斷絕。河遂南徙。東匯於梁

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元豐元年四月。澶州決口塞。詔改曹村埽

曰靈平。五月，新堤成。河復故道。三年七月，河決澶州孫村陳埽，及大吳小吳埽。

俱在州東曹村，小吳南北相值。

四年，小吳

埽復大決。自澶注御河。九月，從李立之言，於北流大河，分立東西兩堤，五十九埽，定三等，詔東流已填淤，

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五年七月，決開大吳埽堤，放之使北，以紓靈平下埽危急。

恐曹村復決也。

七年七月，北京

館陶河溢，入府城。元城埽決，橫堤破。哲宗元祐元年九月，詔張問王令圖同行河，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

河，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

孫村在澶州東，蓋欲自孫口導還二股河東流，故道也。時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往往東出。

於是

減水入二股，東流之議復起。二年三月，王孝先嚴叟議回河東流。文彥博、呂大防主其說。蘇轍獨非之。卒

興役，功弗就。三年六月，詔回復故道。興役不可中罷。文彥博、呂大防、安燾等謂河不東則失中國之險。范

純仁以四不可之說進。王存、胡宗愈、蘇轍、曾肇等，各上疏止其役。四年正月，范百祿行視兩河，使回入對

請罷役。乃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四月，范百祿又奏北流深快，趨海迅速。七月，都水監主二股分行，開撥

北京沙河堤，放水入孫村故道。河勢分流。蘇轍言約河使東，實同兒戲。請罷開河進約。吳安持、李偉力主

東流。偉言大河已分，必閉北流，乃爲上策。五年正月，梁燾請修治北流，勿專事東流。八月，李偉言東流故

道，河槽深三丈至一丈以上，比去年尤爲深快。頗減北流橫溢之患。乞再加措置。蘇轍言李偉不去河終

不治。八年二月，都水監請於北流大河中立輦堰，備回河。蘇轍奏以爲不可。趙稱亦謂以河爲戲。五月，水

官卒進梁村上下約。

梁村在今清豐縣東南。

東狹河門，漲水壅潰。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闕村。北流淤

斷。十二月，郭知章言比見東流深闊，宜閉北行東。於是吳安持復領都水，請塞梁村北流。呂大防向之。范

純仁蘇轍又力爭以爲不可。紹聖元年春。趙稱請因梁村之口以行東。因內黃之口以行北。而盡閉諸口。俟水大至。如故道足受。則塞內黃。否則梁村之役可止。王宗望領都水。力主東流。以梁村口吞納大河。閉斷內黃口。並築金堤七十里。以障北流。冬十月。河北流。三省樞密院言訪聞東流水行不快。慮有壅決。詔安持宗望等相視修濬。二年。河北流。漲沒民田廬。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併勢北行。東流遂絕。八月。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共力救護堤岸。吳安持李偉鄭佑李仲等三十人。分別竄責有差。嗣後不復開二股。河回河之議寢息。徽宗建中靖國初。猶有獻回河之議者。徽宗崇寧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蘇村等處運糧河堤爲正堤。以支漲水。從之。是歲大河安流。政和五年。河決冀州棗強上埽。從孟昌齡言。鑿大伾三山兩河。以繫浮梁。役夫數十萬。纔成而水漲橋壞。都水孟揆以棗強難塞。請自決口上恩州。增補舊堤。接續御河東岸。簽合大河。從之。綜計商胡大河北徙之後。旣議回於六塔。又議回於二股。東回不效。小吳再徙。河仍北流。而孫村減水。復起。回河二股之爭。內黃三徙。河仍北流。東道久淤。不能再。漳衛無恙。借渠行水。河迄通利。實爲禹迹。長治久安。可預卜也。及金人克宋。利河南行。遂開南徙奪淮之新局。

自宋仁宗慶歷八年。至欽宗靖康元年。凡七十九年。

(未完)

元嘉船象室隨筆

瓠 廬

東夷肆虐中奢摩他室藏曲被燬記目

瞿庵師度藏元明以來雜劇傳奇多海內孤本嘗選尤精者百六十餘種付涵芬樓印奢摩他室曲叢正事讎校而開北之難作暴敵肆虐涵芬竟作絳雲之一炬幸彈民方主善本事急將校讎已畢者爲之攜出若干置諸夷居事後檢校尙少富春堂本十一種曰三元記曰和戎記曰葵花記曰劍舟記曰青蓮記曰目蓮救母曰鳳求皇曰花筵賺曰紫簫記曰長命縷曰紅梅記墨憨齋刻本八種曰新灌園曰女丈夫曰夢磊記曰灑雪堂曰精忠旗曰量江記曰酒家傭曰楚江情單行本三種曰息宰河曰題塔記曰廣寒香散曲三種曰常樓居樂府曰弘治本碧山樂府曰李開先原著王碧山和傍妝臺百首之南曲次韻就中富春墨憨兩刻北平孔德學校圖書館等處或尙有藏本然種數之同否已未可逆料單行本及諸散曲則祇有天上難得人間矣碧山樂府間一有之亦萬歷康王合刻本耳單刻足本亦著名罕觀物

傳記

周太谷傳

金天翮

周穀字星垣。一字太谷。自號空同子。石埭人也。家世資歷不可考。或傳爲池州府屬庠生。或以其膂力兼人。故疑爲武庠生。穀早孤。母盡以家財付之。恣所往。不問。以是求師訪道。足迹遍海內。初師福州韓子俞。仰瑜。南昌陳少華一泉。一泉宗釋氏之教。而仰瑜治老氏之學也。其後穀自入山求道。道成而仰瑜一泉更棄所學。北面奉穀爲師。穀晚年居揚州。其傳道不拘守型式。時以醫治人。疾性樂易。鄰舍童子見穀來。輒跳躍就之。穀或與爲蹴踘。意錢之戲。無忤也。穀之爲學。貫穴六經。旁通老釋。而自闢門戶。時時緯以理數。與林三教。程雲莊之說。似同而異。其於方術小道。時不自拘檢。而遊戲三昧於儔人中。士大夫傳者。廣以爲穀。能煉氣辟穀。通陰陽。奇賅符圖。罡咒役鬼。隱形。又教人取精。玄牝爲容。成秘戲。兩江總督百齡聞而收繫之。旋釋出。其後穀弟子儀徵張石琴。積中。授徒山東肥城西北六十里之黃厓。用古衣祀孔。時江表大亂。而捻寇亦深入東疆。積中壘大砦山巔。引河水環山麓。市弓弩甲仗爲備。兵鋒不加四方。來歸者衆多。亦有負氣輕俠者。願助戰守。而蜚語大作。巡撫閻敬銘檄積中。至不則礮毀其居。積中欲出其徒持不可兵。至乃與其徒闔戶自燔。死者千餘人。敬銘遂以積中唱妖教圖不軌。入告世所謂黃厓冤獄也。積中以咸豐丙辰客博山。旋徙黃厓。先後十年。至同治丙寅。而及於禍。積中同邑李晴峰。光炘於穀門。下年最少。儀徵去揚七十里。穀病。使召光炘。曰。必斯人。至我乃死。光炘至。侍湯藥百日。而穀歿。由是穀之道一。

傳於光。光，旻年甫逾冠，亦以傳道自任。時客遊四方，學者稱爲龍川先生。其學再傳泰州黃隰朋、葆年。葆年爲泗水縣十年，被薦入都，棄官歸，講學蘇州。穀遺言爲弟子所記者，號太谷經。太谷經有黃厓、龍川兩定本，其徒矜重之，不輕褻於外，自積中蒙奇禍，喪其生，爲穀之學者益自闕。世旣莫睹其闕，則揣聲侔色者愈相詫以爲怪，隱此誣之甚也。穀常爲十三經或問序，其言稱道伏羲、堯舜、禹湯、文周、孔顏、曾思孟，下至濂洛伊川、紫陽，而繼之曰：天之賦我，曰命；父母賦我，曰身；合德曰性，性非學不能立，學不習亦不能達也。學猶格也，故仁與禮格，曰知止，知止則不睹，不睹，奚忿懣之有？義與知格，亦曰知止，知止則不聞，不聞，奚恐懼之有？止而后仁，與知格而后定，定而后仁，義禮知格於信而后靜，靜而后性盡於命，而后安。安至善也，安也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欲慮而慮人，己欲得而得也者，睟然見於面，盎於背也。某也愚，敢竊九經四子之意，爲或問十三篇，是予也，非予也，以俟夫後之君子。穀又嘗爲進學解，詔門弟子，所以自贊其志學之塗者，陳義甚高，凡十節，其文曰：

學之節第一

學之約淵淵也。生之博浩浩也。知知止肫肫也。

約，壹志也。志壹，氣隨志而壹。故曰淵淵，博志動也。志動，氣隨志而動。故曰浩浩，知理也。知性也，至窮盡也。窮理極則寂，盡性極則寂，寂寂不動而后以至於命。故曰肫肫。

噫嘻節第二

噫。嘻。太。虛。天。知。純。異。人。知。絕。與。非。也。天。知。多。而。人。知。少。也。
噫。禮。之。音。也。嘻。樂。之。聲。也。太。靜。之。隱。也。虛。動。之。微。也。天。知。道。心。微。也。人。知。人。心。危。也。天。知。純。則。倚。於。莫。也。人。知。絕。則。偏。於。適。也。天。知。多。而。人。知。少。賢。者。過。之。也。

堯舜節第三

堯舜而上。人知將萌。湯武而上。天知殆弱。

人之生也。豈能無欲乎。無欲則有寂滅之患。故人知不可少也。人之行也。豈容背理乎。背理則有侵陵之禍。故天知不可虧也。制器尙象。人知之將萌也。其堯舜而上乎。承禪而傳。臣之放伐。天知之殆弱也。其湯武而上乎。

曲阜節第四

曲阜仲尼父出。作春秋。繫周易。知至知終。肫肫如也。

曲阜處青兗之間。曲阜阜。得地脈之中和者也。故虹化麟生而仲尼出焉。仲處三才之中。以仁義立人之道也。尼。山名也。寓己人合德之象也。父。德之至者稱。夏。春之盛也。冬。秋之肅也。舉春秋而冬夏在其中矣。亂臣賊子。書而不隱。寓秋殺之意也。不父不君。隱而不書。寓春生之意也。前無所述。故曰作。周代名。而意包羅萬象者也。易。日月合明之象也。天地合德。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無不備於此也。繫之云者。繼往開來之義也。知理也。知至則理無不窮矣。知性也。知終則性無不盡矣。肫肫如者。知至至

之知終終之窮無可窮。盡無可盡。而後以至於命。故曰肫肫如也。

秦漢而下。人知強而天知弱也。唐晉漢周之末。天知幾希熄矣。

堯舜湯武而上。其道上與。秦漢而下。人欲流。天理遠。故曰人知強而天知弱也。唐晉漢周之末。人欲橫流。天理否塞。天知不其熄乎。

道州節第六

道州濂溪氏通書作。雍之西銘。豫之易傳。繼之而出。不百年而人知漸轉強也。吁。慶厯啓禎之際。天知又幾希熄矣。

道州處荆梁之間。荆矻矻。梁巖巖。得地脈之峻極者也。茂叔生焉。長遊匡廬。見濂溪潔而不污。愛而居之。其學焉。蘊無極之奧。發靜極生陽。動極生陰之旨。而通書作焉。雍。豫。河之屈曲者也。圖出於雍。橫渠生而西銘傳。書出於豫。伊川生而周易傳。八九十年間。正蒙啓蒙。續續而傳。晦庵而後。晦盲否塞。天知人知。渺不知其所之。

道光節第七

道光元載夏四月朔。五星日月。見聯合之禎。嗟夫。追悔幼時嗜爲金陳之藝。班馬之文。青蓮之詩。長卿之賦。旨窮理盡性之學。以爲迂。

道光。王者紀歲之稱也。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又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道光之呼。蓋取諸此。元者。善

之長也。王者御極之始也。載年也。亦事也。夏四月。六陽之盛也。朔月始生也。君子以作事謀始。五星衆星之綱也。星聯光合。道光之景慶也。禎者祥之未發者也。藝文詩賦。班馬各極其工。而皆非載道之文。則窮理盡性之旨。其道大矣。何迂之有。

嘉慶節第八

嘉慶丙辰。道經匡廬。見石鐫茂叔志伊尹之志學顏淵之學語。始檢孟子之仁義。子思之誠明。曾子之明德。顏淵之博約。反復觀思。了無所得。

丙干。陽也。居卦爲離。明照萬方。萬物皆相見也。辰支。龍也。其爲德也。雲行雨施。變化不測也。匡。正也。廬。安宅也。經匡廬。見石鐫。隱窺石室之辭也。伊尹之志。無欲其所不欲也。顏淵之學。無爲其所不爲也。所謂過則聖。及則賢也。其他孟子之仁義。子思之誠明。曾子之明德。顏淵之博約。皆自了其所學。窮神知化。則猶未也。無所得者。非所願也。

戊午節第九

戊午。續遊匡廬。復檢仲尼已立立人已達。達人能近取譬。語熟觀沈思。豁有所得。憶孟思曾顏之學。其義一也。

年紀戊午。取行地無疆之義也。續復者。意欲學仲尼也。已立立人。時習而說也。已達達人。朋來而樂也。能近取譬。近取諸身也。人不知。志中也。而不愠。氣和也。君子之德備矣。語默識也。觀能熟則下觀而化。

矣。思能沈則不出其位矣。豁貫通也。有所得德之於心也。仁義誠明明德博約回而憶之。皆立達之義也。豈有他哉。

學者節第十

學者果能循朱張程周孟思曾之緒。而後尋孔顏之樂。復與幾存義之德。庶不負斯進學之解云。

朱張程周孟思曾。儒賢之大者也。顏聖之亞。孔聖之至也。學者思卑高邇遠之義。由儒而希賢希聖。此循循尋緒之梯階也。與幾者。窮理之極功。存義者。盡性之能事達矣。德見天心。舍復其孰能與於此。先進近乎質。後進近乎文。先覺近乎知。後覺近乎行。知所先後。則自解矣。故曰不負斯云。

積中光炘受穀教。爲文章甚美。道光乙巳。光炘北行。積中送之。將濟河。喟然而歎。乃作歌。歌曰。天道之昭。昭兮。我實鑒之。荒其弗率。天將厭之。天德之純純兮。我實固之。逸其無度。天將棄之。道之行與。天與人與。道之廢與。人與天與。我躬之咎。將敬慎與。歲在辛卯。日維仲冬。與子偕往。往役崆峒。傷哉逝矣。於悒師終。其在於今。厥維一紀。朝斯夕斯。罔或失墜。不德逾茲。天猶未棄。我友其仁。其仁肫肫。正已也。恭修德也。文希顏。希孔。希孟。希曾。尼山徂矣。淪替於茲。濂洛降矣。罔或知之。吁。嗟。疾矣。將安振之。維我崆峒。纘義之緒。禮訂其和。樂昭其序。夫子誨予。開物成務。我友於征。遵義而行。我心傷悲。念失其羣。執子之手。語焉無倫。送子及河。怒焉如醉。我心傷悲。征車是對。班馬有聲。其行也。遂光炘和之曰。予心之耿耿兮。哀予生之多艱。豈斯民之作惡兮。嗟涼德其使然。予友之惓惓兮。勉予志之不衰。苟吾道之果非兮。奚作好之能諧。皇

天。兮。生。我。父。母。兮。撫。我。育。我。夫。子。之。仁。聖。兮。循。循。以。誘。我。時。斯。日。斯。月。斯。歲。斯。老。冉。冉。其。將。及。兮。寧。食。粟。以。終。斯。尼。山。徂。矣。泰。山。其。崩。誰。與。襄。之。我。友。子。中。齎。齎。子。中。令。儀。令。則。條。理。金。聲。揚。休。玉。色。齎。齎。子。中。犯。而。不。校。來。助。於。周。淵。淵。浩。浩。猗。嗟。子。中。斯。文。其。興。何。彼。蒼。天。奪。我。哲。人。鳳。凰。鳴。矣。於。彼。高。岡。將。翱。將。翔。我。思。孔。遑。燕。燕。于。飛。芍。藥。其。華。嗟。予。行。役。未。有。室。家。陟。彼。東。山。顧。瞻。周。道。哲。人。云。亡。心。焉。孔。悼。之。子。援。琴。貽。我好。音。如。彼。春。風。實。獲。我。心。河。水。洋。洋。憂。思。罔。極。之。子。永。懷。其。儀。不。忒。穀。生。長。皖。南。皖。南。之。弟。子。有。葵。源。汪。全。泰。全。德。全。泰。字。竹。海。一。字。大。竹。官。中。書。籤。分。刑。部。著。有。潛。虛。翼。鐵。孟。居。士。詩。全。德。字。竹。素。一。字。小。竹。而。歛。余。慕。渠。載。勳。並。師。積。中。光。炘。旌。德。汪。竹。溪。時。琛。則。不。及。事。光。炘。而。私。淑。艾。者。數。子。皆。闇。修。實。行。不。驚。聲。氣。蓋。自。黃。厓。獄。後。光。炘。之。徒。大。抵。守。明。哲。之。戒。慎。默。斂。退。韓。陳。二。子。亦。隱。遁。不。知。所。終。葆。年。講。道。於。蘇。希。接。納。士。大。夫。風。裁。簡。亢。尤。捐。棄。術。數。不。聳。流。俗。觀。聽。穀。既。歿。葬。儀。徵。之。青。山。子。少。谷。祔。少。谷。名。杰。

贊曰。余讀山東軍興記及南通戴蓮芬鷗砭軒質言備記黃厓之獄。其於太谷師弟羅織甚矣。及觀張李二子臨河贈別之歌。仰何惜惜儒者之言哉。太谷之道在易。其旁通術數類皆易之支流。餘系太谷論易之說。不概見而仰瑜一泉之序。太谷集者。其旨可得而窺也。一泉之言曰。我太谷生義文數千載後。發言釋義。皆生民罕見之言也。言易則曰乾一陽氣也。坤一陰氣也。屯二氣交於下也。蒙二氣凝於上也。需訟者。運寒暑也。師比者。建畿國而分井邑也。斯言也。可謂發義文未發之言矣。言性則曰。天之賦我曰命。父母賦我曰身。合德曰性。斯言也。亦可謂發孔孟未發之言矣。釋格物則曰。格。格諸視聽言動之物也。夫視

繫乎目。目。外物也。目繫於肝。肝。內物也。肝繫於心。心繫於背。易曰。艮其背。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故視思明。明足以致知。聽思聰。聰亦足以致知。致知而後格。弗格則易爲忿懣耳。言如也。動亦如也。釋放心則曰。人之始生也。知視動。而視動之心已放矣。知言聽。而言聽之心亦放矣。欲求其放者。必得非禮勿視動。非禮勿言聽。言近乎聽。言訥則不聞。視近乎動。動无妄則不睹。厥後已放之心。可復其初也。斯義也。可謂釋程朱莫釋之義也。問君子。則曰無愧而已矣。問修身。則曰其始也以易洗心。其終也退藏於密而已矣。問事親。則曰知曾閔之心。大舜之順而已矣。問事君。則曰知伊尹之志。知周公之無倦而已矣。問知則曰君知知臣而已。爾知知人而已。問仁。則曰堯舜之帥天下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矣。又曰。予之立身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而已矣。若斯之言也。有功於聖學也。不知幾幾。先生之功。亦可謂不在禹下矣。仰瑜之言曰。讀太谷之乾。乃知大赤之氣。外。包。運。日。星。而。不。墜。曰。天。讀。太。谷。之。坤。乃。知。深。黑。之。氣。內。孕。載。山。海。而。不。洩。曰。地。讀。太。谷。之。屯。知。坎。中。之。陽。乃。大。赤。之。氣。下。凝。而。爲。山。陵。原。隰。旁。四。斷。而。涵。萬。川。下。震。一。陽。爲。純。赤。一。陰。爲。純。黑。赤。黑。相。陶。升。而。雲。降。而。雨。天。地。之。化。育。自。茲。始。焉。孔。子。而。後。不。知。易。者。蓋。不。知。乾。爲。純。赤。坤。爲。純。黑。直。視。坎。爲。水。震。爲。雷。爾。先。生。雖。述。羲。文。周。孔。之。義。而。開。物。成。務。其。功。不。亞。於。作。者。矣。

繆闡周贊傳

金天翮

繆闡字可齊。一字又謙。號倬韓。蕪湖人也。曾祖孔昭。河南按察司。祖暉吉。福建建寧府知府。父元益。江蘇

徐州府知府。闡幼讀書。見律呂相生圖而好之。以其形之如盤如規。而鐘呂配合之工也。元益知其性所狎暱。遂發篋取樂書恣誦之。道光壬午。侍父客蘇州。得琴師。因習爲琴。以通律呂。詎知卽器求聲。往復之道明。以聲求律。則旋宮之理反晦。何則。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一均之聲也。黃鐘林鐘泰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一均之律也。律之生實有其聲。聲之屬各有其律。外此則聲所餘者。清濁皆複。律所備者。陰陽皆空。聲有複。律有空。然則黃鐘宮之合爲一均者。僅得其半。欲補其半。則律五而聲七。數已難齊。遑問旋宮之音調耶。夫音者聲之得名。調者聲之相貫。依圖而遞旋之。則一均之外。率皆音無可稱。調無可續。九宮大成以爲律有十二而用止於七。果爾。是大呂以下。虛存其度者五。而丑卯巳申戌。俱屬無氣之支。彼三陰二陽之管。不盡成廢器乎。考之古而書無足徵。考之今而琴無足據。故始則以琴爲學問之資。繼則以琴爲適觀之具。蓄疑旣深。徘徊歧路。垂三十年。咸豐庚申秋。由滇入都。道出固安。固安有婁涵若馬君衢。見闡解裝。一琴外無長物。二子好琴。遂師闡以習琴。闡因盡閱其所藏諸譜。疑卒不釋。冥思客館中。自爲圖。反覆演繹。豁若有悟。於理大通。蓋聲之所以有宮者。黃鐘之氣也。氣之蓄於黃鐘者。陰陽畢具。則聲之發而爲宮者。清濁不偏。呈是以隔八並進而順逆之勢。分左右逢原。而子午之位。定一聲歧出而高下顯。二律齊宣而剛柔合。然則律之數十有二而相求相應者。去其五。則六陰六陽卽所謂正變也。聲之數十有四而始之終之者。併其二。則七清七濁卽所謂律呂也。聲烏得複。律烏得空。古烏得無聲之律。今烏得無律之聲哉。律也者。體也。聲也者。用也。樂也者。循體以達用。且協乎時序者也。故按之琴箏而旋宮之理。

備譜之簫笛而支度之數符。分屬之干支。而音調之迴環。亦莫不諧且順。於是一一圖之。成律呂通今圖。說一卷。闡之言曰。秦以前樂書不傳。故論律自班固始。班固得隔八相生之旨。依七聲之序而順推之。以黃鐘爲宮。林鐘爲徵。秦簇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變徵之外。無聲可名。遂空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五律。至蔡氏新書。矯其弊爲外轉之法。亦隔八相生而逆推之。以黃鐘爲宮。仲呂爲徵。無射爲商。夾鐘爲羽。夷則爲角。大呂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變徵之外。無聲可名。遂空應鐘姑洗南呂秦簇林鐘五律。蓋順逆兩無當。支左則絀右。朋爭聚訟。卒成疑案。不知班所定之黃鐘濁宮也。蔡所定之黃鐘清宮也。班之蕤賓濁變徵也。蔡之蕤賓清變徵也。二律位正。子午值陰。陽交脫。水火相衝之會。各具二氣。斯各發二聲。二氣並行。雙聲齊發。而徵商羽角與變宮之東西配對者。自無非班濁而蔡清。班清而蔡濁矣。以今樂準之。則漢書之說。卽上六尺五工。凡新書之說。卽仕合伋四伋乙伋合兩說。而並存。則理之陰陽氣之順逆聲之高下管之全半。無不昭然於旋宮之內矣。且自古旋宮之說。有其圖。而無其用。今依班蔡之術。各旋其宮。分而兩之。則順逆皆七調。是故黃鐘前半之宮調。卽俗之四五調。秦簇無射之商調。卽俗之合六調。姑洗夷則之角調。卽俗之凡伋調。蕤賓全半之變徵調。卽俗之小工調。林鐘仲呂之徵調。卽俗之伋尺調。南呂夾鐘之羽調。卽俗之仕上調。應鐘大呂之變宮調。卽俗之乙調。此伶瞽所共知。原無可標奇立異爲也。至所謂音。卽相傳宮調之宮。起曲之第一聲也。故上仕起者爲宮音。尺伋起者爲商音。工伋起者爲角音。合六起者爲徵音。四五起者爲羽音。此七調所通用也。乙伋凡伋不能領調。

故二變備七聲之調。七調缺二變之音。順逆七調實共得三十五音。是律呂非難明。音調更無難定矣。闔
 嘗歷數司馬遷班固迄於李光地毛奇齡江永三十家之樂說而定其短長。以為審音察理。後世當有精
 於是者。意謂未有後世則無有勝於闔之說。乃深論之曰。尊黃鐘而度其分量。則知為衆音之太極。而兩
 儀必應並生也。審蕤賓而識其氣機。則知為陰陽之會歸。而高下藉以轉運也。循支建而辨其節候。則知
 十律之清濁與日躔之短長實同其為對待也。蓋自子度之中候。得令黃鐘之元氣發聲為宮。其音之陽
 者。上順八以導林鐘之氣。而徵聲成焉。六字其陰者。七字即逆八以導仲呂之氣。而濁徵亦成焉。合字於是林鐘
 之聲順達於太簇。而商成。尺字仲呂之聲即逆達於無射。而清商亦成。尺字由是而推之。南呂羽。五字既成於泰
 簇。則夾鐘濁羽。四字必成於無射。姑洗角。工字既成於南呂。則夷則清角。仁字必成於夾鐘。也。應鐘之變宮。字由
 姑洗導之而成。則大呂之濁變宮。乙字必由夷則導之而成矣。至變宮清濁並成。而後應鐘大呂遂導蕤賓
 之氣。而變徵聲亦於是焉成。由應鐘而成者凡字。由大呂而變徵成。而七聲備。是以蕤賓聚重陰之氣。無
 成者凡字。清生濁。濁生清也。
 所復施必渾然返於黃鐘。此午與子一衝之驗也。又可知應鐘而後大呂以前之所以一陽復動矣。是知
 陽生以後者。謂之律陰。長以後者。謂之呂。故黃鐘太簇姑洗為律。而大呂夾鐘仲呂則為呂。中之律應鐘
 南呂林鐘為呂。而無射夷則蕤賓則為律中之呂。此之謂十二律呂也。黃鐘蕤賓之無偶者何也。黃鐘之
 居體正乎中。故宮聲為太和之氣。可獨運以成功。高於上字者。凡工尺也。低於上字者。乙四合也。蕤賓之
 午後之清聲亦然。故惟上仕二字居七聲之中。蕤賓之
 所受嫌於雜。故變徵為混濁之音。遂孤行而無應。變徵之聲為應鐘大呂二律所成。故
 其音不純而聲音亦遂止不復生。二者各自兼其清

濁不偶之偶。此七聲所以少二律也。然則黃鐘以太極爲律。呂清濁之始。蕤賓以會歸爲律。呂清濁之終。而其中之旁列者。大呂與應鐘。應泰簇與無射。應夾鐘與南呂。應姑洗與夷。則應仲呂與林鐘。應各依日躔爲律。呂清濁之所配是發聲。卽所以成律無二事也。蕤賓而後復何聲之能名而律之能生哉。闡之意以爲漢宋諸儒皆以律呂配乾坤二卦而坤之取象復各持其說竊疑純陰純陽終不合聲音之序。於是。由八音所不收探聲理所從出。乃知坎離爲太極而旣濟未濟卽旋宮之全象也。復思虞氏卦爻消息之氣。月令五方分屬之音氣無空發音不孤行。乃別陰陽之聲定順逆之調。乃知二至之卦中孚與坤也。二分之卦震兌也。四立之卦恆咸蠱漸也。四季之首旡妄履遯與姤也。音無不接調無不諧則簡易得七聲之源變通合四時之配律與易相得益彰。故復作律易附於後。其說曰。律呂者坎離之精氣也。水火之聲八音所不取而離之二一變而爲乾宮坎之二一變而爲坤變徵二聲旣定於是乾之三動而兌商出坤之三動而艮徵出兌變其二而震角出艮變其二而巽羽亦出坎離爲之太極而乾坤爲之兩儀。夫二三變而初不動者天一水而地二火坎離之精律呂之元氣也是故易以爻爲用律以卦爲用觀象爻者卦八審聲律者卦六而音調之序實與消息之理符。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其是之謂歟。二書創作於庚申重修於癸亥。因總名之曰庚癸原音而音調定程絃徽宣秘。則甲子乙丑所作皆有新解。闡以工部屯田司改授雲南陸涼州知州擢升白鹽井提舉司升授徽江府知府。選授甘肅平慶涇道。子曾恩字菊如。建恩字仲侯。闡書之成與於校勘之事能世其學者也。

周贇字子美。一字山門。號蓉裳。寧國縣人也。其祖啓楹。曾棄教諭官。往來黃山九華三十年。又與其徒講易五老峰下。七十而預知死期。啓楹夢一道人自山門來謁而生贇。晉中興書言瞿劭先生隱宣城文脊山。山在寧國。晉屬宣城郡。周百里而寬平。有瞿劭洞。今謂之山門山云。故字贇曰山門。贇幼孤。四歲受經。祖膝母胡氏。能詩精音律。六歲而居母喪。哀毀如成人。七歲能詩。九歲著六聲圖。祖乃教以易理及琴律。遂能按聲應氣求之理。而以琴律切音。成一家學。贇嘗有沈痼。或授以吐納方。病已而神氣倍充。贇以爲凡人之生。出口最初聲爲呱。呱之言孤。孤者一也。數之始也。其音爲宮。五音之本也。其於律中黃鐘。六律之本也。其聲純粹中和。其氣博大渾全。故能包孕萬音而爲音母。呱之轉音爲阿。阿次於呱。而高宗以爲元音者。呱音闔爲陰。阿音開爲陽。陽爲元。按之二氣。陰實生陽也。呱以宮音居。天音始。經聲也。阿以無射居。人音終。緯聲也。經縱緯橫。原始要終。則音律之理已具於人之生。初矣。贇以易理究琴學。至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得切音之法焉。切音者何。曰雙聲與疊韻。兩音合一。如是而已。贇曰。旣云同母。母音何在。夫雙聲疊韻者。反切之具。而反切分合之本。不在是。吾得而告之曰。雙聲者。五音也。疊韻者。六律也。五音者。人氣也。六律者。口風也。盈天地間皆氣也。氣動則爲風。而有聲。呼者吸者。吹者擊者。摩者裂者。應者激者。凡天下之聲。皆風氣爲之。天以陰陽五行之氣。周行十二月。以成四時而生百物。氣至則動而爲風。此二十四氣。應十二月之風而成聲者也。陰陽五行之氣。物得其偏而人得其全。人之身。腎氣屬水。心氣屬火。肝氣屬木。肺氣屬金。脾氣屬土。此五行生成之序其氣皆統於脾。而其風皆動於肝。五藏屬陰。六腑屬陽。而十二

經應十二月。氣之動爲風而成聲者。出於喉爲土氣。出於齒爲火氣。出於舌爲金氣。出於腭爲水氣。出於脣爲木氣。此五音相生之序其氣皆出於喉。而其風皆出於脣。闔口爲陰。開口爲陽。然天地十二風。按月而動。人口十二風。則無時而不具。故人音應五行之氣。以分五音。卽應四時之風。而分六律。此詩所以謂之風樂。所以能移風易俗也。然人口之氣。雖具五音。而無五音之名。則五音陵亂而奪倫。人口之風。雖應六律。而無六律之度。則六律混殺而失序。伏羲作琴。以五絃制人口五氣之音。而宮商角徵羽五音之名立。此五濁之音清以十三徽制人口十二風之律。而黃鐘大呂。秦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十二律之度。定。是以語言之五音。十二律。應天之五行。十二月。而伏羲以琴之五絃。十三徽。應人之五音。十二律也。吾故曰。五音卽人氣。六律卽口風也。何以見雙聲爲五音。疊韻爲六律乎。夫日月五星。萬古不變。晝夜寒暑。隨時改移。故五音爲經。六律爲緯。人口之喉。舌脣齒腭。分合五音。卽琴絃之宮商角徵羽正。變五音也。人口之平上去入陰陽六聲。卽琴徽之黃鐘秦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律也。雙聲卽同氣之音也。疊韻卽同律之聲也。夫琴者。操以一手。則聲不定。而律乖。律乖則音與之俱乖。而音不定。故操者。右手彈絃。以定經。必左手按徽。以定緯。交切則音有定律。而不爲絃音之上下所混矣。口之音也。以一音解。一音則風不定。而聲乖。聲乖則氣與之俱乖。而音不定。故切音者。上字雙聲。以取同氣。必下字疊韻。以取同聲。聲氣交切。則氣有定聲。而不爲方音之南北所歧矣。是故羲皇作易。以通天地萬物之形。卽作琴。以通天地萬物之聲。羲皇以琴律切人音。未嘗以人音切人音。以琴於人音。有不備也。及文武加二變音。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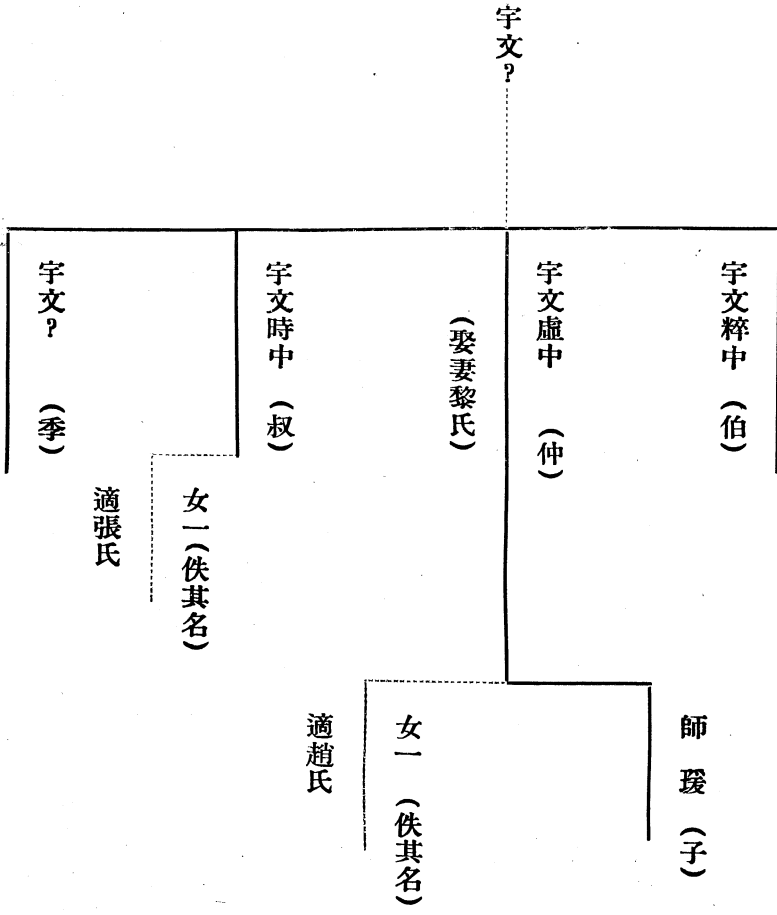
琴。與。人。音。無。一。音。之。不。合。然。後。乃。本。琴。音。切。人。音。之。法。而。以。人。音。相。切。矣。當。周。之。世。以。切。音。爲。名。字。者。如。衛。將。軍。文。子。木。字。彌。牟。彌。牟。切。爲。木。也。晉。寺。人。披。名。勃。鞞。勃。鞞。切。爲。披。也。公。子。鉏。字。且。於。且。於。切。爲。鉏。也。吳。子。乘。字。壽。夢。壽。夢。切。爲。乘。也。此。以。音。爲。名。而。以。切。音。爲。字。者。也。至。若。宓。子。賤。名。不。齊。不。齊。切。爲。卑。卑。者。賤。也。楚。子。玉。名。得。臣。得。臣。切。爲。敦。敦。者。玉。也。是。又。以。切。音。爲。名。而。以。所。切。之。音。義。爲。字。者。也。此。切。音。之。法。始。於。上。古。之。明。證。也。夫。樂。有。八。音。而。琴。爲。君。樂。謂。其。出。於。八。音。之。先。而。爲。衆。樂。之。綱。領。也。謂。其。總。攝。夫。五。音。六。律。之。全。而。定。樂。音。之。經。緯。也。謂。其。爲。君。子。之。所。御。而。以。絃。氣。徽。聲。切。人。音。也。是。知。鐘。律。竹。律。皆。所。以。正。五。音。也。要。以。琴。律。爲。最。宜。琴。律。固。以。正。樂。音。也。要。以。切。音。爲。尤。重。蓋。人。音。必。切。而。後。正。人。音。正。樂。音。乃。得。而。正。也。自。樂。經。亡。於。秦。火。琴。學。衰。而。韻。學。起。非。不。知。有。琴。學。也。忘。五。音。六。律。之。本。無。以。明。雙。聲。疊。韻。之。末。也。沈。約。不。知。五。音。始。而。以。一。音。分。三。韻。東冬鍾繼。而。以。一。韻。當。二。音。江之入聲爲角故以當商角二音後。乃。並。不。知。何。韻。爲。何。音。齊以下二百韻遂。鑿。二。百。六。歧。徑。以。困。後。世。韻。學。於。迷。津。而。不。知。返。焉。神。琪。不。知。六。律。既。誤。以。經。聲。爲。音。母。三十六字按以琴律乃顛倒重複之經聲又。誤。以。陰。數。叙。陽。音。經聲皆三數絃以緯之四數故溪羣重複且。誤。以。變。音。混。正。音。曉來非日皆變音而與正音混遂。設。三。十。六。魔。道。以。錮。中。華。韻。學。於。暗。室。而。不。敢。出。焉。贊。著。山。門。新。語。凡。五。部。曰。經。學。史。學。天。學。字。學。而。以。音。學。爲。最。精。自。宋。周。彥。倫。善。聲。律。制。韻。爲。四。聲。元。周。德。清。分。平。聲。爲。陰。陽。得。五。聲。贊。之。幼。焉。其。祖。教。以。四。聲。每。舉。一。平。使。自。度。其。三。聲。輒。得。兩。去。而。誤。以。後。一。聲。爲。入。後。授。五。聲。知。平。分。陰。陽。始。恍。然。悟。嚮。之。誤。以。爲。入。者。陰。去。也。退。而。深。思。見。凡。平。去。兩。聲。之。字。平。爲。陰。者。去。必。爲。陽。平。爲。陽。者。去。必。爲。陰。乃。集。其。字。輒。配。

以上入橫列陰平陽平上陽去陰去入陰六字成六聲圖遂爲其祖所賞賜以常御之琴曰響雪贊學琴十年始悟四聲卽五絃之散音六聲卽六律之按泛音以春秋二律而冬夏一律故平去二聲而上入一聲也易文言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夫音主氣而律主聲五音以外無氣五音卽五行之氣也六律以外無聲同聲卽同律之聲也贊著琴律切音四卷有圖有說皆反覆發明此理其辭甚辨贊風采出塵人望之若仙旣中式同治甲子舉人司訓青陽宿松及掌教徽郡皆有聲績在青陽修九華山志值庚子亂皖南匪起至縣屬桐浦贊能應變有全城功而徽郡門舊尤多至今往往能道其佚事也

贊曰儒者日誦先民書苟蹈常習故而無有新意存其間如和鼓然聲雖繁而不可聽也如琴瑟之專一無以成其文也繆闡習琴發倍半同音之理而律呂明周贊切音悟平去陰陽之則而呼等備雖未敢著爲定律庶幾學業鼎革之先河者也同時河間苗仙籬夔治古音據齊韶舞樂疊銘釋週黍响三言爲調七韻因約古音爲七部著毛詩响訂說文聲讀考清季學術衰落無有能正其是非要之闡與贊所謂曠代之逸才者也尊其說而附之易則漢以來儒者優爲之非是不足以成其奧祕也故擷其大要著於篇俾後之君子得以考覽焉

宇文虛中年譜

宇文虛中之家庭



傳記

毛汝

宇文虛中年表

宋神宗元豐二年

金源建邦前三十五年 己未(一〇七九)虛中生

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紹興十六年一節下有云。死年六十八。註謂參之虛中行狀及其家訴理狀。此蓋與虛中紹興元年自述年五十三之數合。宋史虛中本傳云。六年。皇統六年二月。唐括酬斡家奴杜天佛留告虛中謀反。詔有司鞠治。是虛中之死。當在皇統六年。死時年六十八也。試由此逆推至六十七之數。自可得宇文虛中之生年。

附註。今本虛中行狀。謂虛中死時年六十七。疑誤。虛中家訴理狀。今不傳。

氏。成都華陽人。諱黃中。字叔通。虛中之名。蓋御賜也。兄粹中。弟時中。季弟某。俱官於宋。虛中娶妻黎。生子女各一。子師瑗。女適趙氏。時中有女適張浚。氏家世之可攷者。大略如是云。

宋神宗元豐三年庚申(一〇八〇)二歲

金源建邦前三十四年

宋神宗元豐四年

金源建邦前三十二年 辛酉(一〇八一)三歲

宋神宗元豐五年

金源建邦前三十一年 壬戌(一〇八二)四歲

宋神宗元豐六年

金源建邦前三十年 癸亥(一〇八三)五歲

宋神宗元豐七年

金源建邦前二十九年 甲子(一〇八四)六歲

宋神宗元豐八年

金源建邦前二十八年 乙丑(一〇八五)七歲

是歲宋神宗崩哲宗繼立

宋哲宗元祐元年

金源建邦前二十八年 丙寅(一〇八六)八歲

宋哲宗元祐二年

金源建邦前二十七年 丁卯(一〇八七)九歲

宋哲宗元祐三年

金源建邦前二十六年 戊辰(一〇八九)十歲

宋哲宗元祐四年

金源建邦前二十五年 己巳(一〇八九)十一歲

宋哲宗元祐五年

金源建邦前二十四年 庚午(一〇九〇)十二歲

宋哲宗元祐六年

金源建邦前二十三年 辛未(一〇九一)十三歲

宋哲宗元祐七年

金源建邦前二十二年 壬申(一〇九二)十四歲

宋哲宗元祐八年

金源建邦前二十一年 癸酉(一〇九三)十五歲

宋哲宗紹聖元年

金源建邦前二十年 甲戌(一〇九四)十六歲

宋哲宗紹聖二年

金源建邦前十九年 乙亥(一〇九五)十七歲

宋哲宗紹聖三年

金源建邦前十八年 丙子(一〇九六)十八歲

宋哲宗紹聖四年

金源建邦前十七年 丁丑(一〇九七)十九歲

宋哲宗元符元年

金源建邦前十六年 戊寅(一〇九八)二十歲

宋哲宗元符二年

金源建邦前十五年 己卯(一〇九九)二十一歲

宋哲宗元符三年

金源建邦前十四年 庚辰(一一〇〇)二十二歲

是年哲宗崩徽宗立

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金源建邦前十三年 辛巳(一一〇一)二十三歲

宋徽宗崇寧元年

金源建邦前十二年 壬午(一一〇二)二十四歲

宋徽宗崇寧二年

金源建邦前十一年 癸未(一一〇三)二十五歲

宋徽宗崇寧三年

金源建邦前十年 甲申(一一〇四)二十六歲

宋徽宗崇寧四年

金源建邦前九年 乙酉(一一〇五)二十七歲

宋徽宗崇寧五年

金源建邦前八年 丙戌(一一〇六)二十八歲

宋徽宗大觀元年

金源建邦前七年 丁亥(一一〇七)二十九歲

宋徽宗大觀二年

金源建邦前六年 戊子(一一〇八)三十歲

宋徽宗大觀二年

金源建邦前五年 己丑(一一〇九)三十一歲

登進士第

按宋史宇文虛中傳云登大觀三年進士第。行狀亦云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是虛中年至三十一歲始成進士也。

宋徽宗大觀四年

金源建邦前四年 庚寅(一一一〇)三十二歲

外官州縣

宋徽宗政和元年

金源建邦前三年 辛卯(一一一一)三十三歲

外官州縣

宋徽宗政和二年

金源建邦前二年 壬辰(一一一二)三十四歲

外官州縣

宋徽宗政和三年

金源建邦前一年 癸巳(一一一三)三十五歲

外官州縣

宋徽宗政和四年

金太祖收國元年 甲午(一一一四)三十六歲

外國州縣

按宋史宇文虛中傳云。歷官州縣。入爲起居舍人。國史院編修。行狀亦云。政和五年除起居舍人。國史院編修。是則虛中在政和五年以前。大觀三年登第以後。其間五六年。皆外官州縣時也。是年阿骨打建號。稱帝。國號金。

宋徽宗政和五年

金太祖收國二年 乙未(一一一五)三十七歲

除起居舍人。國史院編修。

据宋史虛中傳及行狀。

宋徽宗政和六年

金太祖天輔元年 丙申(一一一六)三十八歲

同知貢舉。復除通直郎中書舍人。

按行狀云。正月。同知貢舉。四月。除通直郎中書舍人。

宋徽宗政和七年

金太祖天輔二年 丁酉(一一一七)三十九歲

居通直郎中書舍人官。

宋徽宗重和元年

金太祖輔國三年 戊戌(一一一八)四十歲

如舊職

宋徽宗宣和元年

金太祖輔國四年 己亥(一一一九)四十一歲

如舊職

宋徽宗宣和二年

金太祖輔國五年 庚子(一一二〇)四十二歲

如舊職

宋徽宗宣和三年

金太祖輔國六年 辛丑(一一二一)四十三歲

如舊職

宋徽宗宣和四年

金太祖天輔七年 壬寅(一一二二)四十四歲

以中書舍人爲童貫參謀。

李綱傳信錄云。宇文虛中以中書舍人爲童貫參謀。宋史徽宗本紀。宣和四年三月云。命童實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屯兵於邊。行狀云。公……嘗議備邊非策。除河北河東陝西宣撫使司參謀。

童貫軍敗。虛中走而免。

李綱傳信錄云。盧溝河之敗。虛中走焉。按盧溝河之敗。事在宣和四年十月也。宋史徽宗本紀曾載之。再參童貫軍。除翰林侍制。預命知檀州事。

安誠之議燕保京記云。黼再生攻伐之議。鐫宇文虛中公爲侍制。知檀州。按黼再生攻伐之議。在宣和四年之冬。而檀州收復時。在五年之春。是則知檀州事云云。當屬預授。

在軍中上疏。論備邊之非策。時其兄粹中已官至承旨。

按保京記曾載公……卽上疏言不可。又貽書與太宰王黼。元樞鄭居中。及其兄承旨。並翰林學士承旨趙野。是虛中上書論備邊之時。其兄粹中。方爲承旨也。

坐上書忤宰臣王黼。降集英殿修撰。仍參童貫軍。

据宋史宇文虛中傳。

是年金主殂。弟吳乞買繼立。是爲太宗。

(未完)

元嘉船象室隨筆

大曲擲彈詞連廂詞

瓠廬

漢魏六朝古樂府。暨唐宋大曲。均有歌辭而無賓白。此外宋人文集中之樂語。與教坊致語。小兒致語。女童致語。相類。大率皆用駢儷口號一種。則用七言一首。至於調笑轉踏。則亦謂之纏達。其制。歷見於宋史樂志。曾璫樂府雅詞。王灼碧雞漫志。吳自牧夢粱錄。諸書。碧雞漫志又載。凡大曲有散序。鞞排遍。正鞞。入破。虛催。實催。袞遍。歇拍。殺袞。始成一曲。謂之大遍。沈括夢溪筆談云。所謂大遍者。有序引歌。歛。嚆。嚆。嚆。破。行。中腔。踏歌之類。凡數十解。其鞞。破。催。袞。等字。當是指舞之節拍言之。今入破。袞。遍。歇拍。等名。猶存於崑曲中。蓋所從來者遠矣。至南宋楊誠齋歸去來辭引。則純用代言體。且每詞只填半闕。不用換頭。實與元曲體裁無異。原曲見誠齋集。然猶介在詞與曲之間也。若宋高承事林廣記所載團社市語一套。則純是曲矣。然猶未有賓白也。賓白始於擲彈詞。擲彈詞用諸宮調體。諸宮調體創於北宋澤州孔三傳。初創時有賓白與否不可知。而近世傳本則僅有金董解元西廂擲彈詞。賓白完備。特非代言體耳。其所以名諸宮調者。則由宋人所用大曲傳踏。不過一曲。其在同一宮調中甚明。唯此編每宮調中多或十餘曲。少或一二曲。即易他宮調。合若干宮調以詠一事。故謂之諸宮調。而劇曲體裁中之略近代言體者。則爲連廂詞。連廂詞爲金院本元雜劇以前古法。毛西河詞話既考其制度甚詳。復擬作二種。一曰賣嫁連廂。二曰放偷連廂。其子遠宗跋語云。宋人於漢紀聞一書。大抵載汴河以北遼金遺事。有元人小說家。曾取其二事。編作兩劇。而其文不全。且事本紀聞。然間雜以子虛亡是。汗漫不經之言。君子惡之家公少年時。曾改其劇。謂小說家語。敗倫傷化。既事在元前。思以前元詞正之。因念遼作大樂。金作清樂。內有連廂詞。頗近古法。古歌者不舞。舞者不歌。歌之應舞。皆截然不顧詞義。祇以音節爲進退。而連廂詞。舞人扮演。必得與詞義相照應者。行立坐臥。悉與唱文賓白。互爲動止。此在宋安定郡王鼓子詞。金董解元擲彈詞後。漸接元人雜劇院本。扮家執唱一大關鍵也。按其法。專設一司唱者。雜設諸執器色者。箏笛琵琶。排坐場右。吹彈數曲。然後敷白道唱。使扮演上場。其中未泥且兒。互爲賓主。此一例。係先汀司州馬得之於甯廬人所傳樂譜中者。而見之者。忌之有隙者。勗其文於兩浙布政使張君。謂其文。謂君不待聘而自呈其身。君信之。勗提學張君上之制府。幸驗文無過。得不坐。然其文。則何可泯乎。家公恥爲詞。且事祕恐聞者驚怪。因久毀之不令見。宗私藏一帙。謂家公大節在是。挽回名教。砥世摩俗。豈可與小說家詞。並就湮沒。况愛患所繫。生其後者。豈敢遺忘。因勒附詞末。冀與斯世填詞家一論。述云。按元以前連廂詞。久佚。微西河是著。後之人將有杞宋無徵之憾矣。

文學

江西宗派之人物及其詩體

宜興史乃康耐耕

一人物

江西派人物自黃庭堅山谷以下凡三十六人。陳師道死，陳與義去非與山谷並稱爲江西派三宗。後山與山谷同游蘇門，雖終身瓣香南豐，而詩法則上宗少陵，下師豫章。其高處哀而不傷，深得詩人之旨。或謂其青出於藍，非過譽也。簡齋風格適上，思力沉摯，能自闢一徑。生當江西詩家零落殆盡之際，宜其睥睨一世。承先啓後，而振南宋詩學之先聲。其他呂氏宗派圖所列諸家，爲潘大臨、邠老、有柯山集。其人迂闊家貧不遇，其詩每有佳句，爲東坡山谷所稱。惟空意多而實力少。每見深蕪、謝逸、無逸、有溪堂集。與邠老爲詩友。其人操履峻潔，詩亦同其高古。魯直稱其爲晁張一流。洪朋、龜父、有清、非集。洪芻、駒父、有老圃集。洪炎、玉父、有西渡集。與其季羽、鴻父、俱負才名。世稱四洪。爲魯直之甥。鴻父早卒，未入宗派。龜父警句，往往爲前人所未道。惜不多見。駒父詩爲兄弟之冠。惜晚節有虧。流徙以終。玉父詩酷似其舅。天性友愛。其懷駒父詩，令人起鶴鶴之悲。徐俯、師川、有東湖集。亦豫章諸甥。其詩壯健清逸。在三洪無逸之上。林敏修子來，有無思集。其兄敏功之仁，有高隱集。人稱二林。其詩恬淡高逸。有隱士之風。惜所傳不多。難窺全豹。汪革、信民，有青谿集。其人篤實剛勁，尙禪學。詩如其人。嘗從呂滎陽游。故紫微尤推重之。李惇、希聲，有李希聲集。詩多散佚。其寫景詩音律自然，頗得天趣。韓駒子蒼，有韓子蒼集。其詩鍛鍊斟酌，設意造句。

之法頗類豫章。惟因服膺蘇轍。不樂見稱爲江西派人。變城集評其詩似儲光羲。余謂其詩工力頗高。略欠妙造自然之致。李彭商老。有日涉園集。其詩拘挾少變化。晁冲之叔用。有具茨集。詩格高逸。超然獨往。其悲哀警策之處。無怨誹沉抑之思。南渡以後。惟放翁可以繼之。惜其篇幅尙欠闊大耳。江端本子之。有陳留集。端友子我之弟。傳詩絕少。端友有七里先生自然集。呂氏圖中未列其名。而厲鶚太鴻作宋詩紀事。則列其詩於江西派。其弟反不與焉。蓋兄實優於弟也。楊符信祖。有楊信祖集。失傳。今僅存一吏道官。官惡。田家事事賢。一語。後村劉氏謂爲唐人得意語。謝適幼槃。詩似元暉。後村以爲工力未逮。確係定評。夏倪均父。有遠遊堂集。用事琢句。獨闢後境。言近旨遠。可以諷味。王直方立之。有歸叟集。喜從蘇黃諸名公遊。詩多游覽唱和之什。風格雋秀。略欠挺拔。高荷子勉。有還還先生集。用事穩貼。置字有力。矯健雍容。綽有餘裕。僧祖可正平。有瀑泉集。詩雄爽。僧善權巽中。有真隱集。詩清淡。其餘圖中所稱饒節。潘大觀。何覲。均不可攷已。宗派圖作者呂本中居仁。有東萊集。爲詩變化奇逸。流轉圓美。確能傳衣山谷。宗派圖之後。有原委豫章而續起者。有宋一朝名家輩出。其尤可攷者。有曾絃伯容。及其子思顯道。伯容有臨漢居士集。夏均父謂其五言類元度。又云秀句無一塵。顯道有懷峴居士集。得其父句法。楊誠齋稱其父子之詩。望山谷之宮庭。排闥而入。歷階而升者也。曾幾吉父。有茶山集。詩宗豫章。與韓子蒼尤近。而清淡獨到。其拗律歷落蒼茫。自有天然闢筍處。南渡後陸楊尤范四大家。皆師事茶山。傳其詩法。雖能脫卸其羈絆。別立門戶。而江西派一線相承之跡。猶彰彰可攷也。陸游務觀。有劍南詩稿。其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

潤。其佳者託興深微。遣詞雋雅。實能自闢一宗。不襲黃陳舊格。揚萬里廷秀。有誠齋詩集。其詩雖不免有頽唐蠹俚之處。而才思健拔。包孕富有。實爲南宋作手。尤表延之。有梁溪集。已佚。詩以平淡爲工。爲楊廷秀所服膺。范成大致能。有石湖詩集。詩法效蘇黃而不落窠臼。故清新嫵媚。適勁宛峭。自爲一家。惟其平熟處。每病其近俗。然猶不失與陸楊伯仲也。

二、詩體

江西派之人物及其造就。大略如此。惟自宋迄今。論江西派之詩體者。褒貶抑揚。莫衷一是。治詩學者。如墮五里霧中。不能得其定論也。今略舉數家褒貶之評。以資攷證。

宋呂居仁宗派圖序略曰。『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

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辨居仁之言曰。『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真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

宋嚴羽滄浪詩話云。『國初之詩。尙沿襲唐人。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法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中略)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

明李東陽懷麓堂詩話曰：『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人。宋人於詩無所得。所謂法者。不過一字一句。對仗雕琢之工。而天真興致。則未可與道。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而卑者坐於黏皮帶骨。至於江西詩派極矣。』

南濠詩話曰：『昔人謂詩盛於唐。壞於宋。近亦有謂元詩過宋詩者。陋哉見也。劉後村云。宋詩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予觀歐梅蘇黃二陳至石湖放翁諸公。其詩視唐未可便謂之過。然真無愧色者也。』

觀諸人評衡之辭。各有所見。各道其是。吾人固不得一一爲之辯證。然就詩論詩。斟酌衆議。而定一折衷之說。倘亦學者所許乎。夫詩者。心聲也。天籟也。情之所至。形於言。言而合於自然之律。使有舒疾長短。咏歎往復之。和則詩之體制極矣。初無一定之格調也。自國風至楚辭。楚辭至漢魏。其間咏歎之作。格律之限制極少。故詩多雄渾自然。樸質淵永。自齊梁而降。詩人多遵定格。相習成風。有唐一代。在定格之中。極盡作詩之能事。幾於不容有繼響者矣。宋初沿習晚唐風格。所作多萎靡膚麗。鮮有挺拔特立。獨樹一幟者。迨歐陽梅蘇。始略變其格調。而振其衰靡。黃山谷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翻陳出新。自爲門戶。此正時代潮流必然之趨勢。而豫章適秉其天賦創造之資。應運而生耳。初非豫章之好奇喜拗。故爲矯揉造作之態。以炫耀詞壇也。不然。則異說之倡。人且唾棄其不經。極其致。亦不過如曇花一現。風流雲散。又豈能爲一代詩宗。千古楷模乎。故嚴滄浪李東陽之論。實爲迷信唐人萬能之偏見。

而忽視時代變遷之僻論也。夫唐人依唐人之格調造就之深。古今共貴。若使後人繼續做效。其格調不容自出剪裁。則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後人雖欲凌鑠唐人。而不可頡頏唐人。而不得違論其能超越唐人。接踵漢魏。故江西詩派之自出機杼。以清新奇巧相訓者。亦正爲求脫前人窠臼。使詩學得以重關蹊徑。重放光明耳。劉後村云。宋詩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其所以過之者。實格調之變。有以致之也。至於因新奇拗巧之是務。致每失雄渾自然之天趣。確爲江西派天才較低作家之通病。然瑕不掩瑜。亦未足爲江西派之詬。夫人各有其才力之限。彼效法江西者。旣限於其才。而蹈缺失。使之效法漢魏盛唐。又詎能免畫虎不成之譏。則詩之高低。於江西派格調之優劣。何與焉。抑又有進者。山谷之論詩曰。學者多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書。乃縱酒以昉詩。故詩人致遠則泥。必皆離此諸病。謾及之可也。又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又云。詩文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洪炎序山谷詩。稱其發源以治心修性爲宗本。放而至於遠聲色。薄軒冕。極其致。憂國愛民。忠義之氣。隱然見於筆墨之外。凡句法置字律令。新新不窮。魏衍論後山之詩曰。後山詩語精妙。未嘗無謂而作。其志意行事。班班見於其中。以是知江西派於詩學之銳意求精。力趨詩材之充實矣。今人有論唐宋詩之區別。以舖寫實境者爲唐詩。吟味性靈。掉弄虚機者爲宋詩。是真不知唐賢宋賢三昧者矣。翁方綱覃溪之言曰。盛唐諸公。全在境界超詣。所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及嚴儀卿以禪喻詩之說。誠爲後人讀唐詩之準的。若夫宋詩。則遲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風月之態度。山川之氣象。物類之神致。俱已爲唐賢占盡。卽有能者。不過次第翻新。無中生有。而其精

詣則固別有在者。宋人之學。全在研理日精。觀書日富。因而論事日密。如熙寧元祐。一切用人行政。往往有史傳所不及載。而於諸公贈答議論之章。略見其概。至於茶馬鹽法。河渠市貨。一一皆可推析。南渡而後。如武林之遺事。汴土之舊聞。故老名臣之言行。學術師承之緒論淵源。莫不借詩以攷據。或其言之是非得失。與其聲之貞淫正變。亦從可互按焉。由此可知唐宋詩虛實之分際。恰爲論者所顛倒。無怪乎盲稱唐詩之妙。而鄙薄宋詩也。余謂唐詩宋詩在文學史上。各有其重要之地位。此一時。彼一時。此一事。彼一事。未可以同日而語。一概而論也。江西派之所以自創系統者。亦正欲有以自異於唐賢。山谷後山。知唐賢既已盡自然觀照自然欣賞之能事。故勉其同儕及後學。以經術學問爲學詩之基礎。其究也。江西派詩材多偏重倫理社會。夫以自然觀照爲宗者。必求其境界之超詣。以倫理社會爲主者。必務其義理之精微。前者偏於靜。而基於天性。後者偏於動。而本於學問。主靜者其妙在虛。主動者其妙在實。靜動虛實之說。其唐賢宋賢三昧之分際歟。雖然唐宋虛實之分。不過泛論其時代文學精神之所在耳。未可以之律一切詩人。一切詩篇也。唐人不必不同於宋人。亦正猶宋人之不必不同於唐人。不然則江西派所祖爲少陵。而少陵爲唐人。使少陵而不自異於其儕。獨闢蹊徑。以爲後世倡。則山谷又詎能以之爲宗邪。少陵生於唐。而不爲時代所馴服。特立獨行。終成其爲偉大之社會詩人。此其所以不僅爲江西派之祖。宋人之範。而爲千古詩聖歟。創造天才之於文學。顧不重哉。

敘述宗派中人。與鄙人所知。偶有異同。而博洽過之。治詩者可以觀覽焉。石遺老人書。

考古藝術附

滇金石跋錄(續)

騰衝李根源印泉

地藏寺梵字經幢 前光緒庚子應鄉試。居昆明。嘗偕革就三解。以莊兄訪地藏寺遺址。謁二忠墓。摩挲此幢下者竟日。今西事平。入省。侍樾村師。再謁吳王墓。飭工拓獲幢片。計八面。七層。梵漢文參半。經刻曰佛說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大日尊發願。四宏誓願。末鐫大理國佛弟子議事口布燮袁豆光敬造。佛頂尊勝瑤幢記。款署皇都大佛頂寺都知天下四部衆洞明儒釋慈濟大師段進全述。文作駢儷。斐然有魏唐風。王蘭泉先生錄入萃編。萃編闕造幢人名。岑襄勤通志定爲袁豆光。余詳加審視。確是此三字。且記中有袁氏之德一語。尤可證明爲袁記也。岑志又謂高生明則大將軍高觀音明之中子。以南詔野史載後理國文安皇帝段正淳天授八年。善鄯高觀音來朝。擢爲安將軍。是在崇甯二年。按今滇省會蒙氏善鄯府也。段改善鄯牧。豆光進全雖不可得知。而此幢可定爲北宋時物。昆明境內第一古刻。任其滅沒荒草間可乎哉。阮志稱地藏寺爲宋末蜀僧永照雲晤建。重修則可。若云創建。殆未攷是幢之年歷耳。並正之於此。

元世祖平雲南碑 少時讀唐炯通志載此碑文。及尤侗毛奇齡潘耒平滇賦頌。輒引爲奇恥。蓋恨胡

人深也。故居大理。嘗過碑下。未嘗一觀。去春託范繡章進士宗瑩訪拓大理碑刻。寄此拓片至。二石各廣五尺。先一石三十行。又一石二十八行。共五十八行。行二十字。正書。詳細讀之。文字莊雅。絕不俚俗。字亦圓整。而所紀事實。確爲雲南

之法頗類豫章。惟因服膺蘇轍。不樂見稱爲江西派人。欒城集評其詩似儲光羲。余謂其詩工力頗高。略欠妙造自然之致。李彭商老。有日涉園集。其詩拘挾少變化。晁冲之叔用。有具茨集。詩格高逸。超然獨往。其悲哀警策之處。無怨誹沉抑之思。南渡以後。惟放翁可以繼之。惜其篇幅尙欠闊大耳。江端本子之有陳留集。端友子我之弟。傳詩絕少。端友有七里先生自然集。呂氏圖中未列其名。而厲鶚太鴻作宋詩紀事。則列其詩於江西派。其弟反不與焉。蓋兄實優於弟也。楊符信祖。有楊信祖集。失傳。今僅存「吏道官官惡。田家事事賢。」二語。後村劉氏謂爲唐人得意語。謝適効槃。詩似元暉。後村以爲工力未逮。確係定評。夏倪均父。有遠遊堂集。用事琢句。獨闢溪境。言近旨遠。可以諷味。王直方立之。有歸叟集。喜從蘇黃諸名公遊。詩多游覽唱和之什。風格雋秀。略欠挺拔。高荷子勉。有還還先生集。用事穩貼。置字有力。矯健雍容。綽有餘裕。僧祖可正平。有瀑泉集。詩雄爽。僧善權異中。有真隱集。詩清淡。其餘圖中所稱饒節。潘大觀。何覲。均不可攷已。宗派圖作者呂本中居仁。有東萊集。爲詩變化奇逸。流轉圓美。確能傳衣山谷。宗派圖之後。有原委豫章而續起者。有宋一朝名家輩出。其尤可攷者。有曾絃伯容。及其子思顯道。伯容有臨漢居士集。夏均父謂其五言類元度。又云秀句無一塵。顯道有懷峴居士集。得其父句法。楊誠齋稱其父子之詩。望山谷之宮庭。排闥而入。歷階而升者也。曾幾吉父。有茶山集。詩宗豫章。與韓子蒼尤近。而清淡獨到。其拗律歷落蒼茫。自有天然闢筍處。南渡後陸楊尤范四大家。皆師事茶山。傳其詩法。雖能脫卸其羈絆。別立門戶。而江西派一線相承之跡。猶彰彰可攷也。陸游務觀。有劍南詩稿。其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

無照元鑒禪師行業記

民國元年秋。解兵旋省。居碧雞山華亭寺。偕樾村師楊迴樓先生盧滇生繆

延之趙澄甫段樹廷諸君游太華羅漢壁。太華佛巖寺頽圯。沐祠尤甚。於敗壁間獲本寺開山祖無照

行業碑。元延祐二年乙卯重光大荒落佛成道日。按察使趙世延撰。御史官楊耀卿書。嗣法弟子宗鑑

八人暨兩序清衆等同立。文研雅。字剛健如柳誠懸。元碑中精品。不僅爲滇石珍也。世延元史有傳。其

先雍古族人。居雲中北邊。至元間按察雲南。討烏蠻有功。征八百媳婦。今景線景邁即八百媳婦地兵敗坐罪棄市。

今八百竟屬之莫人。緬仰前徽。能無興慨。又獲用然卓公禪師行狀。康熙三十一年刻石也。南陽李麟

光撰文。繼席本山比丘學性書。字寫王聖教。風神秀逸。可傳之作。亦滇僧中之工書者。並記及於此。

景善殘碑。在今鹽興縣。同學邑人陳述之善拓寄。高一尺五寸。廣一尺二寸。十行。行長者十三字。短者十字。行書。題曰景莊王後裔

墓志。景莊王之稱。余考遍史志無所得。鹽興舊楚雄黑鹽井提舉司地。民國初元。余長軍政部。始置縣

定名鹽興者也。白鹽井。改設鹽興縣。滇之景氏。有永昌灣甸土知州。屬細賧蠻。細賧。蠻之一種。善屬何種。無可考。

但其官階署曰布燮。布燮者。蒙段官名。輔相之謂。如中朝宰相。決國事輕重者也。善之先當爲段高重

臣。至正辛卯。元順帝十一年。十五年爲乙未。時張士誠韓林兒輩崛起。稱帝。烽火已遍大江南北。滇中

亦有紅巾明玉珍之侵入。梁王名把匝剌瓦爾密。元世祖第五子。呼格齊之裔。段功及子寶則相猜忌。相仇殺。已非至元以來之

太平景象矣。雲南雖平定於元。置郡縣建學亦始於元。而草昧初開。歷時不久。石刻自無多。此雖殘斷

亦足珍也。

王驥誓江碑

在大金沙江東岸。載明史王驥傳及雲南省府州志

光緒乙酉英人踞我緬甸。並吞我素不屬緬之孟

養孟密蠻莫猛拱諸土司地。碑之所在。遂非我有。庚子之冬。英兵徇江北上。闢三鴉碕為密只那府。修

築鐵路。竟捶碎尚書碑。沈之江中。地已不保。史蹟尚冀倖存耶。可悲已。先從父雨農公。諱恩周光緒乙未歲貢有

夏鳩江弔古一首。乃公壬寅居密只那時作也。夏鳩即大金沙敬錄如次。夏鳩江上瘴雲起。江邊石碣苔花

紫。麓川思氏叛靖遠總督雲南軍務征之。緬敗。函任法首級獻軍前。請以江為界。靖遠啾啾鬼哭天陰時。於夏鳩江邊立石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十七字大書深刻。

隱隱軍聲重霧裏。憶昔思氏叛麓川。結緬亂我滇之邊。筋竹標鉅排象陣。緬夷以筋竹為矛名之曰標。標頭著有毒藥。中者輒斃。東

於象背飛刺人於。桃花水漲據毒淵。桃花落時瘴起。谿中。王師一下如拉朽。任法鼠竄緬曾走。武侯七

百步外無不中者。縱重攻心尚書三征纔授首。巨碣立在江之涓。戊辰冬余親訪。獲之摩挲其下。南人不反畏天威。江枯石爛不敢渡。長

江天塹界華夷。碑峙江頭五百載。一朝地圖顏色改。乙酉十月。緬為英夷。黃鬚碧眼渡江來。昔日盟言

今安在。英夷踞緬後。渡江。進佔至昔馬昔董。記得初來碑尚存。於今惟見江狂奔。庚子歲盡英夷毀。碑石沈之江中。犴鳥悲鳴江花萎。茫

茫四顧空斷魂。

侯璉鐘銘

此同里劉夢澤。楚湘拓贈侯璉鐘三面。正書陽文三十行。邊徼鉅製也。鐘文云。騰衝在古

一始立守禦千戶所。正統間天戈殄滅麓寇。乃建軍民指揮使司。欽命參贊軍務少司馬侯公。築立城垣。

控制一方。諸夷懾服。乃督工鼓鑄禁鐘。以警昕夕。為之銘曰。海宇平邊。境甯咨爾。巨鏞以時。而鳴。出入

息民安其生。以警以禁。內外肅清。祝我皇禧。億萬斯齡。昭勇將軍。騰衝軍民指揮使司。指揮使陳昇。景

泰元年歲在庚午春。騰越城落成於正統戊辰。鐘則鑄於次歲景泰庚午。侯公有築騰衝司城記。史明

璣傳不載。築騰越城事。惟楊甯傳中。正統九年。代侯璣參贊雲南軍務時。麓川甫平。甯以騰衝地要害。與都督沐昂築城置衛。設戍兵。控諸蠻邊。方遂定居。云與碑鐘文皆不應。何哉。侯公不僅雄於文。且工詩。其高黎貢山云。高黎貢山花正紅。千岫萬岫烟雲中。險道迢嶢鎮眉黛。絕巘突兀壓穹窿。鶯聲鶯聲滿丹嶠。遠色近色皆蒼松。記取此境付彤管。豪吟野眺生春風。足與蘭泉璞函補。山甌北先後輝映矣。與此鐘銘為騰邊極關掌故之作。足見吾騰越之有今日。皆征麓諸公締造之力。非然者。亦緬甸孟養木邦之屬耳。城心小街舊建碑。題曰正大光明四字。高六尺亦侯公所作。余幼時嘗玩弄其下。光緒中郡守黃炳堃卽其地改建文星樓。此石移置何所。不可知矣。

華嚴寺碑

華嚴寺在騰越城東五里。地屬東練勝境也。光緒辛卯。余年十三。侍先師杜子濤先生游

寺中。先生好古成癖。曾手拓祝碑以歸。壬子之春。又侍趙樾村師一宿方丈室。摩挲碑下。今兩師均歸道山。追憶舊游。能無悵惘。碑為成化二年秋七月社學教讀承信校尉廬陽王宗紹尊撰。騰志載宗字紹會通經術

工書翰。不妄取。予歷官二十五年。委徵屯糧。收放無二。耗羨不歸私橐。嘗市官牛以給軍戶。當道重之子。統字文瑣。宏治己酉舉人。有文名。郡中尚其學。意氣清醇。未經出仕。古越松竹友人王冕書並篆額。冕字仲端。初以儒官。謫清水關巡檢。正統間王驥征麓川。冕上邊略甚。諸夷情麓川平。任所鎮撫。逾四十六年為正德七年。秋七月鼎新

重立。述洪武定滇。置騰衝守禦千戶所。正統平麓。築騰越石城。設騰衝軍民指揮使。又云。寺不知創自何代。重修者千兵藺愈也。愈所千戶藺宗賢子。征麓川有功。其次子剛。見騰志孝友。繼愈修寺之藺昂

字文舉者。愈之第五子。藺氏今居綺羅清水明朗。為騰中鉅族。吾友哲樓香谷亦其胤也。正德間地震。碑斷為二。上截漫漶。下截完好。高七尺。廣二尺。四寸。二十四行。行五十五字。正書。又碑嘉靖元年壬午春三月。教讀義官德興

祝璣撰文。璣字確。菴德興。儒士。性耿介。工詩文。尤精易理。洪武時以罪戍騰衝。尋宥歸。從學者衆。留指揮之。遂家焉。年七十餘。讀書不輟。按碑為嘉靖時作。璣當為嘉靖時人。志以為洪武戍騰誤。指揮

考 古 五

使長沙陳廉書丹。

廉騰衝正指揮使陳欽曾孫湘籍也。成化五年欽自蒙化衛調騰協守。至廉襲司篆延紳士兩修司志。其即易孔彰先生之騰司志稿乎。今無傳惜哉。

指揮使合

肥陳印篆蓋。

印正指揮使陳昇曾孫皖籍也。正統十二年昇由金齒司調騰傳七世。今文廟為印宅即父老相傳之陳相子宅實則舊指揮使署也。

述地震寺傾。蘭昂再修。

並捨田給常住。文千餘言。雅飭可誦。字亦秀健。有法。

高六尺廣二尺四寸。二十四行。行五十四字。正書。

騰中寺觀。以金輪護珠

華嚴寶峰為最古。

志載四寺皆元以前建。

而碑刻所存。則以金輪

距城西五里一名大佛寺。余家祖墓在寺西北。

華嚴兩寺為最先。亦見

騰之文化。至成化七年立學以後。始啓發焉。朱明以前不足徵也。

(未完)

曹靖陶 熙宇 在北平日得名女伶新艷秋為弟子同泛頤和園昆明池作昆

池艷泛圖今年九月靖陶復往北平過蘇索題

鶴望

子建當年賦洛神。凌波羅襪不生塵。曹家韻事傾天下。又寫嬌花倚暮春。

昆明池水碧。淪漣數到紅。艷問字年此。去江湖重載酒新霜。又蘸菊花天。

飲流齋說瓷貢疑

大邑楊獻谷

據飲流齋說瓷云。古月軒凡三說。一謂古月軒屬於乾隆之軒名。畫工爲金成字旭映者也。一謂古月軒係胡姓人。精畫料器。而乾隆御製瓷品仿之也。一謂古月軒爲清帝軒名。不專屬乾隆。歷代精製之品。均藏於是軒也。三說者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要之無論其孰確。一言以蔽之。則凡屬堆料款畫。極精細而饒有清氣者。皆爲最名貴最瓌寶之品也。

案飲流說瓷。係番禺許君之衡字守白所著。而江浦陳公瀏字亮伯者。則謂其剽襲伊稿。居然風行一時。陳公爲公穆先生至友。許君屬公穆先生至親。自易相識。證以許君自題六十均曰。結習痲成癖。嚶鳴道不孤。近鄰寂園叟。時過鬪杯廬。蓋寂園爲陳公別號。嘗作鬪杯堂詩。并約人鬪杯以爲勝負。果說瓷爲陳公之稿。則自陳公說古月軒已誤。許君乃再誤之。古月軒如是乾隆軒名。或清帝軒名。不專屬乾隆。故宮近已開放。熱河奉天兩行宮。亦可入觀。圓明園圖說具在。頤和園任人游覽。遍索無古月軒名。至云胡姓人精畫料器。而乾隆御製瓷品仿之。尤爲無稽。清初名人帝京筆記。從未隻字提及。忽百餘年後。有此傳說。非琉璃廠肆販夫之造謠。卽煙袋斜街冷攤之設謊。以之入書。儼成故實。再百餘年後。以訛傳訛。必有據爲典要矣。爰攷承乾宮中所陳列古月軒瓷。不下百餘品。乾隆時原有標識。咸稱瓷胎畫磁礮。又考磁礮爲法郎西瓷之呼。法郎西瓷入口最早。有簡呼爲洋瓷。其彩爲洋彩。若臙肢水。若紫。若藍。皆其特色。乾隆甚悅之。旣製瓷胎畫磁礮。又製金胎畫磁礮。料胎

畫磁礮。玻璃胎畫磁礮諸器。不過瓷胎較名貴耳。瓷胎在景德鎮御窰。定燒脫胎。毫無瑕疵。西人譽爲人造玉。亦可稱爲玉胎畫磁礮矣。

又說瓷謂畫工爲金成字旭映。因誤會印章有此文。卽認爲畫工人名。不諳清制大小臣工書畫進呈。無不冠臣字印章者。且在承乾宮中校閱瓷胎畫磁礮器。凡畫秋花有紅黃色。皆蓋金成旭映印章。如畫竹爲彬然君子。畫山水爲山高水長。印文各有貼切。凡大內定製之器。類皆如此。概非畫工人名也。

又據說瓷云。至乾隆研鍊瓷質。勝於康雍。而繪畫則除古月軒外。稍未之逮。其官窰多作錦地。參入泰西幾何畫法。雖窮妍極巧。錯彩鏤金。然視康雍之渾雅高古。雅人視之。殆不如矣。

案古月軒之說。既如上列。毫無確據。此後應改從清高宗原題曰瓷胎畫磁礮。其窰爲御窰。胎骨較康雍爲勝。由景鎮入京。高宗選如意館供奉畫師。繪畫於宮中。開爐烘花。故其繪畫精妙絕倫。駕康雍而上之。官窰錦地夾彩。獨創一格。渾雅高古。雖不及康雍。而富麗堂皇。始稱大官廚物。

又據說瓷云。乾隆以古月軒聲價爲最鉅。古月軒所繪。乃於極工緻中。饒極清韻之致。以人物爲最難得。卽繪杏林春燕。聲價亦騰噪寰區。疏柳野鳧。亦殊絕也。當時由景鎮製胎入京。命如意館供奉畫師。繪畫於宮中。開爐烘花。或謂曾見有臣董邦達恭繪者。然尋其畫筆派別。殆出諸蔣廷錫袁江焦秉貞之流。

案承乾宮中所列瓷胎畫磁礮器。不下百餘品。可謂集故宮之大觀。審未有款及印書臣某恭繪者。

獨見有臣董邦達恭繪。斯亦齊東野人之語。致謂尋其畫筆派別。殆出諸蔣廷錫袁江焦秉貞之流。亦未的確說。瓷最早由鄧秋枚印行之。時武英殿未得開放。陳許所見。瓷胎畫磁礮器。不過六七對。初無杏林春燕。疏柳野鳧。仙山樓閣。寒江獨釣。春農圖等名。有之自管理武英殿開放人始。說瓷引之。杏林春燕。疏柳野鳧。絕非蔣筆。又不類袁焦。仙山樓閣。仙山畫派。亦非袁筆。樓閣似袁而實非袁。寒江獨釣。樹枝不屬蟹爪筆。山石不用鬼臉皴。直指爲袁。於心未安。春農圖。農人必出郎世寧筆。焦尙未能臻其生動。要之當時如意館供奉畫師。其最著者。如郎世寧。高其佩。鄒一桂。張若澄。黃鉞。黃鼎。李世倬。金廷標。陸遵書。沈銓。輩頗極一時之盛。董蔣固列上選。袁學。郭熙。終存匠氣。焦宗。郎法。自下郎一等。考如意館在今北海公園東面。又呼曰狀元府。至郎世寧係意大利人。入中國傳天主教。工寫真。康熙時作內廷供奉。歷乾隆。清高宗極賞之。阮元亦稱其畫有士氣。蓋能融會中法。貫通西理。無不兼善。凡瓷胎畫磁礮器之人物。多出其手筆。故世以人物爲最難得。

又據說瓷。云乾隆貢品。繪碧瞳卷髮之人。精妙無匹。西商爭購。值亦奇鉅也。又云乾隆繪人物面目。其精細者。用寫照法。以淡紅筆描面部。凹凸恍若傳神阿堵者。然嘉道以後。無復斯製。

案貢品是官窰。繪碧瞳卷髮。多出郎世寧及門弟子手筆。不失郎之祕傳。故亦精妙。至用寫照法。以淡紅筆描面部凹凸。官窰皆按此法。御窰若脫胎經郎以料彩淡約烘托。小孩少婦。顏色尤妍。栩栩欲活。此瓷胎畫磁礮一器。有值至美金五萬者。

又案敦皇吐魯番掘出唐畫人物。無論爲絹爲麻。爲板爲壁。其面部輪廓。皆先用淡紅筆畫底線。再壓上墨筆線。謂之吳裝。其實吳道子前小亞細亞一帶宗教畫。已有此作風。若周昉畫美人耳根。用淡紅烘托。面部務呈三白餘紅淺深自然。又別開一派。卽居內廷久。得見吾國古畫真跡較多。耳濡目染。兼采中西之妙。所畫尤覺過人。

又據說瓷云。錦灰堆卽俗所謂規矩花。在管見頗爲不取。然乾隆之精品於極華縟之中。饒有清空之處。不盡填滿也。精者華腴富麗。恍見黨太尉貂裘羊酒之風。夫亦足以自豪矣。

案錦灰堆法。自印度佛教美術傳入中國久矣。瓷上畫錦地。加寶相花。錦地加西番蓮。錦地加西番菊。康熙已有乾隆踵事增華。瓷胎畫砒礪。余僅見四器有錦地。一中碗。黃地開光。內畫臙肢色山水。無題句及上下印章。碗底乾隆年製堆料藍款（友人所有）一大盤。外蔥翠錦地。加畫着色折枝秋花。一小碟。外黃錦地。加畫着色串枝蓮。一小碟。外葵綠錦地。（皆詳後列）可知料彩御窰錦地器。較官窰難得。說瓷所舉。大概爲官窰而發。御窰殆無不精矣。

又據說瓷云。乾隆大興錦地花。參入泰西界畫法。俗謂之規矩花。鏤金錯彩。歎觀止焉。人物細微。毫髮畢現。翎毛尤極工緻。均以古月軒爲極則。又與蔣南沙沈南蘋等把臂入林矣。

案蔣沈皆不能人物。於翎毛走獸。固優爲之。尤長花卉。惟落筆豪放。不涉纖細。是其真蹟。故宮有進呈畫可證。不解說瓷果何所見。何以定瓷胎畫砒礪人物翎毛。必爲蔣沈之徒歟。

又據說瓷。云雍乾之間。洋瓷逐漸流入。且有泰西人士如郎世寧輩供奉內廷。故雍乾兩代。有以本國瓷器摹仿洋瓷花彩者。是曰洋彩畫筆。均以西洋界算法行之。尤以開光中繪泰西婦孺者爲至精之品。至於花鳥亦喜開光。又有不開光者。所用顏色。純似洋瓷。細辨之則顯然有別。且底內往往有華字款也。

案洋瓷自明時已流入。康熙瓷胎畫磁礮。卽仿洋瓷用洋彩法。始以料彩行之。說瓷云。雍乾間逐漸流入。未免失考。界畫折算。吾國唐畫已明其理。大凡名蹟如唐人五星念八宿神形圖。歷代帝王圖。服飾錦地。多合泰西界畫之定理。宋李明仲營造法式所繪。亦有鋪地錦。元趙孟頫教子雍先學界畫。并傳有界尺。分布諸法。必謂界算自西洋。恐爲印度佛教美術中人所不許。瓷胎畫磁礮。開光之人物花鳥。出郎手筆。有投影法能透視。具隻眼觀之。尤神妙。此由鏡頭光學而來。謂之西法可也。要之景德鎮瓷胎所加洋彩。審爲堆料。而底內華字年款。又爲堆料。或紅或藍。皆屬御製瓷胎畫磁礮器。反之則否。又考景泰瓷。卽銅胎仿磁礮。世呼景泰藍。藍礮一聲之轉。而磁礮捷讀。止一礮音。又據說瓷云。康熙素有名者。莫如堆料御製盤。有青有黃。有紅有綠。彩地夾彩。顏色填滿。所繪多繡球牡丹番蓮之屬。亦有花際嵌字者。

案康熙堆料御製款。皆濃色。臚肢。卽瓷胎畫磁礮器。承乾宮中所陳是盤。非盤。盤惟武英殿有之。花際嵌字。屬青花器。絕非堆料款。然有景鎮燒成青花。年款如大清雍正年製。白地。盤盤上加料彩畫團蝶。用三十六種彩色。不題句。亦是瓷胎畫磁礮器中之極品者。余曾見慶寬有一盤。口有微傷。猶

索值七千元云。

又據說瓷云。吾國所造銅胎掛瓷之品。市人通稱。亦曰洋瓷。實則此類彩繪。大半本國華風。尤以繪西廂等故事爲多。其兼仿洋彩者。反居少數。則呼曰洋瓷。稱名殊嫌不當。大抵互市伊始。洋瓷流入。有銅胎者。遂印市人之腦。由是凡瓷之銅胎者。不問其爲本國製與否。概以洋瓷呼之。相沿成習。牢不可破耳。

案此銅胎掛瓷之品。卽清高宗定名銅胎畫磁礮。御製有郎畫歐西風俗圖。與瓷胎畫磁礮抗行。餘則價格稍遜矣。

又據說瓷云。乾隆花鳥。除古月軒外。殆不能比跡。康雍惟人物仕女。工緻秀媚。乃殊尤耳。

案上舉係爲官窰瓷而發。若御製瓷胎畫磁礮。三朝相較。康時畫花無鳥。雍始大興。乾尤盡美。仕女概由郎繪。歐風東漸。無復周昉周文矩之餘韻矣。

又據說瓷云。墨彩則以淡墨繪諸白地而已。視同常品。不外備鑑家之一格。

案官窰器有墨彩者。墨之濃淡淺深。仍分五彩。非僅以淡墨染翰。便能了事。若御製瓷胎畫磁礮之墨彩器。皆饒有士氣。爲最難得。詎可以常品視哉。

又據說瓷云。臙肢水一色。發明於雍正。而乾隆繼之。以其釉色酷似臙肢水。因以得名也。始製者胎極薄。其裏釉極白。因爲外釉所照。故發粉紅色。乾隆所製。則胎質漸厚。色略發紫。其裏釉猶白於燈草。邊處如白玉一道焉。至乾隆末葉。喜滿雕陰文細花。繪以雜彩。比之初年。殆不啻上下床之別。而近今僞製。尤以

此類爲多。客貨多係疙疸釉。而明艷鮮麗釉亦極薄。至嘉道以後。雖有此色。然已比之自檜矣。

案辨別瓷胎畫砑礮器之真僞。卽在彩色。若臙肢水。若紫。若藍。三者爲空前絕後之特色。臙肢水在。白地脫胎瓷上。非發粉紅色。實如海棠着雨。含嬌欲滴。而寶光四射。則又如極淡玫瑰紫之寶石。紫色必如紫晶石之深紫。但紫中久視。既不發紅。復不發黑。藍色必如藍寶石之深藍。與回青有別。蓋三者透明發艷。名爲料彩。其原質採自歐西各國寶石粉。加工特製。乾隆末年。此種彩色告罄。故嘉道後之仿作。不足觀矣。

又據說瓷云。康熙官窰客貨。概無粉彩。惟御製料款之盃。則有之。其粉紅爲地。雜以彩繪者。尤爲珍罕。市人不察。輒以臙肢水堆料款呼之。實不知粉紅與臙肢水迥乎不同也。或謂此等堆料盃。乃雍正物。而書康熙款者。亦屬非是。

案康雍皆尙硬彩。從不用粉。安有康盃以粉紅爲地。間嘗遍察承乾宮中。瓷胎畫砑礮康盃一對。底係濃色臙肢。書康熙御製四字。絕非粉紅。可見說瓷謂臙肢水一色。發明於雍正。亦屬非是。康盃底書筆頭輕處。已呈臙肢水狀。當不俟雍正始能發明。

又據說瓷云。脫胎一種。其薄類於雞卵之殼。故又謂卵髒純乎見有釉。不見有胎者也。映日光照之。表裏能見手影。有花者於其裏照見外之花紋。有款者於其內照見底之款字。此等製器。始於永樂。仿於康雍。乾隆以後。遂不能仿。蓋奪造化之天工。極製作之能事矣。又云脫胎之製。始於明代永樂。宣德亦精。製器

有名者。爲吳十九。紫桃軒極稱之。其薄者能映見手指之螺紋。眞絕品也。康雍所仿。雖亦極薄。然多能映見花與字耳。

案永樂脫胎果盤。余見廠肆所出。爲影青錐花雲龍。其薄幾類於紙。蓋仿宋影青也。至武英殿所陳列。壓手盤一對。殆白如鴿卵。康雍乾小酒杯。均有仿作。尤以瓷胎畫磁礮之乾隆小酒杯爲最。胎不尙薄。而照見花紋款字。與永樂脫胎果盤相若。惟不能映見手指之螺紋耳。

據說瓷云。宣窰青花五彩各器。亦發明極多。咸爲後代所祖。如以輕羅小扇撲流螢等畫詩句入瓷。實開其先。

案雍乾瓷胎畫磁礮器。類多有題句。係仿宣窰。惟題句之上下有印章。并爲臙肢水或抹紅。是雍乾之創格。

據說瓷云。有清瓷品之最高貴者。厥惟料款。料款有兩種。曰某某年製。曰某朝御製。大抵皆四字爲多。間有六字。書法似歐王間。亦有似虞永興及宋槧者。有竟作宋體書者。乾隆末葉。間有作鐵線篆者。

案承乾宮中所陳列瓷胎畫磁礮器。底料款佔百分之九十餘。爲景鎮燒成翠藍或青花。類似歐虞書。大清雍正年製六字。康乾絕無此製。康熙御製四字。皆濃色臙肢橫輕豎重之宋體字。乾隆堆料藍款。亦多屬宋體。四字六字皆有。但無鐵線篆。惟官窰有篆款。不可混入料款而爲一談。至宋槧卽宋體。不過北宋有較南宋稍長方者。不能分宋槧是專指北宋。宋體是專指南宋。誠不解說瓷之有

別者何在。又歐王之王。亦不識爲何許人。如曰二王則在歐前。不應歐王。應曰王歐。然料款無學二王書者。此又何說。

又據說瓷云。凡料款之字。皆釉汁凸起。雙圈方邊。至爲名貴。康雍乾嘉四朝皆有之。嘉慶已極罕。道光殆未之有矣。

案乾隆瓷胎畫磁礮器底。有止乾隆年製四字。而不畫雙圈方邊爲極精者。至嘉慶絕無料款作品。云極罕者。猶以爲有似與實際未符。

又據說瓷云。古月軒彩。爲有清一代最珍貴之品。價值奇鉅。而同時仿者。值亦相等也。古月軒爲內府之軒名。當時選最精畫手。爲之繪器。所繪有題句。上下有臙肢水印章。引首印一文曰佳麗。或曰光春。下方印二文曰金成。曰旭映。大抵卽繪畫之人名歟。當時所製不多。同時卽須飭工仿製。故仿古月軒彩者。亦係乾隆之物。其價略與之相埒。若直書古月軒三字者。乃屬後來僞製。而近亦罕見。故精者亦頗不貲也。案瓷胎畫磁礮。爲御製秘器。從不示人。亦不賞人。同時絕無仿者。嘉道後。御賞畫磁礮烟壺。不爲料胎。卽爲銅胎。亦無瓷胎者。余聞于晦若先生云。慈禧太后當政。曾破例以瓷胎畫磁礮瓶一對。壽英后維多利亞。李文忠充大使。于作隨員。英后命李當筵題詩。于代想杜詩成句。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經重譯以進。英后大喜。并將瓷胎畫磁礮瓶。任來賓傳觀。由是瓷胎畫磁礮器。蜚聲寰球。價值鉅萬。至題句引首。章曰光春。實先春之誤。先春每限於畫梅用。佳麗多用於玫瑰月季牡

丹之屬。亦非繪畫人名。若器底直書古月軒三字者。係輓近僞製。或後加彩色。較真品判若霄壤。又據說瓷云。或謂古月軒乃胡姓人。精畫料器。所畫多烟壺水盛等物。畫工之精細。一時無兩。其曾否畫瓷器。未可臆斷。而乾隆御製。乃取其料器精細之畫。而仿製入瓷耳。又謂胡氏之款。凡三種。有古月軒三字者。有乾隆年製者。有大清乾隆年製者。（皆指器料而言）是有古月軒三字者。亦非僞託。與前說異。然謂爲精畫料器。則甚有據。謂爲胡姓人者。則又傳聞異詞矣。至市人凡屬堆料款之器。無論康雍乾諸朝。概謂之古月軒。其說則謂歷代此種最精之瓷器。藏庋於此軒。故以得名也。

案古月軒之虛構。已辭而闕之。殆如前列。茲不復贅。說瓷謂古月軒胡姓人。精畫料器。則似有據。其實不過陳公亮伯之傳說。

又據說瓷云。堆料款之器。始於康熙末年。終於嘉慶初年。康熙末年者。款多用粉紅。雍正至嘉慶。皆用藍料釉。又康熙御製堆料款小飯盤。有用紅紫天青湖水各色。以書款字者。四字堆料。筆法端整。是又不止粉紅一色矣。

案康熙濃色臙肢料款器。故宮寥若晨星。說瓷誤認爲粉紅。已剖白如前。至紅紫天青湖水各色料款。因故宮未有。余亦不敢強爲附和。或者有人好奇。哈德門外以各別色彩。投其所好。嘉慶未製料款器。亦以故宮曾無一器可舉也。并已證諸前列。

又據說瓷云。乾隆堆料而天藍色用鐵線篆者。所畫花卉。多團簇成錦。黃地五彩。視白地之疎落秀倩者。

雖同係料款。其價值乃少遜。

案乾隆料彩器。無篆款。已舉例如前。至黃地向來貴逾白地。如官窰黃地三彩及五彩。皆值鉅萬焉。安有料彩黃地。多費一重寶石材料。而反居白地之下。且花卉團簇。若團蝶。若百花。傳彩繁細。求之不得。貶之則莫名其妙矣。

以上將世之說古月軒者。引而伸之。核而實之。辨而明之。并於承乾宮中。作有系統之研究。分晰之記載。披露如右。世有同嗜。當按圖索驥矣。

(未完)

詩國國民政府改選布告

鶴望

曩年游戲選舉詩國正副總統及內閣當選者

大總統 顧炎武

副總統 屈大均

內閣總理曾國藩

內務總長范當世

財政總長樊增祥

教育總長王士禛

交通總長袁枚

實業總長程晉芳

海軍總長邱滄海

外交總長黃遵憲

司法總長沈德潛

今擬投票改選凡國學會員有直接選舉權用有記名連記法通信選舉自國曆十二月一日起至十五日封寄國學會轉交金鶴望結果於第三期國學商兌公布之選舉選依上式生存人無被選權

滇南茶花小志卷一

晉甯方樹梅 隴仙

滇南茶花甲天下昔賢已有定評矣羣書所載足資證印代表滇雲舍此奚屬志記載第一

山茶一名曼陀羅樹高丈餘低者二三尺枝幹交加葉似木樨硬有稜稍厚中闊寸餘兩頭尖長三寸許面深綠光滑背淺綠經冬不脫以葉類茶又可作飲故得茶名花有數種十月開至二月有鶴頂茶大如蓮紅如血中心塞滿如鶴頂來自雲南曰滇茶瑪瑙茶紅黃白粉爲心大紅爲盤產自溫州寶珠茶千葉攢簇色深少熊楊妃茶單葉花開早桃紅色焦萼白寶珠似寶珠而蕊白九月開花清香可愛正宮粉賽宮粉皆粉紅色石榴茶中有碎花石榴茶青蒂而小於石榴茶躑躅茶真珠茶串珠茶粉紅色又有雲茶馨口茶茉莉茶一捻紅照殿紅郝經詩注云山茶大者曰日丹又大者曰照殿紅千葉紅千葉白之類葉皆各不同或云有黃者不可勝數就中寶珠爲佳蜀茶更勝于若瀛云寶珠山茶千葉含苞歷幾月而放殷紅若丹最可愛聞滇南有三三丈者開至千葉大於牡丹皆下垂稱絕艷矣

王象晉羣芳譜

吾地山茶重寶珠有一種花大而心繁者以蜀茶稱然其色類殷紅嘗聞人言滇中絕勝

王世懋花疏

滇茶不寶珠而色鮮好嬌於寶珠茶其大如碗瓣有重台交覆可當芍藥苗人林大輅中丞官彼帶一株歸今傳種家有之開時千葉艷發綠葉掩映人是佳卉

王世懋閩部疏

山茶有數種而滇茶第一大如碗紅如血中心滿如鶴頂來自滇南名曰滇茶

陳仁錫香確類書

正月花山卿山茶三月花盟主滇茶

瓶史月表

山茶產南方樹生高者丈許枝幹交加葉頗似茶葉而厚硬有稜中闊頭尖面綠背淡深冬開花紅瓣黃蕊格古論云花有數種寶珠者花簇如珠最勝海榴茶花蒂青石榴茶中有碎花躑躅茶如杜鵑花宮粉茶串珠茶皆粉紅色又有一捻紅千葉紅千葉白等不可勝數葉各小異或云亦有黃色者

李時珍本草綱目

滇中茶花甲海內種類七十有二冬末春初盛開大於牡丹一望若火齊雲錦燦日蒸霞南城鄧直指有茶花百韻詩言茶有十德一艷而不妖一壽經三四百年尙如新植一枝幹高聳四五丈大可合抱一膚紋蒼潤黯若古雲罇疊一枝條黝糾狀若麈尾龍形一蟠根輪囷離奇可憑而几可藉而枕一豐葉森沉如幄一性耐霜雪四時常青一次第開放歷二三月一水養瓶中十餘日顏色不變直指公百韻詩甚工馮時可滇中茶花記

山茶宜於滇惟銀紅大紅二種在在有之無黃白錦邊各色而常一樹千花俱大如盞瓣若連環相拍洵足美觀通海縣螺頂者名尤著

張泓滇南新語

滇中花木皆奇而山茶山鵝爲最山茶花大逾碗攢合成珠有分心卷邊軟枝者爲第一省城推重者城外太華寺城中張石夫所居朵紅樓前一株挺立三丈餘一珠盤垂幾及半畝垂者叢枝密幹下覆及地所謂柔枝也又爲分心大紅遂爲滇城冠山鵝一花具五色花大如山茶聞一路迤西莫勝於大理永昌境花紅形與吾地同但家食時疑色不稱名至此則花紅之實紅艷果不減花也

徐宏祖滇中花木記

山茶花在會城者以沐氏西園爲最西園有樓名簇錦茶花四面簇之凡數十樹樹可二丈花簇其上樹

以萬計紫者朱者紅者紅白兼者映日如錦落葉鋪地如坐錦茵此一奇也僕嘗以花時登簇錦賞之有十丈錦屏開綠野兩行紅粉擁朱樓之句及登太華則山茶數十樹羅殿前樹愈高花愈繁色色可念不數西園矣 滇雲紀勝

茶花譜昆明趙璧撰璧字蘭完成化壬辰進士官至四川副使 舊雲南通志

茶花奇甲天下明晉安謝肇淛謂其品七十有二豫章鄧渼紀其十德爲詩百韻趙璧作譜近百種以深紅軟枝分心捲瓣者爲上同上

千葉茶花妙高寺歸化寺進耳寺虛凝菴者其大合抱其高數丈 雲南府志

滇中茶花甲於天下而會城內外尤勝其品七十有二冬春之交霰雪紛積而繁英艷質照耀庭除不可正視信尤物也豫章鄧渼稱其有十德焉艷而不妖一也壽經二三十年二也枝幹扶疎大可合抱三也膚紋蒼黝若古雲氣尊疊四也枝條夭矯似麈尾龍形五也蟠根輪囷可几可枕六也豐葉如幄森沉蒙茂七也性耐霜雪四序常青八也自開至落可歷數月九也折入餅中旬日顏色不變半含亦能自開十也爲詩一百韻賞之其紫薇樹猶極繁盛皆高十數丈蔭數畝許公署尤多盡千百年物也自夏徂秋紺英照庭應令人留連吟賞不忍捨去足稱二絕 師範滇繫賦產

滇中山茶第一惟會城歸化寺其本合抱花大如孟元明以前物也往來遊官羈客多餞別于此無錫施侍御武明洪武中謫戍滇南嘗作歸化詞云鴛鴦夢斷綵樓空馬首蕭蕭故向東歸化寺前多少淚年年

三月蜀茶紅音調最爲淒絕 滇繫雜載

感通寺在郡南十里點蒼之麓又名蕩山寺峰巒環遠林壑幽深楊升庵寓寺小閣題曰寫韻樓四壁皆升庵墨妙升庵往來大理永昌間近四十年訪於舊家得白古通玄峰年運志其書藝文升庵熟諳其語譯爲滇載記南詔始末方得詳備登寫韻樓雞足雪山橫亘煙雲之表明末滇詩人唐大來雍染號擔當和尙亦寓此樓壽九十餘樓前白茶花高數十丈大數十圍花如玉蘭心殷紅滇南只此一樹埋條分種皆不活也 滇繫山川

雞山各寺紅茶花有十餘種而白者最少惟大覺寺龍華寺白花山及傳衣寺者最佳 雞足山志

清高宗詠山茶詩火色甯妨臘月寒猩紅高下壓迴欄滇中品有七十二一誰能取次看 阮修雲南通志卷首

滇南茶花甲於天下昔人稱其七絕而明巡按鄧漢以十德表之稱十德花此花宜爲第一 檀萃滇海虞衡志

通海三元宮舊有茶花一本奇艷異於常樹月夜姿尤研妙花落時瓣皆仰而不俯明宏治間貢入御苑

不花後仍發回本觀始花 曹樹翹滇南雜誌

滇南茶花甲於天下明侍御張志淳作永昌二芳記內載茶花有三十六種杜鵑花有二十種皆永昌所

產者同上

明僧無住出家於定遠西化佛山開山建白雲窩寺精心修持寺前有水一潭住折山茶一枝倒插於潭側誓以茶花之榮枯徵吾道之成否厥後悟通三昧宗旨山茶發榮滋長花色較原本更艷後住坐化水

目山此花自明至乾隆方枯槁後人題詠稱之爲驗道花 定遠縣志

陸涼普濟寺在治北五里許中有茶花一株枝幹茂盛花瓣較多顏色鮮麗清初吳三桂移植省垣安阜園花忽萎三桂怒撻還之仍植寺中花復重開諺有朝佛不朝王之說 陸良縣志

茶梅類林云新羅國多海紅卽淺紅山茶而差小自十二月開至二月與梅同時故曰茶梅縣境山谷中多產有深紅淺紅雪白三種昔劉仕亨有詩曰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 雲南縣志

三色茶花舊有一株在州城天王廟前粉紅大紅桃紅三色間開其花不落地邑人異之莫之敢採州人朱克瀛朱鳳俱有詩今花無 乾隆晉甯州志

滇茶花爲全國冠推爲省花人無異詞三泊廢縣入安甯有大茶花折枝運省歲售數百金供一小學校歲費之半 袁嘉穀滇釋

劍川石寶山有趙氏寶岩居庭植茶花四大株皆殷紅花時光燄燭天俗呼茶花寺若不知有寶岩居之名釋大錯普荷皆有詩激賞今寺與花俱毀已近百年愈令我慨想不置也 趙宗瀚滇中茶花記

羅平寶蘭泉侍御工楹帖成集題昆明塔密苴茶花庵聯曰合萬樹花爲一身尋常未見有此非千年物定百歲父老當能言之其樹之大可知 方樹梅師齋隨筆

晉甯城北天王廟古茶一樹其心空虛三尺許中有清泉相傳可療目疾邑人楊佐有詩云神祠祠前古

茶樹樹心空虛三尺許中有清泉澈骨寒窮源不知何處所惜摧燒於咸同兵燹矣同上

盤龍寺明代山茶最盛邑人段巡按承恩盤龍寺詩有山茶樹樹倚雲栽之句今惟藥師殿前兩樹其大

合抱自十月開至翌春二月千紅燦爛光燄燭天相傳蓮峰禪師所手植也同上

(未完)

元嘉船象室隨筆

瓠廬

彰德明皇子墓被掘

本年三月上海時報記彰德通信云彰德城西郝家店村後於今正月初(舊曆)發現大明太祖朱洪武帝之某皇子及其嬪妃等之墓內中取出赤金鳳冠三頂金玉如意各一隻金頂人四個金鐲金爐金鼎以及金玉翠零碎器物數十件現據參加挖掘之某農人談是墓內容最詳茲將墓中真相及朱氏後裔控告掘發之地主各情紀之於次是墓發現於地深二十四五尺之土中墓宅爲青石砌成建築壯觀墓宅中北面爲較小一墓宅內中牆壁畫有龍鳳等譬繪畫甚美觀宅頂橫繫鐵樑兩根下爲硃紅懸棺七口正中之槨較兩旁之棺略高大棺頭且有凸金字二百餘詞未盡詳墓中有篆字石碑字約千餘惟聞標明有大明朱洪武之某皇子及其嬪妃之墓云七槨兩頭均用鐵練繫於鐵樑之上棺懸距地約二尺餘衆將棺槨鋸破見正中左邊二棺中兩女屍及右邊棺一女屍頭戴均爲赤金鳳冠左者懷抱玉如意一隻右者懷抱金如意一隻身着杏黃色鳳袍上繡丹鳳朝陽團花朵朵腰繫鳳鸞玉帶面容均未腐爛與活人無異挖者均謂奇怪其餘三女屍亦然或曰此係死後用水銀灌製不然屍體焉有數百年不腐之理六口女棺啓開後將內中貴重珍飾完全取出惟皇子男槨未啓既將所有之物取出即將墓門填封衆議使人秘密售賣言價三萬元多日未售妥而是墓既被發掘距離是墓六里之王峪村朱洪武之後裔約有數十餘家內有朱迪昌者年五十餘歲深知郝家店村民將其祖墳盜掘竊取遺物實屬有違法律即至郝家店與是處地戶交涉令其賠償一切損失地戶堅不承認朱迪昌即具呈控告於縣政府請依法懲辦云

贈善章草王魯生六十首并序

祥符靳志仲雲

魯生名世鏗。行九。晚號積鐵。天津人。幼隨宦汴梁。習舉業。善制義。北闈既屢不第。光緒己亥庚子間。隨祥符張太史季理入關。太史守鳳翔。榷稅漢中興安。更隨之上下漢江。遍歷南山。魯生少儻有奇氣。學北碑二爨。得其峭拔。俊在神韻。秀入骨髓。非如世俗之劍拔弩張。流入惡態者。中年後。溯源小學。九勢十二意。無不通透。尤專精章草。當時業此者少。羣指目之。稱爲杜撰字妖。慨然發憤。作章草草訣歌。屢易其稿。皆手自書之。第一稿。民國癸丑。刻於定遠廳。卽鎮巴縣。魯生時權縣篆。以赴北京應第四屆縣長考試。託邑紳張澄亭董其事。石質粗。刻工劣。正文脫百五十字。註語更顛倒錯亂。有文不對題者。殊不愜意。只搨得廿餘本。原石遂棄置中。經兵燹。土人砌牆用之。破碎無存矣。第二稿另起凡例。剪取古人碑帖之字。集爲百衲本。章草與今草兼收並采。每字各爲標明。使人易曉。此戊辰年漢中道阮道尹貞豫所刻者也。石現存南鄭寶峰山。第一第二兩稿。體例既殊。時代又有先後。故筆削刪定。頗有出入不同之點。然從無誤衛字爲樹。誤楷字爲眞。誤宋祝字爲鍾。王粗淺乖舛。如卓氏自青榭玻璃板本。跋語所指摘者。現第一稿石刻雖亡。而墨搨猶在。一一可覆按也。何謂卓氏自青榭玻璃板本乎。此係福建人卓定謀君庸所影印。而爲余紹宋越園羅惇彞復堪林志鈞宰平所跋者是也。是爲第三本。卓氏卽用魯生第一稿鎮巴石刻搨本。而逐行剪開。在每行中間一句之下。復腰斷之。另爲排比。並將小註及首尾標題款識。分別裁損銷滅之。謬稱不知姓名之明朝人所書。故神奇其說。便於高價出售。且不惜詆毀魯生。謂爲篡取古人所著。

蓋卓氏誤信魯生早世其後人式微因敢於淆亂黑白竊冀言者無罪也。卓氏本余跋標出三可疑三不可解及三可信。雖不免有疏誤處。然心細眼明。多所發明。實早參透個中機緘。若有機緣。使余氏用王刻搨本覆校一過。不難渙然冰釋矣。羅跋謂魯生改易數字。遂竊爲已有。大概根據余林兩跋。卽指衛爲榭楷爲真。宋祝爲鍾。王四字而言。不知此正余林疏誤處。蓋王卓兩本初無異文。儘可取王刻搨本覆校。無勞譎譎。余跋致疑第六行所缺效字。移置標題之下。魯生答謂第六行俾字下有石花在。不便鐫刻耳。余跋致疑正文與小註筆意有別。此可據魯生自叙及自跋答之。自叙云。意在規模後學。故務平正。不尙超脫。此指正文大字言之也。自跋云。據邑人親與刻石事者云。當時拙匠艱於上石。所有正文大字。轉倩人鈎摹。非僅一手。遂使通體不一律。且嫌板重凝滯。只小字不便鈎摹者。乃將原紙粘貼石上刻之。而筆意反較飛動。余跋致疑行間屨入小註。有乖古人體例。此條志當爲魯生答之。魯生僻處南山三十年。性復頽唐疏放。不修邊幅。今至首都。始與羅余林諸君子相值。卓氏只是傀儡背影中羅林余三君。而三人中羅獨發蹤指使。余氏則始終懷疑。且對於王氏書法。傾倒已極。今試取余氏所著書畫書錄解題增訂草訣歌條。及卓氏影印本余跋。細意推尋。其品題王氏書法。謂爲俱合章草法。度筆意亦佳。一則曰善書若此。何以毫不知名。再則曰在近人中不可多得。深惜其泯滅不彰。贊歎愛慕。甚於飢渴。而丁卯春。余氏寓廬召集畫會。時廖允端忽出示王氏增改草訣歌原搨。滿座駭詫。卓氏見事機不妙。不得已。最後始將前所截去祕不示人之舊搨跋語。取出相示。而又故意截去跋語下半段及款識。此卽王氏原刻自序也。凡

此經過曲折。余氏均詳記之。跋尾中。然則余氏前後所持態度。固不昭昭哉。林跋最重要部分。在於引證草訣二字源流。頗稱淵雅。惟須知王氏原刻標題。舊爲增改草訣歌。其意在訂正坊行假託右軍之草訣歌。今卓氏刪去增改二字。王氏命名本意遂晦。故有待於林氏重爲疏證。然若使王氏舊標題猶在。則林氏跋幾成支指矣。至於王卓兩本。初無差異。並石紋磨泐處。亦復相同。余氏跋早經標出。且大書特書。一書於卓氏本矣。尙何待下走贅述也哉。歲癸酉。于院長右任。電召魯生於漢中。旣來金陵。授館置醴。志復爲魯生介紹復堪。相見駭然。詫爲白晝見鬼。急馳書於林宰。平余越園。驚相告三百年前作者。尙在人世。而魯生殊坦然。輒舉孫過庭假以縑緗數語以相解。且笑曰。莊生稱逃空谷。見似人者而喜。今諸君子與我同嗜好。非皆似我者乎。甚願與同商榷。竊附於老馬識途之列。諸君子其不我棄也。其器量風度。可於此概見矣。志十餘歲時。識魯生於汴。庚子年。同客鳳翔。有王靳制義合稿之刻。再越歲。別於興安。甲寅。再見於燕京。其後曾一度以書抵我。言居易齋詩集中。不可無老友王九之姓氏。言猶在耳。宿諾未踐。今作小詩六十首。叙契闊。兼爲卓氏竊草訣歌板權公案張目。蓋所以爲報也。卓定謀之長兄寶謀。爲我癸卯補殿同年。又同時用進士館官費留學於英倫。蹤迹一時頗親。今寶謀墓有宿草矣。阿兄有靈。作何感想。欲起九原而問之。魯生現另起草。作改定章草草訣歌。區分爲六章。第一源流與變遷。第二部首合形聯。第三糾謬之金繩。第四草勢兼法意。第五彙辨以記取。第六餘論並結束。魯生將用章草自書之。而以行書釋文。屬之下走。卽附於後。付玻璃影印。預計年內。可以殺青也。癸酉處暑前十日。祥符靳志仲雲

由著作
人負責

君是李北海作碑自刻之段名何爲者仙鶴伏靈芝 作宰山水縣不種安仁花書譜起凡例碑板照天
涯 損益歌草訣縱橫圖筆陣卅年漢江墨閉門無人問 尙論三家法裁成百衲本用意下筆先會心
舉隅反

右四首 魯生增改草訣歌石刻

章草適章奏。漢代揚清光。或云省文耳。急就本分章。凡將軼不存。急就今獨完。羅列名與姓。備諸物五
官。急就始變隸。藁法特恢奇。并功惜日力。朝野隨時宜。損隸作章草。隸筆仍然在。掣波與創盾。蓄勢
雲垂海。章草自簡易。咄嗟可立辦。魏晉遞相嬗。紛然有真贋。草法源於章。行體出自真。旣聞姜白石
復見王應麟。箋啓皆用草。驛馬徵尺牘。阿誰擅風流。北海有王睦。四體論書勢。章是漢家風。杜操最
爲能。崔實亦稱工。皇象如怪石。素靖如翠葉。子雲晴空雲。天機非人力。比崔杜不足。方羅趙有餘。張
芝信爲聖。今體轉紆徐。急就爲楷字。月儀乃行草。變化無端倪。此義少人道。鍾繇十二意。輕快補損
巧。標出字外奇。兪州四部稿。隨時趁姿媚。俗書薄義之。亦有豹奴帖。游戲偶一爲。

右十三首 章草流源

孔壁聲出金。汲冢書紀竹。流沙與殷墟。殘簡斷難讀。客來除寒具。誰家削棐板。還須問束皙。漢陵有落
簡。

右二首 西陲新出竹木墜簡可補章草之缺

君有屠龍技。瓠落何所容。古木無人境。掀舞隨天風。流時奠坤極。盈昃麗天文。庖丁奏牛刀。郢人運風斤。本以平等觀。寫作欹側字。瀾翻醉後墨。詩語雋中味。興到每疾書。欲止那可得。隨意出奇險。熟視自不識。胸中有成竹。筆下無全馬。解衣頭濡墨。盤礴晴窗下。覆蕉詎有鹿。得蹶或忘兔。江聲吼前灘。九勢言下悟。內擲或外拓。右蹙忽左盤。駿快如奔驥。軒昂如翔鸞。標題倩遂良。貞觀鈐小印。祇此六七紙。風規猶存晉。練兒殊勁媚。含意初未騁。神筆不可學。聞之陶弘景。

右九首 魯生品格與書法

今草不入章。章草可範今。持謝東鄰女。愁時莫捧心。銀鑠入金沙。鑒別要精審。安得庾肩吾。九流序書品。十日碑下臥。點畫暗捫摸。世無李陽冰。何人識碧落。武皇慕高才。誰能賦子虛。本爲並世人。曾未識相如。堂堂正始音。明明元祐脚。依附乃剽賊。擗摺近虐謔。子敬書表奏。乃在中書時。靈運易其真。相與了不疑。婢子學夫人。羞澀還自笑。豈知氣深穩。一體兼衆妙。尺寸錦可懷。五色筆偷吮。久段今當還。陡使江才盡。豫章傳百世。陽冰名一家。書奴昧變化。塗紙如老稚。沈埋豐城獄。一朝識千將。金華石壘壘。驚出初平羊。作僞勞心拙。蘊真老眼明。化鶴今歸來。君是劉更生。

右十一首 卓氏作僞竊板權事

結髮鑿文場。屢北懷幽憤。金榜可無名。江東識羅隱。收拾溝中斷。刻畫犧象文。何如櫟不材。向榮常欣

欣。遠別漢中春。聞說江南好。宋玉江上宅。可憐生秋草。已拚阮籍窮。還掩楊朱涕。差喜竟陵賢。前席爲置醴。龍門百尺桐。爨下身餘幾。一遇蔡中郎。金徽裝焦尾。皎皎雞中鶴。諤諤一抵百。捋鬚不相臣。將軍有揖客。過淮橘爲枳。遠志成小草。被褐懷珠玉。京洛風塵道。倦彈馮煖鋏。未了向平願。棄置不復論。短尺羞長寸。

右八首

魯生早年遭遇及晚歲過江

與君初相見。大梁城東門。侯嬴抱關處。風義今猶存。扶風股肱郡。詞臣昔出守。重過西州門。懷我山陽舊。東坡初觀政。鳳翔簽判年。西湖比西子。此老如此泉。碧雞得陳寶。白帝尊鹿峙。入秦聞夏聲。風詩粲可紀。秦川平如掌。南山高刺天。看君銘劍閣。笑我勒燕然。一醉燕市酒。再攀灞橋柳。瀾天四海大。靳二與王九。見說秦關隘。從知蜀道難。流年漢江水。東去無時還。蜀山青未了。漢水流若茲。相思不相見。坐使鬢成絲。娟娟東湖月。依依漢上柳。契闊三十年。江南重攜手。平生一片心。妄期三不朽。當年雙玉人。重見驚老醜。君名入我詩。我詩君手書。三絕遑多讓。二妙竟何如。我衰作詩窮。君老稱書工。祇待榜員石。顛素兩禿翁。乍見驚面瘦。久坐覺心親。贈詩當情話。白首交如新。

右十三首

王靳二人蹤迹與交情

元嘉船象室隨筆

瓠廬

日僞印四庫全書清朝實錄

最近晶報云。日人侵略野心。固令人可畏。玩弄諸傀儡。使人可恨。而其作事猛晉之精神。則彌足佩之敬。之事實俱在。愚非反宣傳。爲其張目也。姑就印四庫全書一事言之。金息侯丈。身經四次挫折。皆半途而廢。最近幸得實現。僅選印一都分。與日僞將印全書相較。則又瞠乎其後矣。本年內東北義勇軍。不幸受日軍包圍。重創。潛伏四散。弗克大舉。日人認爲僞國治安。漸次甯靖。乃以振興日僞文化。爲麻醉東北知識階級。因有文化委員會之組織。其會員名單。業實本品。復特由日外務省聘服部宇之吉池內弘。內藤文次郎。濱田耕作。羽由亭五文學博士。及工學博士關野貞。日本帝室博物館監察官溝口禎次郎。爲委員。由日到僞京長春參加會議。並已議決。一設立文化博物館。爲委員會之常設機關。二即印四庫全書。與清朝實錄。撥經費三十萬元。限二年內。先完成清朝實錄一書。又據羅振玉（叔言）談話。東洋文化。及清朝二百數十年之歷史文獻。實有保全與整理之必要。惟以最精詳之歷朝實錄。已苦無法搜羅。幸於瀋陽故宮內。得發見一部。印行計劃遂定。至四庫全書。即以藏於文溯閣本爲藍本。亦事在必行云。研究文藝學術。雖無國界。萬一日僞先我着鞭。且景印四庫全部。輒恐我國大受其影響。雜免世界各國知識分子所訕笑耳。

佛乘

相宗鑑真（續）

吳江姚廷杰俊先

相宗在哲學上之地位

相宗實居哲學上最高地位。諸哲學家理論縱極精闢。組織縱極完密。總不出思量分別。其病全在六識上討生活。不知有七八兩識故也。小乘立七十五法。但明補特伽羅無我。譯意有情有情無我即生空也猶妄計有心外實法。亦未明八識最幼稚的思想。以為軀殼中住有個靈魂。便認為我。如數論派所謂神我。道教所謂元神出竅。基督教所謂聖靈復活。就唯識學看來。茲不過法處所攝之無表色。不過五蘊中之一種事實。進一步的。稍用內省工夫。認心理過程中之受想行為我。再高的。認識為我。如所謂「我思故我存」。尤以認識為我者居多。如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所云「世間有情多於識蘊計執為我。餘蘊計執我所」。就唯識學看來。彼所指為觀察對象之第一我（賴耶識）與認作能觀察主體之第二我（末那識）不過時間上差別之同質的精神作用。一經澈底研究。則知一切自我活動。皆唯識所變而已。不特我所不可得。我亦不可得。於無我中而取我相。即為非量矣。

更就唯心唯物兩派論之。唯識家以第八識為宇宙大根本。唯心家於此全所不及知。大為相左。唯識家之識。是識自體。非識上能緣之用。彼所謂以思維為自性者。是又大相左。唯識之簡單說明。在唯識所變。唯心家則云觀念結成。亦成異趨。唯心家言一切無客觀上之存在。然何以物不因人之不見而遂失。

若物無關於意識而恆在。云何說唯心。此一切無客觀上之存在之言。原未嘗誤。然唯心家所知止於前六識。六識不起緣用。色聲等六塵相誠無。然此時非無八識所變塵。此塵離八識固無。離前六猶恆在。唯心家見不及此。宜其展轉自困而辨多窮也。

唯物家以抽象作用所得之物質爲宇宙之究竟實在。而精神之云。同爲抽象所得。其說更粗於唯心。如近今生理解剖家之所明。精神作用必有藉乎身體。縱不說精神出於物質。然二者必相依相待。此由不知八識變起根身器界。故遂妄執名相以爲實在。蓋唯物是執所分別者爲本。唯心是執能分別者爲本。各墮一邊。唯識則以分別所分別歸於識自體。而識亦如幻。隨緣赴感。非有非空。此其所以高出於諸家也。

相宗之宇宙觀與人生觀

相宗之宇宙觀。純依八識爲根本。以此識持一切法之種子。持內根身。持外器界。若離此識。卽無一切境界。所謂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諸論之中。以起信論三細六粗說爲最明瞭。茲略舉之如左。

心生滅者。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爲阿賴耶識。此識有二種義。能攝一切法。生一切法。云何爲二。一者覺義。二者不覺義。（中略）復次。依不覺故。生三種相。與彼不覺相應不離。云何爲三。一者無明業相。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爲業。二者能見相。以依動故。能見不動。則無見。三者境界相。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離見則無境界。以有境界緣故。復生六種相。云何爲六。一

者智相。依於境界。心起分別。愛與不愛故。二者相續相。依於智故。生其苦樂。覺心起念。相應不斷故。三者執取相。依於相續。緣念境界。住持苦樂。心起着故。四者計名字相。依於妄執。分別假名言相故。五者起業相。依於名字。尋名取着。造種種業故。六者業繫苦相。以依業受果。不自在故。

所謂依不覺。故生三種相。卽是生滅之初際。依境界。故生六種相。是說生滅之成功。是故三細六粗。卽是唯識家之宇宙觀。蓋馬鳴著起信論。本合性相兩家以立言。其心生滅門。卽純詮相宗也。此外如楞嚴經之「覺非所明。因明立所。所旣妄立。生汝妄能。」「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漚滅空本無。况復諸三有。」亦甚精透。

次及人生觀。佛說十二因緣。乃佛家人生觀之最簡明者。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此十二支。因果循環。人生之真相。已揭破無遺。其說本在小乘。而唯識家亦多引爲參證。蓋其義可通入大乘也。無明卽賴耶中之不覺。以不覺故。起惑造業受苦。生死相續。其行相約分十二段。一皆業識之流轉也。復次。唯識家之人生。可以八識三能變觀之。識所變相。有無量相。而能變識。類別唯三。一者異熟。卽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二者思量。卽第七識。恆審思量故。三者了境。卽前六識。了境相粗故。此三者皆名能變識。能變有二種。一因能變。謂第八識中等流異熟二因習氣。等流習氣。由七識中善惡無記。熏令生長。異熟習氣。由六識中有漏善惡。熏令生長。二果能變。謂前二種習氣力故。有八識。現種種相。等流習氣爲因緣故。八識體相。差別而生。名等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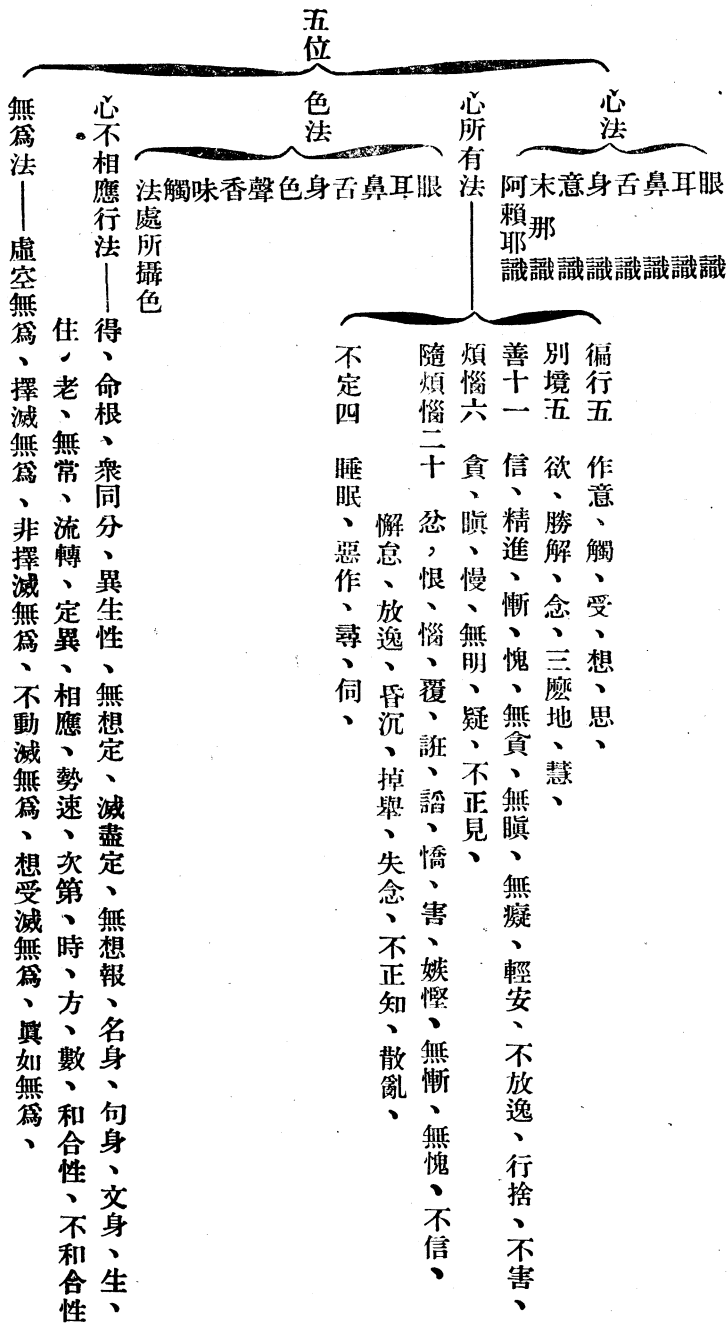
果。果似因故。異熟習氣爲增上緣。感第八識酬引業力。恆相續故。立異熟名。感前六識酬滿業者。從異熟起。名異熟生。不名異熟。有間斷故。卽前異熟及異熟生。名異熟果。果異因故。是故當知生死相續。由內因緣。不待外緣。故唯有識。因。謂有漏。無漏。二業正感生死。故說爲因。緣。謂煩惱。所知。二障助感生死。故說爲緣。所以者何。生死有二。一。分段生死。謂諸有漏善不善業。由煩惱障緣助勢力。所感三界粗異熟果。身命短長。隨因緣力。有定期限。故名分段。二。不思議變易生死。謂諸無漏有分別業。由所知障緣助勢力。所感殊勝細異熟果。由悲願力。改轉身命。無定齊限。故名變易。無漏定願。心所資感。妙用難測。名不思議。或名意成身。隨意願成故。吾人於此。可知業識遷流。熏習爲因。以淨法熏。則賢聖因。以染法熏。則三塗因。由熏成種。由種發業。業熟招果。如是觀察。乃知六根對境。一動卽成種子。學道之人。不可不慎所熏也。

性相二宗之會通

性相二宗之分途。已如上述。然二宗者。流派雖殊。旨歸則一。後世講師。輒謂天親識論。是立相始教。龍樹中論。是破相始教。並未是圓。不知天親宗。瑜珈而立唯識。先以唯識破我法二執。次明識亦如幻。非眞實有。故亦名爲破色心論。今乃目之爲立相教可乎。龍樹依甚深般若。徧蕩四性情執。以顯法性。故曰。『欲具足一切佛法者。當學般若。』又曰。『若以無此空。一切無所作。以有空義故。一切皆得成。』今乃目之爲破相教可乎。是故馬鳴大師依一心法立二種門。以一心眞如門。顯甚深般若隨智說。以一心生滅門。顯瑜珈八識隨情說。眞如。卽一眞法界。統事理而泯絕事理者也。生滅。卽全理所成之事。全事無性之理。

二門不離一心。則無一生滅而非全體真如。無一真如而不全具生滅。卽事事無礙法界也。自起信論闡發此義。永明憨山雲棲智旭諸尊宿。竭力表揚佛法要旨。如旭日始旦。性相兩家。無復偏執之弊矣。

附相宗五位百法圖以備參攷



佛乘

凡事物到面前只看外一層便是玩物喪志能看裏一層便是格物致知(桴亭)
讀書當思致遠若不知致遠便爲書所縛(桴亭)

心中無事聞草木蟲鳥之聲覺得分外親切(桴亭)

心中無事之時裁度義理鮮不中節至喜怒哀臨蔽於有我便顛倒謬亂莫知所措(桴亭)

惡念易去邪念難去邪念易去雜念難去愈微則愈不覺(桴亭)

忌心最害事天下惟才高之人多忌(桴亭)

凡遇倥傯時須把心按一按靜看道理勿爲倉卒所使(桴亭)

凡人骨性輕者學持重甚難(桴亭)

惟善人能受盡言以今觀之卽君子亦惡聞直言矣(桴亭)

趨時好異巾服不移時輒一變只此便是無恆人心世道於此可見(桴亭)

聞人之譽而懼聞人之毀而思可以進德可以遷善(桴亭)

改過之人如天氣新晴自己固灑然人見之亦分外可喜(桴亭)

心地須要活潑不可拘執已見(桴亭)

術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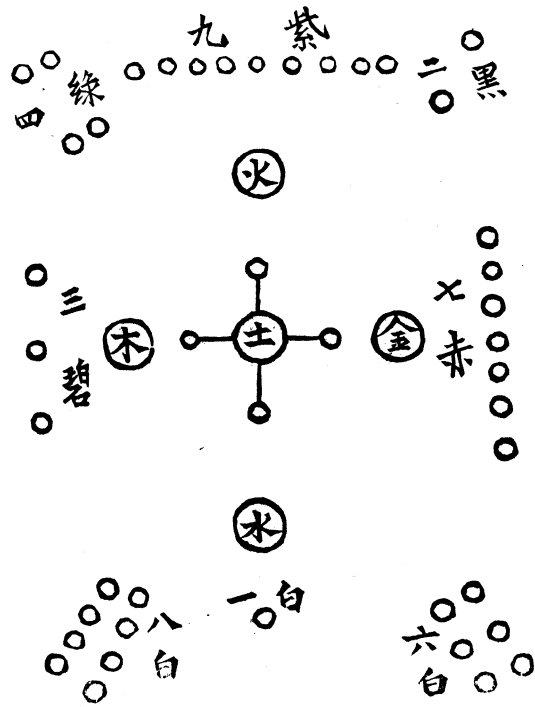
天人指掌（續）

吳江陳旭日雅初

二、構造原理

首明十八局之原理。天地間萬事萬物。無非陰陽奇偶。自其二體而觀之。則奇者爲陽。偶者爲陰。自其一氣而言之。則屈者爲陰。伸者爲陽。奇門立陰陽十八局。本乎曆法。自一日一年。以至元會運世。皆爲陰陽所支配。以一日言之。則夜半子時。陽氣初生。至巳時而極。爲順爲生。日中午時。陰氣初生。至亥時而極。爲逆爲殺。以一年言之。則冬至陽氣初生。至芒種而極。爲順爲生。夏至陰氣初生。至大雪而極。爲逆爲殺。奇門十八局。統乎一年。本乎陰陽順逆之理。陰九局。逆一切用法。皆逆。陽九局。順一切用法。皆順。（詳在下文）此一十八局之原理也。

次明地盤外圈九數五行八卦相配之原理。河圖洛書。乃一切術數之祖。宋人且據之以言易學。其重要可知。要而言之。河圖言陰陽對待之妙。洛書言八方位之數。圖言五行之生成。書言五行之變化。書乃後天之用。圖蓋先天之體。天干生於圖。地支出於書。奇遁主用。故於洛書尤有深切之關係。地盤最外圈所列八卦九數五行之相配。全係根據洛書而成。烟波釣叟歌所云縱橫十五在其中。卽指此也。試以兩圖並列。而發明其原理。



由上二圖以觀。可見地盤外圈九數五行之方位。全係根據洛書而定。而八卦之方位。則根據文王後天八卦方位。與先天方位不同。所謂坎北離南。震東兌西。乾西北巽東南。艮東北坤西南。而先天方位。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兌東南也。所以然者。奇遁之學。乃後天之學。主於生剋變化。吉凶見端。故於數不用河圖生成之數。而用洛書變化之數。於卦位不用先天卦位。而用後天卦位也。又八卦九數相配合。則虛一卦。故中五寄位於坤宮焉。以上為九數五行八卦相配之原理。

乙丙丁三奇。代表日月五星。丙為星。丁為月。乙為日。言天形也。戊己庚辛壬癸六儀。代表時干及六甲符。

頭（天盤六儀爲荷頭地盤六儀代時干）以定吉凶者也。言人紀也。大抵三奇多吉以純乎天也。六儀吉凶參半以參乎人也。以上爲三奇六儀之原理。

地盤上五行八卦九宮八門九星相配。十八局一定者。以天之九星地之八卦人之八門與夫五行九數之所以生成均爲一定之格局也。而三奇六儀八詐門各各不同其式者。蓋干支輪流不定其值荷之吉凶與星若卦若門相遇者本無一定也。以上爲地盤構造中或定或不定之原理。

至於天盤本無一定其作用在下章各節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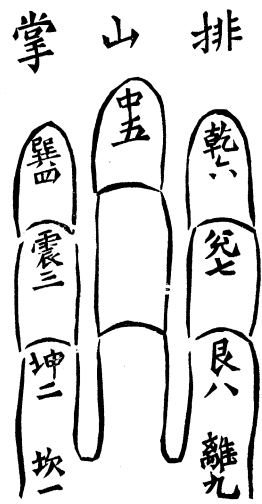
復次每年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奇門卽有四千三百二十局硬局。風后一千另八十局者。以此四千三百二十局中必有四局全一式。故刪繁以就簡也。至太公七十二局者。乃一年二十四節一節三元一元一局亦是活局。按七十二候。故七十二局也。至子房改爲一十八局活局者。以七十二局中又每四局相同一式故也。以上爲活盤沿革之原理。

三、應用活盤之先決條件

應用活盤之先決條件有四。一求本時所屬節氣。二一氣三元中屬何元。三日之干支。四時之干支。初求節氣者所以分別陰陽也。其法須用八門飛宮掌及九宮排山掌推定之。八門飛宮掌者以八門與八卦八節配合也。九宮排山掌則以九宮八卦相配合者也。



立春起艮春分在傷
立夏在巽夏至在離
立秋在坤秋分在兌
立冬在乾冬至在坎



八卦掌之卦位順序為後天卦位。九宮掌之九數亦與洛書不異。與活盤亦相同。而其作用則全在推數也。此二種掌均須輪熟。方可應用。應用之法。先於八門飛宮掌上。於立春起艮。依次排去。至現屬之節為止。又觀其屬於何卦。然後統上九宮掌同卦之處。按陰逆陽順。分布三氣。既得今節氣所屬之宮數。即可從此起算矣。

例如民國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酉時。按通書知為白露節。屬於立秋。即由八門掌艮位起立春。至坤宮立秋為止。復統上排山掌坤二位。因在夏至之後屬陰遁。逆布三節。則坤二立秋。坎一處暑。離九白露也。次推屬何元者。求局數也。一氣三元。五日一周。上文已詳之。日干甲巳。即為時干甲子一周之信號。日之干支。如為甲子巳卯甲午巳酉。即是二十四氣之信號。（如有超辰接氣。總照符頭起算）故欲求本節三元局數。即當以排山掌上宮數為局數。上文推得本節氣所屬宮數。即是本節上元所屬之局數也。再照陰逆陽順。按六十干支排去。直至甲子再來之位。此處宮數為中元符頭所屬之局數。再排一周甲子

又來。則又可知下元之屬於何宮何局也。例同上文。白露節在離九。即知白露上元屬於陰九局。即由此起甲子。逆行而上。艮八為乙丑。兌七為丙寅。直至巽四為癸亥。因此知此時之中元甲子。屬於震三局矣。又自此起甲子。逆行如上法。直至兌七為癸亥。因此知下元甲子。屬於乾六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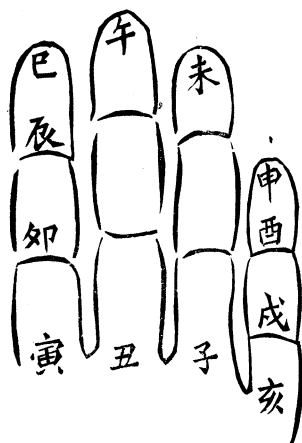
如上全用六十干支推算。既費時間。且易舛誤。則有一簡易之法。以六儀代周甲。是也。如於離九宮起甲子。戊則艮八為甲戌。巳兌七為甲申。庚乾六為甲午。辛中五為甲辰。壬巽四為甲寅。癸則知本節中元甲子。屬於三局。下元例此。蓋甚易。此其原理。亦甚簡單。因掌上共有九數。周輪一過。還至本位。其數適十。實際上必數至十一。方升上一位。故直接升上一位。與周輪一次而升一位者。初無稍異。此六儀一字。即可以代十干之一周。而六儀全體。即可以代甲子一周之原理也。

又次求日之干支。所以定時干也。日之干支。載在通書。一檢即得。無煩說明。最後求時干支。所以加值符也。本日干而求時干。其法為五鼠遁。已見於前。既知本日子時屬何干。即可

順推而下。而得本時之干。推算之時。當用地支掌。地支掌者。以有定之支。核無定之干者也。

如上地支掌排熟。即可用以推時干。先本五鼠遁口訣。驗明本日子時上面之干為何干。由此起算。即可測知本時之干矣。例如上文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酉時。按通書二十七日為癸亥日。五鼠

地 支 掌



遁定例。戊癸日爲壬子時。則由地支掌子時上起壬子。以次推至酉位。知爲辛酉時也。此求時干之法也。以上叙應用活盤之先決條件。四項已竟。

四、推動活盤之次序

如上文已知本節氣本時。屬於何元矣。於十八局中。已知其屬於何局矣。而後可以推動活盤。以求吉凶之徵兆。天盤有三圈。其推動之法。當依次叙之。今先言第一圈。

第一圈爲九星與三奇六儀。其推動之時。必先求得本時於五日一元六十干支中。所屬之甲字符頭。換言之。卽於六甲時中。屬於何甲所管也。其法仍當應用地支掌。由本時支位起。本時天干逆推至甲。觀其屬於何支。卽可知本時符頭矣。例如上文酉位起辛。逆推而上至甲。適當寅位。可知此時屬於甲寅符頭矣。（爲推算便利計。由酉位起甲。逆推至辛。亦至寅位。可知屬於甲寅。）

又有當注意者。此處符頭與上文日干中之甲逢子午巳逢卯酉。所以表示節氣之總符頭。與日干逢甲逢巳。所以表示五日一元之分符頭。皆不相同。此處符頭乃六十時中。十時一位之小符頭也。三種符頭各有作用。前者所以定節氣次者。所以求局數。此處符頭所以推直符。以加時干。切不可混同也。

符頭既得。則第一圈卽可推動。其法以天盤六儀中代表六甲之字。用以對準地盤上本時之時干。（如時干爲甲。仍分別其支爲何。加於六儀代表之上。）烟波釣叟歌所云。直符常遣加時干也。如上例。甲寅符頭以癸字爲代表。（六儀各有代表。並詳緒言。）卽以陰遁九局。天盤上癸字輔星對準地盤上辛字。

心星。卽得。以上推第一圈竟。

次第二圈。爲八門。其推動時須先看地盤本時所屬符頭。其上爲何門。卽定此門爲直使。直使隨值符而變。六甲值符。每甲管十時。直使亦然。所謂符上之門。爲直使十時一位。堪憑據者也。後次從地盤上符頭所屬之宮數。起本甲時辰。用陽順陰逆之法。按九宮位次排去。排至本時干支所屬之宮。卽將天盤直使之門。對準此宮。所謂直使逆順遁宮去者也。質言之。直符常遣。加時干直使。則常遣。加時支支隱。而不可見。故由符頭所屬之宮。順逆推去。卽知本時時支屬於何宮也。例如上文。由四宮甲寅癸輔星爲直符。杜門爲直使。卽於四宮起甲寅。逆推而上。三宮爲乙卯。二宮爲丙辰。一宮爲丁巳。周而又始。九宮爲戊午。八宮爲己未。七宮爲庚申。而今辛酉時。在乾六宮也。卽將天盤杜門。準對地盤六宮。卽得。以上推第二圈竟。第三圈。但將八詐門符字。亦對準地盤時干。卽得。

如上應用活盤之先訣條件。及推動次序。二節敘述已竟。今以簡語提其綱。

(一) 應用八門掌。推知本氣爲何節。屬何卦。

(二) 用九宮掌本卦卦位起算。照陰陽逆順分布三節。卽知本節氣上元局數。

(三) 再由九宮上元起陰逆陽順分布六儀。一周重來。卽是中元局數。二周重來。卽是下元局數。

(四) 用本日日干。照五鼠遁於地支掌子位起天干。順排至本時地支位。卽知時干。

(五) 用地支掌本時支位起本時時干。逆推至甲。再審查地支部位。卽可知本甲之符頭。卽以天盤六儀

符頭加於地盤時干上。此推第一圈。

(六) 由地盤直符所在之宮起算。陰逆陽順。推出本時時支屬於何宮。即將天盤直使對準此宮。此推第二圈。

(七) 將八詐門符字對準地盤時干。此推第三圈。

(第三章完第四十章待續)

不學而好思。雖思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身矣。(韓詩外傳)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韓詩外傳)
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韓詩外傳)

遺著

蕭閒堂筆記卷二

侯官蕭道管

李易安恃才凌物。南宋人忌之。造言誣以再嫁。爲之辯者。若廬雅雨之金石錄序。俞理初之癸巳類稿。吳子律之蓮子居詞話。既詳且盡。余彙集易安詩文詞。又爲作序。力辯其誣矣。然尙有確證二則。當時未及引据者。一洪适隸釋云。趙明誠所藏三代彝器。及漢唐前後石刻。爲目錄十卷。辨證二十卷。紹興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案易安表上金石錄。惟見於此。紹興凡三十二年。曰紹興中。必在十餘年時。易安已六十餘歲。其時天下之亂稍定。高宗又喜文事。故表上之。至洪适作隸釋。尙稱易安爲明誠妻。其必無再嫁涉訟事可知。一爲朱子稱易安爲趙令人。則更在孝宗後矣。

孟郊賈島同時人。而韓愈詩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星辰頓覺閒。天恐文章中斷絕。再生賈島在人間。一若郊死後而島始生者。

閻百詩讀書淹博。而筆墨拖沓。見解時復有未達處。如謂左襄九年。穆姜舉元體之長也。已先文言有之。豈孔子襲穆姜。乃撰穆姜語者用孔子耳。(蓋謂左氏六國時人也)噫何閻氏讀書之忽不細心也。元義本訓首。故益稷以元首對股肱言。左傳敵人婦其元亦是。穆姜以爲體之長。元之本義。文言以爲善之長。乃其引申義。一言體。一言善。何曾相襲。

又云孔子所著書。莫如論語。論語何曾是孔子所著。

又云據昭十二年。克已復禮仁也。爲古志之語。據僖三十二年。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皆先論語有之。豈孔子定取陳言以應之乎。夫事理天下之公器。其言苟是。雖出里語。猶當述之。况古志與白季乎。又云梅氏鷲謂中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僞古文以若代辟。以升代登可也。而以陞代行則不可。何則。汝陟帝位。陟彼崔嵬。皆升高之義。無用在遐字上者。竊謂此不足以駁僞古文也。今文立政篇。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非陟遐一注脚乎。此亦百詩未細心處。

隨園詩話云。余買小倉山廢園。舊爲康熙織造隋公之園。故易隋爲隨。取隨之時義大矣哉之意。不知隋本應作隨。隋非隨也。

古人好色尤甚於今人。男色不亞於女色。孔子之言宋朝。孟子之言子都是已。孟子又言惡人。若非齋戒沐浴。幾不齒於人類者。莊子之言哀駘佗。呂氏春秋之言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麋雄。頽廣。顏垂。眼巨鼻。案麋即眉也。雄當是確。吳越春秋。言專諸確頽而深目。謂其頽之凹如確。

疑信之難言也。與曾參同名者殺人。三告而慈母投杼而走。孔子厄於陳蔡。疑顏淵之先食甑飯。此未必實有其事。皆戰國好事者。極言相信之難耳。

潤筆甚古。始於隋高穎。至唐李邕作文。餽至巨萬。白居易作元稹志。謝以鞍馬玉帶。價踰六七十萬。劉禹錫祭昌黎文云。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桑悅有人求文。曰吾生平未嘗白作文字。可將白銀。置吾座間。鼓吾興致。明唐寅有一巨本。記所作題利市。又稱潤毫。盧氏雜記。王縉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誤叩王維門。

維曰大作家在那邊者。

天祿識餘多誤。辨如下。識餘云押不蘆起死回生草。出元阿蘧主詩中。今按詳白堯演雅。在阿蘧主前。識餘云左傳昭十年。夏書云欲敗度。縱敗禮。注云逸書也。又十七年。故夏書曰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奮夫馳。庶人走。月朔之謂也。注逸書也。此兩節如欲敗度兩言。今見于太甲。乃商書也。而以為夏書。杜遂以為逸書。辰弗集四言。今見于胤征。正是夏書。而杜乃注為逸書。殊可訝也。云云。今案識餘所据者。偽古文也。杜時偽古文未出。真古文已亡。自當以為逸書。江村不識太甲胤征之為偽。故以杜注為可訝。識餘云。漏下三商為昏。商音滴。今案商見儀禮士昏禮注。讀如字。不音滴。黃篋樓目下。引隋煬帝幸江都。五品以上給樓船。五品以下給黃篋船。今案黃篋樓乃元道士張雨所建。樓與船自是兩事。

黃莘田西湖詩。用宋嫂魚羹事。案楓窗小牘云。舊京工役。固多奇妙。即烹羹槃案。亦復擅名。若南遷湖上魚羹。宋五嫂羊肉之類。皆當行不數者。宋五嫂余家蒼頭嫂也。是宋嫂乃羊肉。並非魚羹。莘田乃涉上而誤耳。

壽崑嶽有蕭森亭。北岸有蕭閒閣。右遺為余作蕭閒堂記。尙未之及。

元人書畫中。有奚元朗。乃卽雲林倪瓚所變姓名也。

漢書注中。臣瓚二字。人多不知。圖洋說部引。陳霆兩山墨談云。晉中書監和嶠。嘗領命校正穆天子傳五卷。瓚乃其校書官屬。卽中傳瓚也。

明楊循吉君謙。吳縣人。藏書該博。嘗賦鈔書詩。末云。盡吾一生已。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讀者。悉當相奉。捐勝遇不肖子。抱持去鬻錢。所見豁達。視云鬻與借人。皆不孝。奚啻霄壤。

左海文集云。福鼎王遐春。游父好古。子吉泉。名學貞。郡學生。治經有聞。嘗侵歐陽詹、徐寅、黃滔、王棨諸集。又將重侵長樂陳氏禮樂二書。其於鄉先正拾遺收墜。可謂篤志者也。案福建近百年來。藏書者尙多。刻書者甚少。王氏差強人意。二陳乃閩清人。左海以爲長樂。偶誤記耳。

子刻父集者。世所常有。而古來大名人。其專集往往刻於門生。故吏有不待其子刻之者。劉後村大全集。曾經家刻。故劉希仁序云。近代省齋誠齋集。皆其子曰綸曰長孺與士友編定。侵本於家。渭南集亦其幼子適刊于溧陽學宮。

魏叔子序梅氏曆算全書。不知所云。梅伯言序郝氏爾正義疏。開口便錯。張籍祭退之詩。有魯語未訖。注。手跡今微茫句。

漢書司馬遷傳。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云。遷及事伏生。是兼誦今古文矣。人只知程伊川之吾道南矣一語。本於馬融之對鄭康成。言吾道東矣。不知漢書儒林傳。丁寬從田何受易。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更在前也。

漢書轅固傳。固曰。此家人言。師古曰。家人言。僮隸之屬。案國語自逸詩。有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語。孔子非之。於是千里相思。一夕命駕者。傳爲美談。錢氏私誌東坡在惠州。佛印以無人致書爲憂。有道人卓契順。

者。慨然曰。惠州不在天上。行卽到矣。視孔子夫何遠之。言婉而有趣。

漢書載楊惲之死。爲與孫會宗書。曰。田彼南山蒼穢不治。南山爲君位。明斥宣帝也。而謝承後漢書。惲孫楊豫傳。豫上書云。臣祖惲念安社稷。指刺奸臣。以致死徙云云。見顏氏匡謬正俗。

李鄴侯北伐之謀。保儲之諫。辨建寧之寃。保李晟馬燧之功。新舊唐書皆不載。迨溫公作通鑑。乃用李繫家傳表章之。

(未完)

元嘉船象室隨筆

瓠廬

劉知遠諸宮調

海內孤本。劉知遠諸宮調。藏俄京學士院。有向覺明者。鈔以贈長樂鄭振鐸。鄭氏爲之考證。並爲之撰宋金元諸宮調考。同時日本青木正兒。亦承其師狩野直喜命。作劉知遠諸宮調考。揆厥體裁。尙遠在董解元西廂搗彈詞及王伯成天寶遺事之前。故鄭氏遂有前後期諸宮調不同之發明。向氏原跋。於原書出土事言之極詳。惟誤諸宮調說唱爲戲文耳。跋云。述劉知遠事戲文殘文一冊。現存四十二葉。藏俄京研究院亞洲博物館。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八年。俄國柯智洛夫探險隊攷察蒙古青海。發掘張掖黑水故城。獲西夏文甚夥。古文湮沈。至是復顯。此劉智遠事戲文。殘本四十二葉。卽黑水故城所得諸古書之一也。柯氏所得有時次者。有乾祐二十年刊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等。大都爲十二世紀左右之物。此劉知遠事戲文當亦與之同時也。

元嘉船象室隨筆

瓠 廬

太古傳宗琵琶譜

太古傳宗琵琶調譜。足本六冊。乾隆殿本。凡元明以來舊譜二種。曰西廂記絃索譜二卷。曰宮詞絃索譜二卷。清人自撰者一種。曰絃索調時劇新譜二卷。西廂劇選一支。自奇逢折仙呂點絳脣游藝中原至還鄉雙調新水令凡二十調。宮詞則散曲雜劇傳奇南詞均有之。散曲選本則取資於雍熙樂府。詞林摘豔。盛世新聲。散曲專集則取資於王實甫。關漢卿。白仁甫。貫酸齋。賈仲明。楊彥華。王舜耕。楊斗望。高文秀。鄭虛舟。高東嘉。楊文奎。杜善夫。諸家雜劇則有投宿等訪等折。傳奇則有玩江樓。春遊。綵樓記。邯鄲記。千金記。點將。埋伏。等齣。南詞則有雙漸趕蘇卿。黃鐘宮醉花陰。短棹輕帆。下江水一套。至於絃索調時劇譜。則取資於綴白裘所載之梆子腔。高腔。亂彈。等調。大抵淵源於古海鹽。弋陽二腔。與宋之南詞。必有息息相通之處。其目曰。崔鶯鶯。山坡羊。崔鶯鶯怨天恨阿呀地。曰。小妹子。和音。小妹子夜守空房。曰。大王昭君。玉交枝。別離淚。漣。曰。小王昭君。山坡羊。王昭君好一似海枯石爛。曰。醉楊妃。新水令。海島冰輪初轉。騰。曰。羅和做夢。玉嬌枝。羅和運通。曰。紅梅算命。玉芙蓉。如心中事幾般。曰。化子拾金。四邊靜。戴一頂沒稜氈帽。曰。曠野奇逢。和音。古今愁來古今愁。曰。唐二別妻。和音。我兒夫他一心心要往他鄉去。曰。夏得海。和音。自把那爹娘恨。曰。北廬林。駐雲飛。步出郊西。曰。琵琶詞。番桂枝。王昭君出漢城。曰。借靴。歌頭。小子從來說謊多。曰。磨斧。點絳脣。生長東遼。曰。花鼓。駐雲飛。浪子風流。曰。踢球。和音。我有一疋紬。曰。思凡。誦子。昔日有個目連僧。曰。來遲。榴花好。聽殘玉漏。曰。臨湖。宮詞。天開文運。紫閣新。曰。僧尼會。賞宮花。和尙嚶出家。曰。散曲。四朝元。陽關信杳。曰。散曲。柳穿魚。路柳牆花。再不去攀。讀此書可補小說考證中戲曲考證之缺。

詩話

石遺室詩話

陳衍

北流陳柱尊（柱）枕菲經子著書等身。有待焚詩稿數千首。絕不規仿古人。近作多感憤時事。尤如源泉隨地湧出。有時沙石俱下。而驚人語。奔赴腕底。使讀者應接不暇。如好賊。主人實愛盜。何以下爲官。自由市強國歌。書所見。我願十四首。新中華戰士歌。我豈不能醒。刺馬占山。勉馬占山。哀關北。美國蕭德義士歌。兩飛將歌。胡阿毛烈士歌。尹奉吉歌。和議歌。志士篇。詩人篇。達官篇。京城篇。兩都篇。訓政歌。各篇皆譎正兼用語。言妙天下。其實星下半首云。我願星星皆墜地。一人一星萬河山。秦皇漢帝隨所安。世界永無戰爭端。塵寰擾擾成仙寰。星乎星乎。胡爲閃閃霄漢間。國殤上半首云。在物願爲土。得葬國殤魂。在詩願爲騷。得弔國殤冤。壯士爲國殤。精爽萬古存。炎黃非弱種。賴君一昭宣。思想奇闢。筆力深透。泣柳云。烈風吹柳絲。只作細細響。自矜柔勝剛。此理實無兩。松柏聞之泣。我生獨倔強。身甯折萬段。不爲風吹蕩。苦熱行云。熱亦太欺人。不入富貴屋。只向車夫背。燒其一塊肉。燒之將欲然。疾走苦不速。忽忽走到了。數枚銅元爭不足。嗚呼爾莫爭不足。路旁閒車夫。背不得燒。飢欲哭。拒熱行云。烈日烈火豈足熱。烈士自有熱心腸。以之戀愛立成雙。以之救國國立強。以之殺敵敵立亡。將此心腸一點熱。仰視白日皆寒光。詩人篇云。天以覆。愁高地以藏。魂重迸入詩人心。爲君鳴不平。不平如何鳴。請君側耳聽。勸君不必聽。我亦不必鳴。黃浦江水赤。黑龍江水腥。萬古流不盡。盡是悲壯聲。此聲乃真詩。句句血淚迸。以上有諱而虐者。有歌當

哭者香山秦中吟。老杜石壕村。無家別等篇。直望而却步矣。

言情之作。如送振心南歸云。有淚不敢落。待君去。乃流別。余黃浦上。期子白蘋秋。慘淡餘兵氣。蹉跎足旅愁。應將數夜焚。伴子在孤舟。歸舟中。寄滬寓諸人云。懷人漸遠。還家近。別淚才乾。笑口開。故國敢云喬木。在他鄉。不放醉魂回。自注。予飲江南花雕成癖。不能飲兩廣土產酒。得振心書。詩以答之云。見時何事匆匆別。別後徒勞刻刻思。竟向春秋增損字。空吟風雅亂離詩。自注。振心近治呂氏春秋。柱近名樓。曰變風雅樓。將赴無錫。先寄振心云。愁城賴汝圍。應解酒國憑吾陸。不沈亂後五湖剛。隔歲秋來萬籟盡。哀吟太湖憑眺云。如此好山兼好水。不知歸夏抑歸夷。風波豈待秋來急。羈旅彌增老去悲。最憶携兒山寺住。琴聲徹夜和吟詩。自注。數年前宿龍頭渚山寺。酒酣以往。與振心放歌。小兒一百鼓琴而和。通宵不眠。慷慨走筆。寄振心云。謝君雅意久相邀。恨不相從塊壘澆。半壁有山兼有水。故人無恙亦無聊。八公何意兵皆草。四海眞愁血作潮。料得一尊相對日。國魂要向九泉招。歸舟日暮云。故鄉定在斜陽外。行盡斜陽不到家。舟中云。小醉頓忘三日浪。斷腸分作兩鄉情。元日云。春來久已無。正月海內今眞更九州。眞摯沈痛兼而有之。方許作白話詩。

其論詩示諸生云。讀破千萬卷。吟成數字詩。胸中有大冶。自鑄生鐵詞。我尙不學。我况肯古人。師已羞似古人。亦恐人似之。險路肆馳驟。易處生艱危。意不新。不立詞。不異不爲。僻俗典莫用。使事貴離題。離者能使合者。使之離。寧可使人憎。不可人人嬉。持此道。作人。不作俗。滑兒。持此理。作詩。可免俗。滑譏。君詩蓋

能踐所言者。

馮振心（振）亦北流人。精小學及子部書。教授江南各大學。著述甚富。其荀子講記一種尤多切當。肆力爲詩古文詞。詩有雄直氣。題夏劍丞所畫少陵藍水玉山二句詩。立意立軸云。應是峰高日到難。終年雪水不會乾。化爲百道飛泉落。照見孤楓霜葉丹。幾欲振衣凌絕頂。頗愁高處不勝寒。城居頓覺紅塵遠。乞得先生畫本看。有一落千丈之勢。題柱尊藏黃賓虹留公塘山水云。留公塘是舊遊處。十年夢寐我思之。眼前好景今何在。意外觀圖合有詩。絕壁擎空森虎豹。滄江盤地走蛟螭。結廬垂釣自高事。能保青山如昔時。（柱尊原詩云。不知何年雪國恥。結廬垂釣江之潯。）題黃賓虹松石云。一峰矗立敞平臺。一阜低陪亦壯哉。數石參差羅左右。雙松盤屈辟風雷。是何氣勢雄且古。試看枝柯竦復開。夢想家山歸未得。并刀誰割半巖來。將赴柱尊之約。先有此寄云。人生會合亦何味。只爲尋常離別多。三日兩書言不盡。一年數面欲如何。商量舊學恆通夕。交換新詩快一歌。明日相逢拚爛醉。蟹肥酒美更須他。四詩絕去雕飾。自覺真氣逼人。

振心古體詩尤曲折真摯。得古樂府之神。十九首不足以盡之。斷腸別云。居安久忘樂。臨別忽淒楚。矧子抱病身。遠涉江河阻。汝留不可能。汝歸難我與。中心固已傷。聊復強笑語。汝語不成聲。涕淚零如雨。真情難外假。愁客不自主。豈無兒女懷。壯志焉能沮。世亂莫爲家。山林安足處。共期未來歡。莫忘今日苦。再斷腸別云。送汝下歸舟。歸舟望漸遠。淡淡微雲開。依依紅日晚。我返空房中。無事久靜坐。祇爲心念卿。不復

知是我憐汝抱病歸。近日知何如。殷勤慰我意。得汝道中書。書中竟何言。疾病已去矣。反復幾回看。藏在衣襟裏。汝我同居時。亦有責備語。自從離別來。更想情親處。舊情猶髣髴。容貌難追憶。試把相來看。得神已忘迹。願汝早至家。小心事吾母。久作異鄰人。深恩莫再負。明月上東山。雲蔽一重重。不須明月照。相思情暗通。代斷腸別云。從君忽四載。事君常日稀。去年就君住。遠到鴛江湄。於今才八月。君留妾又歸。念君當遠邁。預作六年期。近歡不可必。後會安能知。感此傷妾心。中心亂如絲。妾身固抱病。愁多病轉微。君莫念妾病。君歸慎勿遲。妾未見君面。病愈心益悲。丈夫割情愛。焉爲兒女癡。願君體常健。願妾顏不衰。含酸握手別。忍淚不敢揮。再代斷腸別云。帆檣已高掛。歸舟向森茫。情因別離切。愁隨江水長。宿昔同居處。今朝忽異方。雲遮蒼梧樹。水迷白鶴岡。所思不可見。舉首徒相望。何以慰君意。妾身好自將。湯藥已屢服。疾病忽消忘。不須更念妾。還望君自強。情親出至語。反覆亦何妨。早晚妾歸家。事姑安敢忘。膏沐不復施。羅襦爲誰妝。噫噫過鳴雁。雙雙自翔翱。憑以寄君書。中心暗自傷。明月入窗牖。耿耿照我床。妾心亦如此。長久更輝光。以上四詩。可以爲白話詩之正則矣。

黃曉浦(履思)江西南城人。詩本好。余早探入近代詩鈔。別去十年前。歲余卜居蘇州。曉浦官吳縣地方。法院庭長。無三日不至。余所倡和數數。詩亦愈工。客冬東坡生日。忽移官黃州。余送以長句。次聯云。果於磨蝎身。宮日往繼沙鷗釣。石遊曉浦次韻云。師門禮數獨加優。呵凍揮毫力更遒。失喜纔償重聚願。迴腸又作遠方遊。斯文一髮天應護。有酒盈尊公莫愁。春雨聿來花事鬧。黃泥坂下買輕舟。余詩末韻。祝其重

來。曉浦亦有花時來遊之約。聿來者。余蘇寓堂名。取與姬人同來。胥宇之意。胥宇又適與胥門合也。曉浦將行。連日大風雪。余以畏寒而病。因餞曉浦。殊難爲懷。又有行韻詩。曉浦次韻云。絕似藍關踏雪行。故鄉千里暮雲橫。奇寒入骨。噓難暖。自注。師爲余致函吹噓。老淚盈箋。滴有聲。舉目皆非安我拙。中流一柱待公撐。不須重和懷人句。早識離羣索處情。余以曉浦詩頗抑鬱。又次韻寄慰之。曉浦報以元夜過黃州口占云。楚山經雨莽蒼蒼。白鷺斜飛三兩行。四面煙波如潑墨。畫家安得米襄陽。銀蛾也爲我含愁。乍露清光復乍收。隱隱笙歌燈火裏。可憐獨夜過黃州。眷屬分携意黯黯。况堪丘壘白雲邊。大江化作思親淚。那得西流到九泉。自注。承以詩示慰。奈愁人不能不作苦語也。曉浦在蘇。與余倡和各詩。尙多可誦者。初相見云。五載春風十載違。高樓星斗夢依依。記在閩往事也。和除夕韻云。霜菊咬春安淡泊。壁燈走馬見循環。似聞賊膽寒淝水。可許詩箋附后山。葉長青方注石遺室詩。次人日思家懷人韻云。羣經寫定付禮堂。至今賊避鄭公鄉。三吳自古集文彥。溯源韋白詩撐腸。首言閩省屢有兵亂。會垣無恙也。次韻極渾成。中云。審言詩律有替人。請看祖硯流傳處。自注。喜第四文孫。校考第一。用典亦切。三過聿來堂。值花盛開。各絕句云。燕忙鶯老負花時。滿院新枝變舊枝。紅杏青梅都結子。滿林待乞主人詩。幾度花前問起居。恍疑鬚鬢照清疏。五風十雨春歸去。恰似三山三月初。蚊聚榕陰響似雷。更愁蘋末起風颭。洗塵合趁黃梅雨。翹首巾車軋軋來。時余回福州。過夏乃復來也。

前歲余買宅吳市之葑門脂胭橋。雲南王惕山庭長燦。落以詩云。輾轉塵勞鬢已皤。重來吳會覓行窩。紅

羊浩。刼稀安。土白鶴。新居住。老坡南。沈北王。曾主社。梁噫孫。嘯并成。歌葑溪流。過胭脂。水韻事。門前自足。多。第二聯最工切。孫登舒嘯之。蘇門山在河南。借用亦可。余和詩次韻第二聯云。爲求水竹三分屋。却走脂胭兩字坡。黃曉浦履思和韻云。八十高年鬢漸皤。祇應我輩備行窩。最難絕詣。唐鎔宋失笑。癡人谷擬坡。野鶴逢場原不舞。山雞對鏡尙能歌。後堂獨許彭宣到。美酒羊羔不厭多。第四句指日本人謂余詩主江西派。實不然也。曉浦及余門廿餘年。極嗜酒。至余每飲以酒。冬寒常啖以蒸羊。故末句云然。

霜杰（林黻植）夙善論詩。前歲余至吳門。同訪滄浪亭。師子林。願園諸處。皆舊遊也。僅得六七言絕句兩首。霜杰以爲何減荆公。三十六陂春水白。頭重到江南。恐見余詩者。將以霜杰爲阿所好矣。霜杰詩舊已選入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近不多作。次韻賀余買宅脂橋云。少小潛歆腹。管瞻衰遲何。意侍行窩。布金作埽。維摩室家具。駟車宰堵坡。（宅近雙塔寺）種玉藍田春暖。老吹簫白石夜聞歌。後堂不獨彭宣到。且喜門生送酒多。次韻皆極穩切。首言少時及先伯兄木庵先生之門。已識余。第三韻言余姬人携幼子至。及能歌。和何平齋云。冬煥沈陰散。沱文書遮眼。又今朝。唐花世事羣兒貴。蔓草邊愁貉子驕。久別官梅。皆上壽。近遊園檜尙前朝。他鄉晚及親者。舊如飲醇醪。百感消。平齋守蘇州甚久。第五句言其事。第六句言辟疆園古檜尙存。又句云。不露文章備牘老。久居城市覺詩貧。用杜詩語妙。

（未完）

文苑

文

七箴

太倉唐文治蔚芝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呼吸與天地之氣通。其性情之變與天地相合。故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見董子春秋繁露大哉性情之德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卽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及其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禮運言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竊謂喜怒哀與愛惡欲循環相生。而必以懼爲之節制。李榕村先生曰。喜怒哀樂之界。卽興衰治亂之幾。喜者治之象。怒者亂之象。樂者盛之象。哀者衰之象。喜樂陽也。怒哀陰也。喜極則生樂。怒過則生哀。以類相生者也。哀生喜。樂生怒。反類相生者也。怒生哀。哀生喜。亂而向治者也。喜生樂。樂生怒。治而入亂者也。善檢身者。常在生生樂樂之際。是故懼者衆情之攝也。生人之命也。小人爲畏威。學者爲畏義。君子爲畏天。善哉言乎。君子戒懼慎獨。所以復性之功不外是矣。先儒所以講明未發之旨。中和之蘊。豈好爲空論哉。蓋在上者之一舉一笑。民生之休戚隨之。性命以之。性情關係政治。其重且大如此。七情失節。則殃咎立至。其可不競乎。爰作箴自惕。且以昭示來茲。箴者鍼也。人但知鍼身疾。而不知鍼心疾。能鍼心疾。斯能鍼國性矣。

喜箴

言莫予違。行莫予抗。如是而喜。厥咎爲妄。華堂錦繡。玉食四方。如是而喜。厥病爲狂。維妄維狂。樂極則荒。

精魂飛越。神氣交傷。曾不逾時。忽焉其亡。君子修己。聞過則喜。喜於救人。喜於治理。吾國家其庶幾。

怒箴

天君定則氣爲理。輔奴爲心主。於是多怒。怒氣驟升。是非泯棼。怒潮澎湃。自沈其身。怒火上炎。自煎其生。或怒於言。悖入罹凶。或怒於色。很鬥交爭。怒於而家。禍及子孫。怒於而國。害及人民。維天之命。不容汝之橫行人。怒干天大命以傾。

哀箴

怒極而哀。害生痛哉。一哀出涕。莫知由來。吾今告汝。哀之正理。執親之喪。致哀而止。擴而充之。內怨孔悲。兩軍相見。哀者斯勝。哀我征夫。血肉戈鋌。鴻雁靡止。哀嗚嗷嗷。餓孳徧野。哀我同胞。亡國之痛。慮不經年。保抱民族。以哀籲天。昔者杜牧。感歎暴秦。毋使後人。復哀後人。

懼箴

周易精微。懼以終始。恐懼修省。乃安汝止。不覩不聞。所視所指。君子戒懼。明命顧諟。拜手丹書。用兵敬勝。臨事而懼。好謀乃成。威稜八表。猶欽四鄰。小人間言。罔畏天刑。倘棄禮義。狎侮先民。肆無忌憚。遂釀大憂。肘腋之間。刀戟戈矛。民晷環伺。載以覆舟。傾敗之禍。肇自優游。告爾靈臺。念哉敬哉。內外使知。懼惟邦之縈懷。

愛箴

愛權愛利。愛色愛聲。沈浸無度。以殞而身。愛富愛貴。愛位愛名。貪冒無厭。以失而魂。凡溺所愛。閉塞聰明。瀆倫亂紀。搖神蕩精。民彛既沫。遑云愛情。君子博愛。以性爲帥。愛德愛道。虛心以載。愛士愛賢。卑躬以待。當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毋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惡箴

愛之欲生。惡之欲死。是謂大惑。曾不知止。儵焉作好。儵焉作惡。怨者在側。曾不知悟。平且清明。好惡相近。桔之反覆。又復昏昏。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拂人之性。是非顛倒。滅頂糜踵。奚待崇朝。聖賢垂教。大公無私。國人曰賢。然後用之。國人不可。然後去之。言逆汝心。必求諸道。言順汝心。求之非道。奔走我者。比之匪人。忠告我者。不失其親。好惡旣正。民心自平。平其不平。萬國咸寧。

欲箴

人生大患。極一心之欲而供之。天下大患。窮萬人之欲而縱之。人生而靜曰天性。感物而動曰性欲。以理制欲。猶虞不足。以欲滅理。爭民施奪。越人於貨。流血盈谷。皆以求我所大欲。君子憫焉。返其本真。儉以養德。敬以養心。毋縱欲以敗度。常克己而存誠。克伐怨欲。懲窒不行。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強恕而行。卽以求仁。及其至也。無欲而淡泊虛明。可以安百姓。定乾坤。

卦氣集解序

武進蔣維喬竹莊

自來治經學者。有漢學宋學門戶之爭。而於周易爲尤甚。漢學家駁斥宋儒河洛先後天之圖。以爲道家

所傳非義文之作。然舍圖象以釋易。則易義不能明也。况漢學家之卦氣消息納辰爻辰。在在與先後天諸圖有關係乎。卦氣之學。傳自孟喜。虞翻言消息。鄭玄言爻辰。皆不出卦氣範圍。然近代之漢學家。於消息於爻辰。尙能道之。至於卦氣。除十二月辟卦之外。設問卦氣何以起中孚。中孚之後何以繼以復屯謙。睽等卦。則無有能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漢學家之責。獨有未盡者在也。吾友黃君星若。治易三十餘年。兼綜漢宋。不立門戶。著有易學探原象說。都數十萬言。多獨到之處。余於往歲。爲之集資刊印。經傳解一種。既已行世矣。一日余偶以卦氣之說質黃君。黃君云。卦氣圖之組織。前人多未爲之說。失傳數千年矣。刻正從事研究。必將有所發明也。會沈君颺民。以其先尊人竹初先生所著周易解贈余等。其附卷中有卦氣圖自有一定之序之語。遂以叩沈君。沈君則云。稿已散佚。歸而窮搜。乃得竹初先生所著殘表四紙。以示黃君。黃君乃以此表爲鑰。深思冥索。廢寢忘餐。以求有所以然。忽一旦豁然悟得。卦氣圖由貞辰圖而來。更取古代相傳。貞辰三圖。重爲釐訂。至是而數千年失傳之學說。始由晦而明。卦氣圖之組織。既瞭乃知消息納辰。爻辰皆可以卦氣說貫通之。荀虞鄭易學之源。出於孟喜。益可證信。是則黃君之不立門戶。更爲漢學家之功。臣也。庶民讀黃君書。擊節歎賞。斥貲寄余。屬速付刊。既復得黃君膺白等之助。遂以殺青書成。乃撮其始末而序之。

閩侯縣志敘

陳衍

此吾福建首郡首邑第一部邑志也。自漢中葉置縣。曰冶。東漢末卽稱侯官。乃迄今且二千餘年。邑志闕

如何哉。永嘉南渡。中州人士始戾。晉安隋唐。人文漸興。迨趙宋而始盛。福州則至明而始盛。觀於三山志。成於梁。克家八閩通志成於黃仲昭。閩書成於何喬遠。皆外郡人。其故一也。邑志者。邑令所有事。省會之地。長官層累。政治之所。輻輳號令。放紛供億。繁苛方奔走。奉承之不暇。文獻之徵。不切於日用飲食。其故二也。獨怪鄉之縉紳先生。若唐之林謂。閩中記十卷。宋慶曆閩林世程增修之。前明則劉世揚。氏林炫。氏林熾。氏林庭。楊氏袁表。氏林松。氏自正。德以逮萬曆。歷纂三十六卷。二十四卷。七十六卷之福州府志。王應山氏亦成五十五卷之閩大記。三十三卷之閩都記。而閩縣侯官兩邑志。則始終無聞。殆福州人好大驚。廣區區。邑乘舉若不屑措意歟。民國六年。許俊人巡按。李培之省長。請余總福建通志局。因有兼勦首邑志書之議。然通志期限不及五年。益以兵事騷起。余避地滬上者二年。而卒成六百卷之新通志。約計二十萬言。無一字不經手定。其數易稿者。且十七八焉。業已斂精疲神於邑志。特稍儲材料而已。編纂殊所未遑矣。十有八年。門人歐陽傭民英。施涵宇。景琛。合謀纂邑志。請余敦纂事。時傭民方知閩侯縣事。涵宇方從余立古物古蹟保存會。修葺縣西西園。可爲局所也。顧費無所出。余曰。往者修新通志。籌款不足。則於兩首邑糧米串票。每張加收三銅錢。月可得銀錢三百餘元。通志已歲事。此款爲度支處挪作他用。今收回以修邑志。名正言順也。計畫既實行。傭民充局長。涵宇主會計。王道真女士真。其兄子任揆。充分纂校對。亦皆余門人也。爲期一年。成書百有六卷。只糜銀錢二千餘元。刊刻二年。有八閱月。告竣。糜銀錢千百元。蓋領款需時日。而刻工亦缺。收支適相配。不能速成也。書成爲叙其顛末如右。遂以成。

百年應有而未有之志云

海日樓詩集第二敘

前人

寐寤既沒之十有二年。其孤慈護。既刊其所著蒙古源流箋證。乃出所哀海日樓全詩九百餘首。請叙於余。因念數十年來。所有朋好。相與爲文字骨肉者。凋謝略盡。黯然不可爲懷。濤園之詩。寐寤猶及爲敘。節菴則散原叙之。今惟散原與余存耳。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然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則仍述吾兩人往來。聚散。倡酬。書札之素。以寫余悲。往者濤園嘗言。余兄弟於朋輩之爲詩。能鼓舞而督促之。使裒然成帙。乃戲以催耕之布穀。促織之絡緯。相况。可云善謔。蓋濤園素罕作詩。自要先伯兄木庵先生。客皖南大通。淮北正陽關。不兩年。成正陽集一巨冊。陳弢菴太傅。少作多不存稿。自里居與先伯兄相倡和。始存其詩。至今殆千首。余之慙。寐寤爲詩。則已詳同客武昌時所作敘中。嗣是寐寤出守南昌。則資余遊匡廬。提學皖省。則招余遊安慶。寐寤將赴歐美。攷察政治。則寓余武昌。寓廬避地上海。則海日樓谷隱諸所居。余尤數數至。其蹤跡彼此詩中。約略可尋。寐寤論詩與散原。皆薄平易。尙奧衍。寐寤尤愛爛熳。余偶作前後月蝕詩。寐寤喜示散原。散原袖之以去。寐寤詩多用釋典。余不能悉。余題寐寤山居圖七言古四首。寐寤亦瞠莫解。相與怪笑。寐寤短札詩稿存余所者。無慮百餘通。其散見於余詩話者。不能盡也。今翻閱茲編。武昌以前所作。蓋僅有存。其他爲余所未見者。亦罕矣。其選入石遺室師友詩錄。近代詩鈔者。且二百首。皆其尤精者。故余於寐寤之詩之甘苦酸鹹。敢謂知之之深。一如已詩之甘苦酸鹹。其足爲外人道。

者固已具詩錄詩鈔中所首載之鄙論已。

江上詩鈔補序

前人

近世詩徵之刻。幾徧各省。下至一郡一邑。亦恆有之。此十五國風之支流也。在古人陳之以觀民風。在後世則立言殿三不朽。詩特其小焉者耳。然德功非言莫傳。詩理性情宜若異於書道政事而上焉者。周公召康公穆公衛武公蘇公尹吉甫芮伯仍叔家父凡伯以下逮寺人孟子類以詩道政事。後世則有若元結杜甫韓愈白居易之倫下焉者。窮不得位乃徒抱其登高能賦之才。與夫吟風弄月孔門與點之旨。以自理其性情。後世則有若陶潛孟浩然孟郊之倫。夫士不得志至僅以文字自爆。蘄有一二留人齒頰。倘亦所謂疾沒世而名不稱者非邪。此吳門人江陰謝治盦氏所以有江上詩鈔補續之刻也。嘗論岷江貫注數省。江南爲大。江州縣六十有奇。而江陰獨尸江南之名。何則。水北稱陽。水南稱陰。江陰卽江南也。縣析置自晉。命名自梁。得毋以岷江入海南通其口。江陰其咽喉。縣境倚江爲險。自昔擅控守重地。史稱元嘉二十七年。魏主燾南犯。至瓜步。沿江戒嚴。自采石至暨陽。陳艦列營。互六七百里。江陰舊暨陽也。形勢所在地。靈自萃人傑。勝清則督學使者。駐節於茲。未造。荆建南菁書院。培植樸學。人才益以續。清經解繼阮太傅學海堂刊本。故人文輩起。數十年流風未沫。而顧氏江上詩鈔原本。僅訖咸豐時代。凡歿於咸豐後者。皆所未錄。卽咸豐前者。亦缺有閒。治盦既殫數年心力。重刊顧氏原本。各附益小傳。而坐聽此外千百年作者沒世而名不稱。不其恫歎。昔顧俠君先生。選元詩三百家告成。相傳歲暮。秀野堂前有

隱隱見古衣冠人相率下拜者。去來甚衆。今治龕所補輯。凡十有一卷。都一百六七十人。續編倍之。吾知治龕堂前。必有踵秀野而相率下拜者矣。友生侯官陳衍敘。

休甯率溪程氏六烈婦傳題詞彙編序

常熟孫 雄師鄭

忠。孝。節。烈。迺。天。地。之。正。氣。歷。千。變。萬。劫。而。不。可。磨。滅。者。也。今。日。趨。時。之。士。每。喜。推。翻。舊。倫。理。鼓。盪。新。潮。流。其。於。臣。之。忠。君。子。之。孝。親。婦。女。之。爲。夫。守。節。皆。竊。竊。焉。有。所。非。議。欲。舍。其。舊。而。新。是。謀。而。獨。於。烈。之。一。字。備。致。其。推。崇。曰。某。某。烈。士。某。某。先。烈。香。花。供。養。銅。像。巍。峨。典。禮。攸。隆。追。思。勿。替。誠。以。捐。軀。報。國。殺。身。成。仁。其。事。至。難。凡。在。後。人。皆。宜。謳。歌。而。矜。式。也。國。有。烈。士。始。克。培。方。輿。之。國。脈。家。有。烈。婦。迺。能。葆。清。白。之。家。聲。其。事。雖。殊。其。理。則。一。學。說。與。政。見。雖。有。新。舊。之。判。而。彼。臨。難。苟。免。忍。辱。偷。生。與。夫。覲。顏。事。仇。善。背。反。覆。之。徒。則。均。爲。匹。夫。匹。婦。之。所。深。恥。而。欲。投。畀。豺。虎。不。願。與。同。中。國。者。也。休甯率溪程氏六烈婦傳題詞前編。由六烈後裔雄甫君刊於十年前辛酉季秋之月。有徐嘯雲尙書吳絅齋侍讀撰序。六年前丙寅。雄甫欲續刊題詞後編。曾乞郭春榆宗伯及余作序。宗伯既撰弁言。又題七古長篇。慷慨激昂。言皆有物。詩中有入道不立陷禽獸。豈止中夏變於夷之句。今宗伯逝世已四年矣。此詩刊入匏廬詩集。余文亦已印入禹齋文存。雄甫志在廣求題詠。表揚先德。故此數年中。尙未將題詞後編付刊。去歲庚午春間。雄甫馳函舊京。乞爲先德韻琴華封兩先生。暨六烈婦分撰墓表各一篇。又謂題詞前後編。擬合爲一集。名曰彙編。乞余審定各稿。別撰弁言。將以仿宋活字版印行。余與雄甫晚歲訂交。志同道合。并有異姓昆季之約。誼不

可以無言。六烈婦之死。去今日已七十年矣。世衰道微。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人心風俗之澆。瀆不特較之七十年前有天淵之別。卽較六年前。余與春榆宗伯撰序之時。亦復變本加厲。今時男女之間。有所謂社交。開戀愛神聖。及自由結婚。自由離婚。種種詭異乖謬之論。主持教育者。揚其波。變更法律者。助其燄。閑檢盡撤。如燎方揚。桑濮之風。偏於九宇。蓋幾幾乎盡驅人類於禽獸矣。假令宗伯尙在人間。其感慨又將何如。余故揭出烈字之義。爲古往今來所共同崇拜。不能隨時勢爲變遷。以冀喚醒世人之迷夢。蓋使國無烈士。則人人見危而避。見利而趨。國且不成。其爲國家無烈女與烈婦。則廉恥道喪。人盡可夫。家亦不成。其爲家。國維潰裂。家教淪亡。謀國者尙誰與圖治乎。禮經大傳云。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必自人道始。而人道莫先於男女。故大易家人之卦。首言利女貞。孔子刪定國風。以柏舟冠鄘風之首。旌美共姜之義。烈又以牆茨桑中鶉奔諸詩。列於定之方中之前。以著衛爲狄滅。由於中葺之淫亂。自古大亂之興。率因禮教之廢。易云。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可不懼哉。率溪程氏與伊洛程氏淵源一脈。自有宋迄於遜清。繇延八九百年。詩禮傳家。世食舊德。故雖婦人女子。咸能以禮自守。服膺伊川先生。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祖訓。猝遇危難。蹈白刃而如飴。赴清流而不悔。是真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誠使古來策名委贄。寄命守土之倫。咸能如六烈婦之視死如歸。不撓不屈。國祚之長。永永萬年可也。烈士與烈婦。關係國家之重如此。余故推闡斯義。著之於篇。以爲世人告。且以應雄甫之請焉。辛未仲春。

雙肇樓記

常熟楊 圻雲史

光緒壬辰。余年十八。婚於合肥文忠公之門。南通范伯子方爲文忠幕上客。見余文字。許爲可造。亟稱於文忠。自後詩文輒就教。得聞緒論。後識吳摯甫先生於文忠坐。文忠薨。先生爲次序奏議。遊日本歸。復以文集見賜。亦頗稱許也。戊戌年二十三。與王稷堂戶部創辦會文學堂。昕夕相晤。管學大臣孫家鼐奏聞。時德宗景皇帝銳意興學。五月奉上諭。傳旨嘉獎。明年南歸。識其尊人欣甫大令於海上。大令一門風雅。父子夫婦。工崑曲。秋月之夕。觴余於吳淞之江樓。樓之外。江平月小。渚淑微寒。酒酣命次。公子進長笛。子倚笛而父高歌焉。歌八陽。其聲清以越。與風水聲以俱遠。一座盡傾。其後摯甫伯子皆作古遺文。刊集亦未之見。欣甫父子相繼逝。世余亦遠。適異國六載。後遭喪亂。栖栖戎馬間。今年五十七。蓋少時朋好三十年不通音問矣。東莞張仁海比部有賢子曰次溪。余門人也。來書告議婚於海鹽徐絡雲女士。則徐君蔚如之女。欣甫外孫女也。其母氏曾受業於摯甫先生。故其教女遵守禮法。不入學校。精通書史繪事。有才媛之目。其聯姻之始。蔚如欲求得伯子文集。而次溪有是書。北江先生爲之介。一見欣賞。遂以女妻之。張徐兩家咸好佛法。次溪及絡雲法名皆曰肇。於是仁海爲築雙璧樓於張園。以居住兒佳婦。園在京師東。與萬柳堂夕照寺相鄰。登其樓遠望天壇西山風物可觀。而次溪好學能文章。絡雲能詩畫。名園佳耦相得益彰矣。次溪今復以書來請爲文記之。謂婚後當令新婦繪江山萬里樓圖爲報。余雖嬾奚能辭。然余不喜作世俗譽婚語。又不欲瑣瑣其無關大體之婚議。而以吳氏范氏俱爲尊宿。而余之長者行王氏徐氏俱爲余世好。仁海爲同師。次溪爲友生。以是因緣。非偶然矣。則喜而爲之記。

松菇賦 并序

鳳凰田興奎 星六

菇今菌屬。山美茹也。夏秋滋生。麗松根者尤粹。余倦游而歸。守鈍山微。常取佐盤飧。乃作爲斯賦曰。夫何南山之翠嶺兮。蕃嘉茹之可珍。諧鈞化之參躡兮。稟篤施於坤靈。應時而華滋兮。苞榮蔚之殊文。惟蒼虬之蟠互兮。託繁育於豐陰。氣團厚而渾凝兮。固獨美而淑清。方夏節之始燠。或高秋之和煦。昭灼陽曜。沛濡霖注。既潤斯暄。冒坻挺吐。其蓋覆笠。其莖承柱。競蒸蘊而雲生。紛班駁而星布。燁乎暉鶴頂之丹霞。靄乎隱豹皮之玄霧。於是芻童解犢。桑媪收蠶。穡備樵老。筠筐籐籃。采采將攜。濯濯芳鮮。瓦釜兮桐火。玉泉兮冰鹽。酒燻酒羹。載熬載函。醇膜融融。元膏醴醴。引筋上匙。滑腴芳甘。雖疏糲之野饌。踰臺府之珍餐。又若都萃靈英。區揀豐粹。排霏歛濕。烈一而四。泓泓油素。炎炎鼎沸。投以炙爍。煨以精膩。玄醬脂合。丹椒香匯。枯不骨焦。柔不腋脆。挹厥瓊漿。盛或罌器。但寸勺之澆加。允百肴之雋味。嗟余生兮。屯否伊山。澤之清癯。倦勞騁乎車馬。歸偃蹇於茅茨。悲草木之零落。睇薜蘿而遐思。陶柳陰我門。邵瓜芸我畦。薑桂貞我性。藜藿充我飢。感山膚之秀茁。出歲寒之良遺。適鹹淡以勻燔。頡梁肉而邁之。既不餒以吻洽。意殊有取於斯也。乃豪宦碩賈。廚侯庖子。窮徵海陸。奇駢刀篋。則謂猩唇豹胎。熊蹯牛脰。鶉鳴鴈飛。象白駝紫。鬱薄剖纖。拂芬糅綺。酷以蜜飴。沁以醴醴。九變三和。必潔必旨。水蒞野苕。霜初露始。乃抽柔荑。滲滓肥美。而又漱橙黃之醪。飯菰白之米。羅衆美而必合。庶邀可乎口齒。彼儉腹之枵枵。徒識小而言侈。將勿纖鱗之味。於渤溟微爵之知。惟棘枳乎。余乃輾然笑曰。人貴介立。物豈好同。薄稽在昔。保約持豐。蔓菁而名諸葛。

水茄而重涪。翁剪杜。菲乎夜雨。戀張蕤兮秋風。齊鸞脯於醯醢。比牛肚於早菘。明古人之澹志。抑戒貪而固窮。如必珍錯。陸離。瑋異隆充。紅腥白臊。剛化暝溶。則耽腥爽之伐腸胃。甘臘毒之腐肺胸。殆肉食而鄙耳。竊不敢苟從。乃爲之歌曰。去黃虞之遠兮。周薇槁兮。綺季不可復覩兮。漢芝邈兮。惡苜之胡多而嘉蔬少兮。吾嚙嚼吾道兮。又歌曰。璞質兮。瑰姿瑩滌兮。馨炊薦黃獨兮。雪飢屑青葱兮。露蕤便便之腹。吾飽兮。徜徉乎山之陲。

蘭泉贊并序

前人

峰嶺而谷磻。洞庭之西。以山水雄秀。稱人多。最吾縣。井飲則尤上之。漫流出崖。竇澹而甘澄。而冽人又首吾蘭泉。石蓮閣。臨泉左。水石峭幽。上有山百。似曰南華。產蘭產紫芝。灌林長松。土潔而氣芬。其繇耶。自泉之出。人鬻鬻爭汲。負大同生物。一氣溟滓。此甯獨異其功。念蝦蟆培介深峽之中。地荒險罕人趾。其名軒軒聞四遠。而斯之融。溱澥鮮姑爲馬童。牛豎之繙掬。鮮能灼知味者。將勿亦有遇不遇感耶。嗟夫。卑湫洪濼。污合而垢。容人習安之也。久世竟無陸鴻漸。張又新其人。亦自噉然。完其在山之清而已。老氏曰。知稀則我貴。泉果屈乎哉。贊曰。

淪齋其蒙於南之微。冰澈鏡瑩。融涵青峭。蓮石左秀。上曉南華。夕靄明岵。晨輝絳霞。一泓嬪目。翮舞鱗悅。乃爲能廉。取之不竭。照理罔鑿。樂機蔚文。幽人不來。如此沄沄。皎然可品。我歌空谷。中有知者。白石蒼木。

祭湘西巡防軍死亡將士文

鳳凰田名瑜 个石

嗚呼將士桓燿。武森爨雲。咻礪張戈。弩民五之秋。載搖東艣。藩朗截澧。扼湘左股。血蝕螯山。鐵啞桴鼓。臨澧攻堅。日雷起舞。劃守辰龍。峻甯牆宇。十邑之圍。巫黔之疆。掇棘劇苛。湔腐濡良。我民則蘇。我士以戕。訥訥蜀兵。盾闖我扉。粉榆大難。生驅死馳。沅上一壁。卵繫安危。鬼躡神咷。挈揚我旗。踵後仆前。弗移寸尺。手提頭顱。赤血化碧。沂師徂征。曠歷一紀。草生鐵衣。荒磧千里。冷熒孤燐。毅魄何止。叢滋疫勞。漫瀾凶災。乾坤之制。日月之煨。身墮九淵。名灼九垓。嗚呼將士。一暝千襟。豹皮有光。於赫祠廟。簋食將將。鴻毛泰山。死有輕重。潭潭富貴。歿如蟻螻。凶孽弗剪。邊事猶沸。後死之責。甯不奮轡。金革四方。悼我猛士。魂兮歸來。故鄉在此。

遊奇峯寺記

前人

余家峰寺下。殆三歲而不一二至。每聞鐘磬聲。白雲滃濛。摩林出。鳥勾格上下鳴。輒幽然意遠。今乙丑七月三日。寢午。緣舍角左行十數弓。及峰尾。穿林木中。不半炊抵寺。寺僧進茗。以爲遠客。而弗知卽峰下主人。然巢鳥。噉噉若熟識。意相親也。寺尾有閣。出木末。登眺見城舍。如卦錯。晚烟凝蕩。異狀。日色蒼赤。突入閣。樵風搖木響。暝然似舟際。聽波濤激泊聲。乍靜乍興。峰拔地矗青。立絕依傍。四山拱若執笏。僂以聽指磨者。或云此屬天馬山。以鑿江截離。然縣志無攷。半疑信。又縣志載雨明碑於寺後。明滿太僕撰文。雨霽則明。蓋久失所在矣。環寺皆樹。多栝櫟松楸。楸雖冬蒼蔚未減。尤與夏宜。出閣履峰脊。達武侯祠。夕陽在老松間。猶徘徊不欲歸。安使余解祛。韉繫日徜徉斯峰。看朝夕雲色。呼鳥爲徒。以樂其樂也。

霑益陳君墓表

金天翹

太史公言。周白圭。樂觀時變。其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智勇仁彊。以赴時會。若鷲鳥之發。故程鄭卓氏。自中州以遷。虜致益都。臨邛用籌策。富傾滇蜀之民。而滇池地險。阨古巴蜀。商賈竊出。取其笮馬。犍髦牛。以致富。此謂智盡能索。終不餘力。以讓財者也。要非其人才智得處當世賢豪間。心慮設施。能馭品物之數。贏絀貴賤。良否有以察其微。觀其通。不能爲效也。計然七策。越用其五。而霸知。鬥則修備。時用則知物是故。滇中出將而陳君萬和。獨以貨殖致富。聞君諱榮選。原籍江南上元。明初有。隨黔國公沐英入滇。家於霑益之宋家河。若干傳而至鴻義及增。是爲君之祖。若父君幼失怙。賴母氏孫。以養以教。甫成年。貧不獲卒。儒業習商賈。往來滇蜀。緬越間。習知華夷風尙。蠻荒互市。緩急張弛之宜。滇。南山水。故雄譎林麓。富饒金錫。丹砂奇藥。所鍾鹿角熊蹯象齒。虎豹之皮。蠻夷織物。而寶井玉石。尤海內。外所珍。視皆蹶踵。負載度關。越嶺而遠。致之時其盈虛。使邑市無乏。因以大贏其財。君雖以貿遷致饒。益。能以所穫者。施於人。交遊不問豪窳。稱貸不責償。身歿而家無餘貲。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卒於思。茅。距生於咸豐七年九月。享年四十有三。道遠不克歸櫬。葬於思茅縣山神廟老塋。子山午向。妻羅氏。子。四人。曰翹。曰翹。曰翹。曰翹。早卒。翻陣亡。韶州。栩官雲南警衛軍第四團上尉。而翹以第四十七師第幾。團團長。與共產軍戰川鄂間。有勇績。甯親歸滇。余適以滇通志館聘。涉長道爲汗漫遊。翹也。迎護維謹。因。流涕爲言。先人行事梗概。願得爲文章。立石墓道。余不敢以不敏辭。因敘次行述而表之。嗚呼。世不乏智。

勇。仁。彊。之。才。翳。姓。字。於。貨。殖。偏。起。孤。債。中。頡。頏。陶。朱。又。慷。慨。尙。俠。義。不。肥。其。家。卒。觸。瘴。癘。死。炎。荒。不。得。歸。骨。如。君。者。奇。氣。鬱。鬱。可。想。見。也。意。天。將。昌。其。後。以。報。斯。人。之。不。遇。無。疑。哉。

沈子肅先生誄

徐震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沈子肅先生卒於都門。其八月。旣歸葬於武進公墓。冬十有二月。始設奠於里中。禮從宜也。邑人徐震以爲先生早歲爲師。歷年作宰。從事終老。幕府歿身。平生若此。未爲達也。然而百年大齊。愚智同歸。千古不磨。賢豪尙遺。愚智之同歸。情不役於窮達。務賢豪之尙。事必藉乎篇章。惟此一端。良不可誣。伊者火德衰微。三雄回軸。金行慘黷。五馬渡江。弘文物於南邦。萃衣冠於江左。粵我毗陵。蔚爲名邑。尙攷載籍。代有雋民。降逮清世。術業尤隆。通經味道之老。疊跡儒林。揚葩發藻之才。繼軌文苑。冠冕函夏。暉麗寰區。先生綜其條。貫揚厥波。瀾固已程。彼先民無慚後勁矣。自夫雄霸經營。力征競逐。驚虬虎於大瀛。通舟車於海國。遂古蔑聞。書契未紀。苟非達識。疇克建言。先生洞禮樂政教之樞要。觀典章制度之會通。故能策擬治安。論侔潛夫。豈直煒曄焜煌。飛文騁說而已也。至若六書二篆。折中紛綸。四聲七音。甄明統類。遂乃考鏡鐘彝。啓鍵紐弄。達神指於訓詁。會天籟於喉牙。此則殫精小學。有妙詣也。山經夙洽。是識貳負之名。地志能詳。不勞岷印之諏。問無不對。審科斗之策文。信而有徵。說犧尊之體制。此則博辨之業。良足珍也。先朝舊事。纂錄已多。近古文評。摭撫略備。用能效臨川之世說。續龍舒之總龜。此則筆札餘事。亦可觀也。鏤金錯翠。方延年而彌工。地負海涵。共紹述而爭奧。亦或斟濃酌淡。調劑青黃。協

氣。蘇。聲。節。宣。均。度。此。則。文。章。所。就。有。獨。造。也。兼。茲。衆。長。實。云。希。有。况。復。桑。榆。雖。晚。炳。燭。長。勤。簡。牘。輒。正。其。豕。魚。交。象。不。滯。於。牛。馬。可。謂。老。而。彌。篤。精。而。能。宏。曹。子。桓。云。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聲。名。自。傳。於。後。夫。何。疑。焉。夫。何。疑。焉。震。獲。奉。清。塵。於。今。五。載。比。子。美。之。獲。落。見。識。李。邕。訝。伯。喈。之。賓。朋。同。符。王。粲。先生雖。未。果。其。意。可。感。欲。以。所。藏。書。付。予。後爰。自。滬。濱。暨。於。白。下。或。撰。杖。以。從。游。或。肆。筵。而。侍。飲。忘。年。降。德。離。轂。接。翼。於。飛。鴻。獻。可。替。否。墜。露。添。流。於。溟。海。寓。居。問。疾。不。廢。論。文。病。榻。留。賓。欣。言。移。晷。不。謂。貞。疾。難。瘳。奄。然。捐。館。嗚。呼。黃。壚。興。歎。邈。矣。回。車。之。人。虞。淵。已。寒。傷。哉。聞。笛。之。賦。繹。遺。製。於。遙。夜。明。月。淒。涼。誄。昭。質。於。窮。陰。松。烟。慘。澹。系。以。辭。曰。

朗。璞。翳。淖。符。采。隱。耀。芳。蓀。比。物。神。襟。徒。妙。吁。嗟。先。生。遭。逢。不。造。時。值。傷。麟。世。替。變。豹。孰。欽。學。海。疇。識。鴻。文。眇。予。後。學。知。此。哲。人。粵。維。先。生。或。出。或。處。出。亦。不。訢。處。亦。不。撫。丘。園。施。教。菁。莪。載。歌。彪。蒙。有。郁。髦。士。孔。多。初。令。于。鄖。不。畏。疆。御。教。民。戢。飮。士。庶。永。慕。後。官。于。溫。標。榜。莒。才。崇。禮。師。儒。靡。遺。草。萊。政。先。立。信。化。美。烹。鮮。鳴。弦。千。室。倍。戶。三。年。多。文。爲。富。循。吏。終。貧。皤。皤。鬚。髮。促。促。風。塵。躑。躑。匪。悲。菁。華。未。竭。青。汗。在。簡。黃。腸。斂。骨。嗚。呼。哀。哉。追。惟。懽。逸。興。縱。橫。炙。輟。數。典。敷。衽。談。經。語。朗。容。和。眉。軒。目。動。一。杯。靜。置。雙。手。高。拱。景。若。可。卽。人。之。云。亡。几。筵。徒。設。尊。罍。如。傷。嗚。呼。哀。哉。先。生。爲。人。端。凝。愷。弟。心。胸。洞。達。不。存。芥。蒂。直。而。不。絞。廉。而。不。劌。介。而。非。隘。謹。而。能。惠。年。旣。望。七。慕。義。不。衰。貪。殘。之。怒。憤。疾。在。懷。墨。吏。爲。姦。邦。人。赴。愬。病。中。猶。奮。名。次。首。署。世。叔。有。妻。中。郎。有。女。女。也。能。詩。妻。實。吟。侶。亦。有。女。夫。能。播。遺。文。遺。文。不。墜。先。生。千。春。

評注魏三祖詩選自序

陳柱

沈休文謝靈運傳論云。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三祖者。魏太祖武帝。高祖文帝。烈祖明帝也。是三祖文章。與陳王並稱久矣。然陳王之詩。歷世通顯。而三祖之作。魏武以外。稱者蓋寡。豈不以身之通塞。既殊。失之於彼者。固當得之於此。而人品不同。因人廢言。亦古今之所不免。與陳王之詩。鍾氏詩品。至方於人倫之周孔。而置魏文於中品。位魏武於下品。且其品魏武也。曰古直悲涼。夫古直悲涼。豈便當尻下品邪。吾師石遺翁譏鍾氏爲病狂。豈不信然。然平心而論。昔劉彥和之論曰。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公幹。吾今亦將以兼善歸陳王。偏美歸二祖。而明帝則其次焉者耳。蓋詩不外乎風雅二派。感慨悲涼。痛陳時事。此變雅之體。魏武之所自出也。優游諷諭。言文情遠。此變風之體。魏文之所由宗也。若夫明帝。則又與魏文爲近。而兼之者。陳王也。論陳王之偏美。則反有不如二祖者。此讀詩者所不可不知者也。夫載道之文。固與人品攸關。若夫言情之作。則有不能以此爲限者。奸雄之所以爲奸雄。亦豈無沈摯之情。盤礴之才。而後可哉。持是以爲詩。蓋亦勝於腐儒遠矣。故夫陳思之人品。腐儒之所能尊。而陳思之詩品。腐儒所不能識也。三祖之人品。腐儒可得而譏。而三祖之詩品。腐儒不可得而議也。故以人論人。則三祖陳王。或有高下。以詩論詩。則三祖陳王。各有獨至。皆不能廢也。當代之治陳王詩者。吾見一百。有曹子建詩研究之作。於民國十七年。由商務書館刊布。此外黃晦聞之注。古公愚之箋。咸各專家。俱行於世。陳王之詩。遂益爲士人所傳誦。而三祖之詩。稱誦者。卒尠。甚惜焉。近爲諸生講詩。子建以外。爰

及三祖略采諸說兼下己意著之於篇刊而布之。庶幾曹魏一家之文采。咸並行於世云爾。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北流陳柱序於上海大夏大學。

英吉利柏邇克傳

吳江金元憲立初

柏邇克威德默。英國西部愛爾蘭邦人也。其先世居杜白林。爲郡著姓。父某。頗諳文法事。爲辯護士。聲聞冠一鄉。以一千七百三十年生威德默。當名王喬祺二世之初。自其幼時。從受業於蕭格來頓。能痛刮童習。委已於學。稍長。補三一郡學生。既卒業。舉高第爲學士。當是時。歐陸言治術者。法宗孟德斯鳩。盧騷。英則陸克。無在不以抑君暴導民利權相與轉移。世治名法之學。遍天下。而威德默獨長文學。簿領之役。非其好也。年幾冠。東去英倫。縱觀山川阨隘。民情政理之宜。務覽誦爲詞章。議論今古事。踔厲風發。嶄然見頭角。名聲大振。一時老師宿儒。休謨。來諾汗。約翰孫。迦力克輩。皆慕與之交。著原國崇德新論二篇。博士南琴德見其文。許爲遠到。以其子妻之。居五載。愛爾蘭部牧哈密汗頓。辟置幕府。除記室參軍。在職三年。銳言張革。而其地權貴人。噎媚不已。牧復抑裁之。計不行。棄官去京師。遇羅金漢侯用事。引爲中書舍人。旋舉濫杜佛縣。納籍議院爲郎。辭辯捷給。尤長典故。率以屈其座僚而推爲祭酒者。幾三十年。初英得北美部。西海瀕地。旣揃刈種蠻。裂州治者。十三而移。已民居之。貴家權宦亦多。設水碓屯田。其間自喬祺二世始。約吏民無相侵。公家輸斂有經。或以時償。至是國用繁。府藏旡以爲給。而議者方計捐前法。重制賦。則以牒下州徵所輸。倍經其民窮蹙。困無愬。則相扶攜。謹嘔叫號於城郭。或剽斂市物。懟視厥上。刑不勝。

暴將復斂兵伐之。天下脊脊思亂而威德默議獨譏排貴倖崇寬惠尙治敦睦與藩民爲助其議不行未兼旬而藩州叛作皆如所策。世以爲達識。爵主樂思爲相擢拜諸路軍度支轉運大使。裁數月而樂相罷去。遷爲樞密參議。其領度支也。俸祿之外一無所私求。詳覈簿書必無毫毛失。而吏胥貪墨之風以絕。其廉行爲當時第一。海思丁之爲天竺大都護也。擅索取番酋賂。治婪鄙无狀。賊汚狼籍。其民苦之。而朝廷不以禁止。咸德默輒論舉其失。劾當治罪。章疏踵上。前後歷百許日。與推讞爲始終。海卒邀赦。而時論歸其鯁切。始與富開思交厚。及議加拿大建州遣監事。富實主之。而咸德默以事施行。且損治而戾人情。意不能合。遽遺書絕交。富自陳謝。對曰。君子交以義。合義不合則交絕。吾今守義而子自徇俗。各行其志。可耳。而何爲假顏強笑。語作小人態。至此也。富大慚。不能答。法國革命軍興。復著論究變始末。所由大抵存規諫戒時主驕汰而保邦於未危。其於法君親賢奸樂近習以亡厥身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書旣錄布。士林爭傳。歲行售以千萬計。其裁勘精詳。概可知已。于時其子以暴疾殤。旣哀慟之甚。衰憊不堪治事。遂上疏乞骸骨。上愍其老。特賜召問。詔給歲祿金千有二百鎊。聽致仕歸邑里。明年卒。年六十八。無後。遺命葬近其子塋於椿根。非爾特寺之阡。所爲文詞。傳誦至今不絕。而平美藩議尤推絕作。其敷理明達。語約而意盡。不爲怪奇巉刻之言。必出入仁義。其富若天地萬物生蓄。海怒鵬翥。縱橫放恣。無不盡意。而又不煩繩墨以自合也。至性肫認。不曲學以阿權要。而尤不爲崖岸。以自高人。從其游者。恬如也。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歡感不一。動其懷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居官造次。必以忠信。不擇利害爲趨舍。故其發言陳事。毅

然不可奪晚歲悼子至損天年而論者猶惜其未達理云。

贊曰。舊史言咸德默議彈海思丁時。爲譏陳其民病。纒纒至萬言不稍窮。皆懇到深切。感動人心。雖武夫悍卒。聞之無不垂涕。嗟乎。方時主積威肆虐。視異種民不異於草芥。舉國士夫。卽知亦不敢議。其非習久。且以爲當然。彼以一介書生。知理義不可斯須去。天壤間。試震靈之威。成不矜善。以自爲功。敗不沮志。以自爲辱。原其用心。殆古仁人義士之儔也。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庶幾其近似之矣。

段豹子傳

吳江嚴一士如謬

晉甯之山多豹。而段豹子獨以殺豹聞。其殺豹也。先佐以酒。戴笠持鐵。又率其女若壻。以獠犬十餘爲前導。旣入山。卽令人犬覓豹處。得之。乃指揮人及犬。隈伺要隘。且約曰。各守一方。毋怠。毋懼。已則持。又徑造其窟。豹見人。則怒而起。撲之。豹子迎以叉。叉着其領。迫使不得脫。豹怒。狂吼。聲滿山谷。人犬聞聲。集箠且噉。無不立斃者。或問之曰。子殺猛獸。如刃獐兔。其亦有術乎。曰。豹猛獸也。始吾亦懼之。不敢撻其鋒。及避流寇亂。奉親入山。遇之。梁王山洞。身無長物。僅佩一尺刃。慮不敵。顧念逃而死。孰若鬥。而或不死。卽死。猶博角豹之名。遂奮起。與鬥。卒手刃之。由是知豹之猛。未必勝於吾之力。况吾旣有力。而緯以巧術。耶。於是專心獵豹。以成吾業。而去人毒。蓋數十年於茲。當吾行山中。默然察豹之所在。人呼我名。而我。不聞也。見豹躍而進。如兩勇士之相併。吾目傷而睛出於眶。吾亦不知也。豹旣死。而負之歸。吾樂乃滋。劇內睛於眶。痛焉。不如其樂也。吾惟用志不紛。以與豹爲敵。豹死而吾全者。非徒力勝之。乃專一之功也。平生計殺二。

十九。豹。今。老。矣。再。斃。其。一。以。當。成。數。吾。將。善。刀。而。藏。會。鄉。人。有。以。苦。豹。患。來。請。者。乃。喜。自。賀。以。巨。觥。率。衆。往。殲。豹。肩。以。歸。醉。經。惡。溪。水。悍。橋。危。失。足。墮。溪。死。起。之。猶。睥。其。目。而。髭。髯。戟。張。肩。豹。未。嘗。釋。也。年。七十。餘。豹。子。段。其。姓。定。輿。其。名。

論。曰。鶴。望。先。生。自。滇。南。還。慷。慨。爲。言。段。豹。子。事。豹。子。非。生。而。能。殺。豹。倉。卒。遇。之。而。獲。勝。焉。死。一。豹。而。智。勇。以。成。冥。心。專。一。而。忘。其。傷。且。痛。然。則。人。之。志。學。以。進。乎。道。而。旁。皇。歧。路。焉。其。成。功。必。不。可。幾。矣。出。而。任。人。家。國。事。握。強。兵。遘。大。敵。不。戮。力。以。致。死。而。委。蛇。和。戰。之。間。子。雲。所。謂。羊。質。而。虎。皮。者。亦。豹。子。之。所。羞。哉。

跋儒行

宜興史乃康耐耕

弱冠就學。服儒服。誦儒書。夙夜自勵。以特立獨行。剛毅諸操。稍長出而問世。輒舉其所懷抱。謀拯飢溺。而十年南北走。幾不能保吾身。天下之禍日亟。而吾志已餒。所謂特立獨行者。安在耶。二十年秋。返自幽燕。掌教於吳門。值遼瀋淪亡。淞滬塗炭。有志之士。偶相聚談論。輒把酒歎噓。長歌當哭。感宇宙之窮羅。欲奮飛之無術。憂傷憔悴。蓋幾幾不能自解矣。金師鶴望。李丈印泉。亦有鑒夫士氣之衰。不殖將落。乃延餘杭章先生講學。吳中舉景祐范胡故事。以經義治事相訓。而於禮記儒行一章。尤深致意焉。古今治道之隆。污繫於一二章縫之行。詣貞志明。教於一室之內。而天地若爲之低昂。含齒戴髮之倫。若不勝其奮踊。不數十年。而開太平之局者。其盈虛消息之理。有如是也。於是踵章先生之門。執弟子禮。受教惟謹。數月以來。益自礪砥。因合謀以儒行一篇。附以章金二師及太倉唐蔚芝先生所著論。付剞劂問世。蓋未敢以所

得。自。私。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剛。柔。之。理。也。人。之。受。性。亦。各。有。其。剛。柔。之。理。沈。潛。者。剛。克。而。高。明。者。柔。克。所。以。矯。過。不。及。之。偏。而。使。之。適。其。中。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能。圓。能。方。能。將。能。相。能。君。能。王。能。儒。能。俠。能。狷。能。狂。一。揆。於。義。而。已。涵。之。則。爲。仁。藏。之。則。爲。智。發。之。則。爲。勇。有。小。勇。焉。有。大。勇。焉。有。神。勇。焉。精。義。以。致。天。下。之。治。而。神。勇。以。定。天。下。之。亂。嗚。呼。其。惟。儒。行。乎。

記魚玄機集圖咏册

吳縣徐澂撰

辛酉孟冬。余遊匡廬。南歸卜居吳下。得黃氏樂志堂。東偏小屋三楹。以居。竹柏繞之。雜葩出泉石間。疎紅冷翠。相映發。旦夕讀書其中。主人爲藁翁裔。孫亦風雅士。賓主相得甚歡。一日以舊藏唐女郎魚玄機集題詠册見眎。卷首有周雲巖牧繪玄機詩思圖一幀。紙本設色。縱約二尺。橫廣尺許。畫中左偏置書几一。古木鏤花几。後有高架。供翠鉢。鉢植絳花。花麗而巨。形似牡丹。几列筆墨。卷帙螺硯水注。皆工緻絕倫。几側一女。郎素裳。緇冠。作女道士裝。右手握管。左手引縑。倚几凝思。若欲書而又止者。一雛婢侍。抱麈尾。捧巾。目睨縑素。若屏息待其書者。神彩生動。栩栩欲活。雲巖此圖。位置取法宋元。用筆出入文唐。緣當時藁翁既得魚集。復於蘭陵繆氏見吳江陸蘭塘英所繪十二女史圖。中有玄機象。乃屬周氏摹之。裝於册端。每宴嘉賓。輒徵題詠。册中詩文。積數千百首。皆一時名輩手蹟。藁翁晚年。書多散佚。大半歸於齊芸汪氏。旋復流入聊城楊氏。而於魚集獨寶什襲之。謂將娛老。雖千金不能易也。光緒中葉。江建霞太史督學湘南。曾獲一見。爲之影抄。彙爲一册。而卷首乃有余秋室學士繪玄機小象。白描工筆。儀態雍容。後亦附題。

咏一册中有跋語云。道光乙酉七月七日。再集同人於宋塵。分題魚集。一切情事。並詳第二册中。則今黃氏裔孫所藏者。當爲第二册無疑。又考徐子晉先生夢影錄。則謂墓圃請改七薌補繪玄機小象於卷首。而江太史注中。又有墓圃所藏魚集。曾屬改七薌。余秋室諸君繪玄機詩思圖一軸。余皆見之云云。是則玄機圖象。當不僅此二幀。玉壺一圖。又不知流落何處。余今復依季父遷城西。聞黃氏屋復易。主每當晴翠映。瓶嬌花入簾。緬懷往事。不禁神往於宋塵者也。

詩

聞得賊謀

癸酉四月

章炳麟

金丸一夜起交民。射殺湘東舊領軍。借問長陵雙石馬。可知傳法有沙門。

聞人獻圖不遇

癸酉孟夏

前人

上河圖自屬王家采石莆田繼物華。却恨鈴山蟬蛻久。明珠空令射寒鴉。

劉屈氂歌

前人

中山有良子。名曰劉屈氂。雖藉皇孫貴。出身人不知。武皇置相少良死。公孫涕泣徒爲爾。聞道胡巫入漢家。長安掘纍何誼譁。節上黃旄君自加。看君明日載廚車。

詠史

癸酉仲夏

前人

鷺翎雙金錄。俘得海濱侯。遼王後來天。水何綢繆楚囚。相對聲啾啾。勉公飽食行靈州。寶珠未獲吾尙留。

人生遇合有如此。兩國虜王何足訾。轉盼東昏昏。飲刃死。

拔可寄貺美國柑一大箱報之以詩

陳衍

寄君嗜柑詩。余在福州有絕句寄君云。荔子嫌太甜而嗜美國柑。西瓜大如斗不食。我何甘時。余病瘡又病渴也。報章久不聞。厥包闐然來。百柑大如拳。秋

雨病相如一笑歡文君。

與韋齋小集東齋談福建寇亂事韋齋屬題東齋酬唱圖次見贈韻

前人

邑乘粗成小策勳。涼風堂好羨諸君。忽傳盡室來黃浦。終恐摧城壓黑雲。失險三千八百坎。坎為延平最險。初兵亂事。

潰圍卅六萬餘軍。黃山須臾茗話供。延佇莫遣榕垣續紀聞。

和梁少筠見寄詩次韻時福州寇警甚急

前人

素性何曾厭菜根。江湖飄泊不堪論。稍携幼子同枚叟。尙恐諸雛謂諸孫在福州者繼益恩。為帝豈真容赤燿。稱

王無計阻烏孫。亂離會合殊難事。喜有詩篇當酒尊。

勞山紀遊詩

畢節 路朝鑾 金坡

華嚴庵

昔經北九水。觀瀑玉鱗口。奔流下絕壁。瀆沫蛟龍吼。幽深入穹谷。暝莫辨箕斗。茲山割陰陽。奧曠殊前後。去夏取道北九水。達玉鱗口。觀瀑布是為勞山之陰。茲遊則山陽也。颺輪馳峻阪。迅逾丸脫手。步越林莽間。一庵據高阜。山中多羽流。禪柄

獨無耦。勞山道觀甚衆，僧居惟此而已。華嚴樓閣現，彈指幻諸有。愍師卓錫處，傳衣嬪誰某。庵爲明愍山大師駐錫之所。起登藏經閣，梵夾羅左右。維摩不二門，文字輕敵帚。回心向初地，如來眞義受。平等泯窳親，澄觀無淨垢。不知脩羅場，何苦鬪紛糾。吾將擴奇袍，宇宙納戶牖。巨峰作糟邱，巨峯爲勞山最高處。溟渤化醇酒，醉攜嵒與阮。逃名臥林數，誓超蠻觸界。永結麋鹿友。

明霞洞

前人

言從青山麓，地名策杖入山去。巉巖履危石，徑折疑無路。崢嶸崇岡陟，蜿蜒曲澗度。仰攀螳珠穿，頰瞰蛇壑赴。松篁夾幽磴，風籟宛相語。鼓勇躋層巔，隱約朱甍露。拾級叩扉入，古洞知何處。舊洞今無道，存惟道流構屋以居。飛僊久闕寂，玄關秘扃。肩錮雜花，猶鍊顏紅紫。粲無數，時牡丹丁香紫，荆紫藤盛開。縱眺獨憑欄。邈然忘俗慮，羣巒環翠障。拱揖競當戶，蹠涿涉滄澗。雲颿焉得渡，不逢餐霞人。流霞玉椀注，徒倚憺忘歸。寥天豁煙霧，何年離世緣。移家此中住，安期棗如瓜。旦暮儻可遇。

太清宮

前人

太清果何界，琳宮依海隅。規制古且樸，如覽廬鴻圖。宮觀結構古樸，林木葱蔚，風景與曩見唐畫廬鴻嵩山草堂圖相似。背山復枕流，清曠誠僊都。殿前兩銀杏，屹立五丈餘。蒼官擁脩蓋，奮怒張髯須。耐冬留晚花，墮碎紅珊瑚。翻階木芍藥，騁妍色數腴。皮屨列道藏，頌自萬歷初。兵燹幸無恙，膝篋有時祛。明萬歷時頒發道藏全部，內缺百餘卷，蓋昔爲有力者攫去云。負哉衆妙門，宜鎮六丁符。守雌長抱一，豪貴敢覬覦。聞有一奇士，鼓琴耽道書。成連刺船去，我來空嗟吁。聞道士莊紫垣頗能鼓琴。

時○值○他○不○聞○水○僊○操○但○聽○潮○音○轟○山○月○照○石○牀○駝○坐○同○跏○趺○夜○靜○羣○動○息○吾○亦○夢○几○遽○平○旦○振○衣○起○僕○夫○
出○未○遇○戒○歸○塗○回○看○舊○游○處○出○岫○雲○模○糊○

癸亥稼春溪寓齋社集以京師古蹟分詠得法源寺

前人

文○皇○用○鉞○遼○東○西○雄○心○遠○跨○高○勾○驪○窳○知○後○葉○寵○邊○將○胡○馬○怒○騁○漁○陽○嘶○藩○鎮○跳○梁○禍○相○屬○千○戈○五○代○如○
兒○嬉○迄○宋○燕○雲○地○不○返○聲○教○邢○復○通○譯○鞬○積○衰○寢○致○靖○康○變○中○原○淪○陷○哀○遺○黎○兩○朝○開○基○異○強○弱○內○憂○外○
患○嗟○紛○歧○治○安○中○國○禦○戎○策○昭○陵○讜○論○令○人○思○唐太宗嘗謂治安中國豈有紀綱廢朝野而能耀武窮荒
陞○唐○宋○末○流○正○坐○此○殷○鑒○不○遠○今○在○茲○千○年○戰○骨○化○螻○螻○憫○忠○遺○蹟○空○崔○嵬○寺舊名憫忠唐太宗敕建以祀征遼陣亡將士誰歟
曲○筆○頌○功○德○壁○間○剝○落○思○明○碑○寺有史思明頌功德碑文多剝落有謂淵聖北狩亦駐驛汴京回望猶舍頌唐室者有謂其頌祿山者諸說各異
悽○後○來○疊○山○獨○抗○節○冰○雪○自○媚○松○筠○姿○欽宗北狩曾羈於此烏○虜○此○寺○繫○國○故○伽○藍○留○記○供○參○稽○寺僧道階
近輯法源寺志告成我○生○胡○為○逢○百○罹○螭○螟○蚊○睫○甘○羈○栖○起○視○強○鄰○鬪○蛇○豕○坐○看○列○鎮○奔○鯨○鯢○金○甌○破○碎○魁○柄○失○塗○
膏○鬢○血○餘○創○夷○傷○今○弓○古○自○太○息○城○南○僻○徑○尋○招○提○春○游○時○復○看○花○至○丁○香○錯○雜○陰○成○蹊○興○亡○閱○盡○佛○無○
語○寒○林○日○落○荒○鴉○嘯○

御園圖墨歌 首序

前人

墨凡三十二笏形式各殊旁有嘉慶年製四字陽面楷書御園名目夔龍環繞陰面圖御園景物
鳳辰金臺瑠鏤精美半園老人自海王邨購歸屬同社為詩張之因賦是篇

睿廟初元承內禪時清幾暇親文翰龍樓曉問上皇安鶴禁晚開千叟宴尙方敕製小團龍不數廷珪舊
樣工拓出御園風景好方臺圓嶠五雲中擣麝成塵膠鍊骨雕甍刻桷纖如髮擬召相如賦上林漫教希
遠圖金闕宋趙希遠有萬松金闕圖至尊含笑一開顏紫袖昭容捧硯還一日金臺揮灑遍吟題北苑雨中山清內府藏董源

雨景山水畫卷曾邀仁宗睿賞題詩其後逸豫詎知壽潛蠱潢池盜弄憂當宁已聞篝火熾巖疆更見妖氛通禁鑿驚心盾鼻

暗銷磨霄肝深宮惕厲多稍喜甘泉馳露布金甌無恙奠山河百年運盡球刀設廿六離宮荒草蔓奇珍

流入海王村險壘難寫興亡怨蜀國張髻筆有神得天居士說前身半園昔客杭州有扶亂者仙至謂君爲華亭張文敏公後身伸毫

落紙雲烟妙疑是瑤墀舉侍臣笏笏盤螭回鳳字挈歸勝拜銀罌賜松滋老許擁候封草聖狂堪答賓戲

蒼壁迥然抱一丸何年密記注金鑿分明玉宇瓊樓影縮向青霄晦魄看客卿若解通靈意應共銅山墮

鉛淚忽憶先朝供奉班似述開天全盛事外家清望重皇都奏賦承明冠直廬游遍蓬壺簪筆地績成芸

館讀書圖余外曾王父張曉瞻中丞以嘉慶丁丑朝考一等第一入翰林與壽陽祁辭題黃絹慚蓋白喬木相國嵩藻清苑王侍郎植同年友善共研經世之學績有芸館讀書圖

故家蕭落後凌雲翻恨不同時寶篋摩挲難釋手遺山垂白漫咨嗟衫袖淋漓瀋斜安得畫船同載酒

遺臺老樹弔芳華畫船載酒芳華遊遺山句也北海今改爲公園故云

題王晉卿先生秋風度遼圖

前人

繁霜被楚百草腓蒼鷹怒啄韓盧晞藪澤尉羅駭伏機冲霄獨鶴翩然飛振刷勁翮乘風馳下集華表噫
歡歎人民城郭荒是非有儒一生懼而頎素髮垂領脩髯稀前生豈是丁令威早歲持節天山歸著書噴

盡胸中奇旄期講道登臯比寤寐姬孔鏡軒羲類眠莊列真兒嬉旁躋雅餐芳菲手胼口沫忘劬饑譽
 髦撰杖羣追隨先生時主講潘陽萃升書院藁牀皂帽相因依神龍掉尾今見之僧繇六法名東陲點睛類此潛淵姿
圖為遼陽張仙舫續一舸洄潮蒼葭涓安車束帛迎康達禮堂按武先朝規鑿坏不復棲巖扉溟渤浩瀚無津涯醫
 閻萬仞高崔巍誕孕瓊寶珣珎琪磨礪追琢揚炎輝俎登鹿脯熊膈甘鮮味勝商顏芝服之壽邁佷與
 期祥麟禾囿嗟非時嘉遯養浩韜章儀甯甘局促為人鞅河汾家學忻在斯獨守墜緒扶衰危傳之其徒
 猶宗彛留開弈禊升平基

黃浦江月夜

常熟錢萼孫仲聯

飛樓千影插江流魂夢來浮百斛舟天上有雲皆避月人間此境不勝秋清輝移照蟲沙劫鄉思餘纏水
 潦憂莫倚蒼茫貪夜色海風吹淚滿南州

春雪

前人

白帝春來已失靈猶驅銀甲亂滄溟紅桑劫後終難住黃竹歌成忍再聽幾日鈞天空醞釀前時玉樹久
 飄零東風有夢渾無賴縱到長山亦易醒

青鸞

前人

眞見青鸞海上來紅桑歷歷問誰栽化鷓血盡冤仍訴附鶴書多語費猜癡願但求迴日馭何心竟上避
 風臺只因曾醉麻姑宴春信無端誤鳩媒

四月廿五伯兄來滬雨夜偕遊浦灘公園

前人

却後樓臺取次尋。依然物外舊園林。雨中燈影沈千暈。葉底車聲併一吟。坐覺江流無住相。暫收魂氣合層陰。年時待月窺星地。爭與神州共陸沈。

西苑

靳志

太液波如練。宮牆柳欲髡。初陽上雙闕。流水繞千門。頗怪重來意。難招故國魂。長城在何許。直北正塵昏。

北海

前人

曳杖登瓊島。回身眺建章。螭頭剝秋雨。鷗尾帶斜陽。一塔離離白。雙虹故故長。國殤真可痛。城下是沙場。

萬壽山

前人

劫火圓明盡。頤和祝壽年。排雲開寶殿。橫海起樓船。雨洗金仙淚。霜凝玉座烟。有時聞蹕警。危言咽寒泉。尙憶朝元日。衣冠惹御香。雲霞供藻繪。日月近宮牆。啓鑰鯨魚吼。入門鸞鶴翔。昆明幾回淺。愁絕失艖艗。

玉泉山

前人

一作江南客重來。又六年披榛得微路。駐足聽流泉。野老舊相識。秋花晚更妍。登高望鄉國。落日向人圓。解識西風意。新涼總爲君。蟲聲在幽草。塔勢惹流雲。蒼翠三山接。謂平坡翠微盧氏三山庵爲八大處之一陰晴半嶺分。投林見歸鳥。作態點斜曛。

寶珠洞參坐化和尙

前人

象外超然者。驚愚若有神。鶴歸在華表。蟬蛻出紅塵。識否本來面。留將不壞身。蒲團趺坐處。呵欠已千春。

靈光寺

前人

見說元公主。娑羅手自栽。相光現雲日。蘭若出蒿萊。流水魚苗長。秋空雁陣來。可憐九層塔。廢址遍莓苔。

祕魔崖

前人

一路仙風送。千峰好雨零。攀松聞鶴唳。汲水帶龍腥。游客今頭白。殘僧尙眼青。蒼崖如積鐵。對面錦張屏。

大悲寺

前人

大好平坡竹。難尋面壁人。華池生蜴蜥。青冢臥麒麟。行止因心舊。興亡在眼新。西山饒爽氣。飛上翠眉顰。

後圓圓曲

有序

劍川周鍾嶽中甫

吳梅村作圓圓曲。末有句云。爲君別唱吳宮曲。惜吳藩敗時。梅村已先逝十年。故詩亦未及作。圓

圓之死。或云清兵入滇時。沉已先卒。劉健庭開錄或云清兵平雲南。圓圓投蓮花池死。卽葬池旁寺中。

番禺葉蘭臺衍蘭秦淮八豔圖詠圓圓小傳及錢塘陳雲伯文述頤道堂詩題賜卿後圓圓曲七絕十首自注或云清兵平滇時。圓圓實從玉林禪師在

宏覺寺祝髮。法名寂靜。號玉庵。孔魯瞻龍章金蓮庵陳圓圓遺像詩册跋及其葬也。或云在蓮花池旁。見或云在曇花

寺側。嶺南黎木庵訥三聖庵訪陳圓圓遺像記蓋易代之際。諱莫如深。傳聞異詞。日久難定。阮賜卿曾親至圓圓墓上。

訪求遺車。作後圓圓曲。今未見此詩。不知所云如何。姑就所聞。補梅村缺略云爾。

商山何處會埋玉。安阜園荒春草綠。等是蘇臺見鹿游。梅村惜少吳宮曲。吳藩昔日鎮滇疆。賜策平西異

姓王新築館娃羅粉黛。圓圓色藝寵專房。圓圓舊是浣紗女。敢覬阿嬌金屋貯。碧玉生憎是小家。中閨別選鸞鳳侶。見圓圓辭正妃位難得蛾眉肯。讓人星冠霞帔。自修真煖羹。不用鷓鴣肉。已息風波妒。婦津三張氏妬而悍見圓圓亦傾君王反側輕謀亂。誰說艷妻能內燭。陸次雲圓圓傳云三桂蓄異志相傳多出於同夢之謀老濕遙連楚國。

心焉見靜志居詩話。兵宸濠終拒婁妃諫。見余蘭仙筆記十萬橫磨下竺湘。白頭舉事太倉皇。尉陀稱制乘黃屋。公路嘔心墮

簀牀。昭武三桂僭號既亡軍亦潰。昆明飲馬多胡騎。吳宮籍沒入官家。寵妾多歸沙吒利。八面觀音歸綏遠將軍蔡毓榮四面觀音

歸征南將軍穆占。獨有圓圓早見幾黃絀。入道似玄機。未聞花蕊隨王衍。又向唐宮舞綠衣。當日青樓奇

見劉健庭聞錄。女子傳名半為依名士。李香君依侯朝宗董小宛依冒襄柳如是依錢謙益顧橫波依龔鼎孳皆當時圓圓

夫婿是侯王。傾國傾城著青史。夏燮明通鑑清史吳三桂傳皆載陳沅事往事滄桑三百年。可憐紫玉已成煙。曇花一現蓮花落。苦踏靡蕪認墓田。

春晚寓齋漫興

吳江金祖澤硯君

讀罷彭衙百感牽。悲歌無地寄林泉。蟲沙萬國天如夢。麋苑三春柳褪綿。小住權教船作屋。寓齋書屋作船形大瀛生見海為田。故園花事垂垂老。惆悵書樓竹鎖烟。

春陽晚晚綠莎廳。窮巷門深晝亦扃。日課書程思誤字。雲亭人老守玄經。丹黃千卷供胝洙。青白雙眸任

醉醒。勘破世塵終一笑。古人相對有餘馨。

獨倚高樓攬鬢絲。臨風愁聽玉參差。美人遲暮成孤往。京闕崔嵬發五噫。滄海橫流丁此日。高邱無女動

哀思運期。只合理名氏。知道河清。未有時。
 桑榆已悔。失東隅。炳燭餘光。足慰。劬清淺。蓬萊。憑。劫。換。猗儻。甚。楚。樂。知。無。楹。書。敢。墜。經。畬。業。輪。鞅。猶。嫌。人。
 境廬。心。太平。銘。聊。自。適。庵。題。老。學。一。軒。渠。

題張詩舫尙書祥河山水畫筵

前人

溫。和。此。筵。山。水。作。米。派。上。款。署。心。石。爲。己。丑。仲。秋。寫。於。柳。新。莊。行。帳。按。己。丑。爲。清。道。光。九。年。溫。和。
 以。四。年。癸。未。補。內。閣。中。書。直。樞。廷。丁。亥。遷。戶。部。主。事。戊。子。充。福。建。鄉。試。副。考。官。己。丑。至。辛。卯。官。京。
 朝。爲。回。疆。方。略。館。纂。修。晉。員。外。郎。中。充。順。天。鄉。試。同。考。官。記。名。以。道。府。用。是。冬。杪。授。山。東。督。糧。道。
 三。年。之。中。官。轍。未。離。京。輦。不。知。所。謂。柳。新。莊。何。地。心。石。者。何。人。惟。有。付。諸。存。疑。而。已。

粉。署。鳴。珂。下。直。遲。玉。河。秋。老。柳。絲。絲。居。庸。翠。疊。如。相。逐。爲。與。詩。人。一。療。飢。
 口。銜。星。宿。出。皇。都。止。輦。無。聞。諫。獵。書。想。見。期。門。行。炙。罷。秋。鐙。潑。墨。便。成。圖。
 虎。兒。絕。詣。意。難。忘。焦。墨。分。畦。見。鬱。蒼。自。有。雲。間。宗。派。在。瓜。疇。墨。法。孕。香。光。

久治許書詩思艱澀試筆偶賦

沈昌直

我。年。少。壯。薦。嗜。詩。一。日。輟。詠。情。弗。怡。搔。吟。蚓。唱。甯。合。節。朝。菲。夕。枕。興。在。斯。入。中。年。後。變。傾。向。漸。趨。朴。學。輕。
 文。詞。首。鑽。南。閣。九。千。字。楚。金。兄。弟。兩。導。師。有。清。漢。學。張。一。幟。惠。戴。王。段。交。驅。馳。近。逮。太。炎。與。申。叔。新。著。一。
 一。供。研。思。桂。苒。數。年。問。何。得。箋。經。訂。子。偷。借。資。只。憐。得。蜀。轉。失。隴。豐。此。膏。彼。曾。何。裨。詞。源。枯。竭。魚。涸。轍。筆。

陳橫阻馬受羈刻燭叉手記曩昔怪今上水船遲遲乃知方圓不並畫妄求兼得真大癡人生爲學從所好得失計較斯卑卑聲音訓詰儘迂瑣興之所至甘如飴文思未妨江淹滅尊酒還問揚雲奇更歷十年重試驗可能綺語除無遺

自題北堂吟韻圖

永嘉夏承燾臞禪

兒時無師誦國風曉窗擁鼻秋釭紅竈嫗攪睡鄰姬怨兩親笑我如寒蟲二十殺函試行旅輕命黃流搜奇語諱逢悍帥闕危城強寄俛吟謔新婦江湖寫集今幾卷詭癡疊符無人看諸生謂可引睡魔老兵昔曾嗤風漢世人不愛吾親愛喫僮覆瓿了無悔十年風雪北堂燈念兒吟聲在夢寐明朝歸和介眉觴諸郎竹馬歌腔長秦音須防阿姊笑還我兒時關雎調

石遺先生示避亂詩感北省近事奉和一首

前人

衰衣百輩愧高勳遺山袞袞籌邊腹負君快意惟傳墮邱費寒心豈但棄燕雲未招朱咄歸千里又見蒼頭哭一軍翻使藥師笑張珏汴京此局昔無聞

陪冒鶴亭謁迦陵先生墓

宜興程適肖琴

山鳥山花跡已陳一尊聊與酌青春冒家風誼高天下來作清明上塚人

上巳遊永定看東坡手植海棠賦呈鶴亭

前人

每憶坡公舊買田種花花發倍芳妍清遊跌宕重三日香睡蒼騰八百年如帶朝雲粧裏淚同參佛印畫

中禪分明蜀錦須珍護。留與先生結墨緣。

東坡生日同人集浮虹石舫舉行祝禮

前人

笠屐飄然若有神。文章氣節見嶙峋。銅琶鐵板關西漢。玉宇瓊樓天上人。奎宿降生多坎軻。春婆覺夢尙風塵。思公表住常州日。五十華年早乞身。寓公難得長公賢。陽羨城南舊買田。舟艤慶源招鶴地。橋題子隱斬蛟年。斯人端合溪山老。先世空爭蜀洛傳。虹石一龕長供養。雪茅霜橘似生前。

辛未六五生辰

前人

太息今吾尙故吾。憂時感逝淚全枯。八千里外天方墜。六十年前我始雛。煩惱衆生隨墮劫。詭癡終歲自書符。貧家敝帚空矜惜。畢竟雕蟲非壯夫。

哭王小航先生

照

東莞張伯楨篁溪

結交不在深。傾蓋成知己。但恨相見晚。促膝日無幾。弱齡讀邸報。識公戊戌始。維時臺澎割。朝野引爲恥。新進謀變法。志激道少詭。公亦應時出。上章屢條擬。宮中嫌早積。都下變猝起。帝子幽瀛臺。黨人赴東市。公每談往事。餘怒猶切齒。失計召外兵。僨事由豎子。公力主持重。奈受衆齟齬。禍發幸免脫。亡命逾十禩。同時漏網者。保皇號遐邇。亦有倡排滿。異幟相對峙。公雖居海外。兩派俱不倚。欣逢負辰初。得覩賜環旨。朝政益昏濁。袖手作旁視。旋驚玉步移。公亦垂老矣。方今共和制。名義豈不美。然而廢舊典。適履甘削趾。

况乃攘權利。馴至弛綱紀。黷兵連。廿載蹙地。越萬里。從來著作才。例屬窮愁士。胸中不平氣。洩盡方肯已。日者貽一編。云是亡國史。詩紀方家園。事秘頗駭耳。葉赫二母后。很毒過呂雉。書言德宗之崩出於隆裕滅國仗女戎。循環天所使。漢族無讎怨。被殃亦何以。想公奮筆頃。意長語噓唏。公辦奸止嚴。研經同此指。尙書孔氏傳。傳授具首尾。東晉逮隋。唐尊並羣經。歸紫陽。剋疑議。不過及文理。郝梅漸吹索。閻惠肆詆毀。公獨信古篤。謬說掃蚘好。賤子偶有述。異慮而同揆。方遭時人罵。偏博長者喜。因之辱軒車。從此親杖履。世衰橫議盛。其言悖聖軌。好辨無鄒叟。舉國從而靡。公又有所感。揮灑累十紙。文成授我讀。我規勿付梓。挽狂恐無補。觸諱胡爲爾。堂堂辟邪論。迄今沈笥底。比來忙伏案。不覺疏奉几。傳聞盡室行。逕返甯河沚。草堂昔遊詣。疑已易他氏。公所居水東草堂曾登報出售衰病念倍切。欲訊難覓址。詎料流言誤。公固未離此。昨朝凶訃來。去矣不我俟。回憶旬月前。故都淪棘圯。高空翔機艇。橫巷疊砲壘。人人愛性命。各各亟遷徙。正公疾革際。神識定奚似。國破家何有。偶生不如死。身當爲國殤。骨當共城燬。公命庇羣命。考終在牀第。吁嗟公長往。一瞑萬事委。所憾兒女弱。家計孰肩累。又憾傳狀缺。志節誰表媿。儒林隕碩果。藝圃凋芳芷。蕭條徐稚弔。淒咽太邱誄。而我睠疇曩。腹痛攢萬矢。默默平生懷。待吐遽然止。忽忽老成人。空餘典型企。獨學乏商量。晚節失礪砥。琴輟鍾期曲。笛墮山陽涕。勿哀泉下土。請看川上水。

徐君慎侯寄示六疊憂吁韻詩又以丙寅秋仲和我落葉四律補錄見示三復感佩

因用癸酉初度憂吁韻賦二律奉答

常熟孫 雄師鄭

卅年衣鉢源探海尊公宗石先生令兄兩人伯義二君與余同出林文恭一夕風霜冷逼秋大作落葉詩首風冷逼秋宮槐師之門君又與余同受知於瑞安黃通政長沙王祭酒搖落響颺廳跌宕詩篇瀾不竭因緣文字影長留耽吟不覺天將曙尊函及詩寫寄時已夜漏三下娛老同思福自求

君似劍南成萬首閒來點勘靜消憂

到老疏狂誰重我閩古古集中贈王涓來太史詩云到老疏狂誰重我經多風雨倍懷人今借用之彌天喪亂久輕儒吠堯有犬甘從桀叛楚何

入善教吳落葉滿階塵不掃生花入夢筆將枯江南春雨遲歸棹每憶家山獨悵吁和作有云柿葉秋風書肆鄭杏花春雨句

曙岑倡議修交蘆菴亮吉助之有詩寄示次韻成一律乞正 前人

欲傍蘆庵賦卜居觀潮詩夢感前胥亮吉以觀潮日至杭宋人觀潮詩有前胥後種語雲停良友分清俸月上香魂弔劫餘詞客英靈應不昧王侯第宅半為墟神交千里同拈韻知我相忘惠子魚

遊緬甸有感

思茅呂志伊天民

金沙千里貫朱波大好江山忍付他業繼東烏西長貴仇殲北狗獵功多前車轍蹈朱鳶郡上國疆分紅蚌河續史思酌亡友志張石泉成清纂緬甸亡國史未竟而死一回展卷一悲歌神權獨重國權輕振海西風戰鼓驚呪水無靈猶佞佛降旗倒影半空營河山破碎餘金塔天地腥膻逼瓦城我最傷心豈波準江頭煙雨鷓鴣鳴

遊緬甸故宮有感

前人

鱗。鱗。萬。瓦。覆。江。城。貝。闕。珠。宮。擬。漢。京。苔。蘚。緣。階。淫。雨。積。菱。荷。被。沼。野。風。輕。園。蕪。日。夕。牛。羊。下。苑。樹。雲。歸。鵝。
鵲。鳴。玉。象。金。樓。王。去。後。緬。酋。自。稱。金。樓。玉。像。王。小。明。山。月。照。屯。營。

遊仰光大光塔

前人

塔。高。千。仞。與。雲。齊。倒。影。斜。暉。望。欲。迷。破。碎。河。山。頑。佛。睡。荒。涼。烟。樹。亂。鴉。啼。教。從。天。竺。傳。衣。鉢。禍。似。漁。陽。動。
鼓。鼙。萬。姓。黃。金。虛。牝。擲。祇。今。沙。路。草。萋。萋。

閱史漢紀項羽事感賦

前人

略。習。兵。書。敵。萬。人。山。東。豪。俊。共。亡。秦。既。尊。義。帝。奚。容。背。不。殺。劉。邦。亦。見。仁。逐。鹿。未。收。圖。籍。富。沐。猴。惟。炫。錦。
衣。新。霸。才。千。古。開。奇。局。良。史。龍。門。繼。獲。麟。
白。帝。天。亡。赤。帝。興。知。人。則。哲。古。難。能。無。雙。國。士。輕。韓。信。有。一。謀。臣。去。范。增。墓。草。青。餘。雄。鬼。憤。春。花。艷。並。美。
人。稱。漢。書。傳。紀。拘。成。敗。枉。貯。葫。蘆。累。老。僧。

癸酉元日寄曉秋弟

昆明王 燦惕山

朔。風。寒。日。鳥。呼。晨。朝。氣。清。無。半。點。塵。片。紙。書。紅。呵。凍。筆。一。樽。浮。白。暖。吟。身。江。山。如。畫。初。晴。雪。梅。柳。裝。年。各。
自。春。遙。寄。西。君。天。萬。里。秣。陵。應。念。未。歸。人。

送黃曉浦法曹之官黃岡

前人

世。亂。爲。推。官。已。乖。平。生。志。失。之。復。得。之。俱。無。足。介。意。黃。子。詩。中。傑。迴。非。時。俗。吏。蘇。州。遷。黃。州。頗。聞。爲。酒。累。

此行殊不惡。贈詩滿筐筍。白下昨過我。縱談親氣誼。與子訂詩交。何可無一字。東坡在昔日。謫居卽此地。子去繼名賢。卽物豪興寄。詩酒美生涯。原不妨吏治。訟庭理判牘。了却公家事。好從赤壁舟。爲補雪堂記。

青溪同人爲子由作生日鶴亭用東坡韻有作因次其韻

前人

東坡數朋儔。四海子由一。雙鳳翔宋庭。高下難品隲。年年祝坡嘏。毋乃太固必。今來壽卯君。從何陳珍寶。大名遭物忌。兄謫弟亦黜。友于世期不以今生畢。獲免阿翁知。早已卜其吉。夜雨對寒燈。聯吟共一室。才氣兄難掩。自有始椽筆。擬借大士像。持頌長生日。

癸酉六月十二日青溪同爲人山谷作生日分韻得味字

前人

少陵法音山谷。嗣西江宗。派特樹幟。初祖花開第一禪。瓣香詞場競。師事公詩從來有。月旦根柢盤深機。杼異學行宋代。幾人同除却玉局。誰比例命宮磨蝎。亦略似遷謫緣。坐文章累。那識天欲昌。其詩入蜀以後。更奇肆苦筍食餘。啜香茗詩亦却帶茗筍味。六月徂暑火雲流。祝公生辰餘文字。御風騎氣倘來游。江南况是故鄉地。世變風雅猶未亡。知公或起後生畏。

卽事

陳柱

擾擾晨昏萬慮叢。芳塘一曲且從容。魚吹細淚爭分綠。花占高枝怒放紅。會見一春天老死。可堪萬里血玲瓏。時危端賴壺尊在。能使荆軻泣市中。

夢見故人成詩一絕沈吟反覆忽焉而醒不復記其爲誰某矣

前人

青山一曲水夷猶。綠染垂楊歲幾周。記得別時新句好。萬花吹雨入孤舟。

嚴直方以游喜馬拉耶山畫片及詩卷見示索題

前人

狂登喜馬拉耶峰。四顧茫茫孰與同。天似長堤雲似水。人如飛鳥月如弓。乾坤極望真無際。霜雪長留太古冬。我亦好游嗜奇者。何年載酒得相從。

邵潭秋讀吾待焚文稿自序而壯之並謂年齒未過五十不必即作不出山之想既

感其厚意走筆答以一律

前人

侷促書城苦放歌。壯心其奈髮將皤。與天無礙容吾醉。為地擔憂恐鬼多。連年內憂外患天災人禍幾輩吾國生亡之衆實足驚人功名殊盜跖。老夫才久薄。臣佗平生無限山。泉感都為滄桑泣。逝波。

普陀山梵音洞

南昌邵祖平潭秋

梵潮實悲宏。音響託茲洞。初參俯磴雲。繼入脫蟻窠。枝撐盡幽深。忽覺海光弄。瘞碧千丈巖。森立矗雙棟。下窺根虛無。鐘韶日騰撞。天漢恣威儀。寂泊愁顛衆。石色太古黝。噓氣三伏凍。黠駝此玄關。縋綽得奇夢。病眼豈飄華。儼觀慈雲擁。莊嚴集瓔珞。披拂曳鸞鳳。光儀覩鶻瞥。超忽失智糞。賤頑味根器。稽首闕禮頌。大士定何心。海波睨孤送。

普濟寺

前人

莊嚴往蹟溯蕭梁。松檜參天六月涼。補怛山孤此為主。妙蓮花好自生香。琉璃瓦覆千僧靜。蛟涎鰓清萬

怪。藏。愛。說。因。緣。不。肯。去。寺。舊。為。不。肯。去。觀。音。院。應。知。世。路。盡。迷。陽。

法雨寺

前 人

寶。相。嗟。峨。禮。上。方。白。華。峰。頂。亦。清。涼。巖。雲。擁。殿。罽。細。花。雨。經。天。梵。唄。長。嚙。石。潮。痕。成。換。世。嵌。龕。珠。佛。自。生。光。筍。輿。過。此。匆。匆。去。一。寸。心。者。燕。未。妨。

一龜聽法石

前 人

一。龜。鼉。鳳。升。石。脊。一。龜。蹠。跚。昂。首。起。妍。皮。癡。骨。盡。蓋。纏。二。蟲。何。知。亦。何。喜。遺。形。化。石。真。長。年。曳。尾。藏。中。那。可。比。君。不。見。塵。間。失。學。鈍。根。人。獐。貉。食。盡。有。曹。李。

槃陀石 亦名金剛寶石

前 人

槃。陀。如。瓦。善。紡。績。說。文。注。瓦。紡。專。也。兩。端。纖。纖。可。拋。擲。天。孫。雲。錦。飛。上。天。此。間。乃。有。支。機。石。周。家。石。鼓。真。凡。才。雨。淋。難。禁。赤。日。炙。此。是。金。剛。不。壞。身。如。問。請。從。善。才。說。

寬橋農學院雜書八絕句

前 人

牽。牛。蔓。綠。竹。籬。黃。小。蝶。飛。來。弄。晚。芳。莫。信。天。風。能。曠。蕩。秋。原。景。色。斷。人。腸。
稼。場。三。五。月。如。盆。照。見。黃。雲。稻。壟。屯。龍。骨。水。車。齊。掛。壁。誰。知。破。產。有。農。村。

為。農。為。圃。兩。無。功。予。昔。年。曾。學。農。因。體。羸。棄。去。植。物。園。前。千。丁。中。農。學。院。植。物。園。卉。木。廣。富。為。全。國。之。冠。燕。子。欲。歸。秋。易。老。露。珠。新。裏。雁。來。紅。

玉露凋林滿。意行挂書牛角。遣人驚世交。豈有楊玄感。解識當年李密情。
長城壓境卽東陲。北望燕雲氣慘悽。行過皋亭應悵恨。亂蟬正噪夕陽西。
院址邇皋亭山

雲臥虛堂靜掩扉。關河歷落夢依稀。鷄鳴未可休龍劍。犢返何須怨落暉。

葭葦因依藜藿深。溝車叱犢響交侵。詩窮坐謫卑田院。敢有心情比越吟。
王孚川先生自湖上寓書盛獎余詩有此間殊少敵手之語予

坐作詩爲某君所
忌愧不敢當也

目逆牛歸穉。村小車羊角。自麟麟度阡。越陌誰來往。賸署頭銜。覓水民。

癸酉莫愁湖禊飲予返吳門寓所未預仲雲代拈五字韻屬賦

四川戴正誠亮吉

禊飲祓不祥。湔裾祈介祐。江南佳麗地。鶯花正媚嫵。回首十刹海。良朋喚三五。烽煙莽愁絕。殺戮到童豎。
而我過江人。觴詠到斯土。湖名詫莫愁。舊雨曠今雨。濟濟四十賢。屠沽不容伍。賞桃澗柳溝。鬥酒龍詩虎。
關侯今顏延年王元長序文矜繡黼。高樓勝棋在。鬢髯南樓庾。遺像拜宗臣。大功雄主輔。還我漢山河。樓
並人千古。撫今追曩哲。支危仗樑柱。卽論曾湘卿。再造奮鷹武。黃巾手掃盡。東來開幕府。秦淮水綺縠。遨
頭燕簫鼓。江天兩人豪。小閣迭賓主。書生善憂國。北望髀可拊。雅歌更殺賊。慚愧奈征虜。降格作詩人。缺
席詩當補。燕雲竟誰屬。坐看展枰賭。

飛雪寄興

餘姚黃雲眉子亭

是誰擊。笛倚高樓吹。墮吳綿爛不收。竹外好枝歸。冷客門前清思落。寒流小牕但有書聲入。幽徑應無屐印留。從此平添新活計。晚來自煑玉三甌。

玄武湖

前人

汎汎木蘭船。娟娟秋可憐。月烘千樹影。人浸一湖烟。薄醉因風解。清愁與水連。前朝城堞在。回首總茫然。

中山道中自寫

前人

海邊窮。餓客破帽走京華。白損懷中紙。黃餘腳底沙。野容憐土著。高屋認官衙。一事提防苦風馳。顯者車和韋齋用簡齋。晚步順陽門外韻。

平湖屈彈民伯剛

露電光中賸此生。關心鳩已倦。呼晴養閒七椀兼。禪味鑿土三興話。故城笑口忽開成。妙藥詞鋒相對鬪。奇兵應知遲暮將何慰。二老風流把臂行。

太湖舟中作

北流馮振振心

軟波無際遠。天函時見遙。峰罩翠嵐一道斜。陽亂金碧孤舟正。度洞庭南。

吳興至杭州

前人

吳興游罷向餘杭。二百途程此試嘗。一路人家何事業。已栽黃竹又栽桑。藏鳥尙待數年留。新種垂楊滿道周。料得他時重過此。直馱嫩綠到杭州。

西湖雜詩

前人

淡妝濃抹總相宜。蘇句整頓全神且看伊。本是女郎山水色。那能不作女郎詩。

傑閣危樓竦碧霄。香車驄馬走湖腰。銷金已是尋常事。破碎山河莫再銷。

香港

金天翮

春暖嶠花明。茫茫漲海晴。山高蜃樓聚。潮落鸞帆輕。琛贖此交會。關梁孰送迎。烽煙虛北望。匣劍且長征。

越秀山懷古

前人

歌舞岡前路。春風花事催。滿城鷓鴣叫。步上越王臺。函夏有真主。炎荒養霸才。掀髯接巖陸。氣宇想雄恢。

西園雅集

并序

前人

蓋聞。思。心。淵。邈。孚。尹。達。乎。雲。岫。毫。素。警。逸。磅。礪。寄。於。觴。詠。是。以。遊。臺。孤。清。秦。蘇。是。與。山。陰。曠。朗。右。軍。斯。遠。余。以。癸。酉。之。春。寄。迹。嶺。表。公。愚。古。子。折。簡。命。儔。汎。掃。六。藝。之。圃。恢。廣。詩。騷。之。苑。爰。選。西。園。以。供。飲。宴。長。吟。振。樾。雅。談。屑。踞。於。時。嘉。礪。怒。華。素。月。疏。彩。睽。睽。大。白。之。角。落。落。長。松。之。颺。廣。袖。舉。而。庭。鶴。舞。羽。觴。醕。而。燈。穗。綻。談。諧。至。愜。藻。采。可。誦。斯。則。傾。蓋。之。樂。不。慚。於。休。父。觀。樂。之。美。多。同。乎。季。札。者。矣。遂。乃。詮。次。爲。文。繼。之。歌。詠。亦。復。各。適。已。意。聊。供。掌。故。云。耳。

流。浪。江。湖。宿。疾。瘳。中。春。來。卸。木。棉。裘。遭。逢。南。國。題。襟。會。陪。伴。西。園。秉。燭。遊。實。茂。同。津。賽。梨。橘。筵。高。析。辯。佐。觥。籌。古。來。文。化。中。原。事。越。嶠。而。今。水。倒。流。

勝遊。跌宕。寄風。湍禁。得年。華醒。醉看。河伯。東來。朝海。若將。星北。望動。天官。時聞宋哲元將軍殺敵喜峯口
 健一士。低徊。古與歡。謂公花照。雄紅。海雌。碧春。歸何。日釣。鯢。洄。
 頻年。鮭菜。渡關。津南。北方。言俊。絕塵。款語。簷花。濃點。酒醉。歸江。月喜。隨輪。炎方。雅頌。更新。紀善。手丹。青待。
 後人。敬到。頰虬。荔子。熟扶。南返。棹許。嘗新。

荔枝灣尋南漢昌華苑故址同公愚漢宗

前人

芳郊。恢宕。富春。遊慘。綠荒。波古。渡頭。不為。昌華。尋故。苑犧。船誰。傍荔。枝洲。
 荔子。花開。落水。多遊。鱗唼。瓣傍。船過。水南。樓閣。深深。閉不。唱佳。人水。調歌。
 炎風。吹熟。荔枝。房畫。舫人。來得。飽嘗。雙獎。撇波。燈照。水幾。人憑。弔管。興亡。

六榕寺

寺名淨慧而榜六榕以東坡故榜書猶存

前人

春殘。淑景。隨巷。僻招。提隱。日斜。遊淨。慧稍。覺塵。慮泯。澄招。魚迎。睡秀。塢花。蛻粉。塔聳。逗鷹。鷗垣。低媚。竹箇。
 風旛。顛龍。蛇香。篆結。鞦韆。鞞禪。觀詎。超寂。性地。向弘。忍三。繞廬。師閣。歧路。告迴。軫。寺有六祖象

紅棉一首呈爾雅哲夫敬軒公愚

前人

感生。各有。德於。維赤。帝尊。挺此。英雄。花火。色耀。朱垠。嶺表。卉木。蕃強。陽冬。則溫。石蠟。簇芳。蕊丹。榴碎。錦紋。
 鮮鮮。惑媚。姿施。物曾。何勳。斑枝。爾懋。嘉溫。飭煦。羣倫。照海。復多。花瞻。眺雄。心魂。采筆。夜干。霄絳。幘驚。雞人。
 天門。諛蕩。開龍。燭千。由旬。袞衣。排法。駕霞。帔朝。羣真。鈞天。作金。奏鼓。起扶。桑噉。嗟爾。嶠陽。材百。年斧。為薪。

此花獨捧日。婉婉舒經綸。朱鳥啄妖雛。其味香威神。近玩多纖條。葆此輪囷身。我來客穗城。暖絕裘與裊。刺眼見烽火。想見濡源春。終當煥離明。百物歸調馴。九錫號南強。不管花王噴。

虎門

前人

山翠壓船頭。珠江入海流。江洲虎門隘。十郡此襟喉。鯨力滄溟破。鯤鬣碣石浮。天南好疆寄。悵望賦同仇。

海防口占

前人

紅河走海劇。奔驂紫燕撩。人語未諳陂稻試。花郊柳弱越南風。景似江南暮春稻已垂熟亦有沙汀聚浴鳧。村童牛背隔溪呼。蘆中窮士今安在。酒肆來尋季布奴。

東京劍湖神叢

即河內

前人

社屋摧頽雨漏痕。叢祠業業敞松門。紅棉吹絮東風惡。落日誰招杜宇魂。劍湖水綠如油。椰子檳榔夾道周。惆悵阮郎歸不得。畫船蕭鼓欠風流。

自安南牢該渡南溪入滇境迄宜良止車中見山嶺怪偉重沓洞忱心目紀之以歌

前人

南龍山到滇。西傑雞足蒼山號。勝絕詎知南迤峰。駭譎排比不中山。川律兀兀地無一尺平。盤盤山作千回浙。道盡喜爲蛇入竇。徑危強作蝸緣隙。遣險驚巒越澗巧。架空飛鳥投林疾。車箱搖撼壁如削。天窄峰多銳。成列駢肩疊背。若有瞰瞰我行囊。詩幾帙我抱奇興。走荒服愛爾轉向妍醜。別妍者冕笏鬼神朝醜。

則熊獅額劣亦有清樾蔭蕉竹渴瀑淅淅尋澗跌山好無名獨成趣邂逅本不期交密詩成擲筆山驚退歸詫吳兒心膽裂

晉寧方臞仙 樹梅 昆明何筱泉 秉智 相迎於呈貢 前人

團團關樹接春城雲棧千盤警電經禁得故人相勞苦漫天風絮上郵亭

大樓觀 前人

近華浦上日華鮮換劫樓臺更幾年水漲洲成荷葉捲隄危風逐柳枝顛 是日大江山勝概留人賞詞賦 登高覺此賢寄語詩壇南雅客 申甫星海 傍川吾欲事耕烟 結南雅社

臞仙筱泉招遊黑龍潭 前人

澄潭絕纖鱗叢木生虛籟山川蘊奇蹟曠遠歷年歲黑水漢有祠隱與華陽對巡郊快選勝遠越岫山背神詞冠高嶺古柏縈烟靄遊客悚鞍轡擔榼比春賽捎花燕尾俊觸石峰香碎晴宇仰空闊倒影涵古黛處子抱耿介挈屬浸潭瀨 明季薛爾望光生憤永懸之失 馬鬣拜崇封有酒吾當酌 國全家赴潭水死余已作傳

茶花用禁體呈申甫星海樹五夔舉 前人

滇中山茶高者丈許花如牡丹寶珠最勝深冬作花至二三月余來昆明猶得見之

滇維寶王國地寶今古藏蝨蟪氣旁達四境環高岡騰躍為人文氏族非漢唐瑰材一挺生遂濟蠻與荒餘氣鍾是花南面驕東皇豐臺芍藥多牡丹富洛陽形態信華妍詎涵百寶芒滇又古佛國迦葉營道場

花名曼陀羅。開花示吉祥。碧雞金馬間。閃閃搖神光。花如菩薩面。發彩照殿廊。樹如金剛身。葉厚犀甲強。百枝玲瓏燈。萬言錦繡腸。文幹挺奇姿。麗若班與揚。袍帶裹山川。盤盂施天漿。銀漢一天孫。織室千機張。日月兩天子。宮中萬嬪嬙。春遊涉昆華。被服姬與姜。寒門燭龍開。阿閣火鳳翔。寶井碧霞多。根枝漱腴昉。花神十二宮。膜拜燦成行。盡攝華嚴觀。冊爾大寶王。春晚我遊滇。已過好年芳。高花三五朵。如晉婪尾觴。希有固見珍。我來况贏糧。品第有嘉譜。容我細平章。攜種倘東歸。樹之紅鶴莊。千花照四座。桃杏揮門牆。

翠湖海心寺碧漪亭

湖卽沐氏九龍池俗稱翠海

前人

海若西來不復驕。九龍池水撥堂坳。靜觀日影簾波轉。不覺游魚萬箇跳。游魚織渚互忘機。雲影涵虛靄夕暉。忽地鷺鷥高樹立。微風吹落雪毛衣。

孫少元先生飲我茅苔酒

前人

滇南醕酒酒名不容岬。客座攢眉薑桂辣。渝城大麩蘇合膩。譽滿賓筵我未達。南皮獨贊嘉陵酒。正似寒隱。邁識拔黔北。酒以茅苔著。灑然可近不可狎。我雖嗜飲止三釂。生氣盎盎通毛髮。格律清嚴何所似。有似膺滂鎮。姦猾東野詩。苦后山峻近代莫。五更肅括苦筍。諫果味回處坐覺。乾坤清氣茁東齋。先生抱節亦似茅苔酒。耐啞五年相別一沈醉。金線魚肥乳餅滑。開筵細疏酒譜牒。素髻掀作堯廚。髮度關越嶺。酒甕小甕泥未撥。香噴發酒波清過水波清。醉夢還家泛苔雪。

夜宿雲濤寺

前人

螳螂川上灘聲急。奔向雲濤寺裏來。夜半狂濤春客枕。起看明月墮山隈。
古殿荒寒燕不棲。窮山春盡藥苗肥。山僧對客有禮數。遍撒松鍼作地衣。

曹溪寺曇花寺去雲濤三里

前人

朝菌不能知晦朔。槿花亦復旋開落。我識優曇命較永。人世流光等轉燭。優曇樹已百年久。靈根極遠來。
天竺曇花寺裏兵火劫。昆明城外曇花寺亦有一株今亡碩果留遺在荒谷。臃腫社櫟逃匠石。曇花枝幹不挺勁瀟灑青蓮號湖。
目花青白花青閏年花辦亦計月。閏年增十二却共黃楊相倚伏。世間末法誰荷擔。此花無乃震且獨。滇南自古有。
佛種曹溪滴水根。枝沃景星威鳳不易見。得睹此花矜眼福。信知物理無成壞。拈向靈山笑可掬。

羅漢壁俗名石壁

前人

鄧尉石壁高樓亞。野水微光出林罅。昆明敢望具區匹。石壁危聳吁可怕。下漱洪波根細弱。上劓微徑趾。
憑藉左側樓觀壓。水府鍼檣豆帆几。榻下長廊日動水。波閃遊客夢來棋。局罷本是梁王避。暑宮清風明。
月負高價境好喧。寂隨時異復見蕃。客坐行炙。是日法領事偕二女子飲於映碧軒掉頭拾級走削壁。彘行鶴顧矜腰胯。十。
笏地廣石龕小。棧閣崢嶸勞許借。賈勇更踏危窳地。喘汗春衣急難卸。山窮道閉天海闊。高峰須仗鸞鶴。
駕雖然到此已險絕。莫釐縹緲當遜謝。君登釣艇試回顧。海上仙山不驚詫。浩歌長嘯天風來。此興何如。
登太華。

西山歸途申甫復邀遊大觀樓

前人

半日春篷底。青山背影遙。煙波思近局。水木復嘉招。鳩語占農事。花光動浦潮。曠觀甯究樂。歸惜馬蹄驕。
歸途 遵陸

滌園歌贈申甫

前人

故人不見今四年。及春未老吾遊滇。佛護街旁聳樓閣。玉龍堆古移置蒼山几案前蒼山如屏十笏拱。往往飛瀑來其巔。穿藤絡樹結烟靄。雜花照影池清漣。朝見孤亭簇錦繡。夜聽夾谷鳴琴絃。客夢醒時月卓午。主人澄觀夜不眠。觀空觀有不觀我。夢中乃到吾生先。民國九年正月十九夕申甫夢會湘鄉投刺來謁談甚歡已而思曰曾公騎箕久矣奈何與我相對語公起出笑曰子前生姓袁氏知松江府余戚也籍而檢志乘知袁名芳瑛字人生墮地中風走幾人愛好林與泉端倪得自靜。中養乾坤有際春。無邊閒來相對說。文藝亦或把酒論山川。點蒼聖境望不極。擔來甯費程途千。爲寫草本寄吳郡。丹青我識徐郎賢。雲秋小窗長明得久坐。惟見開落園花妍。春光不愁不爛漫。與子灑落忘蹄筌。

懼仙邀遊晉甯盤龍山夜宿萬松寺詠芝閣

前人

萬松寺頂一丸月。翻身跌入蛟龍宮。松明欲盡識長夜。林吹遠來知曉風。
石禪老人此信宿。惶齋與我復對牀。朝曦射窗忽叫絕。萬山隙處見湖光。遠見真池

盤龍寺

元至正間蓮峯禪師咒龍處

前人

蒼山四環列。自古龍爲巢。龍孽噓其毒。山谷日動搖。師來咒禁龍。龍屈猶鱗鱗。千年潭洞洞。佛殿結搆牢。

師爲開山祖名聲仍翳韜惟有山門外雨過奔湍豪手植兩梅龍輪困勢千霄却願超山種宋梅勢絀同焦

僥何况龍泉觀孫枝甫垂髻唐梅吳郡秀兩樟種自却特朝蘇州西北街天后宮雙樟係元代物一樟蔭十牛論年差足翹兀

兀三聖殿像飾工鍤銅雖非保聖亞角直保聖寺唐塑衣帶將翔翹寺老鐘梵寂山禽聲獻嘲苔錢繡石碣珠網

籠僧寮却登咒龍臺使我心志凋屠龍本無用不若神咒超顯密兩修持戒定力不撓古德不生今引領

結長謠

抵滬之辰春歸兩日矣王巨川招飲梁園補行餞春之會

前人

我與春同歸不見春歸路海上徧尋春春從何處去王生先有餞春約及我未到留春住我來春已無消

息但有囊中送春句梁園膾美客競嘗起看白日催行觴邇來百態成婪尾眼底河山應斷腸

金坡在青島寫其宣南所作詩十二紙又繪巴蜀山水四紙見贈云爲異日西遊之

助裝成條幅題詩誌感

前人

崢嶸詩思滿燕都又寫青蒼蜀道圖永念江湖成獨往可堪夢寐向歧途燈前我擬皤雙鬢花下君誰餉

百壺便趁吳船西上峽眼中了了見夔巫

戲贈畫師內江張大千索畫

前人

我觀大千髭繞頰頗似黃山古松鬣誰知兩度夜宿蓮花峰雙頰直染蓮粉紅天都老猿與君作游戲拔

取松髯入頰增君媚分明蜀國張仙面如玉老子婆娑歸惹細君哭君乃解衣盤礴畫出天下名山圖聲

華無脛走遍杭與蘇。名山自古推西蜀。青城峨眉。我夢何年徂。人道先生夙世老。頭陀飽看峨眉山頂雲。海鋪君獨走拜梅。盦稱弟子。棄僧入道。移書作畫。絕藝人間無。皖公別墅開秋禊。羹嘗黃雀斑。魚肺秋郊。微雨送君行。知君又作尋山計。新詩冊君南面爲髭王。君當報吾妙畫。弄筆向窗光。

托木斯克歲暮

丹陽郭竹書

孤蹤羈絕域。鄉思隔年深。歸夢迷無路。囚居嬾廢吟。一燈雙淚影。兩字萬人心。

鐵厂將軍孤軍抗日以鐵血號召將士臂章皆載鐵

血兩字 向晚市聲寂。憑欄冷透襟。

身世何堪問。遭逢積恨深。關山悲遠竄。冰雪入孤吟。未飲匈奴血。先寒國士心。風塵一回憶。清淚欲沾襟。

立春前一日疊韻示虞大

前人

故國春回人未回。二毛爭向客中催。浪傳歸訊全無據。未老名心半已灰。七字吟成聊自遣。一壺煑煖待君來。明朝又唱青陽曲。且盡餘歡不用哀。

立春

前人

東郊縱有春消息。積雪深深未易探。欲釀洞庭春一醉。荒城無處覓黃柑。

元宵

前人

又見去年元夜月。不堪回首此殊方。榆關未似崑崙險。名將今無狄武襄。一年佳節無多子。燈暗人居天外樓。苦憶老親雙鬢白。今宵淚又爲兒流。

西比利亞道中

前人

寒林凍雪一村村。冰鎖車窗夢不溫。最是惹人愁絕處。燃殘蠟炬有啼痕。
飢逼寒鴉不肯飛。悲鳴似送遠人歸。江山寂寂人煙少。何處鐘聲催落暉。
風打征車急急行。凍雲斷處幾星明。頻年虎穴偷生過。莫怪中宵夢屢驚。
劫火飛來匝地腥。春愁容易感零丁。老松抱雪沈沈睡。急煞東風喚不醒。
怕將身世逢人說。說到艱危氣不平。身畔洪爐窗外雪。眼前冷熱最分明。

鄉心

前人

鄉心何處寄。暝色下寒蕪。繞月星爭出。環山路欲無。憂深雙鬢禿。野曠一村孤。極目增時感。風光故國殊。

早春西郊野眺

宜興許冰夏

何處尋春好。雙谿雪水平。烟腴螺髻色。風脆鶻鈴聲。薄靄籠新柳。蒼苔繡古城。兒童真可羨。剪紙作飛箏。

落花

前人

斷送春歸夢一場。繁榮轉眼剩淒涼。園荒金谷魂猶艷。池冷華清水自香。色相諸天初解脫。江湖滿地大文章。那堪曲檻疏簾外。杜宇聲聲勸夕陽。

感事和鳳濟均

吳縣王乘六

沉檀領略記連朝。簫管聲聲徹絳霄。香夢可憐和月墮。舞裙會見逐風飄。懜騰不耐拚千醉。宛轉微聞愛

六朝紫陌尋春申舊約語兒亭畔短長橋

雨遊小箕山

吳江金同翰十二齡

秋郊雨不晴。但聞流水聲。驅車太湖邊。遠見萬山青。萬山色雖青。上有白雲生。道旁垂柳低。湖上遠帆輕。兩湖風景好。沙鷗隨棹行。曩年龍頭渚。桃花如錦城。今來雖蕭瑟。彌覺天地清。

詞

水龍吟

秦望山席上

永嘉夏承燾 雁禪

亂鶯換了春聲。客愁漸怕危闌凭。垂楊西北。千紅一瞬。啼鴉怎聽。渡海哀笳。過江吟卷。還同高詠。念鈴。自忍看。天淚。眼年年。向尊前醒。下界浮雲。無定當。張筵。昆侖絕頂。滄洲迴望。扇塵乍斂。頽陽易暝。煙艇呼漚。水樓傳盞。且遲清興。恐江城日暮。魚龍風惡。又寒潮打。

浪淘沙

桐廬

前人

萬象挂空明。風露難晴。短篷搖夢過江城。可惜層樓無鐵笛。負我詩成。杯酒勸長星。高詠誰聽。此間無地著浮名。一雁不飛。鐘未動。只有灘聲。

十二郎

客杭州之二年。方得盡夜湖之勝。二鼓。橫舟蘇堤。待月曳至三潭。游人已散。盡湖天萬籟。惟聞一蕭四鼓。入裏湖。高荷如幄。疏處俯見秋河。曉風吹香。生人醉意。及吳山日出。外湖絳雲盪射。

一鏡諸瀨裏。湖則猶疏星。熒然殘月。方中一堤之隔。畫分曉夜。尤為奇觀。歸用

前人

夢華去水。賸一鑑冷光未凝。換語鶴湖山。聽蛩燈火。過我翩然一艇。水佩風裳。無人唱。問舊譜。凌波誰定。

容獨占滄波一竿絲外萬千塵境。歸興浮家舊約待描鑿鏡。挽百丈銀潢。白蓮花底能寫高寒雙影。問訊南鴻江樓今夜風露單衣應冷。屬曉角莫誤城烏隔水數峰猶暝。

賀新涼

之江諸生探梅超山病不能從是夜聞熱河失守

前人

昨夢清無價。曳一筇冷雲亂水唐樓山下。屈注錢唐供硯滴批判。風天雪夜正舊月樓臺如畫。魏晉風人朱粉手賸此花顏色無人寫。二三字笑陶謝。燈邊夢醒成悲詫。念隴頭黃塵幾樹邊聲萬馬南渡。湖山巾履盛日日歌圍酒社天水恨花應能話。一洗諸君箏笛耳聽北風鼓角從天下落梅拍怎麼打。

疏影

武進謝觀虞玉岑

河梁杏葉顫燕釵誤了綵繩消息。榆火新煙行處樓臺不分去鴻相識。嬌紅依舊春如海。祇忘却空階暗碧。算年年淒雨江城悔向踏青人說。繡轂香車何處任寂寥。猶傍夜橋吹笛。天半歌雲銀蒜珠塵欲挽東風無力垂楊輕薄尊前舞。奈曲裏龍堆早雪。賸安排團扇青山心事圖中尋覓。

長亭怨

前人

魏塘大千庭中見飛鷺作

夠妝點晚春畫稿榆柵陰陰破空煙皎。照席離波斜陽小院坐來悄。風鬟露縠稱金縷樽邊好。未老五湖心閒却越絲吳櫂。擾擾隔斷磯。可見車馬軟紅塵道。隨陽逢鴈怕輕信。秋謀梁稻縱說是後夢鷗通只槎路青天爭到。誤霜信嬋娟還守闌紅江表。

春從天上來

鳳凰田興奎 星六

鈍園手種梅十餘株皆花春晴坐花間感而有作

既雨晴佳喜園梅手種樹樹都花篁池松徑俯仰煙霞有涯生遣無涯趁春光乍好寄餘懷澹酒閑茶漢

書邊把寒香嚼細分讀南華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曰吾欲忽驚江南近信說海雲將

雨飄落天葩仙去羅浮兵屯大庾庚嶺以漢庚勝屯兵得名孤山愁亂林家報吾籬緊護莫東風搖墮吹斜近桑麻約

鄰翁一話添種田瓜

金縷曲

前人

詠鷹

老木孤隣久笑花場燕嬌鶯膩合慚蠹醜白日荒荒高處立閑向空山饑瘦等負了英雄身手一嘯戾空
橫兩翼莽乾坤盤得風雲吼疑有膽大於斗妖形怪色喧林藪寄層霄撇然呼下血驚毛抖劉表諸人
名士耳幾識追飛捉走說登臺又曾誰穀天大獵場爭眼疾讓枯鴉啼占溪前柳但狐兔問何有

柳梢青

前人

即興

溪雲沉郭小窗春靜峭聞飛角雨後宜晴微晴忽雨看山虛約尋詩欲上高樓奈漸晚東風寒作眠又
蒙衾出還賒酒費人斟酌

青玉案

郭竹書

除夕前五日與謝韻卿中將攝影於託木斯克寫真館因譜此闋

凍雲低壓樓邊樹。又急景隨年去。各有羈情無訴處。人聲殘照。馬蹄積雪。天末窮城路。蒼生未肯輕孤負。招手飛鴻且休度。書劍飄零泥印譜。今朝記取。明年歸去。殺敵期同赴。

惜寒梅

過春草閒房

南城黃履思曉浦

淬劍晴江莽蒼蒼。瞥眼百年陳迹。幾樹冰姿管領東風第一。九春如夢。响頭白放。歌去孤篷臥得津橋迴。溯破曉。鶻啼瀟灑。紅滴依稀。書棟似昔。恁多情。燕雛入簾。脈脈深巷。誰家坐見蒼苔露。溼茶烟。潭影共禪宿。正皎皎。月華熙。夕合呼吟伴。松籟。醉酒竹嶼橫。笛。

燭影搖紅

題沈宗吳桂林山水圖

吳江唐長孺

湍石偃厓。淺波草盪征袍濺。離愁多到眼前來。迎送圓波盼。開霽荒烟望遠。展屏風。青青峰瓣。驚颯過處。千樹回頭。難尋歸雁。程隔南雲。心期渺記江湖斷。網窗殘夢繞天涯。朝暮孤帆箭。莫信芳遊舊慣。但迢遞長途。未判山痕慵染。墨藩能知幽懷。催換。

卜算子

再題沈宗吳桂林山水圖

前人

當鏡鬪妝紅。刻意調眉翠。插到迷離水。詆雲軟整千鬢膩。喧石夢潮來。澄浪愁潮退。好借枝頭萬葉風。與送孤帆至。

講壇

章太炎先生講憎

講學大旨與孝經要義

弟子金 震草錄

余往昔在北京日本等處亦曾講學。所講與今日學校中講授者無殊。但較爲精細而已。今昔時代不同。今日之講學。不如往昔矣。第一祇須教人不將舊道德盡廢。若欲學者冥心獨往。過求高深。則尙非其時。故余今日之講學。與往昔稍異其趣。惟講學貴有宗旨。教人不將舊道德盡廢者。亦卽教人「如何爲人」之宗旨而已。爲人之道亦多矣。如宗儒教人如何靜坐如何精修之語甚夥。余雖不反對。却不願如此說。因高談性命。似覺寬泛。概說做人。亦無著落。今日聽講者。多爲蘇州人。故余卽於近處取譬。姑舉蘇州已往二位人物。作爲聽講者之模範。一、范文正。二、顧亭林。此二人者。求之今日。眞如鳳毛麟角。余亦因之不能不一講二公之道。德學問事業。俾學者共勉焉。

范文正——文正平生無致力於理學之名。惟彼提倡理學。不遺餘力。當時一輩理學師儒。頗多受渠汲引者。蓋五代宋初之際。風俗敗壞。人格墮落。文正蹙然憂之。力倡氣節。緣文正於軍事政治等爲全才。而志行抱負亦獨高也。自來講求氣節之士。往往不易與人相合。空山寂寞。孤行獨往。不爲世合。而又不苟合於世。比比皆然。惟文正則不然。溫溫自處。休休有容。人旣不見嫉。世亦不爲怪。性格豪邁。綽有才調。此儒者而具豪傑之風者也。儒而豪俠。固無妨於儒。當宋之時。范文正與司馬溫公先後齊名。司馬公之學

問。固精博矣。惟不無擲節太甚之處。時有人因欲納妾。乞借錢五百千於司馬。既不借貸。又以洋洋千餘言之長函覆之。自述清貧。使人難受。此事正司馬公所獨短。若文正則淵淵之度。汪汪之量。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與司馬公之建獨樂園。專以自娛者。志趣甚異。惟宋儒講理學。得司馬公之風者獨多。得范文正公之風者絕少。故宋儒做事。恆做不開。吾人追慕宋賢。如以范文正公一派為模範。則庶幾有益於世道矣。

顧亭林——亭林先生學問博大。儒而兼俠。一切均務平實。做事亦頗舉得起。即墾荒事業。彼亦能為。考其行事。與宋之迂儒不同。即與范文正亦非全同。學者試一比較。即可知我說之不謬也。當清之時。學者都賤視六朝人。亭林獨不謂然。而推崇六朝人之崇尚禮法。其見識之遠大可見矣。今日舉世毀法滅禮。而蘇州士人尙能保存禮教。此風得之於亭林先生之遺教者獨厚。惟蘇州今日尙無亭林其人。即以中國之大。亦迄無亭林者挺生於世。此所以中國之禍亂。日甚一日而不已也。顧氏精警博大之著作。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但我人今日尙談不到精研學術。祇能將顧氏「博學以文。行己有恥。」二語提出。其第二語。勉力躬行。正今日做人之要旨也。

做人根本。究竟何在。研究做人之根本書。又有何種。其實不外論語一部。論語之外。當為孝經。餘則禮記。中大學篇。儒行篇。與儀禮中之喪服篇。尙已。論語為做人之根本書籍。不讀論語。真如終身長夜。孝經為經中之綱領。在昔學人。最重視之。今則為一輩講新道德者。與提倡家庭革命者所反對。惟孝經所說之

語。句句係自天性中來。非空泛者可比。故反對者無論如何激烈。余可斷其毫無效用。大學一篇。與中庸不同。大學卽太學之謂。所載語平實切身。爲腳踏實地之言。與中庸牽及天道者有異。我人論學。貴有實際。若純效宋儒。則恐易流入虛泛。且一言及天。便易流入宗教。基督教處處言天。以「天」之一名辭。壓倒一切人事。此余輩所不欲言者。大學修齊治平之道。有程序。有辦法。可爲包括修己治人二大事之書。儒行篇在今日尤爲重要。儒者柔也。此種傾向。自來深入人心。因數千年來。儒者專尙歎恭和平。做事處處讓步。以退爲是。其弊至於奄奄一息。毫無生氣。此儒者之大病也。惟儒行篇所云。大都慷慨任俠。與庸謹之儒大異。昔宋太宗當新進士及第進謁時。賜以儒行一篇。至高宗時。仍擬依太宗舊法行之。而擬加賜中庸一篇。卒爲秘書省正字高閔駁回。以爲儒行所說。近於七國縱橫之言。此言足以代表兩宋諸儒意見。蓋儒風日趨於懦矣。今觀東漢重視儒行。類多奇節偉行之士。學風振起。人心剛果。至宋則不然。雖有理學諸師。絕少氣魄宏偉之士。不過稱爲善士而已。等而下之。則不免於鄉愿矣。喪服一篇。今之學者。不注意已久。余必欲提出此篇者。蓋「禮教」二字。爲今之時流所不言。然儀禮十七篇中。多諸侯大夫之禮。本與今日我國之政治制度無干。其純爲士人者。冠禮亦久無人用。昏禮亦僅存六禮名目。鄉飲酒禮。前明一代。尙有行之者。清則尙存鄉飲大賓之虛號。而未嘗行其禮。士喪禮雖偶有行之者。然亦不盡依古禮。惟喪服則歷代改易者甚少。民國以來。交通繁盛之區。染濡歐風。喪服漸廢。居喪者僅懸墨紗於臂袖間。以爲了事。然此亦僅少數通商口岸之現象耳。以全國論。則內地各處。喪服制度。依然存在。且彼

等濡染歐風者。訃告上尙赫然書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縵麻之文。是實替而名猶在也。惟此一事。今尙葆存。然亦幾爲新學者反對。故余於喪服。不得不略事講述。以告諸學者。

此次余來蘇講學。僅二十日。二十日內。無論如何講學。亦難講盡。故以上余所提出之五種書籍。除論語。因人人必須誦讀。暫不講解外。餘四種書。卽孝經大學儒行喪服。亦僅講大意而已。學者於聽講之餘。苟有疑難。儘可至余寓所質問。

孝經——我國素以孝經爲修身講學之根本。教育根源亦依於此。漢人且以孝經爲六經之總匯。此書共計一千九百字。字句易讀。文理易解。學者大都讀過。無煩余之詳述。按本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中國教育之所以不帶宗教意味者。實賴此言。蓋孝經專言人事。與天道無涉。故我國之教育。完全爲「人事教育」。實事教育。試書其義。蓋父子繫於天性。生來便是如此。古代教育之術。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宗旨已盡於此。絕不如宗教家之專言「天命」「上帝」「科學家之專研「物理」「化學」也。然漢人極重孝道。最講孝經。而漢人說經。亦有喜言「天」「者。如「天人相與之際」等語。「天」與「人」究有何關係。荀子天論篇言之獨詳。直將「天」之一字。排斥淨盡。揚雄云。「通天地人謂之儒。通天地而不通於人謂之技。」其言雖正。尙不免拖泥帶水。今觀孝經「教之所由生」一語。正是專講人事。何嘗論及天地。其云「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此乃以人之德行。支配天經地義。換言之。卽人之德行。實爲天經地義是也。然謂孝經爲六經之總匯者。究於

何處見之。按本經云。「先王有至德要道。」先王爲誰。鄭康成以爲「禹」。三王之最先者。其意蓋謂自「禹」以後。政治上之元首。爲世襲制。故天子之孝。由此而起。是說也。余不甚謂然。試讀尙書堯典與孝經首章比較。便不難喻曉矣。孝經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堯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克明俊德之「俊」字。太史公五帝本紀作「馴」字。「馴」與「順」同。黎民於變時雍之「變」字。一作「蕃」。見漢成帝詔書。一作「弁」。見孔宙碑。按詩「弁彼鸞斯」。毛傳。弁。樂也。說文。昇。喜樂貌。「於弁」者。「於樂」也。是解較「於蕃」「於變」爲妥。蓋上言協和。而下言蕃。或言變。上下不相應。惟言樂則相應。此一節。典堯與孝經對照。恰相吻合。孝經爲六經大總匯。由此可見。今日世風丕變。豈特共產黨非孝。一輩新進青年。亦往往非孝。豈知孝者人之天性。天性如此。卽盡力壓制。亦不能使其滅絕。惟彼輩所恃理由。輒藉口於反對封建。由反對封建而反對宗法。由反對宗法而反對家庭。由反對家庭。遂致反對孝行。不知家庭先於宗法。非先有宗法而後有家庭。蓋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家庭。一夫一婦。卽爲一家庭。斯時未有宗法也。且無所謂宗法也。一夫一婦一子或多子者。如父尙在。亦仍爲一家庭。無所謂宗法也。父死之後。兄弟數人。然後有宗法可言。是故家庭者。不產生於宗法。而宗法者。實爲家庭之產物。此不可以不明辨者。今人侈言社會國家。恥言家庭。因之言反對「孝」。然孝經包含之義甚廣。所謂「戰陳無勇非孝也」。明明直斥一輩見敵不抵抗。不爲國家效命之徒。爲不孝。孝之一字。所言至廣。豈於社會國家

有礙。且家庭如能打破。人類親親之義。相敬相愛之道。泯滅無遺。則社會中之一切組織。勢必停頓。社會何在。國家何在。亦不問而可知已。我國儒者之教。一在順人情。一在有真憑實據。「孝」爲人類天性。行之最易。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極有證據。明羅近溪嘗云。「良知爲孟子所明言。」「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二語。卽是良知。此言最爲精警透闢。又云。「孔孟也是說得無可奈何。祇能以孝弟二字爲教學之本。」所謂無可奈何者。卽謂人所易行人所共見之事。除孝弟以外。並無他事可以代替耳。

(完)

章太炎先生講

述今古文之源流及其異同

弟子潘承弼筆記

漢書藝文志載今古文源流甚詳。易爲卜筮之書。秦所不燔。漢興藏諸內府。爲中古文。自商瞿以至田何。傳者不絕。宣元之間。傳易者有施讎。孟喜。梁丘賀氏。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焉。於時民間別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及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

尙書最殘缺。百篇自秦燔之後。伏生所傳。僅得二十九篇。以傳張生。歐陽生二家。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昭宣之間。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是爲今文尙書。迨孔安國得壁中尙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爲古文尙書。東漢杜林傳古文尙書。賈逵爲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

詩不應有今古之分。蓋三百篇遭秦而全。以其里巷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所謂今文者。卽魯齊韓三家。魯申公爲訓故。齊轅固燕韓嬰皆爲之傳。韓詩最後出。三家皆列於學官。同時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自謂得子夏所傳。其序與左傳周禮相應。故稱古文。

周禮皆古文。漢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

儀禮篇目多少不可知。漢興有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謂之今文。其魯淹中所出五十六篇。謂之古文。禮記本亦古文。漢書藝文志有禮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戴德刪古禮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勝復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謂小戴禮。小戴禮頗雜古今文。大戴禮與古爲近。

春秋左氏古文。公穀今文。左氏分每公爲一卷。凡十二卷。公穀以閔附莊。爲十一卷。王充論衡云。春秋經得於孔壁。漢張蒼傳左氏學。公穀皆口傳。漢胡毋生始傳公羊。穀梁何時出不可知。漢書儒林傳云。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知申公亦治穀梁。

王充論衡引論語有數十百篇。今存二十一篇。亦孔壁所出。謂之古文。漢有魯論齊論。謂之今文。古文有兩子張篇。其篇次不與齊魯論同。東漢馬融傳古文。鄭玄以古文校魯論。爲之注焉。

孝經十八章。漢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四家傳之。謂之今文。孔壁所出二十二章。謂之古文。東漢鄭玄沿馬融古文孝經傳爲注。唐人頗疑之。爾雅無今古文。

漢後傳授既明。今欲明別今古文。惟周禮爲純古文。左傳亦古文。餘均錯雜。易自孔子傳商瞿至漢田何。下逮施孟梁丘三家。皆今文也。漢時易中古文以通行故不貴。自劉向校費氏易多无咎悔亡。古文遂顯。說文序以孟氏爲古文。京房嘗從孟氏問易。然京氏句說。長於災異。費氏易亦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然與京氏說亦異。東漢荀爽劉表馬融鄭玄竝傳費氏易。劉說不可見。馬說亦不多。今傳者惟荀鄭二家之說。

尙書自伏生傳。今文授歐陽張生二家。其間孔安國得壁中書。稱古文家。然孔氏未得之先。已爲博士。亦傳尙書。兒童傳歐陽氏尙書。寬又從孔安國受業。然孔氏爲申公弟子。未爲伏生弟子。或申公亦傳尙書。孔氏所得非伏生傳授。甚明。漢高祖答陸賈語。安事詩書。可見漢初書已通行。又婁敬所說頗引泰誓中語。使尙書未傳。何由引据。賈誼能誦詩書。誼洛陽人。當非伏生所傳。可見漢初傳書者。非伏生一人。清段玉裁著古文尙書撰異。分理最晰。然於孔安國所傳今文何自。曾未及之。意三家尙書本於伏生之說。亦未可恃。今以今文分伏生孔安國兩家。較爲可據。

三家傳詩。惟魯詩知申公傳。自浮邱伯。浮邱伯傳自荀子。齊韓二家。不知所傳。魯韓二家。傳久不相異。齊詩自后蒼授翼。奉及蕭望之。匡說頗平正。翼說多離奇。惟毛詩傳授不同。自謂出於子夏。後人頗疑及之。然毛詩小傳合左傳。訓詁合爾雅。典章制度合周禮。可爲古文明證。至鄭箋毛詩。則今古文錯雜矣。周禮無今文。亦不錯雜。儀禮五十六篇以外不可見。其十七篇鄭注。但言古文從某無所異。后蒼今文禮

之說。後亦不行。今說儀禮者。今古文不分矣。禮記頗錯雜古今文。如月令明堂諸篇。經馬融采大戴禮。似近古文。然已殘缺。今言三禮。惟禮記最爲難解。

春秋傳授。見於劉向別錄。漢張蒼賈誼賈長卿張禹遞有傳授。然當時所傳經傳皆古文。不易讀。左氏有大義而無條例。言條例始於劉歆。歆傳賈逵等。至晉杜預舉劉歆賈逵許淑穎容四家條例爲春秋釋例。自劉賈許穎出而今古文混淆。于時公羊先列學官。左氏未列學官。不得不附會公羊。冀列學官。穀梁後出。雖未見左傳。而史記所載鐸氏微。容或見之。如左傳公矢魚於棠。穀梁改矢爲觀。此其明證。傳公羊者多。穀梁者少。然公羊亦多錯雜。如左氏言弑君三十六。據春秋經無此數。清王引之以爲二十六。董仲舒亦言三十六。此亦可見其錯雜矣。漢自宣元以後。治左傳者兼治穀梁。與公羊互相排斥。至東漢兩家更如水火。何休解詁。排斥嚴顏二家。以二家有左氏說。然何氏間亦采取左傳。此所謂實與而名不與也。論語先有古文。後有今文。傳古論者。漢獨馬融一人。何晏集解所載孔安國注。皆三國時人僞造。鄭玄解論語。以齊古兩論考定魯論。鄭所云從古者。非眞從古。當卽從馬說耳。魯論最爲難解。或卽古文眞本。其說詳余所著廣論語駢枝中。

孝經祇存今文。鄭注唐時猶及見之。唐時又見孔安國孝經傳。司馬貞以鄭書目錄中無孝經。今鄭注得自日本。又羣書治要亦引及之。可證唐以前確有是書。孝經古文不可知。卽今文有錯雜。亦不可知矣。

唐蔚芝先生演講錄

論語大義

王乘六
葉英六
徐鍾激
記

今日承諸君子之招。愧無貢獻。心殊不安。然藉此參加國學會。私心甚喜。鄙人因此緬想吾蘇從前講學之盛。若明之復社。蘇州有文震孟。太倉有張天如。常熟有瞿式耜。松江有陳臥子諸先生。虎邱大會。四方與會者多至一二千人。可稱一時盛會。顧後遭溫阮之忌。遂致一蹶不振。而無有繼起者。迄乎近世文化。更不及曩時。將何以挽救之。鄙意國有文化。方可救國。苟不用孔子學說以振興之。雖欲救國。其道無由。故惟尊孔讀經。乃能救國。猶憶民國初年。英使朱爾典回國時。嘗謂福建嚴又陵先生曰。中國決不至於亡國。蓋國有大寶。如四書五經。誠能發揚而光大之。取之無盡。用之不竭。富強可立而待。此言與鄙見不謀而合。鄙人之所以主尊孔讀經者。在救人心。與救人命。此種學說。惟論語最爲精要。而論語大義。以學仁政三字爲質幹。茲卽以此三字分析言之。

先講學。論語開宗明義言學。次章言其爲人也。孝弟。可見學者。爲人之道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猶言孝弟爲人之本。仁者人也。求仁之方。自孝弟始。失仁之端。自巧言令色始。自古聖賢豪傑。孰不從家庭愛敬中來。天下穿窬盜賊。孰不自逢迎諂媚始。好犯上好作亂。卽由於性情之桀傲。氣習之浮囂。能孝弟則居家庭鄉黨。自無此二弊矣。學之道至廣至大。而爲人乃其本也。

次講仁。類聚孔孟言仁處。以求仁之實。程子嘗言之。然朱子恐其滋入耳出口之弊。迨阮文達論孟論仁。

論出。學者頗宗之。然未有切實用力之方。鄙人嘗謂論語論仁。其功當分三節。

(一) 治心之學。治人必先治己。而治己之要。當先自治其心。論語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章以字面講。語意似太容易。竊謂無字當通毋字。禁止之詞。提撕警覺。發人猛省。此爲著手之要。我欲仁。斯仁至矣。亦係喚醒本心。仁。人心也。放其心。則仁日遠。我欲仁。求放心也。仁至之至字。卽易復卦在冬至日見天地之心。謂善念初萌。一陽復來。心理愉快。非言可喻。然非靜坐以求心之謂也。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爲由外以藏內功夫。足以見事物中無在非仁。學問中亦無在非仁也。孟子求放心一章。亦可爲此兩句作注解。由此而論。可見仁字初步。宜求之於心。已心既正。乃可以救人心。

(二) 進而求之。曰敬。曰恕。以敬字講。如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宋張子作西銘。卽本此章之義。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卽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是合萬物爲一體。程子作識仁篇。朱子作仁說。亦本此意。且與答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義相貫通。恕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也。天下之大患。莫如有己而無人人。已間隔種種災害。皆由此起。故先儒謂行仁之本。當先打破人已關。己一貫。卽大學絜矩之道。好惡自能公正。孟子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孔門真諦也。

(三) 更進而上之。曰克己之學。如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此皆言其功效。未及實際方法。至克己復禮爲仁。始明白揭示人之爲仁。全重在克己功夫。古來大聖大賢。其根柢卽基於此。惟克己而後能舍己。大舜舍己從人。取人爲善。與人爲善。而天下歸仁。此則與天地合其德。吾輩望道而未

之見矣。

請再進而言政。孟子七篇屢言仁政。蓋仁與政相需而不能離者也。有仁心而不能行仁政。則無由見諸實事。行政治而不本於仁心。則德澤無以施於百姓。然孟子之義實本於論語。如顏淵篇注重在仁。而仲弓問仁。古本作問政。以下歷記子貢問政。子張問政。齊景公問政。而尤痛切者。季康子問政三章。曰子爲政焉。用殺亦以仁。論政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夫子言之有餘慨矣。至爲政篇論政與學相爲維繫之理。特提出爲政以德四字。言政治之統一不徒統一乎土地。要在統一心理。德者統一人心之具也。故爲政必先慎乎德。而仁者心之德也。思無邪。溫柔敦厚之本原。亦卽心理教育也。聖人十五志學。卽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左氏傳所謂學而後入政也。孟懿子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諸章。卽齊家之學也。溫故而知新。新民之師範也。故者前代之典章。新者近世之法制。學記云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爲君者當有師範。古者君師之道合一。後世君師之道分。而君無師範矣。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學識正然後政治良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致知之學也。言寡尤。行寡悔。修身之學也。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由齊家而推之治國也。故論政治必本於大學。

頃聞金松岑先生謂論語中性命之學無所不備。甚佩。蓋論語大義實無所不包。春秋之時。百家九流之言已經雜出。而論政治學原理必折衷於儒家。方可躋乎太平之治。卽如子路篇詳論政治。而其中有儒家學（如先之勞之章。其身正。章。苟正其身。章）有名。家學（如正名章）有法。家學（如直躬章）有

農家學（如稼圃章）有道家學（勝殘去殺章）有雜家學（如南人章）有國際學（如兩使於四方節）有經濟學（如善居室二章）有社會學（如和而不同四章）有考據學（如誦詩章）等。然其中特標子貢問士子路問士兩章尤見儒家學冠乎百家九流非此不足以爲治而儒家必世後仁所謂善人是也故未結以善人教民七年可以卽戎兩章此兵家學也而兵家必以善人爲之易傳言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惟善人乃可以執兵政曰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棄之者殺之也（猶古書言棄市）人命如草芥聖人言之更有餘痛焉春秋變爲戰國履霜堅冰蓋前知之矣。凡此諸端於以知聖人之所以救春秋之世在此而其所以詔示後世者亦在此。今者邪說橫恣四焉困窮豈惟我國爲然俛仰世變殺機所伏且未知所終極非讀論語曷能救人心救人命願吾人共勉之。

唐蔚芝先生講演錄

孟子大義

王乘六
葉鍾英
徐激記

昔朱子謂讀四書先大學次論語再次孟子而終以中庸。但余謂讀書須視時代爲轉移。今者急於救人心救人命則非先讀孟子不可。考此書作者傳說紛紜。史記謂孟子自作。萬章之徒助成之。或謂係門弟子所輯錄。而近人有謂其再傳弟子所纂。其說以公孫丑下篇王不稱諡與魯平公歿在孟子後爲疑點耳。此正與孝經爾雅之考求作者未能確定如一轍也。孟子尙有外篇四篇（性善辨文說爲政孝經）其後聚訟不休。有謂在梁代存兩篇。至宋僅存一篇。趙岐朱子諸家駁詰其僞。總之讀書須求實用。不必

斤斤於考据。鄙意研究孟子學。須注意其最精微最廣大者。否則不免有買櫝還珠之譏矣。

孟子本在諸子之列。何以升爲經而次於十三經之列。以其有最精最大之意義在。如辨義利。重孝弟。論心性。直接易大傳是也。故吾人研究孟子學。有兩種方法。其一爲依其篇次。注意其性質。其二爲分類法。朱子有孟子要略一書。卽用此法。其分類一道性善。二論孝弟之道。三嚴義利之辨。四辨王霸之方。五尙論古人自言爲學要領。可謂宏綱畢舉。然此書不見於大全集。又不詳於語錄。其後黃幹勉齋傳之而未刊行。元金履祥仁山傳其目錄。至近代曾文正始將全書刊行。讀之易得門徑。然恐學者有拋棄原書之弊。今日所講乃依其篇次而討論其要點。

孔子之學。務在愛民。然易傳論語之中語皆渾涵。至孟子大暢厥旨。梁惠王篇首辨義利。以下各章卽有無數民字。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痛哉。其言之也不嗜殺人。乃能定一天下。不嗜者不忍之心也。是真能愛民者也。故下章卽言不忍之心。推其效至於保民而王。能愛民然後能保民也。至與民同樂。卽尊民之旨。其論交鄰國之道。亦卽安民之道。而樂民之樂。憂民之憂。尤爲大同之真精神。止與易之吉凶與民同患。合范文正先憂後樂意。卽本此。喬木章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可殺。皆因民之好惡以爲好惡。其大公無私。若此。曰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可見不如此不足以爲民父母矣。出乎爾。反乎爾。平民心也。末引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言不害民。乃能救民命也。其尊民貴民愛民之義。爲何如乎。（以上釋梁惠王篇）

孟子備知言養氣之學。其一生學問全在於此。其論知言。因詖淫邪遁。知其蔽陷離窮。生心害政。政事之害。皆始於心術。學說者心術邪正所由判。國民利害之樞機也。其論養氣也。曰至大至剛。塞於天地之間。實爲文信國諸賢氣節所本。蓋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氣節最嚴。出處進退之間。凜乎不少假借。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與子思無異。故孟子將朝王。與孟子爲卿於齊。致爲臣而歸。各章講出處進退至謹至嚴。吾人生宇宙間。能頂天立地。其最要者。全在氣節二字。（以上釋公孫丑篇）

孟子得曾子之傳。古來稱大孝者。虞舜而外。首推曾子。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爲貴。孝者。天性中之良知也。故孟子道性善。最爲深切。滕以區區五十里。猶可以爲善國。蓋人之性。善國之性。亦善性善之說。人之藥也。善國之說。國之藥也。戰國時國疾甚矣。故孟子告滕文公。強爲善。又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力行者。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新國。卽善國。國性善而後。一國治。苟國民自喪其本性。卽自戕其國性。國焉有不危殆者哉。夫國性之所以漓邪說害之也。孟子深惡亂名改作之徒。蠱惑民衆。故於異端必力闢之。如關許行。闢夷之。闢儀衍。輩鑽穴隙之類。是也好辨章曰。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其言至痛切矣。（以上釋滕文公篇）

孟子論仁政。不尙空談。首重道揆法守。否則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政治之大本也。上無禮。下無學。則旣不能令。又不受命。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聆孺子之歌。潛然出涕矣。何以救之。誠而已矣。

不誠則自暴自棄也。不誠則不能親其親長其長也。惟誠故生機盛。樂則生矣。足蹈手舞。誠之至也。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與道揆相應。道揆王者之迹也。自虞舜明物察倫由仁義行。傳諸禹湯文武周公。以迄孔子。作春秋皆道揆也。而必如禹稷顏子曾子子思講明出處大義。乃可以救世。（以上釋離婁篇）

孟子全書引用詩書禮春秋而獨不引易。然萬章告子盡心三篇。易理往往寓於其中。其要旨安在。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萬章一篇。窮理之學也。首言父子之倫。夫婦之倫。兄弟之倫。次及君臣之倫。次及官天下。家天下。傳賢傳子之局。其義一也。聖人人倫之至。窮理之極功也。伊尹割烹三章。進以禮。退以義。厥惟孔子出處進退窮理精矣。故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班爵祿原於禮。雖因封建之制。顯揭代耕之義。實寓大同之精神。理之不可易者也。問友章言學孟獻子學費惠公學晉平公。上溯及於堯舜。又言友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知人論世皆窮理也。問卿章貴戚之卿可易君位。與傳賢之局相應。然而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盡心篇言之矣。窮理至極。辨義行權。故曰易道廣矣大矣。（以上釋萬章篇）

告子一篇。盡性之學也。杞柳六章皆言性。告子之學歸結於無善無不善。孟子謂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又曰我固有之也。蓋以有破無也。富歲以下各章皆言心。曰心之所固然者理也。義也。聖人與我同類。先得我心之同然耳。此言爲救人心之根本。周易大義莫重於陰消陽息夜氣之說。曰日夜之所息。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此人心消息之機也。凡人於一身之生死。以爲最大之事。

而於一心之生死則漠然不以爲意。不知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一心之生死也。宋陸象山先生直提本心爲教。正恐人心死耳。孟子不輕言哀哉。而於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則曰哀哉。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則曰哀哉。所謂哀莫大於心死也。答公都子之問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思者斂於一心之中。周於六合之內。尙書首文思。詩曰思無邪。禮曰儼若思。思爲聖功之本。吉凶之幾。故陸象山先生又以先立乎大爲教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人命不忍言。人心不可問矣。舜發於畎畝。章見古來聖賢豪傑皆本於動心忍性。心性之學。研之愈精。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仍係乎一心之生死也。（以上釋告子篇）

以下皆言命。得之不得曰有命。庸人不知安命。是無恥也。一國皆無恥。何以自立。故曰機變之巧。無所用。恥大同之世。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易所謂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良知者。乾以易知也。良能者。坤以簡能也。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舜居深山之中。其象如此。及其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至神也。形色天性。踐形所以立命也。堯舜之智。當務之爲急。仁民愛物。爲生民立命也。反是則糜爛其民而戰之。草菅人命。其報也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殺人之父。兄人亦殺其父兄也。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孟子之言。痛心極矣。口之於味。章辨析性命。精覈無倫。後世言氣質之性。義理之性。氣數之命。義理之命。皆本於此。君子行法以俟命。卽中庸居易以俟命。傳子思

之學說也。反經卽所以立命。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道統之傳。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以上釋盡心篇）

鄙人嘗謂聖賢教人。惟恐人之近於禽獸。後世教人。惟恐人之遠於禽獸。孟子七篇。尤重人道教育。人者天地之心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首章言仁義。卽所以正人心而立人極也。又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二字。人道之根源也。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教以人倫。而後人道乃有秩序。又曰。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人不可以無恥。人皆有所不忍。人皆有所不爲。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曠觀古今世道。人心所以日下者。皆因飢渴害其心。穿窬害人。無所不至。四維不張。無恥者盈天下矣。試反躬自省。其本心是人乎。非人乎。要知孟子所言。乃人道教育之本。旣講貫其學說。必當盡所以爲人之道。而後不忤於人。近世發明人道者。若顧涇陽先生識仁篇。劉蕺山先生人譜。方望溪先生原人篇。方氏之言曰。人道之失。自戰國始。人之道旣無。以自別於禽獸。而爲天所絕。故不復以人道待之。草薶禽獮。而莫之憫痛也。此卽本率土地而食人肉之意。故鄙人嘗謂。處今世而言教育。必以尊崇人道爲惟一宗旨。在座諸君。孟子所謂必有名世者。他日出而救人心。救人命。是吾國學會之光榮矣。

建議

革新中學歷史教學方案

吳江張聖瑜

一、

中國爲最富於史籍之國家。中國民族爲最富於歷史觀念之民族。故歷史悠久而盛大。而民則大國民之典模具在。國則隨世運之推移而維新。雖然。時至今日。內顧歷史。外瞻世象。國族危亡。有若累卵。挽救沉淪。非異人任。是必有恃乎遺艱投大之才。與羣策羣力之衆。顧何由以致之。曰由歷史教育。往古史乘。掌之官。史教僅及於有職之士。今世貴在濬淪民智。歷史教育宜普及於有衆。學校之設史課。童而習之。屋人之社者。無不亟亟滅其祖國之史。甚矣史教之不可或忽焉。

間嘗論之。小學之有歷史教材也。義取合乎童年心性。使恊具史之興味。知其犖犖大端而已。大學之設史學講座也。則將由是教養俾成史家之業。所謂才學識德諸端。而有藉以昌明之者。是皆非所謂歷史教育之權輿也。歷史教育意義之重大。固莫中等教育若也。中等教育所負使命。在將青年訓練成文化推進之一員。自初級中學始。卽宜有良善之歷史教學。使學生於

實際生活上。認識文化演進之種種迹象。

民族生存上。熟悉本民族在人類全體過去現在之地位與其原因。

青年本身上。磨勵歷史認識。歷史興味。歷史情操之稿切與優厚。

俾青年造就爲推進文化之一員。果不僅全恃歷史教育。然而語文符號之習練。自然實驗之嘗試。社會知識之體驗。體育藝術之鍛練。與陶冶諸種學程之究極造詣。必也歸結於相當人格之完成。其歸結之提示與聯係。則惟恃歷史教育之盡其職能也。

自來歷史觀念薄弱之輩。有如家有盈尺和氏。不能珍惜。而暴棄之。或貨利之。或任人摧毀之。刼奪之。故雖以希世之珍。亘古之蹟。數千年保存之。往往一旦二人而毀之矣。此正如世家遠裔。潦倒一身。不復識先代祖宗之勳烈。身外之物。無能保守。其究也必出於爲奴爲丐爲亡國大夫之途而已。歷史觀念之薄弱。爲患有如此者。雖然。歧誤之歷史觀念。其爲患亦殊不淺耳。今日中學歷史教材。足致青年觀念歧誤者。不在少數。疑古家以年湮代遠。於古無徵。遂將歷史通質上先民史料加以否認與傳疑。此現代史學上懷疑精神之產物。新穎之貢獻也。以入中學教材之範疇。則必使僅受中等教育之青年。得一太古荒邈黃農禹稷均無其人其事之概念。非自斬歷史之差誤歟。談社會主義者。震於近世民治運動之蓬勃也。收穫也。社會主義理想之發展也。趨向也。遂對本國歷史上種種加以非薄。專制帝政束縛文化二千年。固可菲薄也。乃從而菲薄一切之政教制度。青年聞其說。安得不崇拜西方物質文化。而成鄙夷自己歷史之差誤歟。唯物論者。依其唯物史觀之見解。不惜將四千餘年之歷史。割裂牽強。一例視爲封建主高利貸農奴隸之關係。造作其論證。一若此悠久盛大之本民族史迹。全未進化之狀。此又非毀滅自己歷史文化者歟。彼書賈稗販。驚新炫異。而孰知凡此歧誤之觀念。影響民族青年不淺。夫取諸學術

以爲教科材料。固屬文化繼承與傳播之必要手段。但學術上發見之新說。則不盡能與不必要盡納於國民教育之範疇也。此吾職掌中學歷史教學者所宜三致意焉。

二、

根據上述理由。制定初中歷史教學之選材標準如次。

甲、實際生活原則。卽現代生活原則。

子、中國與世界各重要民族學術文化之演進。及現代生活與文明之由來。

丑、中國與世界各重要民族政治經濟之變遷。及現代生活趨向與方式之決定。

寅、要項示例。

(一) 先民征服自然與爭存經過。

(二) 民生與社會之演進。

(三) 學術思想之發展與趨向。

(四) 封建國家社會之過渡。

(五) 中古帝政專制之狀況與流變。

(六) 近世文明之泉源與世界之整個發現。

(七) 上古文化之彙合與推衍。

(八) 科學世界與工業革命。

(九) 海上與天空之征服。

(十) 中國政治經濟現狀之由來。

乙、民族生存原則。

卯、中國民族之構成與發展。并其保存永久盛大之民族精神。

辰、中國民族文化。在世界人類之位置。及將來之責任。

巳、中國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之活動。并與他民族相互調和衝突之跡象與結果。

午、中國民族與國際新形勢。及其受列強侵略之經過。與自覺自決之復興條件。

未、要項示例。

(十一) 民族構成之因子。與發展之必要條件。

(十二) 中國民族之同化與革新。

(十三) 中國與世界文化之基礎及特點之比觀。

(十四) 中國文化之東被與西漸。

(十五) 各時代興衰。與各時代外患之因果。

(十六) 中古之帝政文明。

- (十七) 中國民族在文化上威權上及經濟上之世界影響。
- (十八) 中國民族政治上之優點與儒學精神。
- (十九) 中國民族自治制度及科學思想之伏流。
- (二〇) 近世被壓迫於帝國主義之因果。
- (二一) 國恥略史之系統觀察。
- (二二) 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綱要。
- (二三) 我國與日本政治經濟國防之關係與交涉之歷史。
- (二四) 日本民族性及現代政治經濟軍備狀況及其由來。
- (二五) 國際形勢下之我國地位與復興關係。
- (二六) 最近弱小民族之獨立運動史綱。
- (二七) 各國革命與變革之需要及其成功。
- (二八) 世界各民族之國際關係與各國之新問題與大變化。
- (二九) 復興民族之條件與復興運動之現態。
- (三〇) 中國民族現代文化之彙合。

丙、文化進展原則。

建 議

申、歷史事實之觀察判斷。及學生之歷史興趣之養成。解決問題能力之操練。
酉、歷史事實之啓示及學生高尚情操之培養。服務人羣自強不息之習慣與努力之養成。
戌、要項示例。

(三一) 朝代興衰因果之觀察。

(三二) 時代精神在興國時間或亡國之際之表顯。

(三三) 民族復興之自信力與必然性。

(三四) 歷史人物之傳記與述評。

(三五) 著名戰爭之狀況敘述。

(三六) 偉大人格之認識與評價。

(三七) 進化條件之觀測。

(三八) 事業成功之要素。

(三九) 中外歷史人物之比觀。

(四〇) 史料搜集與批判之示例。

上列教材大綱可見教學歷史整個精神之所在。史學家有言。歷史乃常常與永永在修改者。蓋時代之進展。與世界之變遷。誠有依據立場與見解。而修改一國之歷史。甚至全世界之歷史也。此中有盛大之

權威不可旁落於他人之手也。

三

次論教學方法之改進。以中學歷史教學時間之少。欲將上項標準教材。悉數教授。則惟有采衆方法之長。隨材料之質量活用自如。不揣鄙陋。臚述實驗所得。附以淺顯諸例。將以完成歷史教育之新使命云爾。神而明之。在乎教者。錄以終篇也。

子問題法 歷史者繼續不斷之問題之集合體也。一事實之發生。由於一種問題。一問題之解決。又不絕引起諸問題之滋生。卽此原理。可以應用於歷史學。既使學生熟悉史實。同時習得推理之法。如述北宋政治改革問題。自必析爲改革運動之背景如何。改革之對策如何。改革之實現狀況如何。改革運動之結果如何。改革運動所引起之問題如何。凡屬較重要之單元適用之。

丑圖解法 歷史事實之變遷與演進。無不可以圖解解釋之。凡事實前後之關係。演變之迹象。莫妙於圖解。假如戰爭略圖等平面材料。更適用圖解法。前者如春秋國際大勢。中國民治思想之流變。世界交通事業之進化程序等。後者如春秋十二大戰。蒙古西征大勢。民族同化程序。人口升降圖等。其法較地圖爲簡便易明。而不失地勢圖形優點一也。能用平面點線面以表顯史實之立體關係優點二也。

寅表記法或稱概念法 歷史概念之形成。可以宣之楮墨。使人了然者。莫如表記。歷史事實有祇須憑表記與人粗粗概念者。有利用表記供研究時之對照與查考者。用亦廣矣。故凡年表。大事表。中外紀元

對照表。甚至一單元之整理。如禹貢九州。五胡十六國。五代十二國。各朝代重要史迹。中日戰爭。國際聯盟與中國。華府會議等。均宜取概念法。此教學方法之經濟者也。

卯、統計法 統計者。事實之數之表畧也。史實之具體之復述爲不可能。但從統計數字。即可與人以具體之觀念。其法固最扼要而明確者也。近世以至現代史上。適用統計指示學者更繁。如六十年來對外貿易之輸出入。世界各國國力國富之比較。三百年來江浙人才之產生。三百年來中國人口與土地之分配等是已。

辰、傳記法 歷史上種種之社會生活與民族國家之文化。乃基於人之一切作爲。卽民族間有出類拔萃之人物從而發展與推進也。故制度文物創於人。社會組織由於人。學術思想繫於人。所謂英雄哲人創制者探險家發明家之流。文化演進之急先鋒也。若用傳記之文字闡發之。傳記之口吻講述之。於青年心理至合也。凡人格修養之暗示。歷史精神之培養。胥係乎此。故歷史人物傳記。書簡有缺者勿論。如夏禹姬旦李耳孔丘墨翟管仲張騫班超以至王安石成吉思汗朱元璋曾國藩輩。均當以傳記材料及方法補充之。而民族英雄如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在時代精神上。尤宜以傳記法極力發揮之。

巳、系統觀察法 歷史所以記載人類之賡續活動。其情狀甚爲繁頤。向多方推衍者。是必就其流變之賡續活動狀態。各各抽繹而成系統。系統觀察者。系統整理之先步也。譬若保甲法。爲民兵訓練之一。若上溯府兵以至周代之鄉兵。使與目前青年訓練與國家總動員之民兵制作爲有系統之研究。講專制

帝政時。又須於專制政體之來源。發生。確立。鞏固。發展。分化。崩潰。反覆。消滅等等。作一系統之觀察。是已。午。聯絡比較法。聯絡比較爲類化知識之要法。因甲乙之同異而連類比較。尤爲思考判斷之初步。有使全部迹象。格外表顯之助。故如歷代國祚比較。歷史人物性格事業比較。可知各代政治文化及人物諸總相。如戶口比較。國用比較。兵數比較。各國國富軍備歷史及民族性等比較。更可作補充歷史演進狀況之說明。

未。參考指導法。青年之向學也。決不以課室學習與教師講授範圍爲滿足。必有需於恰合程度之繁徵博引。故於此正可誘掖學生爲利用參考進修之資。况有若干教材。可藉以參考指導者乎。例如講元代亞歐之交通。則參考馬可波羅游記。講中國文化東被。當參證日本佛敎輸入前後之改革。講甲午戰事。當使參考中東紀事本末。威海燬師記等。

申。實物參證法。歷史之列爲科學與爲實證之社會科學。因其在文化上。自生活工具藝術製作以至現代科學文明產品。莫不有證物可見。卽遠古史迹。亦可由石史記載古物發掘參證之。故凡屬重要史料。最宜有實證。學校設備實有收集歷史博物以供研究與參證之必要。此於學生實證精神之培養。有切實之功能。而從保愛歷史至保愛歷史遺物。亦在此也。

酉。旅行法或調查法。學習歷史而出之旅行一法。與在可能範圍下。實地調查。乃科學研究之必要手段也。故旅行之古蹟考察。鄉土之史迹調查。均可擴充歷史知識與求其實證。中學歷史所宜利用者也。

旅游杭州則南宋故都之史迹可證也。西湖成因與開鑿之經過可考也。籍隸崑山者則幸與學術大師亭林先生同鄉里也。濠州爲民族英雄朱元璋之產地。居其邑者必以其鄉里歷史爲榮也。擴而廣之神州萬萬里。固何地無相當之歷史乎。

戊、應用法 由歷史學習法之體驗與暗示之結果。學生在相當學力之下。自能使依法研究與擴充其知識。此應用於時事研究爲最宜也。如何搜集。如何觀察。如何討論。如何推究。如何整理。如何筆記。一方則學生於此獲得歷史研究自發之興趣。一方則自擴充其歷史知識與深入乎歷史精神焉。

元嘉船象室隨筆

瓠 盧

日僞印清朝實錄之緣起

晶報又云日僞合組文化委員會。擬先印清朝實錄。羅叔言云。僅瀋陽故宮藏有全部。按分送瀋陽故宮一份。藏於崇謨閣。自太祖以至穆宗滿漢均全。惟穆宗實錄首套滿漢各一。爲北京實錄館調取。迄未發還。羅言全部。容或有誤。且印時將滿文刪去。編纂須費斟酌耳。所聘之日本文學博士服部宇之吉。清未曾充京師大學堂總教習。與士大夫往還。常研究中文。著有大學講義。爲學部奏獎。賜進士。蓋以通漢學自命者也。

清朝實錄外。附有滿洲實錄圖二套。繪清開國國事跡。自天女下降。至定都瀋陽。事各一圖。以戰跡爲多。凡清太祖太宗造象及諸功臣皆真像。山水人物。白描精極。爲乾隆年重刻本。有高宗御題。謂舊藏實錄圖。一藏北京。一藏瀋陽。惜原本不知存何處矣。每圖皆用滿蒙漢三體文。分注事略。與實錄所載。亦有異同。金息翁於光宣小記中記之較詳。亦不知與實錄同刊否。僞方近傳明年有改僞君主國體說。而清代發祥。諸多附會。類於神話。突於此時費二十萬巨金印行清朝實錄。不急之需。令人費解。繼乃恍然。蓋爲僞君主國體作宣傳張本耳。識者以爲何如。

詹言

國蠹

陳旭旦

道未始有封。學未始有界。論學而冠以國。奚謂也。曰海通以還。學術丕變。昧者不求本末。剽竊域外文化之膚革。軒軒然眠諸人人。亦從而和之。究之知有彼國之學術思想。不問其演進與環境。奚若驟觀其一時之騰彊。強欲取彼以代我。更不問我之風土史實與彼。又奚若若是者。謂之無方之民。其於致用宜民之道。去之遠矣。道無封。學無界。論學而冠之以國。心有餘痛。亦有餘悸矣。

國學之名美。國學之任亦重。學非襞績補苴之謂也。踐形盡性其體也。致用宜民其用也。修齊治平其目也。知其來。藏其往。通變化於神明。匹夫有責。責在興亡。乃今之爲國學者。則有可傷矣。可傷曷以言。曰聞諸故都歸客之言。

某大學。故都之負盛名者也。前歲取士命題。忽以對偶倡。尤新異者曰孫行者。於是有以胡適之對者。有以陳果夫對者。最雋者則爲祖冲之。斯亦曠代才矣。試事終。下第者大噪。主試者則揭解嘲文於報端。曰對偶者。獨體文字之所特具。亦卽國學精神所寓也。旁徵博引。累數千言。辭甚辯。人以其名震一時。夙爲故都人士尊信。故難者無以難。而難自解。我聆客語。忽憶及前年江蘇某大學文學系錄士。命題有天吳爲何物。唐詩人三十六爲何人。文選五臣注爲何名。若髦士爲百科全書。無所不記者。此豈國家所以養士之旨哉。我爲之盡焉以傷。

客曰。某大圖書館。夙稱文藝之府。客歲三數知名士。斥資三千圓。購初印本金瓶梅一部。書有圖。圖甚精。按圖可以索驥焉。取供衆覽。以爲藝府光。余又因念邇來文學藝術界誨淫之風。盛極一時。已故長沙老名士某。亦曾投時好。校勘素女經房中書等籍。彼所以風靡一世。蓋非無故而然也。又爲之盡焉以傷國於天地。興必有亡。雖然。有亡國。有亡國性。亡國者。黃炎子孫。臣於異族之謂也。亡國性者。謂取先聖先賢之學術。泯之絕之之謂也。國必亡於人國性。必亡於己。今時何時。言乎國則朝不保夕。言乎國性則先哲之信仰。既失。過激頹廢之說。方昌於時。不有豪傑。孰開治平。乃今所謂學士大夫。擁皋比。稱師保。方且矜奇鬪巧。沾沾於薄物細故之中。踐形盡性。無當也。宜民致用。無期也。修齊治平。無術也。非所謂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者耶。大學者。學術之府也。學術者。民治之輿也。登高一呼。聲匪加宏。而所及者遠。窮其影響所及。究將奚若。嗚呼。國之未亡。國性先亡。我傷之。我無以名之名之。曰國學之蠹。

百川朝宗於海。而海不爲盈者。尾閭洩之也。芸芸人海。尾閭已多。耗於飲。耗於烟。耗於蒲博。而色爲尤甚。蕩滌其有爲之氣。消鎔其進取之心。日卽於萎。而終鄰於死。子曰。戒之在色。記曰。欲不可縱。坊其耗也。以此坊民。民猶有徇欲而忘身坊之不足。乃從而誘導之。市儈倡於先。士大夫相競於後。耗之耗之。旦夕耗之。青年之體力。立國之基本。舉以供若輩一時之快。弗恤也。曰好古也。藝術也。哀哉。國學罹彼奇辱。我傷之。我無以名之名之。曰國學之蠹。

國學近訊

廣東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二十一年度課目表

(甲)必修課目表說明

系主任古直編次

(一)從前漢學末流有米鹽煩碎之譏今之大學課目亦多病此余爲此表但舉大體而已

(二)讀書之士宜有擔荷世道之志故忠孝之義宜講孝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今雖無君移忠於民移忠於事不亦可乎(謹案後漢書元和三年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懼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然則君主亦當忠於民也此詔爲前史所僅見

中山先生三民主義力倡忠孝且曰將忠孝二字講到極點國家便自然可以強盛淵哉旨乎孝崇所生民族主義之根源也先生言此先生誠睿哲矣夫孝經辭連旨環文義又美漢代董生匡劉之文皆酌取焉豈惟百行之本亦復文章楷模故首授之以爲立身學文治國平天下之本焉

(三)孝經爲六藝之總匯(孝經序正義引鄭康成六藝論)六經爲文章之奧府(文心雕龍宗經篇贊)故劉氏文心特標宗經今依此旨以經爲基本國文而子史輔之焉諸生勤勉諷誦必有根柢盤深枝葉峻茂之一日

(四)基本國文以玩味經文涵泳義理爲主(陳蘭甫先生曰讀經而詳味之此學要大振興朱子有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之注能尋味經文則學行漸合爲一矣經學理學不相遠矣又曰余不講理學但欲讀經而求其義理不講文章但欲讀經而咀其英華不講經濟但欲讀經而知所法戒)故有選誦之規定選誦者謂卽所講之文選而諷誦之也古人讀書極重諷誦(周禮大司樂注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正義曰以聲節之曰誦者此亦背文但諷是直言之無吟詠誦則非直背文又爲吟詠以聲節之爲異)葉氏

過庭錄記葉石林登科以後每歲五月天氣漸暑日誦六經一卷謂之夏課然則誦書背文非但童幼之事矣昔姜西溟謂東方朔三年誦二十二萬言每年正得七萬三千三百餘言一日所得讒二百零三言耳蓋中人最下之課也今定諸生每日選誦一百言月誦三千言按月考試能暗書千言者及格過千五百言者高第過二千言者上第超三千言者超等（及格六十分高第七十分上第八十分超等一百分）凡超等者呈請校長獎給膏火以爲勤學者勸

(五) 司馬溫公曰孝經論語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此二經者舊家子弟宜已悉讀然其義理紬繹無窮（陳蘭甫先生曰訓詁考據有窮義理無窮終風且暴訓爲旣風且暴如是止矣學而時習之王何必曰利義理愈紬繹愈深愈博真無窮矣）前代哲人往往終身誦之雖再三重授無妨也（黃東發曰晦庵先生終身嘗讀論語）諸生宜知此意

(六)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修齊治平誠意正心皆中山先生平生所亟稱道故本校禮堂當中山先生演講三民主義時揭校訓曰『明德親民止於至善』鄒校長親承德音書此大學二語也而前校長戴氏著書亦論中山先生思想源於中庸故於禮記中提出禮運大學中庸三篇全講全誦

(七) 本表課目分講授自修二類自修之書日限圈點五頁每年以二百日計必須自修一千頁（以木板書論鉛印書可折合計算）有志者能盡力點讀尤所望矣

(八) 凡自修之書每日必記起訖又必選擇精要一二節抄之苟能如顧亭林先生日記所知則尤善矣月終呈繳日抄評定成績

(九) 凡自修之書及基本國文文選各書諸生必入置一部其參考之書則本系參考室當備也計諸生必備之書有八（一）五經古註（二）四書集注（三）四史（四）爾雅（五）說文解字（六）說文解字段注（七）周禮（八）文選李善注

(十) 爲整齊畫一計本年度入學之學生必依必修課目徹始徹終修之本年度以前入學者可自由選修初不勉強也

(十一) 每學年以修足四十八學分爲度精力強者多修之亦可也

第一年級必修課目

課目

時數 學分 以一年計

黨義(連軍訓學分另計)

軍事訓練(謹案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夷難孔急內憂方大武備何可忽也)

基本國文一——孝經語孟

謹案司馬溫公云孝經論語文雖不多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朱子云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在昔賢哲其重視二書如此

二小時 四學分

基本國文二——毛詩(全講全誦)

二小時 四學分

爾雅郭注

二小時 四學分

小學大綱

二小時 四學分

第一外國語

三小時 六學分

右講授課目五種二十二學分

三國志(參考書三國志旁證)

四學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二學分

右自修課目二種六學分

凡第一一年級必修課目七種二十八學分(仍可選修二十學分)

第二年級必修課目

國學近訊

四

課目

時數 學分 以一年計

黨義

軍事訓練

基本國文三——禮記(禮運中庸大學全講全誦)

二小時 四學分

基本國文四——左傳(選講選誦)

二小時 四學分

說文解字

二小時 四學分

文選一——賦(選講選誦)

二小時 四學分

第一外國語

三小時 六學分

右講授課目五種二十二學分

後漢書(參考書王先謙後漢書集解)

四學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二學分

右自修類課目二種六學分

凡第二級必修課目七種二十八學分(仍可選修二十學分)

第三年級必修課目

課目

時數 學分 以上一年

基本國文五——周禮

二小時 四學分

基本國文六——尙書(全講全誦)

文選二——詩(選講選誦)

文選三——騷至表(選講選誦)

右講授課目四種十六學分

漢書(參考書王先謙漢書補注)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右自修課目二種六學分

凡第三年級必修課目六種二十二學分(仍可選修二十六學分)

第四年級必修課目

課目

基本國文七——周易(全講選誦)

文選四——上書至符命(選講選誦)

文選五——史論至祭文(選講選誦)

右講授課目三種十二學分

史記(參考書史記志疑)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二小時 四學分

二小時 四學分

二小時 四學分

四學分

二學分

時數

學分

以一年計

二小時

四學分

二小時

四學分

二小時

四學分

四學分

二學分

五

右自修課目二種六學分

凡第四年級必修課目五種十八學分(仍可選修二十學分)

(乙) 選修課目表說明

(一) 此表所列課目一時恐不能盡得專家講授也然本年度至少必授五分之二其餘俟諸來茲

(二) 凡已決定講授者加圈以識之其繼此決定講授者臨時宣布

(三) 某年級可選某課特注明之其不注者可通選也

選修課目

課目

課目	時數	學分	以一年計
音韻學一——今韻等韻(第一二年級選)	二小時	四學分	
音韻學二——廣韻古韻(第二三年級選)	二小時	四學分	
文字學一——說文解字段氏注(第二三年級選)	四小時	八學分	
文字學二——甲骨銅器文字(第三四年級選)	二小時	四學分	
訓詁學一——方言(第一二年級選)	二小時	四學分	
訓詁學二——爾雅郝氏義疏(第二三年級選)	二小時	四學分	
訓詁學三——廣雅王氏疏證(第三四年級選)	二小時	四學分	
訓詁學四——章氏文始(第三四年級選)	二小時	四學分	

詩毛傳鄭箋孔疏(第一二年級選)

二小時 四學分

周禮鄭注賈疏(第三四年級選)

二小時 四學分

儀禮鄭注賈疏(第四年級選)

二小時 四學分

禮記鄭注孔疏(第二三年級選)

四學分

謹案孔子教人博文約禮禮為國學之大宗亦為治人之大法故管子四維以禮為首焉孟子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可不懼哉

四書集注

二小時 四學分

四史文義(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第二年級以下選)

二小時 四學分

謹案四史史之冠冕文之山淵其曰文義則史通正史篇云墳典文義三五史策春秋之時猶行於世也名本前修非我作故

文史通義(第三四年級選)

二小時 四學分

文法學

二小時 四學分

經學通論

二小時 四學分

經學歷史(第三四年級選)

二小時 四學分

文學史

二小時 四學分

目錄學(第三四年級選)

二小時 四學分

公羊傳穀梁傳文

二小時 四學分

莊子—荀子文

二小時 四學分

韓非子—呂覽文

二小時 四學分

國語—國策文

二小時 四學分

酈道元文(或稱水經注文)

二小時 四學分

八家文(以韓柳為宗)

二小時 四學分

桐城派文(以方姚為宗)(謹案張文襄書目答問有桐城派文一名今仍用之)

二小時 四學分

汪容甫文(附李申耆文)

二小時 四學分

唐文粹

二小時 四學分

駢文評選

二小時 二學分 暫定一學期

楚詞章句

二小時 四學分

文心雕龍

二小時 二學分 暫定一學期

鍾嶸詩品

一小時 二學分

玉臺新詠

一小時 二學分

漢魏樂府風詩

二小時 四學分

樂府詩集

二小時 四學分

曹子建詩

二小時 四學分

阮嗣宗詩

二小時 四學分

陶淵明詩

二小時 四學分

謝靈運詩	二小時	四學分
鮑明遠詩	二小時	四學分
謝玄暉詩	二小時	四學分
李白詩	二小時	四學分
杜甫詩	二小時	四學分
韓愈詩	二小時	四學分
李義山詩	二小時	四學分
蘇黃詩(蘇軾黃庭堅)	二小時	四學分
古詩選	二小時	四學分
今體詩鈔	二小時	四學分
唐五代詞	二小時	四學分
周美成詞	二小時	四學分
吳夢窗詞	二小時	四學分
辛稼軒詞	二小時	四學分
兩宋詞選	二小時	四學分
元曲	二小時	四學分

凡選修課目五十五種二百十六學分

課外考究書目略

- 八史經籍志 漢書藝文志考證 漢書藝文志講疏 隋書經籍志考證 郡齋讀書志 直齋書錄解題 讀書勉求記 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皇清經解提要 曝書雜記 經典釋文 經籍舊音考證 新學僞經考 今古學考 重考古今僞書考 正史儒林傳 正史文苑傳 毛詩古音考 音學五書 古韻標準 音學辨微 聲韻考 聲類表 六書音均表 詩聲類 古韻譜 古韻通說 音學五書 切韻考 成均圖 毛詩正韻 說文繫傳 說文繫傳校錄 說文段注訂 說文段注匡謬 說文解字注箋 說文解字義證 說文通訓定聲 說文釋例 說文句讀 說文詁林(采書近二百種) 說文通檢 爾雅注疏 爾雅正義 爾雅匡名 爾雅注疏正誤 小爾雅訓纂 方言疏證 方言箋疏 續方言 客方言 經籍纂詁 讀書雜誌 經義述聞 經傳釋詞 讀書古訓 古書疑義舉例 馬氏文通 十三經注疏 詩譜 詩譜考正 毛詩傳疏 毛詩傳箋通釋 毛詩後箋 毛鄭詩考正 詩地理考 毛詩地理釋 詩集傳 韓集外傳 三家詩異文疏證 三家詩遺說考 四家詩異文攷 古文尙書疏證 尙書今古文注疏 尙書後案 尙書餘論 尙書集注述疏 尙書地理今釋 禹貢錐指 禹貢錐指正誤 鄭氏易注 周易集解 周易補疏 易通釋 周禮漢讀考 周禮疑義舉要 周官祿田考 周禮軍賦考 考工記圖 考工創物小說 車制圖考 考工輪輿私箋 周禮正義 周禮政要 儀禮鄭注句讀 儀禮釋例 禮經釋例 儀禮漢讀考 儀禮正義 儀禮圖 禮記集說 禮記補疏 深衣釋例 大戴禮記補注 夏小正疏義 曾子注釋 大小宗通釋 宗法小記 律呂正義 律呂新論 燕樂考原 聲律通考 春秋釋例 左傳杜解補正 左傳補注 春秋地名考實 春秋繁露注 春秋公羊通義 公羊何氏釋例 公羊禮說 穀梁釋例 穀梁禮證 春秋大事表 春秋屬辭比事記 孝經鄭氏輯解 孝經鄭氏注 孝經問孝經義疏 孝經徵文 孝經鄭注皮疏 論語鄭注 論語義疏 論語正義 論語集注述疏 孟子正義 四書釋地 四書釋地辨證 逸周書孔晁注 周書集訓校釋 國語韋昭注 戰國策高誘注 竹書紀年集證 穆天子傳郭璞注 家語疏證

列女傳校注 新序 說苑 老子 莊子 荀子 管子 孫子 韓非子 墨子 公孫龍子 尹文子 周髀算經 素問王冰注 呂氏春秋 淮南子 法言 論衡 潛夫論 中論 顏氏家訓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二程遺書 朱子語類 朱子年譜 近思錄 傳習錄 顏氏學記 漢學師承記 宋學淵源記 漢儒通義 困學記聞翁注 日知錄黃釋 十駕齋養新錄 東塾讀書記 章氏遺書(劉氏刻本) 章氏叢書

凡課外考究書一百八十二種

課外博趣書目略

世說新語 山海經箋疏 水經注 洛陽伽藍記 漢魏叢書 唐代叢書 唐語林 太平廣記 夢溪筆談 六朝麗指 全唐文紀事 唐詩紀事 宋詩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 四六叢話 歷代詩話 續歷代詩話 清詩話 帶經堂詩話 藝概 詞苑叢談 人間詞話 蕙風詞話 詞律 花間集 宋四家詞選 詞選 宋六十名家詞 元曲選 宋元戲曲史 金石錄 法書要錄 書譜 續書譜 藝舟雙楫 廣藝舟雙楫 歷代畫記 貞觀公私畫史 圖書見聞志 讀畫錄 畫徵錄 東觀餘論 廣川書跋 蘇齋題跋 學古編 續三十五舉 印人傳 琴史 端溪硯史 賴古堂尺牘新鈔 近代十大家尺牘 李蕤客日記 王壬秋日記 楹聯叢話 梔菊錄 曾文正聯語 范肯堂聯語 俞曲園聯語 王壬秋聯語 制義叢話 四書文話 凡課外博趣書六十一種

跋

吾爲此目已成以說明質鄒校長鄒校長亟讚許之嗟夫亭林有言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而所以轉移人心整頓風俗則教化綱紀爲不可少矣區區之意竊在此耳惜暑假未滿不得與同志君子反覆討論從容定之也 古直謹記

元嘉船象室隨筆

瓠廬

彈詞平話考原

平話彈詞之流。雖民間俗樂。亦有足述。先是宋有話本。若五代史平話。京本通俗小說是。宋元擬話本。若青瑣高議。及摭遺。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大宋宣和遺事。是元明以來有講史。若元刊本全相平話。三國志及殘唐五代史演義。隋唐志傳。北宋三遂平妖傳。蕩平四大寇傳等。是明有神魔小說。若許仲琳封神傳。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吳承恩西游記等。是清有諷刺俠義小說。若吳敬梓儒林外史。文康兒女英雄傳。石玉崑三俠五義。七俠五義。施公案。彭公案等。是實為平話者流所依據。又明有才子佳人小說。若不著撰人。玉嬌梨。荻岸山人。平山冷燕。名教中人。好逑傳。雲封山人。鐵花仙史等。皆是實為彈詞者流所依據。而推其源。則有宋天聖嘉祐之朝。仁宗御宇。國家閒暇。朝臣日進怪事。而民間陶真諸宮調之歌。見堯山堂外紀。七修類稿者。已啓其端。瞿存齋詩所謂。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陸放翁詩所謂。夕陽古渡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城爭唱蔡中郎者。可想見其盛。而董解元西廂搦彈詞。王伯元天寶遺事。諸宮調。毛大可西河詞話。謂西廂搦彈詞有白有曲。專以一人搦彈並念唱之。更爲彈詞之近祖。清中葉以來。此風惟吳中最高。盛行與北方之鼓兒詞。見於賈島西蒲聊齋所作者。堪稱兩絕。其書本之來歷。亦有足述者。封神榜即推原於尚書武成。惟爾有神尙克相子。見歸田瑣記。而唐書禮儀志。亦言武王伐紂。五方神來受事。各以其職命焉。隋唐演義即根據韓偓迷樓海山開河三記。其敘唐宮事。即本諸劉餗隋唐佳話。曹鄴梅妃傳。鄭處誨明皇雜錄。柳瑤常侍言。旨鄭棨開天傳信記。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無名氏大唐傳載。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史官樂史之太真外傳。陳鴻之長恨歌。復緯之以本紀列傳而成。見兩般秋雨盦隨筆。征東征西本於舊唐書薛仁貴傳。見小浮梅閒話。雙忠傳記。張巡許遠事。依附唐書本傳。見浪跡續談。龍圖公案本王銜默記。明鄭仲夔耳新。見小浮梅閒話。花朝生筆記。楊家將本宋史本傳。見新義錄。五虎平西南之李用和國舅。本宋魏泰東軒筆記。見兩般秋雨盦隨筆。狄青事見宋史本傳。岳傳本於正史。玉蜻蜓彈詞則以紹興城中東武山下明宰相文懿公賡雲祜。朱生綺園事。移諸吳中。以誣我先賢。見聽雨軒贅記。白蛇傳見觚臚湖壩雜記。小繁露三書。三笑奇緣。見姚旅露書。爲明御史吉秉中子事。而移諸唐伯虎。惟致誤之源。則在桐下听然一書耳。談以爲陳元超。西神叢語以爲兪見安。近人又以爲華應生。則不可考耳。

紹介會員新著

易學
探原 卦氣集解 黃元炳撰

此書爲象數之總匯漢宋易派之源泉其中最要點能將先天後天天人河圖洛書序卦雜卦著數諸象一一揭其精要而歸到卦氣蓋以卦氣圖與貞辰圖互相爲用而序卦象爲後天象之大成與本源遂極端發明矣歷數由此出讖緯由此出又可爲喜測未來吉凶者所當研究之要書每部一冊實洋一元代售處上海梅白格路二〇四號醫學書局

名賢生日詩 孫師鄭編

此書凡十卷自屈原鄭康成生日迄於近代曾胡諸公生日後人追祭所爲詩文按次編列定價三元

名人生日表 孫師鄭編

此書凡二卷將秦漢迄近代名人生日按照夏歷正月朔至十二月大除夕排次爲表定價六角

中國佛教史 蔣維喬著

佛教東傳在我國思想及學術上影響至大然向乏有系統之通史是書爲適應此需要而作共分四卷自東漢起直至現代止於佛教之盛衰演變一一溯其原因結果至爲詳確不特供學佛者之講誦亦爲研究歷史者不可不讀之書每部三冊定價二元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哲學史綱要 蔣維喬著

是書以哲學問題爲經哲學史實爲緯分我國古今思想爲六派一自然主義派二人爲主義派三享樂主義派四苦行主義派五神祕主義派六理性主義派在近來出版之中國哲學史中可爲別開生面之創作每部二冊中華書局出版印刷中

滇西兵要界務圖

一巨冊
注二冊

李根源著

圖凡百二十六幅幅皆有詳注注皆實地精確調查而成非以書作書者可比凡言滇緬界務及言收回片馬江心坡而經營慾狃狃狃地者捨此圖別無可探求其始末也定價大洋二十元

景遂堂題跋三卷

李根源著

都三百四十八則起光緒己亥迄民國癸酉紀其碑刻摩崖木勝及所題金石拓片字畫書籍多發前人所未發實足資史材云定價大洋一元二角五分

荀子講記

北流馮振著

定價八角寄售處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自然室詩稿

北流馮振著

定價一元寄售處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白石道人歌曲斟證

夏雁禪著

此書凡十卷分歌曲斟律二卷歌曲攷證二卷旁譜辨一卷旁譜淺說一卷譯譜一卷白石遺事攷一卷歌曲校記一卷歌曲板本攷一卷

四庫全書詞曲類提要校議

夏雁禪著

此書凡一卷舉正提要數十餘條

詞例

夏歷禪著

此書凡八卷分韻例聲例調例體例辭例片例句例字例八編編分子目如韻例分增韻減韻換韻移韻叶古韻叶方音叶借音叶閉口音間叶交叶複叶疊叶三聲合叶入派三聲入改平平改入移上作平仄必押入押韻別上去同部平仄叶句中韻獨木橋體等數十目詞律詞譜究一詞之格律此書貫串全宋元詞爲一系統

唐宋金元詞人年譜

夏歷禪著

此書凡十二卷分浣花重光同叔子野方回蕭閑草窗玉田八譜附詞林年表四卷

夢窗詞後箋

夏歷禪著

此書凡一卷補疆村小箋四十餘事附夢窗遺事考一卷

文字學初步

戴增元著 印刷中

破琴齋詩文集

戴增元著 印刷中

中國聲韻學

姜亮夫著 定價一元五角世界書局出版

天放樓續集

金天翮著

此書凡四冊計文一冊詩一冊皖志列傳選存兩冊定價洋一元二角國學會代售

遊仙詩

錢萼孫著 印刷中

紹介會員新著

紹介出版書籍

文源

詩經通解

以上林光義著

論衡舉正

抱朴子校補

以上孫人和著

經籍舊音序錄

辨證三禮名物

淮南注校理

以上吳承仕著

古書疑義舉例叢刊

精校助字辨略

高等國文法

以上楊樹達撰

樂府文學史

羅根澤著

化學兵器學要覽

吳羽白著

以上各書北平中國大學及北平上海各大書店皆有寄售

餘姚章太炎章氏叢書續編出版預告

廣論語駢枝

體撰錄

古文尙書拾遺

太史公古文尙書說

春秋左氏疑義答問

新出三體石經考

荊漢昌言

木版精印出版時再由日報公布

經典釋文敘錄疏證

吳承仕撰

北平中國學院國學系叢書之一

欲明我國古代社會之上層建築如倫理政制及一切精神文化等須就經學中求之欲治經學須略明經學源流方不至茫無途徑此書依據陸氏敘錄首述經典之緣起次及漢魏六朝之傳授源流次及各家之重要著作莫不旁徵博考詳為疏釋大抵考證事實注重客觀令學者深明治經之方術而不為古今學派所囿較之皮錫瑞之經學歷史議論甚多致生拘執者其得失可知也其中又頗有發正如十翼之名始於釋道安孝經章名見於抱朴子今本泰誓不出於僞孔等皆前人所未言類此者尙多有之全

書七萬餘言中式線裝約一百三十葉北平中國學院出版科直隸書局震亞書局及上海中國書店各地各大書店皆有寄售每冊銀定價一圓六角

宮廷
璋著 **修辭學舉例第一卷出版** 北平中國學院國學系叢書之一

本書一依近代修辭學之體例而博採中外各家學說舉例證明精密翔實得未曾有全書共分風格結構體裁詞藻四篇現風格篇已出版由中國大學出版部發行北平宣內震亞書局及各大書局代售每冊定價八角五分購者從速

韻學源流 莫友芝遺著

每冊定價四角五分總發行北平震亞書局

讀經救國論 六卷 孫師鄭著

分政治教育理財外交兵事諸門羅列經訓加以論斷針砭時弊對病發藥定價二元

道咸同光四朝詩史甲乙集刻本 二函共十八冊 定價十二元 孫師鄭著

舊京詩存舊京文存 共十六卷 孫師鄭著

均辛亥以後所作紀事纂言多存直筆定價六元

壬癸詩存 六卷 孫師鄭著

民一壬子迄民十二癸亥所爲詩定價三元

名賢生日詩

十卷

孫師鄭著

自屈原鄭康成生日迄於近代曾胡諸公生日後人追祭所爲詩文按次編列定價三元

名人生日表

二卷

孫師鄭著

將秦漢迄近代名人生日按照夏歷正月朔至十二月大除夕排次爲表定價六角以上北平各書店寄售

國學叢刊啓事

本編每兩月出一冊一周年發行六冊按時出版不致愆期每冊定價五角豫定每一期六冊廉價二元六角外地郵費照加北平上海及各都市大書店皆有寄售訂閱全年者請通信北平中國學院出版科或直隸書局震亞書局

前因國難期間不能按時出書今從第二期第二冊起仍繼續如期發行所印無多購者從速

國學會會員姓名一覽表

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製

姓名	字	籍	通 訊 處
王牛	頌平	浙江餘姚	上海同孚路同福里十六號
王兆熊	仲尊	江蘇吳縣	蘇州金獅巷四四號
王 楨	曉秋	雲南昆明	雲南昆明市栢花巷十五號
王廣慶	宏先	河南新安	南京大楊村四號
王蘧常	瑗仲	浙江壽興	上海赫德路二百六十四弄一號
方樹梅	耀仙	雲南晉甯	雲南昆明市昆華圖書館
由雲龍	夔舉	雲南姚安	雲南省城小吉坡三號
古 直	公愚	廣東梅縣	廣州東山啓明二路六號
朱 良		江蘇吳縣	洞庭西山區保衛團
何秉智	筱泉	雲南昆明	雲南昆明市景星街十六號
汪定執	允中	安徽歙縣	蘇州閶門外市福橋十六號
汪承讓	謙父	安徽歙縣	蘇州閶門外上塘街仁昌裕號
吳元滌	子修	江蘇江陰	蘇州醋庫巷六四號
吳 琨	石僧	雲南昆明	昆明市華國寺巷十一號
吳誦堯	雨耕	江蘇吳縣	吳縣木瀆鎮東街
李升培	子栽	浙江吳興	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廿二號
李 森	進之	江蘇金壇	蘇州閶門外萃英中學校
沈昌直	穎若	江蘇吳江	吳江蘆墟鎮
呂志伊	天民	雲南思茅	上海法租界馬浪路明德里一號
金在鎔	仲陶	雲南昆明	雲南省城華興巷廿六號
金祖謙	式如	江蘇吳江	蘇州護龍街世界書局編輯所
金同翰		江蘇吳江	蘇州濂溪坊一〇四號
周之耆	碩誠	江蘇吳縣	吳縣木瀆鎮山塘街
周儒修	如修	江西安福	徐省立民教館
周鍾嶽	生甫	雲南劍川	雲南通志館
武同舉	霞峯	江蘇灌雲	鎮江王通事巷九號

會 員 表

會員表

徐之琛	葆泉	雲南	雲南通志館
徐世春	寄安	浙江	上海河南路二五七號 中國化學工業社
徐緒通	一達	天津	北平府右街達子營卅七號
陳秉仁	一得	雲南	雲南通志館
陳歎湖		雲南	南京大石橋甯興里三號
唐文治	蔚芝	江蘇	無錫西溪十一號
馬振權	楚久	江蘇	蘇州善人橋關營村
郭竹書	洽厂	江蘇	蘇州蕭家巷一七〇號
陸翔	雲伯	江蘇	蘇州平門內河沿街四一號
孫雄	師鄭	江蘇	北平西轎胡同三八號
秦光玉	璞安	雲南	雲南省立昆華圖書館
曹恆鈞	子肩	雲南	雲南省城陸地測量局
曹熙宇	靖陶	安徽	南京中央大學曹元宇轉
曹德樾	伯蔭	江蘇	蘇州滄浪亭縣立中學校
張伯楨	篁溪	廣東	北平爛漫胡同東莞館
張江裁	次溪	廣東	北平爛漫胡同東莞館
張郁文	壬士	江蘇	吳縣木瀆鎮南街
張鳳	天放	浙江	真茹暨南大學
寇遐	玄珙	陝西	陝西西安東縣門西半截巷一號
黃元炳	星若	江蘇	上海白克路修德里六十號
黃思九	思九	上海	蘇州十梓街一八一號
黃鏐	咸夷	湖南	浦口津浦路局文書課
程德寶	秉之	江蘇	蘇州善人橋雙堰村
惠而溶	爾士	江蘇	浦口津浦路警察署
溫晉城		江西	蘇州五卅路同德里二號
葉鍾英	山民	江蘇	蘇州花駁岸三九號
單鎮	東笙	江蘇	蘇州史家巷廿六號
楊圻	雲史	江蘇	北平北船板胡同十八號
路朝鑾	金坡	貴州	青島龍山路十七號
蔡守	哲夫	廣東	廣州東華西路藝毅
趙宗瀚	澄甫	雲南	昆明市楚姚鎮巷二五號
趙式銘	星澥	雲南	雲南通志館

潤。其佳者託興深微。遣詞雋雅。實能自闢一宗。不襲黃陳舊格。揚萬里廷秀。有誠齋詩集。其詩雖不免有頽唐蠹俚之處。而才思健拔。包孕富有。實爲南宋作手。尤袁延之。有梁溪集。已佚。詩以平淡爲工。爲楊廷秀所服膺。范成大致能。有石湖詩集。詩法效蘇黃而不落窠臼。故清新嫵媚。適勁宛峭。自爲一家。惟其平熟處。每病其近俗。然猶不失與陸楊伯仲也。

二、詩體

江西派之人物及其造就。大略如此。惟自宋迄今。論江西派之詩體者。褒貶抑揚。莫衷一是。治詩學者。如墮五里霧中。不能得其定論也。今略舉數家褒貶之評。以資攷證。

宋呂居仁宗派圖序略曰。『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

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辨居仁之言曰。『豫章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詞傑句。眞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

宋嚴羽滄浪詩話云。『國初之詩。尙沿襲唐人。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法。以爲詩。唐人之風變矣。山谷用工尤深刻。其後法席盛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中略)不知止入聲聞辟支之果。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嗟乎。正法眼之無傳久矣。』

會
員
表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

國學會編審委員會規程

幹事會議決以出版委員會擴大組織

- 一 本會根據幹事會之決議定名為編審委員會
- 二 本會設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編審員若干人由幹事會推定組織之
- 三 國學會出版之國學論衡由本會編輯之
- 四 凡應由國學會出版之著作概須經本會審定後方得印行
- 五 本會進行事宜隨時由正副主任召集會議決定之
- 六 本會出版經費由幹事會籌集之
- 七 本會委員任期暫定一年連舉得連任
- 八 本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正副主任提交幹事會議修正之

附錄編審委員名單

正主任	陳衍	副主任	金天翹
編審員	吳承仕	屈燾	戴增元
	徐震	張任政	王睿
	王乘六	潘承弼	金元憲
	朱學浩	金祖謙	

編纂者

國學會編審委員會
國學論衡編纂部

發行者
國學會

蘇州公園路吳縣圖書館內

印刷者
國學會編審委員會

定價洋伍角

蘇州景德路利蘇印書社代印

國學會流通書籍表

吳縣志四十冊	廉價十元
天放樓文言兩冊	定價兩元
天放樓詩集兩冊	定價一元六角
天放樓續集四冊	定價一元二角
公羊權論 徐震	定價五角
曲石叢書 李根源輯述	定價十元
吳郡西山訪古記三冊 李根源	定價三元
洞庭山金石志三冊 李根源	定價三元
吳中郡邑學宮金石志 李根源	印刷中
陳圓圓事輯一冊 李根源	定價一元
滇邊明細圖志一巨冊 李根源	定價念元
<small>有二尺方精圖 一百二十六幅</small>	
中國學術之升降及今後之趨向 金松岑講演	定價二角
蘇州五奇人傳 金天翮	定價二角
宋平江城坊考四冊 王審	定價二元
章太炎先生重訂三字經	定價八分
溧秋畫集一冊 徐澂	定價五角

告廣店書舊『堆書小學國』

南橋言首北路卅五中城州蘇設開

買收價高並籍書本舊各集子史經通流

號二二四一一話電店書本